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六・經部・四書類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 〔清〕劉寶楠撰 〔清〕劉恭冕補 …… 一
論語孔注證偽二卷 〔清〕丁　晏撰 …… 二九一
論語經正録二十卷 〔清〕王肇晉撰 …… 三五三

2678/06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

同治丙寅冬代
州馮志沂署檢

敘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既從明經假讀竟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篇第考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㣲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隻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末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窺竊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箸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搜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　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

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為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沈霾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刜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匆匆四十年近甫輯成稾本七十餘卷復稾筆遊楚越疏漏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悉何已屠維大荒落余月句容後學陳立識於浙江節署之受祜堂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予臣毋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譎加殊為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著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畧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為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

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
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
得失旣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
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旣詳載之故此疏不
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
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箸述豈多
允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箸其名

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竝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
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箸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
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箸秋
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
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
稱爵

論語正義卷一

寶應劉寶楠學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篇者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訓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爲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幷之故言人人殊旣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灝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旣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箸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

以爲說懌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挍定作從口乙象口气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卽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

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亦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諷也諷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依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興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懌者說文新附懌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卽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卽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斐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閒門授業洙泗之閒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慍者鄭注云慍怨也詩緜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

第15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 正內

生進德脩業之大成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
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慍
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
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
首。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緜傳慍恚也恚怒義同
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
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此即
注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
非不知已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後漢儒林
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
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
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
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
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 注 孔子弟子有若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注 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
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阮氏元論語

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
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
曾子不可強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
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於有子無
徵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
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
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
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
為人者尚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為作也蓋常
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弟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為人弟
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
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
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
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
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尟是少也尟正字鮮魚名
出貉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
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為也左宣十二年傳

人反物為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
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
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
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又令
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知為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
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
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
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
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為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
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靡鄉大夫多世官不復知
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
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
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
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
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
。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
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
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
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亘光庭象明

書以犯上為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 注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
然後仁道可大成
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
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
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
通於治之路也是也爾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傅云易
日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
為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
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
時引逸各經未據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為本根之所在若
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
名之為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為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強
仁者也下篇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
為仁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第9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非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也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仁也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中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正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若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气也齊語韋昭解顏色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日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躳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其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㕛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勗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篇曰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旣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旣

知之忠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祗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叚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卽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麋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此卽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卽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

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椉

說文云椉覆也從入桀覆者加乎其上之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椉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卽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卽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擧足爲跬跬三尺也兩擧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其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卽是千成則容一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

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中
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
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
方三百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
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
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
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
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
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
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
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
里者百方百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
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
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
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
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

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
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轇轕從
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
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
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
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
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
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一里而井
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
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
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
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
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
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
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
通九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
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

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
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
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一車
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
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
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
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
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
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
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
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義疏
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
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
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
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正乘之本
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
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
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正乘之法八十家

而其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
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
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
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
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九野人所易得者也
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
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
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
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
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
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
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
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
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
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
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
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
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
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
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

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正義曰此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則一義本字作㤅惠也從心旡聲今經典皆叚愛爲㤅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衆萌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攴茍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愼者愼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致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大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

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鄭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劇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傅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傳謹猶愼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

之敎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傅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有餘力謂僮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偏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譏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竝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惰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畱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嘗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己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遊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衞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衞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附嘗居魏魏衞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衞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

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綦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教亦訓厚故注以致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致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森止也無即森隸省儀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為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即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為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為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為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間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為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

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
此文愼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
上哀次之瘠爲下敬與謹同即此文所云愼也言君者以
曾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
以導
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
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
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
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
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
文問訊也釋文貢本亦
作贛音同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
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

借作贛則體也夫子至於是邦者夫子即孔子夫者人
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
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
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邦國也從邑丰
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
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
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
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
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
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
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
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足可證也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昷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
叚溫爲昷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
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㫗善也今隸變爲良
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
恭敬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
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
凡謙讓揖讓字當作攘今經典亦假讓爲攘又說文彳部
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
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迹有
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
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
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聞之況違臣乎
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
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己之素所師保
安之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
之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
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爲求亦
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
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
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
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
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與有原抗字禽籍不當
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
蓋原氏出於陳原陳詞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
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
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習

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尼生高申棖師
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
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棖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
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后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
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
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
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
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
曰爾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
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
說文歿終也歿歾或從𠬛今字作殁隸體小變沒沈也別
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
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
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

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為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寍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為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惜高諶之耶說出矣案汪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亾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昱大明世奢修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刪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貫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為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改為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改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

父業所以為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肎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僞孔所襲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為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為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為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願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為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乃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矣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卽是觀人既識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龔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illegible]人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已伊[illegible]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皆若父存不敢違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尚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為用燕義云和寍也禮之用也是也說文龢調也讀與咊同盉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為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為貴皇邢疏以和為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為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亾謂之先爾雅釋詁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為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靁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兩義自為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卽用中也

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

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為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日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中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

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為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曰姻不失其親故文從女為婁邢皇二疏俱失孔恉今案孔注因親是通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為訓未為失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猒也猒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為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凥處也從尸几尸

得几而安也居踞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叚居為凥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為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閑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冢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辯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

爲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諂謏也諂讇或從召皇疏引范甯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非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鱣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彙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採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同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稍謬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書微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刌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䃺石磑也意摩磨即䃺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

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

餘姚朱衍緒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

爲政第二 集解

寶應劉寶楠學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諭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圓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爲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樞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

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即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顯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即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即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以紐星爲天樞即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日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炘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日黃道極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恒星句陳等星與恒星同度恒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暅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尻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壘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懋齡云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恒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歛手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錯居還繞北辰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

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莞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莞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其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機謂北極此舜作璇機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

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卽禮儀亦卽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肆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

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恖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鎭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瞽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涓瀆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爲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淸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恪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恪徹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卽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佫方言佫至也說文徦至也佫徦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佫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徦徦與假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段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注云格來也遯逃

也彼言遯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衞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

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日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任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日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剄也刑罰辠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假用罰者說文云辠之小也罰本小辠制之以法故亦日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日注意德屬人君卽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日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日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日知天命之始終

六十而耳順注鄭日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日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正義日十五二十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翟氏灝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于必乎之誤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日十年日幼學論語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于學志如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卽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皎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于道立于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日知者不惑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卽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脩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日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日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

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𠤕惑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敢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爲御者武氏億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親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譍無方也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對也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葬臧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隸變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

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即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衞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樊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

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諡法解柔克爲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諡也說文云諡行之迹也諡法解終葬乃制諡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諡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諡諸侯諡於天子大夫諡於諸侯春秋時諡不如法咸用美諡故此孟孫得諡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頌同頌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達遲字子緩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爲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悳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叚憂爲悳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父母字當略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注武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疑彘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卽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盡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獸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㫃汓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游游卽游省游從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兒從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偃是㫃偃聲同古人名㫃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㫃叚偃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李嶠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喻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譏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讓其所生也束晳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說當與注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

曾是以爲孝乎　注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𦨶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說文勞劇也從力熒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其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籑具食也从食算聲饌籑或从巽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卽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卽能養服勞者尙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叙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餕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餕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爲古論鄭作餕爲魯論是也特牲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籑皆作餕段氏玉裁謂禮經饌籑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餕食餘之字皆作籑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籑作餕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旣食恒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餕古饌此則古文段饌爲餕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爲說於義甚曲說文曾詞之舒也段氏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皆訓爲乃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卽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爲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爲難也以色爲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飾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爲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卽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籑食也饌與籑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注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戇也顏子於夫子之言鑽仰旣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旣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回下云回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彶却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釋猶說繹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回聞言卽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為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為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徵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或字當是連上為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即曰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為也經從據皇疏以為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即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為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為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燅說文燅於湯中瀹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燅尸俎鄭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後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燅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爓祭注云爓或為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燖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燅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煗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燖溫者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爚之即為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為引申之故之為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曰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以其爵為之差即是以其德為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為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髦而好學故可以為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攷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紬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為尋者尋與燖同即與燅同不謂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為器孔晁注周用之為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為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脩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為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漢石經貢作贛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

日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為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為親為密為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為比者爾雅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韋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

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所謂周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即阿黨為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為親為密為合是也而譏此注為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議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冈○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為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稱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云罔然猶惘惘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即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為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正義曰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叚端為耑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

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為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即是善道歸即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集解以小道為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為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為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為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為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

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絶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日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

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注善道有統殊途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皃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攷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秉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已有則

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日道衷於時而已故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樾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日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

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日知之不知日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日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

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卽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效其法也，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已言行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已也。言屬閒，行屬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卽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閒，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

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迀，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訧，皐也。引周書報以庶訧。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訧、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之二句，疑爲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舉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叚借字。廣雅釋器：鉊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也，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卽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謚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桂，邪曲也。

枉卽桂省。投壺：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

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為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趍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為司徒故曰魯卿肥者康子名謚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為謚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賞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為稱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

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此即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注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為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不為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為乎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醋乎其醋相同法言問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為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郅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為書語而云克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彊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為之故或人有不為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

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為為仁之本其為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為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為為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為政也皇本是亦為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為為政也一本無一為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為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岐敷也讀與施同敷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為岐淮南脩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間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為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即有政道與居位為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正義曰臣軌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
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
猶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
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
稷不寍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
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
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
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
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攷工記車人云柏車
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
崇以其一為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為度鄭
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
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
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
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為柏車小車為羊車者以柏車皆
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蔽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
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
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
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
以其為小車也此訓羊為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
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
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
車輢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
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麃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
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己
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為平地載
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
是舉柏車羊車以該眾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
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
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
工輈人云是故大車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及其下阤
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
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駟者四馬所謂兩服
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端者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
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輈輈人注輈車轅也今謂之車杠
軏說文作槅云大車扼釋名槅枙也所以扼牛頸也轅端
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鬲轅端橫木以縛軏用
以解輗之制則包以輗即鬲也說文輗轅前也鉤衡皇本
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是鉤拘

同也說文軥軛下曲軥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
以軏即說文之軛亦即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
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枙縛著橫木以駕
牛脰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枙著此
橫木疏申此注至為明憭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
端著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輗軏
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體作䡝
作梲軏車轅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軏張參五經文字以為
隸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
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夌氏煥所箸古今車制圖考其
略云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軏非轅端上曲木自明
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為包
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
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為一朝之事而引三
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
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
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
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
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貢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
曰拔則為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鬲
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槷焉即
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
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軏軏
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
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頸與衡鬲必振折矣然則其制柰
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為小杠鑿孔相
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
鬲亦當如此說文韄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為衡
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鞘大車縛軛靼靼柔革也釋名鞘
懸也所以懸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
木之中俱鑿圜孔相對以軏直貫而縛之是為一束橫木
下左右縛軛是為衡三束是說文之韄統指衡之束轅束
軏言之衡軛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
揺輈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軏之用與轄同轄為鍵軏亦
為鍵鍵從金則輗軏當以金為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
案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輗軏用金與韓
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為
裹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駃是
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
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耑之

第7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版

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入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徜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爲圖之數意大車任重其爲圖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說鄭氏珍輪輿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軏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輗駕時乃旋以輗穿爲貫轅太玄經拔我輗軏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畧同其分別輗軏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作𠀍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卽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沚在安邑西南許愼謂之鹽此卽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損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系㡭一曰反㡭爲繼㡭卽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按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

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尙存當有篇目可按數也以爲變易何有詭字而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尙忠而其敝則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承殷而其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慚敗而敝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尙同也又云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卽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卽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閒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卽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尙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卽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是損益非祗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凌氏曙四書典故覈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皐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衞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論語正義卷三

寶應劉寶楠學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

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譽當時之瞶瞶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譽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者佾從人從肙肙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儛溢員主天法夏儛溢方主天法質儛溢楷主天法文儛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佾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羽爲厲樂厲者減也此禮家與說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降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旣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旣仕

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撤本或作徹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勶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叚徹爲勶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即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

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上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雖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義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云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亾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亾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爲之節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惟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卽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記言周之徵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尚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尚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做然二者相較則盡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卽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詩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

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甍篇喪者亾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亾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卽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末明其義陳氏鱣古訓曰以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當也俞炎嘗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殷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亦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亾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郗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爲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僔夷無禮義者僔與蹲同夷與踐同廣雅訓蹲踐爲踞卽踞肆之義禮義卽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愼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襃以後楚與晉爭衛東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

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鄖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寔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桑彊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亾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亾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臼臼兩手久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中國矣說文亾逃也從人從亾森亾也從亾無晉亾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亾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

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 正義曰玉篇示部祣力煮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撟也撟之爲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吁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庪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

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眂之若縣故曰庪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辭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貍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庪縣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庪縣不當訓爲埋庪當與禮經閣庪食義同按玉篇云庋閣也庪同庋引祭山曰庪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庪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庪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亦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庪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之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注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 注 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

也君子 注 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象文䠶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日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日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咠聲一曰手箸胸曰揖攘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攘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攘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箸胸與攘是推手與段注

氏玉裁說文注以手箸匈爲卽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擧手平衡也擧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匈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夌氏廷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㱃云歠也釋名釋飲食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夾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賓筵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向必於平時講肆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卽是爭卽是爭

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欒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亏也素者說文素白致繒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眾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卽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竝引作繢案今

鄭注字作繪義作繢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閒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佚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繢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韋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卽畫繢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又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是繢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繢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繢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繢鄭以裳用繡則衣用繢故破讀從繢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繢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繢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繢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卽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惟不爲衆采漬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正義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箸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要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欵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卽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丘卽今歸德府治商丘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叚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見尙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

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祫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之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祫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祫從先君數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祫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祫劉歆遂以禘祫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祫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祫惟漢宗廟之祭有祫無禘故漢儒多以祫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

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載嘗卽嘗祭楅衡卽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祫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羣廟末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踰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傳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傳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竊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曙典故冣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

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三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咸酳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卽迎牲視殺而爲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祼地爲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文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禘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爲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卽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以𩰫釀𩰪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𩰪芳艸

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芳艸卽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𩰪與鬱同當卽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推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畧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隮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寘多作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寘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手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

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卽適士是謂上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雖有喪故不

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已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已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卽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卅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韵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牟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韋注同曲禮釋文意向曰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爨論語或言竈爨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曰用

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又特牲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爨魚腊爨即雍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饎爨祭於西堂下饔爨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爨之祭疑廩爨即饎爨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爨其祭即在爨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餕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于竈陘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餕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惟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葅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惟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爨駁五經異義云藏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即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以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皐犯禁也說文皐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皐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日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尙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妄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媚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即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

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戫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戫即戫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即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瞻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

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淸廟也故左氏傳取郜大鼎

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則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郰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儀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愼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簿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閻氏若璩釋地引顧瑞屏說每事問當在禘祫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郰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郰偏㫄互易論語作鄹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郰邑在魯縣東南莖城莖城在今曲阜與鄒縣界水經泗水注漷水又逕魯國鄒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鄒人此由鄒郰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鄒爲郰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郰是孔子鄉而鄒下但言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鄒郰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郰大夫故曰鄹叔紇是鄹人爲鄹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郰人是畢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郰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謬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愼

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

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鄉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習朋友張歡侯與燕射同歟案金說甚核齊猗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眾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尚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卽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

殷貫革之射息此軍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與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卽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

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卽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眾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佾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卽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興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卽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與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向力其說亦通

定遠方燕昭校刊

論語正義卷四

寶應劉寶楠學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就東遷言之先叔

丹徒君騈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日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奉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脤膰賵襘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徵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于廟魯之末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卽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騈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中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已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徵本之反以騈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餼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鶚禮說亦引騈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頒告朔于邦國載在太史而

以頒告朔非即告朔義更不憭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餼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餼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即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即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

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享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祠禴烝嘗追享朝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祧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行與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鶚禮說補遺亦言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即視朔歲首行之則爲朝正于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朔于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餼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騈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興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譏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譏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廬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于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尚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注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

有禮者爲諂 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注 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謚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謚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茲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燮癸己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

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逑同仇者匹也好逑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于色也

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卽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琰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囘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

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猶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宝宗廟宝祏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叚借之

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社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社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閒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

年六月亳社災季氏惛羣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則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豫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還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

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爲慕容皝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讖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祠之閭粵閭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

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岐誤今所不從栗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鬬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同黄鳥詩惴惴其栗說文卤部云㮚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卽本此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哀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

乎至于三問是其杌棿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亾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也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說解說字卽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

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

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衞之事見存亾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黄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

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

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爲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

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姝日皆行無三歸禮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衞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衞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于芊姜江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樾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

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慎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其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

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箸之若翟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瞥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衞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之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脩云地闊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樹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

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命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倘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須簡末必有定領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愼言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凡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亨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濫故錄說亦通**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　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檻之間句下今正宋輯本有樹屏也何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罦罳謂之屏顏師古漢文紀注罘罳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古今注罘罳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境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坊屏者短垣境者毀垣坊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覲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俟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俟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楔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闕之制云土於坫一此坫庋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庋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乳晃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

器韓詩說一升日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閒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楣下也坫在兩楹閒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鶚禮說以兩楹閒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于房戶閒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夫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為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觀鄭為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為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為是大夫無坫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篚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坫今管仲僭為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反魯後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為也言始為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矣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鏄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鏄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為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即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為咸矣為美非是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苗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譁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

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
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
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
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覩鄭氏爲確李氏惇羣經識
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皦如爲閒歌繹
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繆木傳成就也
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
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
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
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
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
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
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
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
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
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

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皦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
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
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
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
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
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
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
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
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
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
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
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
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
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
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
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于夷
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
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
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
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
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
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閒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
邑矣案明一統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
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
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
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
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卽儀封者
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轄適衛第二將適陳
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
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

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
何時焦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
言之閻氏若璩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
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
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
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士爲之左
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鄖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
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
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鱄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坫
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
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
木鐸警眾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
退而刪詩書正禮樂脩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
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
于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
過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
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
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
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
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
下故未盡善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
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
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
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
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
日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左
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

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
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
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
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
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
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
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
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
迺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
末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
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
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
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
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
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
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
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
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
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
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箾南籥則文樂不

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
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即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
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
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
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
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
秋繁露仁義法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
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
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
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
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賓祭
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
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讀去聲周官鬯人
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
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定遠方燕昭校刊

論語正義卷五

寶應劉寶楠學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

正義曰說文擇柬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

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㝉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恒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

惡

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烏路反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謬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

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苓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貴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為貴無爵祿者為賤引申之義也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不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墉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華氏沅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自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為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為句不去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邢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進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為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趣猝造屎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趣屎一字也說文趣倉卒也卒與猝同趣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

語之轉次趣古同聲故廣雅趣造二字並訓為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赴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躓跋也跋躓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拔與跋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為水名皆叚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僵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僵說文偃僨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曰謙不欲

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中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遠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尙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中此注云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莅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論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論語皆謂聞道爲己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蓋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尙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旣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忮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計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因徂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卽仇敵之義無敵無

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者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燮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實開善若舊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懷刑**注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思成已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爲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故無恒產因無恒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悠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皐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惡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

之道

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恚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塞於上民因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菑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與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此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莅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輿義也曾子之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雕菰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衆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識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遷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揅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貫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卽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

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為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卽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卽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為忠也說文訓恕為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卽為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卽一以貫之之道故門人聞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為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傚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卽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為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脩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包曰思與賢者等

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卽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慱慱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為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刑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嘉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卽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卽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爲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論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遠違父母意從情直行但欲遂已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怨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卽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衍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還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卽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佑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屢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何鮮矣爲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卽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爲訥之或體說文吶言之訥也吶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

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卽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

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愼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此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隨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諤上疏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樾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著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番山何耀章校刊

論語正義卷六

寶應劉寶楠學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注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閒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絏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耶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以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纍下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氾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索累即纍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纍臣釁鼓兩釋纍四使其承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縲紲或從業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纍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繩索之稱凡纍人繫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攣者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馬治攣連也虞注攣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紹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皋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紋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紹爲一人檀弓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鑒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絃同論語釋文亦云紹本又作鞀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韜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紹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閱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獲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紹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說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紹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箸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搖力而仲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紹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鑒法若是敬叔則此姑

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畧同惟毛氏賸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卽南宮縚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

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宓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評諸弟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槤瑚槤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潜夫論讚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遂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爲簋馮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簋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祭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

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齋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粱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

曰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禦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拑者毋取口鋭者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

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凋凡凋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叚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凋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启字之詁启即啟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啟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啟啟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俾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即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乘說文作椉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汜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塗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之別也潛邱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衞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

夷有已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非迂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繹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憙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泭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泭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釋文泭字或作箊樊本作柎釋水李巡注筏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箊又作桴或作柎諸字惟

桴是叚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泭與此注同方言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箄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箄䈴橫筏也眾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艭韻集作橃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箄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泭秦人曰橃筏艭橃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泭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泭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

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梃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叚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馬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邪曷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鱣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其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鄶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

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宋輯本云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三里矣就鄭君之義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淩氏曙四書典故覈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邦都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

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勳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其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祇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繚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鞶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鞶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赤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卽是行人之比故焉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己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役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已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

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竢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尚寢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寢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別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畫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乂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黝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亦飾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畫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雕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廾推華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牆者

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文本並作圬說文有杇無圬圬乃杇之俗玉篇作杇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杇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杇腐至鏝也○正義曰說文㱙腐也杇㱙或從木腐爛也劚剝也琱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叚借字刻畫猶刻劃也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杇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言用泥以鏝也說文木部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從木亏聲槾杇也從木曼聲金部鏝鐵杇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爲智伯報讎杇謂涂廁之杇今本皆作扞矣扞切繆甚刃其杇謂用木杇而獨刃之案杇槾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圬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

賁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邪疏連上為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

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為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臯陶謨剛而塞彊而義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喈解義剛為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窒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為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為疑○注申棖魯人○正義曰此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羴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棠當為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為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為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為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為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為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棖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繚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為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偽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為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

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為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為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為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棖申堂為非一人也至包以棖為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棖○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侌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為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

非義於己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卽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旣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瑶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譬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

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譄云譄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譄加也知譄誣爲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譖亦曰加也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况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已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任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

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微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象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象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象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象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象同則天命卽天道也又乾象傳蠱象傳剝象傳復象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剛柔濟則日中中者天地之交

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性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气者對情爲陰气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以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成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

眞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又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入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尚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

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注孔文至謚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卽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謚也春秋時謚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謚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謚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謚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謚文當愼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卽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

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謚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僑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晏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謚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謚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蓍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僭爲已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

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謟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其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僂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格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棨棨格一字案爾雅釋宮栭謂之棨釋文棨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棨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棳○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卽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

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爲蔡國薛瓚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監所糾正路史國名紀言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塗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爲㲉說文㲉楚人謂卜問吉凶曰㲉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名之曰㲉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㲉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即㲉三苗之㲉然則以蔡爲㲉猶以蔡爲㲉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著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爲栭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格欂櫨也欂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欂櫨爲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楮山東河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楮廣雅釋宮欂謂之枅格謂之笮合諸訓觀之格也栭也枅也欂櫨也楮也笮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案也曲枅則欒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栭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爲栭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栭謂之楮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栭爲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栭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閍謂之㭼郭注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楮說文閍門欂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㭼者橫之似弁也柱端交梧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㭼桼開宇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爲門上之枅與柱端之枅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桼㭼一物兩名桼言其標㭼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梲爲梁上楹者爾雅云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是棳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梲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

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梲栭也以梲爲桼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桼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爲梲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莙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梲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梲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桷飾鄭以桷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梲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慎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鬭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

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謂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鬭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穀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叚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檡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䖘黃牛虎文讀若涂菟䖘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䖘說文虍虎文也於菟與虍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弒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弒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弒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弒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弒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弒或言殺案此則弒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于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以其閒伐晉也欲弒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是崔子弒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不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杼弒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之他邦其閒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日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弒君之賊

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澂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卽古棄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廄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

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

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卽可矣左襄二十五年

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廑存內外有抗之釁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卽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卽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敎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猘狾犬也狾犬雄猛善發故人之獧忞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

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掩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為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為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為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為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為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嫌已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

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為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為之人但務為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為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為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為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為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忿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

事而今不傳者張文虎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為西曹掾論者以為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嘗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勔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啟武帝使為東海太守史臣以為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字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為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謚法解夷齊並為謚然古人無以字居謚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

正義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人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醯酸也作醯以鬻以酒從鬻酒並省鬻與鬻同儀禮聘禮注以醯穀為陽醯肉為陰醯連穀言是其以鬻為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即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注云醯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即加之於醯故醯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醯醬據注云以醯和醬則是加醯於醬也醬不必皆加以醯故有芥醬卵醬醢醬醯醬之別廣雅釋器醯醋也醯與醯同論語釋文醯亦作醯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為醯醯瀋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醯醬為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為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為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為微生而不知為鄰所以不得為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

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硜硜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亡也亡若亡命之亡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

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雋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即口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謂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以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僻馬融曰便僻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僻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纖趨而言索隱曰纖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僻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稱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正義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

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曷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各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觀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裏也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宋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亦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㡀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帔也一曰敗衣

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矣又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俯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俯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郵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己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賓也賓即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正義曰凌氏曙典故叢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乘德之士存焉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袪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衞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衞瓘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

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衞爲順當並箸之

香山何[illegible]校刊

論語正義卷七

寶應劉寶楠學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撣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卽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

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上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乘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淸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與日桑雽又日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雽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雽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

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贏行王逸注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卽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卽大舜之恭己行簡臨民卽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邪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孔子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

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疎略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忿懥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幸吉而免凶也從夭從屰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箸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尚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子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亾字即連下句讀俞氏樾羣經平議謂既云亾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亾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遷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發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違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壹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壹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

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子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卽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藏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因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爲鬴或字見說文考工記㮚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㮚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斞量也庾卽斞字叚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璉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籔譌溷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或爲逾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籔卽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籔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此用儀禮今文以庾與逾同故直引聘禮作庾小爾雅廣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庾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斞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斞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斞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注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

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旣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加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之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

九百斛粟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辤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正義曰鄭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為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為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遜○注五家至為黨○正義曰說文𨞶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為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眾所向也玉篇䣊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為䣊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叚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

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寍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梨謂耕牛也釋文犂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誼之最可據者說文犂耕也耕犂也互相訓犂即𦔳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說犂牛為耕牛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日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為山林

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騂剛騂本周所尚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駢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尚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為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誼別今經典多段舍為捨○注犂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騂對舉犂者黃黑相間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犂之為驪猶黎之為驪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韵犂黑而黃也犂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犅決鼻而羇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為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為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士田之數

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騂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騂赤也者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明堂位周騂剛注騂赤色草人職云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案說文墶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此卽草人騂剛之義墶正字騂字爲之與明堂位騂剛騂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騂徐鉉新附字作騂云从馬觲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額角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

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意古或以義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中之義也騂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寍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据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卽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爲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

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爲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之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爲政疑其强有知慮多聞識强卽是果有知慮卽是達多聞識卽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惈孫炎曰惈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惈憨也憨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爲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埶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埶人之才能由六埶出故埶卽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爲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鄪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鄪○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庈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挍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即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祗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顏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即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和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閒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閻氏若璩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

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横直爲之即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啓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墉下喪大記作北墉下今本墉皆謂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閒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即幽詩之塞向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墉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墉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屏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屏舊解云屏是屋簷也不爲門屏屏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屏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屏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墉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墉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扡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首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即癘省毛氏奇齡賸言

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

曰亾之注孔曰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蔑之命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亾蔑末皆訓無末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白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亾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

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顏子家貧所居陋狹故曰陋巷說文䢼里中道從䢼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巷篆文從䢼省廣雅釋詁街尻也釋宮街道也又云閭謂之衖衖爲䢼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笥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笥也此偽孔所本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笥是也笥兼大小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筥者䈰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筐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䈰匩匡笥也簞籚篋筐也匩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案對文簞笥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巹鄭注合巹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巹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

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眞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卽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卽是也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亾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亾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彊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間而遠

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敎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敎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挍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譌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寍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

由正道冒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冒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卒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東武城與邾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

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段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人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尻殿從尻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臀居後爲殿也宋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臀居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衞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謙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啟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法夫前驅啟啟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啟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衞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即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衞不得儕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佗同音段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初仕衞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衞人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許爲君子昭二十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畧美必兼佞方可見容而美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憙淫商辛惡之衰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美衞人爲之賦碩人而衞之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衹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皆

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爲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誷誣也罔與誷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覯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僖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又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兼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

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稱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適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遂雖敬亦黷黷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烝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諂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徵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竫亭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當爲竫今經典通作靜壽即壽省說文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

論語正義　卷七　圭

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即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即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即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即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斯後人耶潁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異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翔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願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

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亦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閒王化未歇迨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醕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

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宜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稜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

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觶謂觶卽觶則意梓人觚三升亦爲觶三升觶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酒而沈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

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本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柧棱也棱柧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柧亦作觚廣雅釋器筭籥籍笘籙觚也竹木本一類故柧亦作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卽此柧也柧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柧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柧矣孔子嘆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圜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逝者也○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卽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逝往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

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詩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

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綴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卽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以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卽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卽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卽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卽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卄一年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衞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衞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

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入非諸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祼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旣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

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叚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天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予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欒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天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己之往見不過欲答

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卽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誤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之可見此按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卽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

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

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不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

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著易傳所謂中行行卽庸也所謂時卽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之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祗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祗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祗逐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道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祗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覩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偏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瘝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遡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洚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卽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卽此所云譬也絜者絜也挈也卽此所云

取也

論語正義 卷七 六十三

定遠凌先甲校刊

論語正義卷八

寶應劉寶楠學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 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

論語正義 卷八 一

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

莪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卽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

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

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注　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猒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券勞也廣雅釋詁券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注　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

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肆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

之不講徙說文云遂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畧篇君子之學如蛻蟠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媾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爲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鳥名蓋叚借也漢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開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卽美舒義月出舒夭紹兮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夭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勑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敎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卽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寢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曰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

載正蒙楊時資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敎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淸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

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朐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朐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禮薦脯五臓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臓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

東脩一毫不受贈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皆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為摯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劉般傳束修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為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為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己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為悔字今從古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修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省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

恐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案魯論義不箸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叚借疑魯論義與古同叚悔字為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曰說文云啟教也從攴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為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畧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鼂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菲愁悵也菲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卽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啟發為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卽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卽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已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溯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溯今經典作馮皆溯之叚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

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仕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逃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覲可求然後爲之也阨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已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即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已雖修德仍覩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即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齋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齋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鬬也慎戰謂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愼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畧言人有疾當愼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事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包氏憤言温故錄媯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

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媯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即安國故也亦即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正義曰說文云諾譍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讓國不受與衛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卽得仁尙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

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隱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正義曰詩鳧鷖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己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己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秉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卽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

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

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粱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衆稷言之稷今之高粱也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气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蒯聵與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

通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厷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賛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脩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

論語正義　卷八　圭

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尚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屬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

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郎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

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磨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郎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顥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正義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南

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正義曰敏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

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卽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奡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謚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

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况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本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刑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卽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子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卽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阨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權之意若徵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

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齊魯間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傳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恒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注〕孔曰難可名

之爲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恒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恒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恒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積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劄記說有恒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恒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尙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旣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敎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恒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恒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恒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恒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弨攷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恒常也說文恒心之常也易彖傳恒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爲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鉤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鉤鉤也是也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隿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卽隿省周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弓所用也茀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卽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正義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

見必不能作惟闇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

語自專不違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叚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卽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卽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廬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違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

論語正義　卷八　丰

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
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宰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
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卽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卽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爲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稠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諡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

論語正義　卷八　丰

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
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畧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論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叚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

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

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敎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咊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嫻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己未能也

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卽忞慔叚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黽勉密勿顯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慔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詈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卽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

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纍省聲重文讄或不省又誄諡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讄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段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讄通作誄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

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曉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誄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誄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誄禱當讀斷與說文讄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畧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日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 注 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 正義曰說文愻順也引書五品不愻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注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 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上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訛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段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爲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即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永定張惟康校刊

論語正義卷九

寶應劉寶楠學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

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畧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隱，季而歸，將季

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興立季之讓？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因早知之，知其父歿，遝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即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

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而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遯迹，冀以避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奔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違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之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

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叚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愼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葸亂義近○注葸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葸愼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猥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桊鄭注此云愨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謂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愉薄也偷與愉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啓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隧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启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誃離別也讀若論語跢予之足作跢當出古論跢與誃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跢與哆同哆開也開即離別之義揆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晵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啓與晵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皃也皃頌儀也貌籀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絫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閒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由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㬥慢者毛詩終風傳㬥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即之

論語正義　卷九　五

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臨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即籩人臨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庀徒探日各有司存嶷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閽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摯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㬥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閒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旋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蹌蹌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蹌蹌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曰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妻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㬥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梪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論語正義　卷九　六

矣【注】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已若者也中庸記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旣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挍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卽不挍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亾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挍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挍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六尺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憭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敓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

經傳敓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柱宗社安危存亾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卽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邢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援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爲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爲仁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卽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

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即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

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塨曰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起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脩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正義曰淩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

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與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姿有解說或更爲譬議致悔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眾謂庸凡之眾即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論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

不戢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爲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

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悋鄙也俗作悋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悋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爲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己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爲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暱騁氾而不俗郡將寡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爲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勤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

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候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于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卽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皐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卽是盡道亦卽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質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卽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已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皐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亾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弑君子弑父者舉

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正義曰師摯疑卽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𤔔又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成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卽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亾國之音桑閒濮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𤔗字云煩也從攴從𤔔𤔔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𤔗今作亂爲段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

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尙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慤謹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爲僮字之叚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殼直貌殼卽慤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悾悾慤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悾悾誠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慤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

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悾悾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慤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亾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

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曰魏以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卽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氾濫災患未息故

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箸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爲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臯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子周也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太誓采此文入之諸

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也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其理天下者其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尙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尙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人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訛○注禹稷契臯陶伯益○正義曰稷卽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臯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大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注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卽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號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濬鞏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卽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罝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隨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卽禹臯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

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卽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螺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陬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扇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恒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淳所傳之古文尙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扇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晉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荊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二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殷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推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閒厠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

服以盛祭服

正義曰後漢殤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從韋從犮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黹犮聲按黻韍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韍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韍葱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祭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卽致美之意

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韍冕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紱葱衡士韎韐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韍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朱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紱與韍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韍是紱卽韍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倪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未至成熟下垂滋益倪也此免爲倪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倪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

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竟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亦上付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眾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薄字豐潔者言粢盛犧牲皆豐潔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閒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非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淢此當山古論詩築城伊淢毛傳淢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淢段借字夏紀溝淢亦用段字說文淢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卽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轇轕近歙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

十洫之分布于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横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十横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横路邪其横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一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云云案甽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甽横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甽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横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閒之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甽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澗十成之横者其横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

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瑞安孫詒讓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

寶應劉寶楠學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忮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大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郤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彖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

國利用賓于王孚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誼此即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爲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而其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義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

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為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為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橐七歲為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即知為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為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為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即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為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騖為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為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兖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即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為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為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為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為冕純當為緇黑繒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

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為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緇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為緇其實鄭依古字作紂紂篆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此鄭破純為纔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為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為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為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為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為色者則為緇字據帛為色者則為紂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紂為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繒而彼讀止云純當為緇是緇可為帛色而賈以緇但為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紂相似故讀從之但紂為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為緇也且言緇則為紂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

破字亦是讀紂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繒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繒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混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系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爲僞孔所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

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及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饔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拜未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

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擯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東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楫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

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而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具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嚴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鄉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又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頭同說文手部擽頭至地也頭至地即譜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冊疏中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爲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已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已爲我固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讖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

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卽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閻氏若璩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彌其地其介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尅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卽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晉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狀溝與新汲墟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絃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阨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尅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尅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卽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誤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

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吳大宰嚭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亓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時及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嚭論述聖德之證而大宰之爲吳大宰語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大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㚟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卽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有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卽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徵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卽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

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孰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藝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設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鄉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即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稱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

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此與前篇悾悾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悾悾誠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商慤女憧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即悾悾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慤故日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訓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訓即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訐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問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意之知也即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王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為已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數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為已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卽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為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為鸑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為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青三日青四日青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

為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為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俞琰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畧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注

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說文𧝓緶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𧝓緶也𧝓齊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卽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為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衰在裳則裳為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其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

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統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覍冕也從兒象形弁或覍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冃免聲絻或從糸蓋古論作冕魯論作冕字本以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覍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紼冕篇弁之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執韋為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圖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未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為微罪明助祭後當祝冕仍藏公所也會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

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絻以冕卽絻之誤絻與免同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卽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絰服鄭彼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此以冕爲絻絻謁絻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彊別爲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詁亡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裳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紂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韍章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以弁童者子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仕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趍〇注冕者至行也〇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瞽爲盲者說文瞽目但有眹也眹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眹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眹而無眸一是並眹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

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卬嚮也卬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镾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謚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鑽堅仰高鑽作鐫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妖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隲傳孟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卽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卓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違彌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卽論語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此不以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杓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卽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與此之謂也揆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

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文鈔道也者萬物之奧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歷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卽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詣意顏子此言所以窮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卽博文也立卽立於禮也亦卽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致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若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閒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末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嘳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怳狂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卽怳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怳惟忽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羑相訹呼也從厶羑誘或從言秀詩摽梅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卽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注]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奠者之屬皆暫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已或已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已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致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衆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徵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除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誼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

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變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文：匵本又作櫝，通用字。物茂卿論語徵云：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先典簿君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兕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卽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栽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賈，沽是段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劢諸，說文云：素以市買多得爲劢，則作劢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韞藏至匵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裹也。匱，匵也。卽本馬注。裹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復語，若詩采采茉苕，薵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匵，匱也。匵，匣也。今俗別作櫝。○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窴有自衒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衒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衒，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衒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衒，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避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同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觀。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叚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居，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畧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爲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爲正，而

偁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間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衞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衞反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攺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訓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畧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蘩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眞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覈包氏愼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衞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風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衞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

可比而同也七月邠風也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大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厭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者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

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有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淸淨既似知命者不淸而入潔淸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

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

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爲山謂積土爲山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叚借也荀子有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土籠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篣䈰篨籯篝笭籠也皆異名同物顔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

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正義曰說文憜不敬也從心㥯省聲憜惰或省自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嬾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卽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卽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瓣收卽爲稃而成實實卽稃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人沛相范君墓碣爲茂而不實顏氏纍顛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　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猶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埶卽無埶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出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變日也胡氏紹勤拾義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懌郭注引懌之爲貴廣雅釋詁懌改更也繹懌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那釋文並云繹本作懌頍弁釋文懌本作繹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懌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引申爲典則銓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爲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

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䌛繹理也繹抽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　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

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　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而散莫有鬬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縕枲著　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縕枲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枲並作絮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枲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今之新緜也縕謂今之纊及舊絮也李氏惇羣經識小無木緜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緜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緜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敝緜也袍者說文袍襺也爾雅釋言襺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襗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袷褶之褻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猶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貈說文貈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貈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貈今字作貉皆段借貉說文以爲北方豸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貉狐貍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縕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縕枲著○正義曰枲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縕紼也紼亂系也又纊下云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別絮言縕則縕是枲可知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縕亂麻也著猶言褻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　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上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詆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縕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注忮害至之詩○正義曰忮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忮很也漢書甯成傳汲黯爲忮師

古曰忮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明不忮不求卽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揆韓之意似以不害出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馬同不求與韓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忮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衞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行向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向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何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曰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𡫳云凍也從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淸士乃見淮南子俶眞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

爲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申鑒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卽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荂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

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旟旐有翩釋文偏本亦作翩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如其室奧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談咎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繇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與筆解同此當出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歎淫泆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奐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圜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

反背終乃合并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也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勰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雜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貫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發時屬後人使不澣濯不含歛不沐棺椁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論語正義卷十一

寶應劉寶楠學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閒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鎏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

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逡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巽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卽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卽治

朝也江氏永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卽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卽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攷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皐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鎏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簿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旣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

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鑒正義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

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〇注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〇正義曰爾雅釋詁衎樂也說文衎喜貌侃衎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衎之叚借也後漢袁安傳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衎衎誾誾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毋燕食則論難衎衎並通衎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誾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誾誾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衎故訓和樂誾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寮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之貌〇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一曰踧踖廣雅釋訓踧踖敬畏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蹙然注蹙猶蹙踖也蹙蹙跡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卽本爲注說文趨安行也懙趨步懙懙也漢書敘傳下長倩懙懙注引蘇林曰懙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正義曰說文召評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指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

復命擯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儐說文儐導也從人賓聲擯儐或從手是擯儐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藺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卽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叚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

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擯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騈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

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騈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尚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於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尚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謂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色勃如也 注孔曰必變色 **足躩如也** 注包曰足躩盤辟貌

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艴汗簡云艴見古論語竊謂孛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孛弇也人色弇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躩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躩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

也 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

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爲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覲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詔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

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賓終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至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棖闑之閒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襜乃向車衡之閒矣襜襜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楚辭九歎裳襜襜而含風兮洪慶善補注襜襜衣動貌

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

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爲說是也凌氏曙典故覈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覿授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典故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縱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并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趩如此出古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

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下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還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逆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爲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爲尤重矣案孔子本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爲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

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爲聘賓事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爲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已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爲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

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朕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卽此公門爲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歛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竆廣雅釋訓竆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跛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竆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竆竆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竆則鞠躬者竆竆之叚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躬與跛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爲謹敬鄭君以爲歛歛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歛歛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歛歛爲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注歛歛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厠足也○注歛身○正義曰注以鞠爲歛躬爲身說文云竆曲脊也○鞠竆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義與竆竆同其說恐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正義曰立卽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闑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翬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經言立法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闑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闑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覿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闑東注私事謂私覿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入門由闑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棖者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棖楔也丰詩箋云棖門梱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槏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者釋宮云橛謂之闑又云機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橛也案闑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

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闑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闑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闑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闑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闑而鄭云夾闑者謂上介行闑西與上擯行闑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闑西與上介之拂闑相似矣彼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是卽履閾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誤於賈疏二闑之說遂謂兩闑中閒有閾兩闑外無閾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闑與閾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中案閾卽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闑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闑則君行兩闑之中臣行棖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閾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其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閾然門啟時或去其閾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閾常設而不去其閾或寬以庫故行者多至蹴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柣說文作榍云限也閾門榍也繫傳云榍所以爲限閾閾亦名梱士冠禮注閾閾也曲禮注閾門限也案說文限下云一曰門榍也然則柣也閾也榍也梱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閾亦爲闑闑者門中所橛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闑爲門橛不用許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縉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卽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曲是三讓升階

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卽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尙不足爲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閒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駢枝云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

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謹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雅釋詁屏藏也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卽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愚竊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卽路寢之庭

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卽是謀聘似是贗訓○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卽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摳繑也一曰摳衣段注疑繑爲嬌字之譌繑者舉也卽席摳衣下去地尺若此摳衣當相以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摟摟謂之揭揭謂之撅于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出請賓出廟門仍接於西塾也駢枝云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

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卽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笄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盡堂之界以廉爲限以前卽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饗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陛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己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衍

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馹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趨門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馹枝而始明同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審厥後胡緝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巳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徵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岐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落不欲繁溷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卽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逞義同方言逞解也快也說文逞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注 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 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古文圭作珪又云剡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卽剡上亦卽上圜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鎭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攷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也案鄭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卽先鄭瑑起之義兆垗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也堮也堮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瑑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屨加蓋詞以箸之惠氏士奇禮說瑑者頫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頫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頫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資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入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

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愼也重愼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鄭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訓問見詩采薇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爾相聘也父死子立曰注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瑑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

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注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正義曰蹜蹜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蹜字縮下云一曰蹴也蹴與蹙一字詩蹙蹙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後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爲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尚用氣注尚謂先薦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尚之集解引韋昭曰尚奉也尚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卽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輒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頌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微同愼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愼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腳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卽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蹜蹜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蹈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間容跡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卽是跡相及也

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蹜蹜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卽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鑾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愼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愼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

享禮有容色

注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將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裼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覲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竝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間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竝執前足左手竝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竝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間之義也聘禮言設庭

賓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覿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也○注鄭見至色和○正義曰覿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覿私見也說文無覿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覿其訓見者作儥意許以儥即覿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及醴賓畢復請覿是既享後仍有醴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覿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故事稱私

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覿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覿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扣馬者也賓覿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覿禮畧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覿所用之幣宜亦君爲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爲媮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爲薄樂非是

盱眙吳炳祥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二

寶應劉寶楠學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襗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爾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袀服蔡邕獨斷袀紺緇也袀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

湼染紺則黑於湼湼即今皁礬之類墨子節用篇黚黑也說文黚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帛束緅黚黚與紺同淺黃即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纁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緅字纔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系毚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許以纔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湆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緅爲正字許以纔爲正字意緅即纔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緇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緅青也字林云纔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赤近黑矣紺緅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不言六人注云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

許合金氏鶚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縓赬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縓即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緅紫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旣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緅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爲皁斗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様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案皁即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即皁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緅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勤鼠尾欃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皁但爲草類當非紺緅所用也又釋草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掌染草注作紫茢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

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緅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爲緅俗文而韎爲祭服之韠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緅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緅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禪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緅爲閒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韠亦用爵爲飾則紺緅絕非閒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

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鏊正義服紅者雖鮮間亦必有爲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爲間色引潁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間紫是黑赤爲北方間解者據之因謂間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則謂間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屨帶韠矢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褻衣爲袍釋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衷大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爲褻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褻衣近汚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鄗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襜注云即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褻袴也皆褻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錢氏言五入爲緅無一入爲緅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緅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錢氏坫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緅今文作緅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本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眞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縓冠又記有縓綼則縓爲喪飾說文云縓赤黃也廣雅云縓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即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縓即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褻服縓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韠爵即緅或孔以緅紺色近得比同之也○注褻服至所施○正義曰褻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即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煑也熱如煑物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袗皇本作縝邢本作袗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袗爲正袗爲叚借縝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案縝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縝績之一如麻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即裼衣裼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則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裼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皆論裼衣裼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裼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之者之

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裼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

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妾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縛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即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裼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玉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也賓其

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衣之宜兮卽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韠韠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韠知裳亦是用素詩素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繒帶也韠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韠白韋韠也特牲饋食記言朝服緇韠注云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助祭則韠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韠推之是謂士韠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韠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韠疑當爲素涉上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裼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袪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飾猶褎也詩鄭風云羔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袪傳云袪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褎傳云褎猶袪也陳氏奐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鄭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袪則祭服羔裘亦豹袪可知

素衣麑裘正義曰鄭注云素用繒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案繒者說文云繒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繒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裼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裼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裼狐白裘用錦衣爲裼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不謂裼衣檀弓云練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褶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說文麛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麛叚麑字爲之說文云麑狻麑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麛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麑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麛朝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裼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麛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麛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豻爲褎玉藻君子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

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官同服麑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麑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絞疑絞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裼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麑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裼衣當補云素服爲上衣其裼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

黃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略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卽指素衣麑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之末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蓋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亦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弁

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郤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採聘禮實較淩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即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正義曰說文絬下引論語絬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篇絬堅也廣韻注堅絬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絬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絬者同音段借江氏永圖考褻裘即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

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褏也褏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字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褻也褻裘即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褻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褏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褏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褏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褏若今人之齊褏袍故

褻裘亦無褏其制較有褻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　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袖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身矣故象

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　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貈貈正字貉叚借字鳳氏韶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得㝵是案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爲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褻裘也緐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豳詩七月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

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凡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間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鎏鄉黨正義謂爲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

承受者也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緇而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傅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瑀琚以雜之葢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玭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間皆以組貫玭珠此其制也夫子爲士佩瓀玟仕魯爲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葢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瓀玟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間傳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則偽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 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帷帷裳無殺也 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襞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襞積若今人百稽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襞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士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

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帷衽在裳旁始用料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裁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

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炘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懸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拚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皆目臣也襟取皆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臣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繭曰袍裘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襡也釋名襡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直裾即直襟直襟即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鉤邊鹽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禕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已鍼紩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紼冕篇所以有冠者

惓也所以惓持其髮也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緇爲之璂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緌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纓有總有髦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羔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則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弔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注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

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成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絰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

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親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末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說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集注以爲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不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炘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文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勗人之意蓋如此宋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

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叚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

齊必有明衣布 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正義曰御覽五百卌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卽汗襌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縓綼錫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媵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汙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

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歙洪祖詒 休寧張嗣銓 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三

寶應劉寶楠學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大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醨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禮潔也禮潔亦不餕餘之意

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坐止也坐古文坐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跽跽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凥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翬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栻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糈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爲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糲米率三十粺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李氏惇羣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鱠

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餒本又作餧史記世家作餧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腐○注饐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饐謂之餲郭注飯饖臭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饐與餲爲淺深之異廣雅釋詁胺敗也釋器餲臭也胺餲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饐臭餲味

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餒○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說文餒下一曰魚敗曰餒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餧廣雅釋詁餧敗也釋器餧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臭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饔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間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餁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糪郭注糷飯相著糪飯中有腥與胜同即胜字說文胜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腥

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腍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食非朝夕日中時○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闔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

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摯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適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饔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畧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淩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亨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淩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淩謂牲體爲割胾膾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蓋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醯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醯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殽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

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一節又如腊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殽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既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注聘禮云古文既爲餼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淩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也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亟稱淩說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

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醓醢麋臡鹿臡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膷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㬻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即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

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諸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瞥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麕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 注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

不多食 注 孔曰不過飽 正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餕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爲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鼐經說古者有庋食之閣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韭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淸則所庋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 注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𦞦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𦞦焉今或作膰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卽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歸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爾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

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日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須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塗正義引任啟運日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鬻五味盉羹也小篆作羹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羹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兎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菫荁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弋篆文作爪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拔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忖也錢氏坫後錄上環是疐間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忖卽刌字刌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從食卽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汏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閒或上豆或醬湆之閒淩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湆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釋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椁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稾鞂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蒲越稾鞂者用禾穰爲之蒯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涑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注 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

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斂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韵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襯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

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士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詩鳧鷖箋有祭祀宗燕飲皆民閒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作階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郤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郤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譙周論語注儺郤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郤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咸衰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爲讀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況於醷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注云禓彊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禓

聲與獻儺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禓字從示昜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禓自爲彊鬼之名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禓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急就篇謂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禓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禓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禓者彊死鬼也請時儺索室驅疫逐彊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禓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禓爲儺大誤禓從昜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

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鎣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至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尗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

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上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鄭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宜以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卽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廄馬舍也畜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畚卽畜省釋名釋宮室廄匊也匊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卽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廄爲夫子家廄矣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廄焚爲夫子家廄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廄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廄則新延廄書於春秋此廄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廄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閒恐有不潔或餕有餕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

胜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家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胜同从生故多叚腥爲胜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乎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卽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饔生曰餼聘禮歸賓饔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牲之巳亨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饔也是牲之殺者曰饔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塗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饔惟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饔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餼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須賜於人恐褻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偏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畧互見正可參攷證

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儗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己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偏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偏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遂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進食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乎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爲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己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令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

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

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下者墉謂之牆必在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介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拕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拕案拕拖一字本字作拕故漢書龔勝傳作拕紳說文拕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袘裾也引此文作袘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袘叚借爲拕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袘袘爲裳緣謂與袘同袘即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

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欒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墉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儀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已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墉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塾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即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鞶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

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注 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注 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

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 注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注 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客本或作容羊凶反唐石經亦作客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卽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僵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敬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注 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注 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爲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尤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爲數相見或謂褻爲私居非也冕與絻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注 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爲板上則須揉而詘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

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塗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卽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瞿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

惡也釋言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

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軛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郎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爲或衆益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衆也○注車中至軒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稽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

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郎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黈纊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軏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閒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輢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耶疏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轅者禮言中

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巂之衺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卽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畧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巂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畧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雉言王氏塗之正義引眞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眞說卽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

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讓郎元賓碑翻署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佯也言彷徉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卽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雧羣鳥在木上也集雧或省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

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粱粟也是鄭以梁爲粱淮南齊俗訓芻豢黍粱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砅注並云粱粱也是粱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挍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揜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illegible][illegible]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狊並動走之名狊字從目從犬說文訓大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狊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尚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齅齅卽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戞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卽齅別體

論語正義　卷十三

盱眙吳炳和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四

寶應劉寶楠學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囘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囘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主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

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自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薶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箋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箋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即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擧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乎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即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圖考以爲

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寗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寗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卽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衞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

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弨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閒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亟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無諸節其閒其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

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

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勵也勵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敎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晜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晜從眔弟晜是本字晜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蓺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遺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憚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乂不格姦若晉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沒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閒非父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刮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爲刮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

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𩫏也從木𩫏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

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丌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殁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誤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闕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趾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是賵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賻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嫁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買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

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欲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
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
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
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
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
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憴憴當卽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
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卽
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
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
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
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共子云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
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
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
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
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歉故深責二三子也
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
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
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膊喪者膊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
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竭財以助
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槨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
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
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
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
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
人也以
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
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馬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
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古之所爲事鬼神者當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
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
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
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
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
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
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
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
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
生故直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
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
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
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本唐宋石經敢問上
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邢本世說簡傲篇注引馬

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
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
子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
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
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
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
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
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假借
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彊之貌與許
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
語非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以子樂必當作子
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
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
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

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彊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徹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灝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將以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因欲改爲之以昔弱公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據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美婉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呂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共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但言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卽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踏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旣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閻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邵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畫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

淺深聊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以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坿益也附與坿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

典藉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同違且與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魯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蔽去公室擴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

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暑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辟是便辟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鄭謂愚魯近狷師喭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改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椎魯鹵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叛喭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徹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

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者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則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證驗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蓄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董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

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
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
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
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
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
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
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
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
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
曰爾雅釋言庶幾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
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
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
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
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
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

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知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
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
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睢宏等傳贊漢興推
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
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
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
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
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
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
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
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
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
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
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
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
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

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
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
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
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速並不作跡是跡乃
俗迹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
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
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
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
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
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
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
乎皆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
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殬同
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
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
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
也夫聞義卽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
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
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
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
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
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
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
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
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

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鬬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在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予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予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眞欲殺夫子此直侯其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由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眞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謀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鬬皆不介

論語正義 卷十四 十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愼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亾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屨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踐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尚能守正亦所以譬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擿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

論語正義 卷十四 二十

異爲異事曾爲則遊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具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以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郈宰臧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臧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

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炘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其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壇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特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以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理窮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已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謂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軍之五百人爲旅從从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

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蔬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亦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蒧字晳曾參父說文䵬雖晳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䵬字晳段注弟子列傳曾蒧字晳奚容箴字子晳又狄黑字晳蒧箴皆䵬之省論語曾晳名點則同音叚借

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注隘窮也懾猶戚也此戚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即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之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㰲笑不壞顏曰㰲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㰲爲正矧是叚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徧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

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爲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

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
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
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
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
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
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黜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僖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
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郎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
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黜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

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覜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
無涉說文云褍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王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褍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
今案褍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愉下曰正幅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叚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
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袷義古時
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衮驚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
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袪尺二寸據玉藻
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
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圻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絰侈袂婦人服
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

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
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
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誚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
諸飾上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前玄後黃胡氏培翬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上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
釋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
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通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
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縕韍赤韍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韠因
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

必裳韠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絻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
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之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
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
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
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
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
記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
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
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杝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

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衮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嘗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亦自思爲諸侯其失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

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

不用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 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注包

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中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而是鏗爾玉篇引作摼爾廣雅釋言鏗摼擊也摼與鏗同說文小徐本摼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輒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摼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摼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摼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

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已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與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覥子路之卒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稍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値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莫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暮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紼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㡘也所以㡘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騎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

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

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旣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與禮節民心也點之志出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旣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衆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旣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衆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衆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

雩為雩祭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為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為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禜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為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為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氐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

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日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愼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議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覈然左傳郊雩啓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晤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雨雩此皆附會於義達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卿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旣成謂雩時所

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摳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貝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

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自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稱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乃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旣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晳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鄭洛之盛與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有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與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磔禳卽春難之禮後世祓禊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禊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辭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僎具也僎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禪禪單同玉藻云禪爲絅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叚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論語正義卷十五

寶應劉寶楠學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

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祗是名謂之義。先致論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兮大，而不嫌於僭悖者，祗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鄭覬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郎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鄭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儆傳：宜當克己以醻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請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六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役而言，乃刑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讁，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戒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筮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

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仅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臼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

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訒或作仞案仞是叚借字汗簡引古論作刎鄭注云訒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愼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者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弟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正義曰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訒同犂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訒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己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

悖義傷教違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怨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祟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

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惇羣經識小：案向魋既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亾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亾之事也。案魋弟尙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兄況向巢伐魋不克，

論語正義　卷十五　五

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魋一人言。○注：君子至兄弟。○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注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注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埜。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謚告之矣。說文：譖，愬也，從言朁聲。訴，告也，從言厈聲。謭，訴或從言朔。愬，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爲謭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寖本水名。此作浸，卽寖之省。廣雅釋詁：寖，漬也；寖，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己，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今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

論語正義　卷十五　六

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卽此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末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注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傳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衆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顧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瓢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

由兵不足之故故騤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閟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疆也言國疆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疆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

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識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値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舉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値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

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注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鞟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鞟革也今本說文作鞹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鞟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鞟喻文犬羊之鞟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

皇本作鞹說文亦引作鞹。又犬羊之鞹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威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

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　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已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

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數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賦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

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勶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即勶之叚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叚藉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稱謂斂法即徹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即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即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遂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歛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以便蒙誦案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窄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敗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
身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
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
行其野之句也文䡖衛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
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
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即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
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叚借自異人道即是惑
故取其義以
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謚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

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注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惺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注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
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即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即是隱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

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斳斷也从斤𨈑艸譚長說折篆文斳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未未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荅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賫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

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為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偽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為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畱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畱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畱注凡行政事勿稽畱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誡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知射要子路之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已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祗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為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卷是鄭以居為居位也卷即倦之省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攷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管子形勢解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

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䢦先道也經傳省作率叚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悾悾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勗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

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彊國先刑而後

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敎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亦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負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不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敎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偃什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什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

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

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即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

者謂達者之為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人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為聞人故讒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為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為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俞氏樾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氐同古人自有復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氐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氐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象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尊撙傳首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眾好必察不致為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為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怨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徙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廿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

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墠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郎爲墠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僖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馬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

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即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嚮同說文云鄉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鄉正字嚮俗字鄉叚借字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繇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摯與孫子用間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貢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亾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役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罪[illegible]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

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非賢除任子之令郎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郎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

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俌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高郵夏崇雅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六

寶應劉寶楠學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鱣古訓曰鄭讀若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

釋文作券倦胡媚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文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嫌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

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已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 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酉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聵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旣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鮚埼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則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于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爲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立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

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驗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慨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

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姊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炘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室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秩之名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亾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辭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稍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鈲析

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名曰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自遁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

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
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
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
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
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
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
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
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
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
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漢書儒林傳曰疑
者丠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
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丠蓋丠蓋荀卿書作區蓋丠區闕
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
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丠蓋
不言丠古音同區丠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
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
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
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辠也罰
辠之小者罰是小辠則刑爲辠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
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
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
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
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民無所措手足者錯皇
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
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踏天踏地
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
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
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

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
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
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
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
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
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
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
已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
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
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彼
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
申之義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
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
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
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
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
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
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
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
曁小人是小人卽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
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
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
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襁負，釋文云：襁，居丈反，又作繈，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繈，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襁繈字從糸不從衣，說文襁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封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樹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蓏衆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

○注禮義至曰襁。○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說。說文：繈，㒳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繈，襁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繈，襁格繩。襁即襁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朱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襁即今之小兒繃也。李奇曰：以縉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淸河孝王慶傳注：以縉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繃衆有絡繩，蓋統名繈後也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繈褓，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繹其義恉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遐儒生能顓對者。注曰：顓與專同。事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几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省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

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亾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

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致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号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譏，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滔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美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爲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亾，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恒產，乃易敎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敎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敎，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敎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尚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歲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

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
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為政不能早有成
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
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
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
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
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
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
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為邦百年殘
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為惡故亦不
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
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
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正義曰臧宋輯本鄭注云周自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

論語正義 卷十六 十二

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
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
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
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上承大
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大
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
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
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苟
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
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
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
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
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
食然後曰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
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
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
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
民力之所能不追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
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

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採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
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
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為三十
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
仁政有
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正義
曰政者正也言為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
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
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
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即冉有稱子者箸
其為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
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為旰之叚借亦
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

論語正義 卷十六 十三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
記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
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
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
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
君之朝是此周為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
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
於朝侯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侯於
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
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
父文伯之毋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
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
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
翔鳳皆以鄭注為然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
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
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
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
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眾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
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為大夫當與聞之
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

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冀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興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悔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廬氏攷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按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莅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勳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女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署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宵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聽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與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問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積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氾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與盜跖之比僞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敎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舉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入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即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儴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而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己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饗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敎法於司徒以敎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嫺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孝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輿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硜硜案硜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倮同蒼頡篇倮憨也憨卽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巠是硜卽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莊子至樂篇誙誙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脛脛漢書楊惲傳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爾雅釋詁擘固也郝氏懿行義疏擘轉爲硻玉篇硻口耕切別作硜是誙脛擘硻並與硜同也抑亦其次注是櫽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正義曰斗筲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人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哉選筭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故不能平也斗筲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筲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旣夕云筲三黍稷麥下文又有菅筲以菅草爲之亦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實疏云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觳受斗二升此筲與觳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籍下云飯筥也受五升从竹肖聲秦謂筥曰籍籍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筥籍也从竹呂聲方言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笠簇郭曰簇盛餠筥也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鞘簇卽筥字筲卽籍字說文筥籍據段說箱當作籍士昏禮鄭注云笲形蓋如今之筥𥫱蘆𥫱蘆卽𥫱簇也說文乚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𥫱乚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峽峽筲簇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峽峽大筥也據此則筥籔簏

蘆嵠岆皆卽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筲本爲飯帚又爲箸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筲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旣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筲受一斗則謂筲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　正義曰淩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孚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隱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獧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獧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獧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懁急也从心睘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今案急與褊同獧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絜也旣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汙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愼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

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卽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閹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倣效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蓍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恒之人爲之無恒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

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此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恒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繙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晏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恒之人故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繙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恒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注 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子曰不占而已矣 注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宋

易象傳云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恒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恒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易義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云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恒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恒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恒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恒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恒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違占也鄭注繙衣以夫子凶爲無恒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注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注 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

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眞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眞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卽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卽是佞媚卽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事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儆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求卽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

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眾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棖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卽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卽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訒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愢集韻云偲或作愢則偲愢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按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

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憘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故正義曰說文云切刌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切謂之切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竇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儆同謂儆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卽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卽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卽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

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
引白虎通說鳳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
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
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
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
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
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
日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
就此常訓說文戒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
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
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僖二十
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
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
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
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

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
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
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
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
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以教民爲習戰
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
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
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
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
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
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
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
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
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
別或鄭別有一說
非如宋君所測也

同邑王儒卿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七

寶應劉寶楠學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
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正義曰憲
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狷介雖邦有
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
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
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
小怨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
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
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
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
。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
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
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志怒
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
。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
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
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
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
居非士也 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
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三十三
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
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胥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
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
意人世者故孔子譬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注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 注 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正義曰行貴有恒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爲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爲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羙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注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无貧窮仁之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注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注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注 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釋地續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开聲弓部𢏚帝嚳䠶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开聲論語曰𢏚善䠶案𢏚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𢏚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

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奡舊音五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奡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皿部引作湯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祭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淩氏鳴喈解義适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謨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奡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因德一言足以隸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卽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李氏惇羣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奡傲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奡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奡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奡古字通用說文奡嫚也引書若丹朱奡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奡爲兩人指爲羿奡之奡王伯厚又疑論語奡盪舟卽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頟頟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

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鮌稱檮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嫉未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因稱敖然堯與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咸化爲善故封之有庳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奡嫚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奡正爲奡嫚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奡敖一也又下引論語奡盪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陸奡爲澆與奡嫚之義無涉故箸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卽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卽勿誨故夫言者旣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勑勞勑也今通用

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民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氾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卽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詁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夕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諶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凡作卑與鄭本合湛諶通用字江氏聲論語竢質裨諶裨竈當卽一人諶當從火作煁毛詩傳煁烓竈也則名竈字煁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瘡字創制之字當作刱案說文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是創刱音同故論語段創爲刱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諶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二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採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謀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眅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刑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輩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輩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圖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騈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為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為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為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駟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啟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為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為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哀也邪哀一字哀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為長然彼哀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為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御此偽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

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古以祿多為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為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郱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胊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胊有古郱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云郱在東莞臨胊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即郱字今山東青州府臨胊縣東南有郱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人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為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柄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為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為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

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繛汗簡引古論同說文繛緩也綽繛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卽曰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云故魏城在芮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魏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卽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亦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僖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皆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卞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畧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𠔁隸變作弁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畧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文成。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皇邢疏以日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

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
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
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
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
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灋以治要注古者凡有
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
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
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諡公明賈對曰以告者
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
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
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
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
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

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
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諡。正義曰檀
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
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諡貞惠文子而止稱
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
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
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
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
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
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汪氏烜詮義
以者不當以也於魯
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
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

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
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
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
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
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
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
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
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
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
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
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立孟孫臧孫
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季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
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
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
大蔡龜名二勳
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
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正義曰晉
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
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
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耕
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
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
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
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
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權也經
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
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
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

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爲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

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絕魯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譏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甯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比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衡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合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焉據一端言之左僖四年傳楚貢包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

于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畧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巳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鄄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毋九年會葵巳是葵巳以前止有七合並葵巳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

達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戴甯毋正符九合之數鄄會在柯後一年甯毋在葵巳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巳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又明年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鄄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鄄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

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鄭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撫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巳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檉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毋謀伐鄭皆無異辭至葵巳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襄故鄭不數葵巳巳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洮與葵巳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典故服亦從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巳葵巳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巳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車合於鹹牡巳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巳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巳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弨釋文致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巳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鱣古訓畧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巳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厭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巳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

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檉貫陽穀首止甯母洮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爲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特其國彊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二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裣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裣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即深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

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在衽而何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袵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

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實杜注生實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貫遠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華瀆華笙聲相近年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笙瀆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東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積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雖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傳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即位而死君臣之義尚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畧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以大夫連臣字也。僎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僎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亦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即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曰靈。衛靈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愼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怍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誹，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誹，今通用怍字。已所能爲，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此即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即不怍之意，戰戰即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畧同。壬即簡公名。周書謚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謚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髙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

求墮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季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近辟非衛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恒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一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暌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淸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恒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人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顔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顔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讖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邪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授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畱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有蘧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韵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達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

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似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諫也此當時駮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旣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

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旣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　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弨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則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　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

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與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弨攷證古怨與冤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何爲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卥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卥方而鳥卥故因以爲東卥之卥棲卥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卥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役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

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荅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府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觀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卽訧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

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間曰蓋聞前哲首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歎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讖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稱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卽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

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正義曰說文寮從穴寮論語有公伯寮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寮即是疑子

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眾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鄭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眾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眾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治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蟊螣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諡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

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無殺人於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

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耶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即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韵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　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違世違地違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即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即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歷敘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即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　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晧王龔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閻氏若璩釋地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授者下大

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即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啟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其事而猶冀己見用焉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即此意。注晨門者閽人也。正義曰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閽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閽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即閽人也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

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末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蕢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何本字荷夫蕖葉別一義說文臾古文蕢論語有荷臾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攴也攴即扑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虡之形殳擊之籀文省爲殸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簣與蕢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硜

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踧也踧猶蹴也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敝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聲硜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硜並通莫已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息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訓挈挈憂也挈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謚。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即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

有謚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即是由膝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覘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末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倮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

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末撿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叚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叚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

說葛洪曰横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苫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曰堊堊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壂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壂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閒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入或以苫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堊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此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諒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家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家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家宰三年**注孔曰家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衆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家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家宰三年者何以爲家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家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家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家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偏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家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家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家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家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家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頂曰家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家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加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王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　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脚脛　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名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祗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卽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跠同廣雅釋詁跠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蹲跠蹲跠連文同義說文居蹲也蹲居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蹲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脽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脽聳其厀曰蹲其字亦作踆原壤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卽馬義也爾雅釋詁踆待也踆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跠廣啓肆踞也夷俟卽是踞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跠肆與鞠躬爲匑匑同鞠躬變聲也夷俟疊韵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效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敂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脛胻也胻脛耑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脚脛者謂脛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閒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

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牢祠孔子常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即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閻氏若璩混三者爲一非也説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儀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贄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衆二者而言○注童于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

後生爲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即雁行也若童子則即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蘄水郭　階
同邑王豫熙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八

恭冕述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敶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

訓書證篇謂陳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云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鴈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畧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

黑案俎畝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卽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餱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粻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粻義或

爾也皇本作粮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愼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藜羹不糝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畧同注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節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旣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恒理言君子當業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爁過差也引此文作爁爁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之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衞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衞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尙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閒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開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蔡事楚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

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因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氾也水氾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畧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

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貫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敎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尙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淸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揚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揚使揚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擧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

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注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即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贊其己之治顔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因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致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卽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旣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翟氏灝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

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著也又序云著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即襞積之襞率即繂謂緶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叉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尙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即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厽玉篇曰厽倘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說文厽部厽絫坺土爲牆壁象形倘書論語並作當厽厽之言絫也言見其積絫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衛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

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人史魚之直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觀史魚所爲更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悒悒即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褱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作褱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攷案杜譜列史鰌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攷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貢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

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衞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旣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弃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人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一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尚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敎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敎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驅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觀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貫其言貫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卽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也故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之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雕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若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畧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皆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乘殷之輅 注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

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尚質之意

服周之冕 注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紞垂旒爲閑姦聲弇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璵瑱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黈黃色也紞綿也以纊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瑱懸紞之繩謂之紞天子玄紞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纊紞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樂則韶舞 注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俞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注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閒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爲刺淫則皆訐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其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卽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旣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傳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濮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誄是惠爲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

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爲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爲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爲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爲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是正臧孫爲政之時見內傳記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賢李氏惇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

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匪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亦通

荀子大畧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故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儇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桒戴說即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生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幾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

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中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語也詩云愼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僞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

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恕而卽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嶄嶄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尙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敎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

云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愼言溫故錄斯民附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奬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覘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敘畧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己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披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綱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醞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衆人以

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烝烝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文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敍云誵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

論語正義　卷十八　六

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叚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藝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之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眾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眾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眾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眾好句在眾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

論語正義　卷十八　九

公論選舉狀識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眞僞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樾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毁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讚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即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已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賸言補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守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儷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涖之者涖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隸臨也即涖本字皇本作莅又涖或體莊以涖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不順不恕卽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

論語正義　卷十八　三十二

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向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値也人於事値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畧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彖傳貞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爲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

論語正義　卷十八　三十三

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君子貞而不諒正不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卽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卽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賛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敎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史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為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為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為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為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為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為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幬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為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為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衆舉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侯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為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為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瞽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鄭注相扶工

江都錢國珍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九

恭冕述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正義曰季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鍾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竟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卽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徧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係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顓臾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鼐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兖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

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計之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瞽者之相也此言瞽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與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㕗如野牛而青古文從儿周官囿人職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衞也案蕃與藩同蕃衞卽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匵戶甲反本今作櫝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匵顓臾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顓臾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攷證謂後漢臧宮傳

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以臧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攷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挍勘記日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蘠下篇碑諸宮牆亦作蘠脩華嶽碑蘠屋傾亞皆叚蘠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畏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請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已勞德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

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瞂櫓盾也楯與盾同干盾瞂櫓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釨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釨取名於鉤釨也鉤釨鏝胡卽今雞鳴鉤釨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肅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因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攷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

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皆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猶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亾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逮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

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蓁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房主第相閧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偶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　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爲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盛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

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巳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鄙人論政而曹國亾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啟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隶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紲指四世其下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敢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侮入奪固已自啟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卽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並指文子江氏永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

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則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璩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愭方氏觀旭說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卽慶父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卽公子牙之後季孫卽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讒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就三家

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即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當出古論。〇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〇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注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弨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足利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箸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〇注「面柔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謂面柔。」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〇注「便辯也謂佞而辯」。〇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〇注「動得禮樂之節」。〇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攘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〇注「佚遊出入不節」。〇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臯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〇注「宴樂沈荒淫瀆」。〇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叚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有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注「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

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焞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諐過也說文愆過也諐籀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躁疾也躁即趮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趮趮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盧氏攷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

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鬭猶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鬭遇也從鬥斲聲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鬭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攷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栻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鬭血氣既衰則歛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脩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

必脩身以俟之安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臣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曰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或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脩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

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㑄聖人言師古曰㑄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㑄古文從毋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亾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誠者何曰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瞽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即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鱣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復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曾宜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疏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尙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應

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喩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滄滄凉凉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喩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與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

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之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尙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喩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臏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喩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

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吳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廄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廄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

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遂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泰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證矣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栻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卮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

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即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出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即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譖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之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即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爲即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以采苓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即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

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即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即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彊文成義不可爲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卽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

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爲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爲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饔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鄭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箸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爲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稱寧與記文本異考古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卽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

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江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收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轂粱爲正

高郵胡汝馴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

恭冕述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廿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為一章故云廿六刑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已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瞯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瞯亡故孔子亦受而瞯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為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覵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覗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瞯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烝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瞯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曰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

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遺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𧱍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是豚為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為逢也爾雅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貧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為寶如老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已篇嚳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已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已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誼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

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愼所習

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愼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矣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曰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

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又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畧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耆欲習卽生於耆欲善者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耆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愼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愼所與居而戒愼所習卽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

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

韓文公原性篇謂孔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蘇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為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此文畧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為善下愚為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為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為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孟子已辭而閒之而斷為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為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為又次困卽是愚而為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為下下愚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然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為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畧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此

注不知為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弦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矜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為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夬九五莧陸夬夫虞翻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卄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為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睦之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畧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箸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為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莧亦二字捉用不別廣雅釋詁莧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咒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鷄籀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冢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咒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耰鉏己臧所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台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為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叚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洩洩與忕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哲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已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之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說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郟鄏是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彖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紲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錐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勛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川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此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譏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畔卽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已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尙無纍

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卽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皐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卽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

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卅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日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胇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佛茀胇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塗四書地理攷洪氏亮吉曰管子云槃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漢陽之譌今湯陰縣正在漢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以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

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也塗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人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漯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畧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

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為緇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粼涅而不緇者摩與磨同粼當磷之叚借校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羣經義證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臧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皁。正義曰廣雅釋詁磷補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甐鄭注云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為磨而不磷之磷磷甐鄰並通補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污泥丸可以染皁以污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人名為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礩礩即涅也其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注匏瓠也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為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為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兮畏井渫之不食空懸即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

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注孔曰狂妄抵觸人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闇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為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直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己將答之皆起離席以中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抵也觝與抵同剛者性獷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明詩敎有諠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敎之亾莫此爲甚案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

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興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敎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興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衆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敎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諫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郟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

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之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吕治內而爲同禮吕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鍾鼓以顯樂樂顯則鍾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鍾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秉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翬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畧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畧儒行篳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窬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竝作圭窬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氾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廁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廁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牏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畧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畢已定穿窬不緐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橈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集弱貌集與荏同廣雅釋詁恁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卽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卽踰之叚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複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猥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爲善前篇侗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僞篇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愿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正義曰此爲聞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畧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會

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
有所謚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温
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
路道路乃卽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
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卽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
無音於注說之
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
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旣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
無所不爲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者
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貪祿干
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謚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
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
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亾以謚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

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
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正以已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
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
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畧曰自色厲而內
花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畧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
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
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
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
日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
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
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
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
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
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
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
尙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
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
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

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
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旣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
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
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賸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
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
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喆寓簡據王承福傳
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
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語俳篇君子疾鄙
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
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
傳注引此注邪媚
上多詔佞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
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
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
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
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亾之傷俗之謚衰也鄭注云魯讀
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
儉歛也貶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
氏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
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
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
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亾人情日變風俗日漓
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
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
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卽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
注蕩無所據。正義曰據卽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
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
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
子不苟篇廉而不劌注廉稜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
。正義曰注以惡理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
也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

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

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較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間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間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間色之好者以時尚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間色也若他間色紅綠碧緇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覈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淫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灝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說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淸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淸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爲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話言矣○注言之爲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爲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卽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爲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已邢本脫知字

已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間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

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瞥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

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弨攷證反疑其爲朞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輈人鑒燧之齊鄭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即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之兩木一爲鑽一爲燧也其棗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頲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illegible]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

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覩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亾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爟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爟注引鄒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柞楢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桋下云桋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桋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柞櫟也櫟今之皁斗陸機引三蒼棫即柞也爾雅釋木棫白桵郭注以爲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棫近之矣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耎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楢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

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案淮南時則訓春爨萁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蟲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為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

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為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來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為之句上有日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閒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醯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間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

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間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間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為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慽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卽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褱俠也袌褱也今字作懷作抱皆叚借字蓼我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注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

生淫欲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之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為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䡈璇或謂之棊簙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棊也文選博弈論注引邯

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為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錐尚可攷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為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正義曰尚上義同故二文並用義以為上者言以義勇為上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注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注　孔曰訕謗毀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注　馬曰窒窒塞也

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鱣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鱣古訓云四輩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

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為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窒為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說文室實也集韻窒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乎乎家室韓勅碑嗇城廟窒漢書功臣表有稱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馬氏應潮曰室有窒義太玄經曰冷竹為管窒灰為候虞翻注窒室也案室窒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窒義較順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正義曰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為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訕誹毀也禮少儀云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窒窒塞也。正義曰注當云窒實也衍一室字說文窒塞也塞隔也戴氏窒注云不通怨道窒塞於事廣雅釋詁怪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怪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窒與怪通言很戾也馬融訓窒為塞失之下文云痓惡也義與怪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為失誤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　注　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

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刑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訾以爲辨卽訐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敫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徼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徼亦交敫二聲彷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悼磬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測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傷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卽此文之意。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正義曰說文徼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徼循京師引中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鈔叉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訐面相斥是訐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已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卽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卽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卽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怨上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卅見惡焉卅从兩廿卽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其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譏論之也

合肥蒯光藻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一

恭冕述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正義曰此篇實止十一章疑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遯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

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攷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家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家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僖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入我河曲焚我箕郜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即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即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即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皆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

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即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鼐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己離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敘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

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因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于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猥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沒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邶柏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寍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寍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已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栁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栁下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栁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栁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寍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栁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請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

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或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 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

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圃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

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謂不得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卽或於公伯繚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注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包曰下下車 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己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己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

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解舂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稱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曰箕子佯狂

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佯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佯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與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卽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　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蓧丈人之類蓋二人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潕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津渡有橋梁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里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已隱者使子路問津爲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耜云臿也臿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倂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倂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偁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甽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

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甽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正義曰皇疏云執輿猶執

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爲孔注本亦同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旤鄧展曰滔滔者亂貌也萉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滔亦由所見本異舀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通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耰而不輟漢石經作耰不輟說文引亦作耰五經文字曰耰音憂見論語集韻耰或從耒然則作耰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弨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滺滺同即滺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耰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耰摩田器是耰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耰國語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耰之是耰在播種之後問請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鎘鏃再徧杷之漫擲黍稌勞亦再偏勞與耰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

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便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

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蓧本又作條又作莜盧氏文弨攷證說文莜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爲正字論語

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爲段借，今作蓧，不省。皇本作篠，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攷證：宋呂本中紫薇雜說曰：四體不勤二語，荷蓧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檟，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段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蓧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蓧芸田，必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段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䅽，耘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隸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即微磬之。衆子路聞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穈穄，用以作飯。蓋食之，賓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蓧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蓧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蓧，耘田器。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篠，即本此注誤改。說文：癹，以足蹋夷草，從癶從殳。春秋傳曰：癹夷薀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柔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蹈，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芸，及說文蓧字、癹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䅽，除苗閒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

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耨耔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蓈生乎其閒，則又以耨薅之。薅者，披田草也，亦謂之耨。今案用蓧芸草，亦在既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過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

子路曰：㊟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義，亦即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文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阮據宋本作絜。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己音紀，一音以。盧氏文弨攷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倫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己知之己爲紀，己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己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段借字。孟子曰：遺佚而不怨。案下篇舉逸民，亦用段字。顏師古漢書律厤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

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荆蠻荆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遯用如騶虞亦作騶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竄荆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

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盜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鄭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揚依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厠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即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朱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允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

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此集解前後失撿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即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即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磏仁又曰仁磏則其德不厚又曰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迹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洪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

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爲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爲和爲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卽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 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卽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爲夷齊

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可否卽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卽孔子是謂孔子不爲夷惠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注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注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注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注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小師鼓人磬師又大司樂膳夫皆以樂侑食醫職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

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旣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淩氏曙典故覈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

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卽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繼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諏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繫其地尚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

裁尚書撰異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為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為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為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為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即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厤譜諜至周厲王曰師摯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為日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摯即泰伯篇之師摯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摯為殷人異也且師摯與夫子同時以為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鞀鞀遼也從革召聲鞉鞀或從兆聲鼗鞀或從鼓兆聲籀文鞀從殸召段氏玉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聲即鼗之移寫釋文聲亦作鞉皇本作鞀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為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為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注播謂發陽其音義皆相近○注辟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為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為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為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為即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為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為樂師不得妄

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為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即不弛叚借鄭注坊記云弛棄怠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即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怠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劾也謂劾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為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故大臣不怨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為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問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為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為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即謂魯公其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為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為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

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己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爲魯公祗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

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留顏師古注留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尚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秦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羣經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然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爲顯仕當據晉語仕爲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涇包　誠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集解　　恭冕述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注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眞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注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猶言據德弘者大也執德不弘卽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惑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晉灼曰距閉也距與拒同論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灝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閒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鴻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訾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爲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也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卽汎交親仁卽友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注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注孔

日日知其所未聞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樾羣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一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即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己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即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也即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恃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注閑猶法也○正義曰說文閑闌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灋也灋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

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斿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埽盧氏文弨攷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膺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又云進退周旋慎齊凡摳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爲末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末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卽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卽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槪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劵字傳與劵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劵如毛此說則倦爲劵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憮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憮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憮爲誣正謂憮卽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憮乃誣字叚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爲大道末爲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卽訓別注以誣爲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爲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末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

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騖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衆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蓉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而已矣是故衰麻免經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衰之喪居至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

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迪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爲仁但能成已而不能偏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爲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羣居脩德講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已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

論語正義　卷二十二　七

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棠忠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己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輸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爲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輸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輸死當即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

論語正義　卷二十二　八

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不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紂爲謚書戡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謚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曰侍中起眡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曰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衞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

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正義曰皇本食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覈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衞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衞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衞以別之與公子荊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並涉下章而誤焉學者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隊識作志馮氏登府攷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狄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

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矣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郯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

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鶚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寏周垣也與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藩下賜之藩同皐本作譬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髆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朱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叚字也錢氏又曰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

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郈左傳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之用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𨸏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卽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

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愼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與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

○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上元陳正榕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三

恭冕述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湻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冊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裒錄而末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眞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篇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嘗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𧩱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

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

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卽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子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卽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節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卽包此注意然非經旨矣

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酈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卽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閻氏若璩毛氏奇齡說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

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文爲舜命禹事則舜之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羣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

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為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微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向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為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尙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為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稽器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為善有罪為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注及包孔注以為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為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與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為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殷尙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為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小相愛交相利天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為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說又詛祝亦掌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為仍

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為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緐露四祭篇己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樸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為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是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諉罪於臣臣諉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肖而視之如仇讎欲民之治不可得已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為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為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為誓眾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

人故引以自責也曲[illegible]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卽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入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宷悉也知宷諦也審篆文從番考工記

引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卽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卽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卽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傾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卽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

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姦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爲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

斛二者以槪其餘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絕也公羊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尙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辠黜其采地亦興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愼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

語與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喪祭者所以敎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眾矣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灝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節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蓋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皆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雜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閒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賓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遯迸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斂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興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拼除也拼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邪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即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

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綴令急誅暴也緩令即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楙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成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巳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眾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憚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誅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巳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責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从门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樾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恒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已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總納銍納秸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中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悋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是非

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

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蔽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卽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卽可知人也

嘉興錢　啟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四

恭冕述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上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撿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緒也孫炎注敘謂端緒也說文敘次第也凡紀錄一篇說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爲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輕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向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侖說文侖部云侖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綸今古輸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

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觀漢志為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為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為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為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衿楊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為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為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為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

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郎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者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繇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為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正義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曲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推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為齊論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弒簡公不稱齊亦為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為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說為齊論章句

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箸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卽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敎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敎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卽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敎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

步卽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卽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眞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卽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其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其王者本以其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愼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者者惟荀史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衞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册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illegible]科作[illegible]窗作[illegible]昆作[illegible]備作[illegible]奮作[illegible]羿作琴訶作[illegible]舉作[illegible]虐作歷勃作懿蔥作惪貉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綽作[illegible]篤作[illegible]慶作[illegible]朱雲金石韻府積錄古

論語如弟作叚鼓作由嫺作屆柳作荼褻作絬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鍾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誤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亶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尚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送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

也瑩三采玉也玲瑯瑲琅理玉聲也璥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羅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亾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其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亾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偪近於燕燕傳疑即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

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誦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衞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爲郡文學甘露

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馬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稱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蓋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

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曾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祗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

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向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向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備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衞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甚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

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議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尚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疏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

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

正義曰康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古而爲之注張論卽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爲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爲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鄭作餕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云僎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卽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己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撿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亾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卽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攷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

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卽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爲光祿勳從爲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豐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逸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逢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卽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

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爲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爲周生義也**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卽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爲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爲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注訓論語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劭公語可知**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箸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爲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與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

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唱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郎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與論言王和平爲光和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卑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敘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諫不與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衞等三營掾

志此文則中領軍郎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即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儐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顗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顗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

表亦有侍中臣顗郎荀顗也晉志又曰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尚書郎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尚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遷尚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尚書者常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尚書何晏奏亦是祗言尚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眞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箸述凡數十篇裴松之

注晏字平叔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爵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沖傳初沖與孫邕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箸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箸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崧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遞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宜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

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尚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沖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顗鄭沖皆仕晉故晉書有傳沖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顗傳居後自不復述今宋氏據沖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衆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眞傳卽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卽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

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箸述之體所以紀實也若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邪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鱣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傳休奕傳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爲聖門弟子所作故鄭君既箸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讖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

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爲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羣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子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眾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譔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譔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裒輯諸弟子所記勒爲此

編故以爲所撰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似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謬說也翟氏灝攷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

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叚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之形籀古文冊從竹符命卽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筴筴卽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叚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明他經可知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隸寫經史可見尋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箸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鶚非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策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

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鶚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憭

魯扶先

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禹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

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其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

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逮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

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稾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論語孔注證僞

合衆圖書館叢書第十二種

此書承鄞陳文洪先生捐貲印行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合衆圖書館志謝

敘

昔讀淮安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歎其窮究僞書之蹤跡若然犀以燭幽怪無所不察其心力之所至若瀉水銀於地無孔不入自徵君以後學識精悍能爲繼起者蓋亦鮮矣丁明經晏如徵君之同里也生徵君後百餘年而能紹鄉前輩之學觸類而引伸之又相其說之所不及而補成之爲論語孔注證僞一書入都應朝考予因得見其書蓋其要證有四一曰兩漢諸儒皆不言孔某爲論語訓二曰孔注不諱漢高祖名三曰孔某卒於武帝元狩之末不得至天漢後訓解論語四曰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說多相似因是斷爲王肅所僞托舉千數百年之愚惑一朝而盡解之其識卓矣去年明經索序於予予匆遽未能執筆今年銜命典試浙江道出運河舟中多暇乃略道梗概以附

於明經之書夫明經年甚富而學之精銳已如是況循是而日進焉則博益博精益精寖與鄉前輩相頡頏又寖與古經師相頡頏而又烏能測其學之所至哉道光元年歲在辛巳七月既望高郵王引之敘

自序

嚢鄉先生閻潛邱徵君箸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證明僞書學者奉為定論然其卷二以論語孔注證書傳之僞蓋獨以論語注爲安國作而不知亦以僞證僞也夫安國古文論語見于漢埶文志然班志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云出孔子壁中其下載齊魯篇數及齊魯之說而古論語獨無說則知安國祗傳古文固未嘗有說也荀悅漢紀稱武帝時孔安國家獻古文論語王充論衡稱安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漢儒具言其傳授而不言曾作注解至魏正始中撰集解乃突有孔注厠其閒則此孔注其必非安國所作明矣及讀王肅家語後序云安國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篇始悟論注書傳俱一手所依托特于家語後序箸其篇目家語為肅所僞作則書傳

論注亦肅所依托為之者也考何氏撰集解肅時正仕于朝今集解中已錄王注其為當時推許固可概見肅因誑稱有孔安國訓解為論注之最古者何氏寡識采以入書集解何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其云不傳者以漢志不載孔注肅慮後人滋疑故托言不傳為人世希有之本以售其僞觀何序稱孔注為訓正與肅後序脗合則論語古訓必出于肅手無疑也且古經傳皆別行自馬融欲省學者兩讀始經注並載今孔訓文義皆就經句下為之亦非西京時所有左傳為漢世所不行孔訓臚舉甚詳又多犯漢初諸帝諱皆灼然可疑者若其文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質厚之意其為僞托又不待智者而知矣余自幼年即疑是書之僞然未敢有言也久之確見其贗駮詰遂多辨說既䌓為論語孔注證僞稿凡五易編為四卷并以尚書孔傳與肅注比例以求證書傳亦肅所依托以補潛邱之所未及世有好學深思者必以余言為然姑藏篋中以俟知者嘉慶丁丑仲冬山陽丁晏自序

論語孔注證僞發凡

是編刱始於甲戌仲夏迄乙亥季春甫脫稿藏之篋衍時有損益逮丙子始質於里中春園汪丈椿丁丑又就正同郡蒿坪蘇丈秉國皆謬為許可迺重加排纂釐為二卷顏曰論語孔注證僞取小顏漢書儒林傳注證明其僞語也何氏集解皇邢本互有異同今以邢本為正閒以皇本參之

下卷詳及書傳之僞凡潛邱松厓諸先生所已言者概不復及

安國之字史漢不載孔叢及家語後序俱云子國乃作僞者杜撰蒙所不取又有稱孔安者魏收魏書禮志云淹中之經孔安所得駢語割裂幾於不成文理今從唐人正義例稱安國或稱孔氏

家語後有序一篇漢藝文志顏注引直稱家語而書序孔疏引稱家語序玉海藝文類引稱家語後序經義考書類引稱家語附錄安國傳今從王氏稱後序

鄭注論語閒見於集解釋文惜全書不傳閒近人有輯本寶楠案鄭注海甯陳鱣有輯本武進臧庸有輯本陳本書坊中閒有之臧本泰州學正宋君翔鳳刊據宋君自敘非臧本明購訪不得惟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頗為蒐集然多訛舛如毛詩漢廣疏引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小雅信南山疏稱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皆与馬融注同儀禮疏引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之同與包咸注同禮記檀弓疏引故舊無大故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與孔注同今鉤沈俱標為鄭注雖疏家之例不稱名者或係鄭注然此數條悉與馬包等同安知所引者非即馬包諸人之注余氏既無他書可證而概指為鄭注失其實矣又鉤沈稱書疏十三鄭注簣土籠也今旅獒疏引鄭云簣盛土器其訓土籠則係包注後漢書張衡傳章懷引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與今孔氏正同其為孔注無疑鉤沈亦稱鄭注甚誤文選琴賦李善注引孔安國曰屏除也乃屏四惡下孔注鉤沈又誤為鄉黨屏氣下脫文蒙凡遇此等疑似不敢濫行採入諸所稱引鄭注皆平日繙閱羣書細心采獲原本具在覽者可覆勘也承譌襲謬蒙竊病焉

慨自綴學之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便辭巧說持議太苛蒙所不敢效也更有妄下雌黃鉤鈲析亂禆販攘竊夸耀凡庸蒙尤不願效也文淇案蒙所不敢效也擬刪蒙尤不願效也擬改蒙末學膚受惟是專心研求近於為實自知漏見必有乖違所冀英儒碩閒匡所不逮一寶楠案擬採宜刪自

晏如甫志

論語孔注證偽目次

卷上
魏何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始見於家語後序實出王肅依托
兩漢諸儒皆不言安國為論語訓解
論語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俱一手僞書
王肅僞撰孔注以難鄭因及孔鄭異同
論孔注之失
史記引論語皆古文與今孔注多異
卷下
說文偁古文論語因及釋文汗簡古文
唐宋諸籍引孔注及日本國皇侃義疏山井鼎考文載孔注與邢本互異
論語尚書孔注俱王肅僞撰論注行於當時書傳至東晉始盛行
安國為古文論語訓祇見家語後序而後序僞妄無一可信

論語孔注證偽卷上

淮安山陽丁晏著

魏何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始見於家語後序實出王肅依托

魏何氏晏萃諸儒之注論語者附以己說為集解十卷漢則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周氏魏則陳羣王肅周生烈凡八家諸儒之中唯西京安國為最古乃其敘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夫既云不傳而集解所引孔注將何自而引之乎此固大可疑者也因遍閱兩漢之書無有言安國訓論語者直至王肅家語後序突云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案天漢後恭王殁已久必無壞宅事辨見下卷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後序云安國字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二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因悟論語孔注與尚書孝經傳俱一手僞書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以取後人之信家語既為王肅所僞撰則此論語孔注亦即王肅所依托也考何氏撰集解時肅正仕於朝當時萃集經注以肅為當世名儒必多諮訪論語孔注即得之子雍家以世絕無傳本故云世不傳也

或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將毋并孔壁之真古文而亦莫之傳歟余曰否王充論衡正說篇言論語壁中古文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業扶卿即漢書藝文志稱傳魯論者魯扶卿張禹傳稱魯扶卿說論語是其人也扶卿兼通古論是西漢之傳古文者也集解敘云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邢疏云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

語訓說隋書經籍志七録有鄭玄古文論語注十卷是東漢之傳古文者也然則孔壁眞古文未嘗不傳其不傳者特後出之注耳嗚呼注爲魏人所作世安得而傳之哉

或問肅僞撰孔注何氏曷爲尊信而取之魏志王肅傳云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是肅與何氏同時人不宜爲所譏如此余曰唯唯否否集解敘不言成於何年陳壽志亦失載此事陸氏序録邢氏正義謂正始中是也考魏志齊王紀云正始二年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何撰集解必在此時其時曹爽專政何阿附之故共事者有爽之弟曹羲也集解敘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又王肅傳云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兼太常言以公事還者疑即撰集論語事也文淇案言以公事還二句擬刪以公事爲撰集論語無實據今集解敘稱太常王肅是在元年拜太常之後適當正始二年撰集解時也文淇案正始二年肅年四十七歲邢疏云集解正始中上之不必定在二年肅于嘉平元年猶爲太常無以見拜太常之後即在撰集解時也○大士業肅爲廣平太守以公事徵還歷官議郎侍中遷太常尋坐宗廟事免官後爲光祿勳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身持節兼太常前後相距十餘年何氏集解撰成于肅拜太常之後故稱太常王肅而公事徵還尚在廣平太守初拜議郎之時則公事非即撰論語事矣是時肅年纔踰五十詳見後當時尊之已如耆儒碩學故既出已注今集解中有王肅注是也付何晏等編入復出其僞撰孔注命採録之爲何氏旨志不務學華僞浮虛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何鄧語既不能如樂安孫炎之駮難衆來王基之抗衡其尊信而取之不亦宜乎

又案何撰集解當在正始二年歷八年大士業蜀後主延熙四年歲在辛酉是爲魏正始二年自辛酉至己巳爲蜀延熙二年爲魏嘉平元年共九年此作八年似宜改十爲嘉平元年何氏以與曹爽通姦謀誅見齊王紀及曹爽傳王肅傳稱嘉平六年肅猶持節兼太常逮甘露元年乃薨是肅之卒且後何氏八年矣文淇案魏志王肅傳評曰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何氏尊信肅說佞之也

卷上　二

又案集解魏凡三人陳羣王肅周生烈是也王肅傳後稱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裴松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邢疏引阮孝緒七録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魏志無周生烈傳其存歿不可考惟隋書經籍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録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唐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榦植仲尼作師誡云考後漢書獻帝紀張角敗死在中平元年周生子以是年後著書至少亦當二十餘歲由漢中平元年迄魏正始二年歷五十九年年已八十餘文淇案此處擬改云由漢中平元年迄魏正始二年年紀八十餘當亦未必存矣寶楠案敘明言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陳羣言故闕生烈不言當是尚在故陳羣傳稱青龍四年薨先撰集解時五年卒文淇案五年二字擬刪獨王肅以現在而入書當時尊其學如此

卷上　三

或問魏時尊崇肅學於古亦有徵乎曰有肅傳稱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肅義爲長肅於是年甫薨當時已黜鄭而從王如此平叔親見其著作之書列在學官其爲所壓服而不敢出一言以議之有自來矣夫平叔與荀顗等共撰集解陳羣爲顗姊夫荀彧傳裴注引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嘉猶見録取況大儒如王肅而

復裒以安國訓解之名有不亟取以入書者乎平叔不明易中九事猶為管輅所詘見輅傳注引輅別傳及劉義慶世說況宿學如王肅語以孔注之最古有不信且從者乎此皆可以實證驗之而非徒以虛理會之也文淇案此皆可以實證驗之二句擬改為此皆可以情事考之地○大士禮此二句以删去為是不必再改　又案魏志王肅傳祇言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惟裴注引肅父朗與許靖書曰肅生於會稽考王朗傳云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朗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吳志孫策傳興平元年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裴松之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自興平改元孫策渡江朗罷太守職逆數至初平二年凡四年則朗始居會稽當在靈帝初平二年肅生正其時也文淇案魏志朱建平傳王肅年六十二卒肅生于興平二年非初平二年朗為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非初平二年孫策渡浙江在建安元年非興平元年淇有改証所擬附呈　若以初至郡時生肅則建安十三年肅年十八從宋衷讀太玄黃初元年肅年三十一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肅年三十九父朗薨太和三年肅年四十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肅年五十一後還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年六十八附考於此

卷上　四

兩漢諸儒皆不言安國為論語訓解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此後備載齊魯傳說若干篇古論但詳篇數不云有說又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祇言安國得論語而不言其訓說夫班掾作志本諸七略向歆校書秘府總羣籍西京說論語者十二家俱備載其篇數焉有以聖裔所訓之古文反置焉不載者則知安國未嘗有注故孟堅不之及也

荀悅漢紀成帝紀載劉向校中祕書事甚詳悉云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云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亦不言安國曾作訓解夫荀氏於丁寬易傳毛公詩傳春秋三傳河間樂記諸書皆備載之劉傳古文大儒如安國者當時果有撰著荀紀號稱事詳見范書本傳焉有不載入書中之理惟安國寔未著書故孟堅與仲豫皆不言及非略之也荀生於東漢季此紀為建安中奉詔所作在僞孔注未出以前此又一證也

卷上　五

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論語漢興失亡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河閒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文淇案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傳曰非其時不食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晉書食貨志引傳曰爲稷躬稼而有天下此皆沿西漢人之稱　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充生當東漢肅宗時所著論衡甚為蔡邕所重然祇言安國傳授扶先二字見釋文序錄○文淇案此處扶先仍當作扶卿釋文敘錄云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生此引王充語仍作扶卿為是不言作古文訓此又一證也　又案王充謂西漢名論語為傳說此語甚確以漢書考之宣帝紀詔曰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元帝紀詔曰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平帝紀詔曰傳不云虖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東平王宇傳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劉歆傳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東方朔傳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貢禹傳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孫寶傳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傳喜傳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鮮足徵仲任之言不妄　又案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多引古文今散見於注疏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者異義有古尚書說古孝經說古毛詩說古周禮說古左氏說皆古文也又有今論語說樂記鄭衛之音孔疏引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蓋齊魯之說論語者故繫之以今猶異義所稱今詩韓魯說也而獨無古論語說則知西漢以來斷無有訓古論語者故五經無雙之叔重初未嘗及此又一證也

或問尚書孝經古文皆安國孔壁所得異義所引古說其亦安國為之乎余曰否此乃賈逵衛宏等所說何以知之許慎子沖上書曰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又學孝經孔氏古文古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中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挍皆口傳官無其說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撰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衛宏傳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又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岱山河海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正與古尚書合可為明證故知為衛賈等所說也考漢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自注云為五十七篇其下載夏侯等章句皆今文孝經古孔氏一篇班自注云二十二章其下載長孫江翼等皆今文二者皆無古文說則知安國雖傳古文尚書孝經實未嘗著

書也總之西京安國蚤卒並無片紙隻字傳於後世而後之紛紛託為漢孔氏者皆可以一掃而空矣寶楠案史記儒林列傳曰周霸孔安國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安國與霸嘉並云能言尚書事則未作傳可知

隋書經籍志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云古論先無師說則知注古文論語者始於東京諸儒馬鄭之先固未嘗有注也此尤確證夫班書既未嘗載隋志又有明文而何氏集解乃引之雖欲無疑其可得乎

又案兩漢之書既決無言安國訓論語者則家語後序言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其不足信也明矣且班固既云二十一篇王充亦云二十一卷又桓譚新論云古論語二十一卷玉海卷四十二引漢儒之明文如此自此以後若隋經籍志陸德明序錄皇侃義疏序邢昺疏皆言古論語二十一篇安國若果有注即當就其所傳古文為之不應更為減少即此十一篇之說亦偽且妄矣且漢志言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此又不與之合正揚子雲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而欲挾是以欺後人何其愚也　又案經義考孔安國訓下稱家語二十一篇此因真古文建類載之致訛也今汲古閣刊本明作十一篇玉海卷四十二藝文經解類亦引家語後序孔安國古文論語訓十一篇是宋本猶未誤也大抵竹垞經義考極為浩博然舛訛不可枚舉要在識者分別觀之耳　又案孔訓既有十一篇必不止何氏所引諸條意採入集解後此書既為世所不傳久遂散佚嗚呼設使十一篇之書具存依托之跡必有顯露之者其偽猶易辨也不幸而全帙泯沒徒使殘章剩句散見於集解之中與馬鄭諸大儒屹立介於

不存不亡之閒雜於或真或僞之內所由自魏迄今竟莫有知其贋者也夫肅撰書傳而假手於梅氏以傳肅撰論注而假手於何氏以傳其巧彌滋其僞彌甚矣

論語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俱一手僞書

案論語河不出圖孔曰河圖八卦是也尚書顧命僞孔傳亦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正義曰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夫論語孔注宛與僞書傳同已屬可疑而肅說又與之合益信論注書傳俱爲子雍依托不然何訓解之同若是乎且河圖八卦之訓西漢初未聞其說漢書五行志劉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文選注引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又禮運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畫八卦周易孔穎達八論引稽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是河圖八卦乃緯候不經之書蓋哀平閒讖記盛行洪範正義云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起哀平文心雕龍正緯篇亦云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新莽侈尚符瑞故歆雄倡此矯誣之論肅妄取其語以作注而托之漢孔氏孔沖遠易論亦云孔安國姚信等竝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〇文淇案孔沖遠易論孔安國下有馬融其實安國仕於武帝之初焉得有此不經之說乎潛邱既詆河圖說易爲經之蠹而猶曰河圖八卦孔注論語有是說要未可盡抹煞異哉此老得毋受投人之欺乎　又案漢世說河圖者亦不一邢疏云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李鼎祚集解引鄭玄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河龍圖發河圖有九篇鄭道元水經注引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若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經義考引宋姚小彭謂即乾鑿度九宮之法惠氏棟易漢學引後漢劉瑜上書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疑即太乙所行之九宮案易緯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不云河圖至戴九履一之圖惟見僞子華子大道篇及阮逸依托關朗易傳其不足信也明甚善夫桓譚新論之言曰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君山痛斥圖讖其識視康成遠矣

又論語奡盪舟孔曰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案益稷罔水行舟僞孔傳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宛是一人手筆豈非作僞者習用此語故筆下不覺相似耶而蔡傳且傅會之曰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則引陸德明音義丹朱傲字又作奡以丹朱奡爲兩人名而謂論語之奡即指此王伯厚困學紀聞又以論語奡盪舟即丹朱何氏焯曰下云俱不得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其紛紛糾繆可發一噱皆僞孔傳之作偭也然其義兩失之矣書正義引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史記夏本紀作毋水舟行亦謂時無洪水丹朱猶好乘舟趙岐孟子章指引書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並與鄭合皆古文說也罔水行舟即從流忘反之意正慢遊之事僞傳以爲陸地行舟何其謬也又論語所謂盪舟者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盪舟蓋兼此義晏謂王逸天問章句謂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義甚回穴亭林以竹書證楚辭即以楚辭解論語

其義研核而貫通矣作僞者不明盪舟之義而憒然仍以解書之語解之尤謬戾之甚也且奡多力云云於他書未聞惟怪力亂神集解引王曰力謂若奡盪舟之類則子雍固曾有是說矣此又書傳論注俱為肅所依托之證而帝王世紀猶黨同其說曰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潛邸謂晚出古文首信於世為皇甫謐之過諒哉

又案說文夰部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曰奡湯舟（古湯盪通莊子庚桑楚云不遲胐中釋文林又作蕩毛詩宛邱傳湯蕩也湯盪並通用）王逸天問章句引論語澆盪舟離騷章句仍引作奡盪舟漢書古今人表奡下師古曰音五到反楚辭所謂澆者也郭忠恕汗簡古尚書傲作奡史記夏本紀作敖漢書劉向傳後漢書梁冀傳論衡問孔篇引書俱作敖管子宙合篇若傲之在堯也與今書作傲同案奡澆敖傲四字文雖異而音義並同奡从夰坫（老）聲夰放也从大而八分也澆从堯聲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廣韻澆薄也皆非美名故稱陶唐之子曰奡亦曰敖稱寒浞之子曰奡亦曰澆古人音義相近之字多假借也後人不知奡聲義俱為傲遂專以為人名於是始以論語之奡誤為虞書之奡矣

又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案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僞孔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古文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僞孔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與論語注宛同明為一人作矣考邢疏云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皇侃義疏云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後漢書張禹傳李賢注引鄭玄注論語

云諒闇謂凶廬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玄書注云楣謂之梁闇廬也詩譜商頌疏亦引鄭書注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皆與僞孔異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儀禮喪服子夏傳翦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案伏生書大傳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鵪謂廬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親傳尚書遠在康成之前已有梁闇凶廬之說是先乎鄭者皆與鄭合通典卷八十七引葛洪喪服變除云廬則柱楣楣一名梁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顏籀注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文選潘岳閒居賦今天子諒闇之際李善注諒闇今謂凶廬衰寒涼凶闇之處故曰諒闇是後乎鄭者亦與鄭同康成曾注古文其說卓然可信如此而孔注顯與之背其不出於安國之手而為子雍所托以難鄭也明矣　又案西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晉書載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左傳正義云杜議引尚書傳云諒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詳見原御撰晉書禮志傳隱元年疏論語疏刪）左蓋是時論語孔注已盛行古文書傳雖未奏上於朝然鄭沖之傳行於當世故杜氏引之以議喪制夫使从康成凶廬之義則居廬三年非既葬除喪明矣幸而僞孔有諒信闇默之說元凱据之以亂

法舜之飾爲心喪之議爲短喪者立赤幟乎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僞孔注之謂矣嗚乎從僞孔河圖八卦之說而陳摶之岐入異術從僞孔諒陰信默之說而杜預之僞爲短喪經術之不明破壞於作僞者之手其害匪淺鮮也有心世道者可不亟起而辯之哉

或疑杜氏所引孔傳當是論語注左傳疏指爲書傳非也今左氏凡引古文處杜注皆曰逸書元凱安得見古文書傳乎余曰古文書傳實王肅所托魏季晉初之間鄭沖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詳見特其時未奏於朝故杜爲經傳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不用古文至議喪制則援之以自便其私非不見書傳也文淇案晉書禮志載杜議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此則杜所引者無逸文其所引傳爲書傳無疑據考宣十五年左傳引周書庸庸祗祗杜注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疑元凱實見古文書此亦先儒所未言者　案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注从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據晚出書而竄改也　又案杜預注左傳多違賈服而從王肅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云服虔作弊王肅本作蔽杜本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云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衆服虔謂鄭伯爵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並異又春秋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家語云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考王肅爲晉武帝之舅杜氏仕晉武時不顧是非阿諛其說致貶洩冶死節違戾聖經其心術亦欠正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謬妄後之學者誠能扶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

又案諒陰當從古作諒闇晚出古文作亮陰更非呂氏春秋審應覽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誘注引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史記魯周公世家毋逸曰乃有諒闇其惟不言荀悅漢紀文帝紀下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杜氏通典總論喪期引陳鏘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孟莊子孝章馬融曰謂在諒陰之中皇侃本作諒闇足利本同張有復古篇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漢衛方碑諒闇皆出北海相景君碑陰諒闇沈思春秋繁露竹林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堯曰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墨子兼愛下湯祝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告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

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與論語字句小異且作湯祝亦不云湯誓安國親見古文書注論語不云見尚書某篇而轉引墨子之所引豈真古文中無此數語而墨子所引者贋乎曰非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漢書于定國傳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案漢世引論語皆稱傳或稱論語無稱經者此所引尚書古文小顔注以論語當之非也蓋外傳呂覽皆在秦焚書以前漢書所引又在真古文尚存之際而事辭皆合則論語為真古書之辭無疑矣論語之所引者為真而注不明其來歷則孔注之為贋又無疑矣蓋僞托安國者本不曾見百篇之尚書又不及見孔壁之古文故憒然以墨

子所引當之其破綻顯然矣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遇此等處皆鉏鋙難合總由不知論語孔注之皆僞耳惠氏九經古義云孔安國親傳古文迺孰尚書而追引墨子蓋所未敝

或問伐桀告天之文此語亦有所本否余曰然白虎通三軍篇引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故孔注亦有未變夏禮之語其說蓋本於孟堅也而韋昭注國語亦以湯誓為伐桀之誓益信論語孔注為東漢以後人所托無疑

又案孔注履殷湯名本白虎通姓名篇其實非也史記殷本紀湯名天乙堯典序正義引世本云湯名天乙史公親見古文世本又古史所記較備孔為可信矣且殷自湯至紂凡十七世皆以甲子命名案史記紂名辛不名受西伯戡黎序云祖伊恐奔告于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書疏引鄭玄注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立政曰其在受德暋呂氏春秋當務云紂之同母三人其次曰受德逸周書克殷解殷本紀稱受德孔晁注云紂字受德何獨於湯而異之而帝王世紀且傅會云主癸之妃曰扶都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案尚書正義謂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則士安所言亦係黨同孔說固無足怪至竹書紀年稱湯名履沈約注號天乙竹書沈注皆僞尤不足辨集注用孔訓而加一蓋字然則朱子固疑之矣漢藝文志天乙三篇班自注謂湯史記小司馬索隱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易泰之六五云帝乙歸妹困學紀聞引子夏傳湯之歸妹也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易曰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禮記檀弓鄭注引易說曰易之帝乙謂成湯孔疏引易乾鑿度說曰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李[illegible][illegible]鄭國公至說天乙乙歸婦

又案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孔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考尚書湯誥孔疏引鄭注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用皇天上帝之牲毛詩魯頌閟宮正義又引論語注帝謂太微五帝與孔義異

或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古文泰誓亦有此二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互異若此是豈同出一手者哉余曰邢疏謂論語是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泰誓是伐紂誓衆之辭欲兩通其義故不同總緣作偽者不見真古文故彼此牽強迄無定見耳若以兩注不同遂疑非出一手然則康成注儀禮南陔六篇據三家詩注禮記燕燕詩據魯詩皆與箋詩宗毛異注坊記來鄭西鄰亦與注易異豈得謂注禮者一鄭玄注詩易者又一鄭玄哉

論注書傳訓敏頗多相同敏於事孔曰敏疾也黎民敏德

傳敏疾也屢憎於人孔曰屢數也僂者乃成傳屢數也狂
簡孔曰簡大也予其懋簡相爾傳簡大少者懷之孔曰懷
歸也黎民懷之傳懷歸也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釋茲
在茲傳茲此也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作我先王傳作
起也修慝孔曰慝惡也負罪引慝傳慝惡也惠人也孔曰
惠愛也安民則惠傳惠愛也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
厥賦貞傳貞正也侍于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其永無
愆傳愆過也食旨不甘孔曰旨美也旨哉傳旨美也亞飯
干適楚孔曰亞次也亞旅傳亞次君子周而不比孔曰忠
信為周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方
道也陟方乃死傳方道也綏之斯來孔曰綏安也五百里
綏服傳綏安也周監於二代孔曰監視也天監厥德傳監
視也戰戰兢兢孔曰喻已當戒慎兢兢業業傳兢兢戒慎

卷上　一六一

足恭孔曰便辟貌便辟側媚傳便辟足恭非出自一手安
在訓釋若是其雷同耶
王肅注家語傳本尚在以論語孔注校之多相符合弋不
射宿孔曰弋繳射也家語王言解王注弋繳射也大德不
踰閑孔曰閑猶法也五儀解德不踰閑注閑法也一簞食
孔曰簞笥也致思篇注簞笥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執轡
篇注懷歸也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正論解注憾恨也
各於其黨孔曰黨類也論禮篇注黨類也棄而違之孔曰
違而去之子路初見篇注違去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
曰竭盡所知禮運篇注竭盡也孔又以兩端為終始禮運
篇注端始也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典獄之官致思篇季羔
為衛之士師注獄官君子周而不比孔曰阿黨為比賢君
篇注比黨也克己復禮為仁孔曰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正

論解作尅己注復之於禮則為仁也司馬牛憂章孔曰牛
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弟子篇牛兄桓魋行
惡牛常憂之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
也家語弟子行云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注
引詩四語同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以上所列宛出一手
益信孔注為子雍所托無疑弟子解與孔注同詳見後〇文洪索此篇所引如前皆七
師免己復禮司馬牛憂白圭之類乃為離訓鄉仍宜的
朱子謂書傳并序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訓詁亦多出
小爾雅此等識議真是卓絕千古今案論語孔注亦頗有
出於孔叢者末之也已孔曰之適也食旨不甘孔曰旨美
也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訓釋並見廣詁篇伺而不愿孔
以愿為謹愿廣言愿謹也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廣言

卷上　一六二

憾恨也當暑袗絺綌孔曰絺綌葛也廣服葛之精者曰絺
麤者曰綌竊謂論語孔注亦僞撰孔叢一輩人所依托
子見南子章孔曰舊以南子者釋文作等以為男子者云集解本皆兩或不達其義
妄去等字非也皇本作南子者古南男通衛靈公夫人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
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
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案孔叢子儒服云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
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
拒焉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
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
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亦作疑辭與
論語注同一伎倆總緣作僞者既不親見古文又不識聖
人見地故猶豫狐疑迄無定見非如史公傳古文直據見

小君文侯百世而不惑者也　又案見南子事史公明著之世家漢人未嘗疑也疑之者自魏晉人始史記集解引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皇侃疏引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史公為安國受業弟子其作世家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然則世家敘列事蹟皆本之孔氏書而史遷所讀之書又必得之師傳可知也今論語孔注不惟異乎史公之古文乃反同於魏晉之惑說其必非西漢人所作益斷斷也考王肅私定家語直削此事不載然則子雍固疑之矣　又案邢疏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韓愈筆解云矢陳也孔失之矣為誓非也考釋文引鄭玄繆播云矢誓也論衡問孔篇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案古否鄙通尚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釋名釋言語否鄙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僞孔亦襲東漢人訓

安國作訓家語後序之外又見連叢子敘書云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文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違疑當作雖○文淇案違字不誤重者難辭重違其意謂難違其意也其意遂拜太常案孔叢之書朱子已定其僞又謂禮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敘書所言亦以明安國之有訓欲以售其僞也豈知心勞日拙卒無所逃於後人之指摘哉家語載孔衍上書曰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謂季彥當从唐書元行沖傳引作季產刊本誤為彥曰先聖古文臨淮毆傳義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也二說絕類蓋作僞者自度書傳論注突出於魏晉間後人必將以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託為漢世祕藏未著於世巧為彌縫其僞庶後之覽是書者可以杜其疑議矣然予謂作僞者即此亦破綻也夫欲掩飾其僞第詭云劉向未見可耳若校書之中壘既見安國之書特以時所未行遂不記別錄不使名家此淺陋無學者之所為而以誣博通經術之子政此後人所必不信也且漢志七畧所載諸子傳說尚充祕府果皆其時施行而盡在科策之例者乎以孔壁之古籍安國之著作果有是書雖豎儒猶知寶貴何況子政予是以斷不記別錄不使名家之真

誣語也　又案晉書有孔衍傳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經學深博仕元帝時太興三年卒年五十三考東晉自太興三年溯至西晉泰始十年計五十三年衍當以是年生上距王肅魏甘露元年薨尚隔十四年時代迥不相及不應載之家語後矣竊謂肅家語所載孔衍乃別一人恐後人誤以為晉孔衍故坿及之

王肅僞撰孔注以難鄭因及孔鄭異同

案子雍專攻康成而鄭學純儒洽孰傳信者衆非辯給所能勝於是托為西京之書以壓折之而猶恐不足以破其藩又撰出聖裔訓傳以為一脈相傳無可置喙而鄭學不攻自破矣故既私定家語稱安國所傳案禮記王制疏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器疏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玉海卷四十一引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復作孔注以難鄭今集解所引孔注皆有意

與鄭牴牾非子雍爲之而誰爲之哉大士業牴牾下直據然孔義皆避云云節
去非子雍爲之十字然孔義皆避鄭意者真儒之別識有不可得而
揜者乎今略以釋文正義所引鄭注與集解孔注較之與
其媚於奧孔曰奧內也鄭云西南隅鄭本爾雅釋宮文非孔今也純
孔曰純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案禮林氏純帛鄭注純緇字也古緇以才
爲聲毛詩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釋文純依字系審也漢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緒丰鄭箋士妻注衣釋文
本或作純又作繒並同禮記祭純以共純服鄭注純服而毛服也純以見總色正義曰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意有
二一系書才是士之繒字二是系審也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雜是繒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辭理可知于色不明
者印讀爲緇印綺語曰令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史記五帝本紀黃收純衣裳德曰純繪爲緇說文緇帛黑
色从糸甾聲繒帛也从糸曾聲故鄭以緇爲辭緇孔訓如本字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孔
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與鄭合孔作
滔滔非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本作弓云
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莊子雜篇盜跖云直躬證父尾
卷上 云
生溺死行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聞者
故篇直躬皆與鄭合古躬與弓通漢陳寔碑字仲躬後漢書本傳作仲弓孔訓躬爲身非異乎三子者
之撰孔曰撰具也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古撰僎遵大夫僎
釋文本又作撰同儀禮鄉飲酒禮鄭注云今文遵爲僎或辭全說文撰讀者饌古僎與詮聲相近詮與善聲亦近六
書多音義相兼孔以撰爲具非也衣敝縕袍孔曰縕枲著也鄭云絮也案釋
文說鄭爲糸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引鄭注絮也今綿正之玉藻縕爲袍鄭注縕謂今纊及舊絮也說文絮敝綿也與
敝袍意正協以爲枲著非孔陳司敗孔曰官名陳大夫鄭以司敗爲人
名齊大夫案左氏文十年傳宣四年傳是有司敗定三年傳唐有司敗陳未聞有司敗鄭以爲人名是也
司陳氏最著時公爲季孫所逐曹晉於齊敖鄭以此聞出鄭大夫惡徼以爲智者孔曰徼
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鄭本作絞案直而無禮則絞鄭云絞急也此亦謂絞
急以逆其智徐幹中論覈辨云徼志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至人所忽儀去用論語文與鄭本合足徵俞氏所據
真古文也僞孔攻經文作徼妄矣空空如也孔曰其意空空然鄭作悾悾
案悾悾而不信包咸注悾悾愨也鄭意亦當爲愨言來問者其意愨實也孔作空空非大宰問於子

貢孔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
皇侃疏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問以知之書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
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惡此時大宰嚭聞子
貢也且大宰嘗去孔子世遠或具生後世所不論耳邢疏云又子貢嘗適吳此鄭以爲是吳大宰嚭也不至
於穀孔曰穀善也鄭云祿也皇疏引孫綽曰穀祿也釋文同與鄭義合孔以爲善殊背
解集注亦从鄭片言可以折獄者孔曰片猶偏也鄭云片半也案說
文片判木也从半木判分也从刀半聲斗杓中分也从八从半半爲物大可以分也王篇片半也片義爲半聲亦與
半近古字通音義相兼書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正義曰孔子美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片言即單辭也片言對而
辭而言鄭訓爲半得之孔以爲偏天下豈有偏信一言而可以折獄者乎其說謬矣仁者其言也訒
孔曰訒難也鄭云不忍言也六書正譌云訒借爲識認字別作認非說文無認字訒本
以綴有解故訓爲不忍言則照釋名釋言語云仁忍好生惡殺善含忍也仁有含忍之義鄭謂不忍言得之司馬遷
公贊盧云訒也孔訓難非仁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鄭本作謗謂謗
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弨曰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相近而假借晏案說文謗毀也从言旁聲上部字从
卷上 二
二方聲古方與旁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條功士喪禮鄭注云今文旁爲方功人能即謗之首文孔
以爲比方人非倜而不愿孔曰宜謹愿鄭云愿善也案愿古與原通孟子一鄉
皆稱原人焉趙岐章指曰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故鄭以愿爲善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孔以兩端爲終始鄭云末也案玉篇末端也皇疏引繆論云雖鄙夫誠問必爲盡
其本末也鄭君意亦當然孔以爲終始非先進後進孔以爲仕鄭云謂學也案學
以進德故鄭以學言釋文又引包云謂仕也僞孔亦襲子良說虎豹之鞟孔曰皮去毛曰
鞟鄭云革也案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鄭君訓革即是皮去毛不復贅言也大
雅韓鞹淺幭毛傳亦云鞹革也與鄭同可使治其賦也孔曰兵賦鄭云軍賦
案周禮小司徒五師爲軍以令貢賦此軍賦之名也春秋時書作三軍舍中軍作邱賦皆作二軍舍二軍作三軍作
五軍作六軍舍新軍皆軍賦也無兵賦之名十五年左傳言皆作州兵古民言兵者皆謂器名亭林日知錄諸邱
釋地言之計矣孔謂兵賦非也法志云同并用而制軍賦亦與鄭合狂簡章釋文此章
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案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狂簡者進取於大道類
孟子章指云孔子在陳歎息思歸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僞孔亦襲邠卿之注以上鄭注皆據釋文所引

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
注此云六尺之孫年十五以下潛邱先生曰鄭注以下增二字妙蓋寄託者何若定
十五歲卽十四十三等亦可以例孟子適市之童事經然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少混解尚
是業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賈疏引鄭論語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鄭
言以下正謂十四以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己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
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人與七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邢疏悉與賈同蓋用公彥說也
尺後漢書李燮傳姊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章懷注謂年十五以下與鄭訓同燮時年十三李
賢謂以下甚合足徵鄭說之確以上諸說顯與鄭背夫康成所注卽安國
之古文同一古文不應牴牾若是然則孔注非出於西京
而為子雍所托以難鄭無疑矣
又案孔鄭之異不特如釋文正義所載而已今略以他書
所引鄭注校之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
和也皇疏引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

卷上　三一

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滅傷
其愛也案毛詩大序正義引論語鄭玄注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據此則皇本減字乃滅之誤
又毛詩箋改哀為衷孔疏引鄭答劉炎曰論語注人聞行久義或宜然不從定以遺後說未盡善也孔
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毛詩芣苢序正
義引論語曰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案征伐之說最為從
他鄭云未致太平得之自行束脩以上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
以上則皆教誨之後漢書延篤傳注引論語鄭玄注謂年
十五以上也皇疏束脩十束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輸脯也邢疏謂十脡脯也案孔注
明云奉禮皇邢說是尚書秦誓正義謂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恐誤會文義也曲禮孔疏云論語云自行束
脩以上吳謂童子也又漢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于東脩孝帝根其本性金恭碑年廿二束脩聰□鹽錢論首當
篇大夫曰余結髮束傳年十三年得宿衛皆指幼少言与邢義合後漢鮮均傳束脩安賓謂其少得錢帛歸以與見
也伏湛傳自行束脩乾無毀珏李賢注亦謂年十五以上是讀唐相承古訓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余按後漢書馬
從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繒香案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

脩十脡脯也竝酒与束脩對文自應如後此處斷以束帶脩飾為正香也又案後漢書劉般傳太字廣言般東脩至行
為請後飾注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似此章可與互鄉章參蓋人潔己以進與自行束脩以上同文與其潔與其進卽
未書無誨之意肥說或可採吝○文淇案晉書夏侯湛傳惟我見第脩林束脩慎行用不尋于冠帶賓毋氏是德亦
以束信為來帶脩飾其意更顯○汝衛業晉書王擬之要鄉氏禱柳東脩壁帶造于別樸明是脩飾之意如以脩為
隨語使不論其之禱久矣孔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後漢書方
術傳注引鄭玄曰明素肅恭于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疏
引欒肇曰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與之言稟金滕之義發業樂永和駿孔注
甚是其義當如鄭君為之太平御覽引莊子適篇云孔子病子貢也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宗不敢先居處若孫食
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感虛篇云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禱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
矣此卽所謂素肅恭于鬼神也又儀禮既夕禮疾祈乃行禱于五祀是古者有禱祈之禮子路之請未為失禮也所
謂順子路之言者明夫子順辭以微示之未嘗直拒之也孔謂子路失旨繆矣緇衣羔裘素衣麑
裘黃衣狐裘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皇疏云鄭以論
語黃衣卽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邢疏鄭玄注此云素

卷上　三二

衣麑裘視朝之服是也毛詩召南羔羊疏引論語注云緇
衣羔裘諸侯視朝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
又引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
褎絞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韋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
衣色故也近凌廷堪禮經釋例有黃衣聯表說主鄭氏韎書解其論甚確周禮司裘疏引
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
服儀禮士冠禮疏引鄉黨素衣麑裘鄭云視朝之服既夕
記疏鄉黨云緇衣羔裘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玉藻
疏引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又云諸侯之朝服
羔裘者必緇衣以裼又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
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緇衣疏引論語緇衣羔裘
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案聘禮裼降立
鄭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釋文麛或作麑同賈疏云鄭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

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逆朋麛裘佳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人云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素以鄭總云安有時或裘衣其衣同可知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皆與此注相發明鄭義甚核豈孔疏略所能及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穀梁傳三年疏引論語鄭注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士冠記鄭注云或謂委貌為玄冠玉藻鄭注玄冠委貌也士冠禮又言玄冠朝服鄭意以玄冠亦諸侯視朝之制故不可用以弔孔謂喪主素非也且朝服素韠吉亦未言不用素也又案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鄭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賈疏羔裘玄冠不以弔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是鄭義也鄉人儺孔曰儺驅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月令正義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案周禮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鄭注月令季冬命國難賈疏此經時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為證鄉黨鄉人儺亦皆據十二月氏庶得儺而言也高誘注呂覽季冬紀亦據方相氏文與鄭君合孔謂恐驚先祖本郊特牲存室神義然室神當指五祀言非廟祖也經言儺以索室不聞於朝行之昌黎筆解亦云正文無朝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

卷上　二四

知柳下惠之賢孔曰柳下惠展禽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案左傳僖二十六年正義云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與鄭君合列女傳其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今後漢書張皓傳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李賢注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于柳下諡曰惠莊子盜跖釋文惠諡也柳下邑名淮南子注謂展禽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下惠非也

大師摯適齊章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漢書古今人表師古引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案謂師摯為周厲王時人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是也謂師摯等八人為殷紂時董仲舒對策班固禮樂志古今人表是也謂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褚少孫補史記禮書是也毛詩黍離序正義引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故鄭疑為周平王時人又亞飯三飯四飯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周禮膳夫疏引論語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邑成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故鄭以為舉食之樂夫古文尚書皆綴緝逸書而成間有增竄而後人猶能發其僞況今之孔注

與注古文之康成已多所牴牾若此而又淺陋疏略絕無漢儒注經之古意豈安國之手筆哉且鄭君網羅百家易則焦贛李氏周易集解隨卦鄭注引焦贛京房書則隸下生孔安國衛宏賈逵馬融詩則毛亨韓嬰魯申培春秋則古文經周禮小宗伯注引及三傳儀禮則高堂生今文魯淹中及孔壁古文周禮則故書鄭眾鄭興杜子春及衛賈馬解詁禮記則戴德戴聖張恭祖盧植見坊記正義及本傳凡兩漢之名儒無不博通而精擇獨集解及他書所引論語注祇以齊古讀正並無一字涉及孔訓者則今所傳之孔注其必非安國所傳康成所見明矣　又案孔注雖多與鄭異然亦間有襲康成者一簞笥孔曰簞笥也士冠禮鄭注簞笥也疏注論語亦然左傳宣二年疏引鄭玄論語注簞笥也君子周而不比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論語鄭玄

卷上　二五

云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忠信為周魯語文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方道也後漢書班彪傳論注引論語可謂仁之方鄭玄注方猶道也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左傳襄十三年疏引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左傳宣十六年正義引論語鄭玄云黻祭服之衣也必有寢衣孔曰今之被也周禮玉府賈疏引論語必有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說文被寢衣名式負版者孔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世說注引鄭注版邦國籍也駢邑三百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坊記疏引鄭注論語曰伯氏駢邑三百家自諸侯出章孔曰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孔子曰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此數條大旨與鄭同蓋作偽者出於漢以後雖好與鄭異然亦有古訓相傳不能出前人範

圍者故王肅注詩書三禮無一語不欲與鄭反然有無從改易不得不用鄭說者亦此類也

范蔚宗後漢書鄭玄本傳云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盧植傳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集解何敘鄭氏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是康成親見古文也其全注惜不傳今畧以諸書所引者次於後并爲之疏其與義

吾日三省吾身鄭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案釋詁省察也集解無注當以此文補之）

則以學文鄭云文道藝也（大司徒十二學藝鄭注謂道學少儀問道藝鄭注道三德六行也藝六藝）

道之以德鄭云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大司徒文鄭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

素以爲絢兮鄭云文成章曰絢（李善注蜀都賦引作文章成曰絢案聘禮絢組鄭注采成文曰絢賈疏鄭注論語云成章曰絢文道注引誤倒）

竊比於我老彭鄭云老聃彭祖（邢疏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輔嗣用鄭說也曾子問正義引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亦與鄭合）

繹如也鄭云繹志意條達之貌（後漢班固傳引鄭注繹詔達之貌繹條音同相假借）

冉子退朝鄭云季氏朝（案毛詩緇衣正義引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所疏下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爲季氏之朝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下文云其事則朝爲季氏朝明其國生然以爲魯君之朝非也）

在陳絕糧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釋言粻糧也郭注今江東通言粻雜記鄭注云粻米糧也崧高箋粻糧也費誓峙乃糗糧說文食部引作峙乃餱粻）

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侏古與譸通揚雄國三老箴[illegible]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侏張幽顯擁書息侯趙僭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賊侏張耶譸張也詩侏音近故鄭音陟留反釋文諸家亦爲人姓名鄭君當亦以爲人姓名矣又左傳襄四年朱儒是使釋文本亦作侏古侏朱通用）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案釋名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邦从邑丰聲音與封近又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古字邦封通）

則以爲厲己也鄭讀爲賴恃賴也（案史記范雎傳欲身爲厲注厲音賴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說文厲从厂蠆省聲與賴聲近古字通用說文心部恃賴也从心寺聲與鄭訓合）

子之迂也鄭本作于枉

也（案古迂于通文王世子云則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意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迂从辵于聲者文从于經義考釋之作往也恐誤）

而衆星共之鄭本作拱（案王逸九歎章句引論語而衆星拱之又續漢書祭祀志注補引蔡邕明堂論亦作而衆星拱皆與鄭本合案物觀考文補遺古本經本共作拱一本同）

有恥且格鄭云格來也（後漢書杜林奏曰孔子曰有恥且格李賢注格來也人皆有慙恥之心且皆來服與鄭合）

舉直錯諸枉鄭本作措投也（案漢費鳳碑舉直措枉後漢書梁鴻傳章懷注引論語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與鄭本合又則民無所錯手足釋文云本又作措後漢書光武紀引則民無所措手足肅宗紀又引則人無所措手足古錯措通李賢避廟諱故多改民作人說文金部錯金涂也从金昔聲手部措置也从手昔聲錯假借字當从措爲正）

無適也無莫也適鄭本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案雜記赴於適者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楊倞注適讀爲敵大雅民之莫矣荀悅漢紀引詩莫作慕慕本从莫得聲古字通用皇疏有何注云無所貪慕也本鄭古義邢本刪之釋玄應維摩詰經上卷音義適莫適都狄反亦敵也敵匹也莫猶慕也言慕欲也亦用鄭說）

述而篇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陸元朗曰案集解於子罕始釋病字則此有病字非篇）

仲弓問子桑伯子鄭云秦大夫（邢疏鄭以左傳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王肅注謂伯子書傳無見蕭固好與鄭相反者也皇疏引虞喜云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無文案吾欲說而文之如虞氏說則伯子亦非不見書傳也）

先生饌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儀禮特牲饋食禮養者舉奠許諾鄭注古文養皆作餕有司徹乃養如儐鄭注古文養作餕說文養具食也或从饌徐聖訓學記十七亦引鄭注食餘曰餕餕饌古今字）

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齊人歸女樂鄭作饋歸孔子豚鄭本作饋（案王充論衡明雩篇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傳古文本作饋也荀悅漢紀惠帝紀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後漢書饋邑傳注引論語齊人饋女樂左傳定十三年正義亦引齊人饋女樂孟子滕文公下而饋孔子蒸豚儀禮賈疏十四亦引饋孔子豚皆與鄭本合士虞禮特豕饋食鄭注饋猶歸也古饋歸通又漢書禮樂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齊人饋女樂案書序歸禾史記魯周公世作饋禾檀弓云饋祥肉鄭注士虞禮作歸一切經音義卷七云饋古文饋同以上鄭注見釋文引）

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

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案劉熙釋名蕭廧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也處蕭牆之內師古曰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後漢書方術傳序崖導其禍發於蕭牆章懷注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皆與鄭合是漢唐相傳之古訓也說文蕭从艸肅聲周禮甸師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蕭常近蕭故鄭良讀如縮也又釋名釋樂器云簫肅也其聲肅肅然清也古蕭縮音同故鄭从蕭爲義周伯琦六書正譌謂簫當作肅說文簫注蕭聲聲不可諸義並又妄改簫爲蕭不識古音其謬甚矣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案論衡四諱篇云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開予手曾子重慎臨絕啟全書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後漢書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章懷注引論語注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並與鄭義合以上鄭注據集解引與朋友交周禮地官司諫疏引鄭注論語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案有朋自遠方來包曰同門曰朋皇疏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周易兑象君子以朋友講習正義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史徵周易口訣義曰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大車無

卷上　二八

輗小車無軏考工記車人賈疏論語注謂大車爲柏車小車謂羊車皇疏引鄭玄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案車人柏車後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羊車先鄭注謂車羊門也後鄭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柏車轂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轂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劉熙釋名釋車曰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大車也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包氏注云軏者轅端横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或从宜或从兒軏車轅端持衡者从車兀聲釋疏引說文軏作軏類篇云軏軏同陳氏祥道禮書云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轅端曰軏牛車轅端曰輗案陳氏言牛車與鄭異羊車則康成說也瑚璉也禮記明堂位疏引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案讀書脞錄亦引鄭注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包咸注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注云皆黍稷器制之同異未明如記文則夏簋名璉殷簋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所發也案邢叔明疑別有所據近是皇氏論語及禮疏便以鄭爲謂非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後漢書丁鴻傳論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章懷注引論語鄭

玄注云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殁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鄭云無德而稱是鄭本作德邢疏引鄭注與季賢同惟从何本作無得爲異子德得亦通也范成大吳郡志引江熙曰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季傳位於季歷以大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大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讓也皇疏引范寧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大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大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而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大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大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案前一說與江大和同後一說與康成同然謂事葬祭不以禮則非又集解引王曰泰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與鄭祈言三讓不同論衡四諱篇云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

卷上　二九

太伯還王季避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王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與子雍言讓於王季合據禮王充說以肯鄭義也又左傳哀七年杜注亦謂泰伯謂其弟季歷杜義皆遵王肅說五年正義言之詳矣必也正名乎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案隋書經籍志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小學又有乎名一春北齊書李鉉傳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不孔子必也正名之言江式論書表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不後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書引孔子名在正則事不成之語唐釋文憑一切經音義序云名也正名孔君之實諧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又許慎說文序云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似亦以正名爲正上字許君在鄭君前是漢儒相傳古訓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之名書文也令謂之字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諭書名鄭注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人之生也直毛詩隱有長楚疏引論語注亦始生之性皆

正直即程子生理本直意予有亂臣十人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引鄭玄論語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書疏十一稱先儒鄭玄等同案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与鄭君合邢疏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宋劉原父以為子無臣母之義王伯厚云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晏案陸元朗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開成石經亦無臣字今論語有臣字後人因晚出泰誓而妄益之非帷裳必殺之左傳昭元年疏引論語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皇疏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邢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衣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江氏永曰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与袂倶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始作周禮大司樂疏引論語鄭云始作謂金奏案鍾師掌金奏鄭注撃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史記樂書古之作樂鍠金以始之故始作謂金奏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毛詩我將疏引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案玉藻聽朔鄭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論語注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畧故用特牛皇疏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異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用諸侯用羊也選於衆舉皋陶路史後紀羅苹注引鄭注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案左傳文五年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正義亦引鄭此注狎大人士相見禮疏引論語狎大人注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皇疏大人謂居位為君者也史記索隱引向秀曰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引鄭玄注論語云踧踖敬恭貌馬融曰踧踖恭敬之貌說文踖从足昔聲一曰踧踖廣韻踧踖敬貌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毛詩常棣疏引論語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馬融曰切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與鄭義近臧文仲

居蔡章左傳文二年疏引論語鄭玄云節栭也刻之為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左傳襄二十三年疏又引論語鄭注出蔡地因以名焉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集解引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与鄭義同漢書食貨志玄龜為蔡如淳曰臧文仲居蔡僭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与包注言出蔡地合臣瓚謂如氏說非也鄭謂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明堂位文案漢儒說論語此文分為二事雜記禮器言山節藻梲亦是專舉奢侈言又漢書貨殖傳序大夫山節藻梲小顏注以為臧文仲是魯人猶遵古義或以居蔡連文解之非也〇大士案家不寶龜故大夫不宜居蔡山節藻梲為天子廟飾亦非大夫之制截然兩事足徵古註之確浴乎沂雩特牲正義引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水經注引鄭注沂水出沂山皇疏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浸沂沐鄭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史記夏本紀注引鄭玄書注云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旅獒疏引論語鄭云簣盛土器包曰簣土籠也漢書禮樂志引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師古注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辟讀曰譬王莽傳綱紀咸張成在一匱釋玄應達摩多羅禪經上卷音義引論語未成一匱說文無簣字當作匱桓公九合諸侯皇疏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注案邢疏与皇氏同今本莊二十七年穀梁范注亦同釋文引范注會北杏下有又會柯無九年會葵邱不知陸氏何所據也考穀梁莊二十七年楊士勛疏引鄭君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与陽穀國己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自外与范注同也或云去貫与陽穀与猶數也言一陽穀故得為九也又穀梁傳九年盟于葵邱楊疏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皆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據此則皇陸邢等謂鄭不取陽穀長誤鄭注有柯無貫及葵邱皇邢引范注無柯有貫及葵邱亦与鄭君不合陸氏有貫亦非也今是鄭志數之莊十三年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是為九合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周禮鄉士貰疏引論語注云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

言朝耳皇疏殷禮大夫已上於朝士於市邢疏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於市檀弓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鄭注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正義曰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國
語臧文仲論五刑曰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又案左傳成
十七年晉殺三郤尸諸朝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定十四年安于縊而死趙
孟尸諸市是貴者於朝賤者於市鄭君謂違言朝得之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左傳成
二年正義引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
持王者之政教案班固白虎通號篇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與義合鄭子路宿於石門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鄭玄注石門
魯城外門晨門主夜開閉者潛邱先生曰此推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
儒第云地名而已晏案後漢書張皓傳晨門有抱關之夫章懷引論語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守門晨夜開閉
也即鄭注范式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太平寰宇記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与鄭言城外門合皇
甫謐高士傳云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城門主晨夜開閉或據春秋隱三年以石門為齊
地非也當如鄭說又何氏注云晨門者閽人也邢疏掌晨昏開閉門者周禮閽人序官鄭注司晨昏以啟閉者實跡
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其說鑿矣亦當如鄭注兼晨夜說於經文宿字方合雖
小道章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鄭玄注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陷滯不通案包注泥難不通皇疏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引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又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為致遠則泥章懷注論語子夏此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據也晏案論語載諸賢之言皆折衷於孔子故
漢儒引之或直稱孔子李賢疑別有所據恐非夫以鄭之所傳卓然古學而偽孔
乃多不與之合豈得謂今之孔注為傳壁中書者所作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
宰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案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社主周禮謂之田主張包周等
並為廟主晏案皇侃疏云鄭論本云問主公羊疏十三引
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初學記二十八引論語鄭注主田
主謂社也春秋孔疏謂鄭為社主是也至合孔鄭為一則

殊不然今偽孔注直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並無主字王伯厚困學紀聞亦云集解引孔說亦不言社主是孔本明作社不作
問主沖遠之疏失其實矣揆沖遠之意以為孔與鄭言社
主近皆据周禮大司徒文故牽合為一不知鄭從古論作
主孔從俗本作社豈得溷為一途哉　又案漢儒說此文
有二一為社主一為廟主然皆作主無作社者祭法孔疏
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
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太平御覽五百卅一卷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周禮大司徒
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

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說文
示部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
釋文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此社主之說也杜佑通典吉
禮七引五經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
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
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神主禮引白虎通會哀公問主於宰我今白虎
通脫此文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預集解云主者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公羊文二年傳云主者
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
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
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地正之意也邢疏張包周本以為哀

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此廟主之說也社主廟主雖異然可證漢以前古論皆作問主明甚作偽者因有社主一解遂直改論語作社曾謂安國親傳古文而亦從俗作社有是理哉其為漢以後人所託斷可識矣

論孔注之失

朱子謂孔傳不似西京時文章此語別具隻眼余於論語孔注亦云然試以大毛公詩傳校之渠便覺氣象渾古此便孅語意細弱下逮東漢諸儒若康成邵公之說經尚有多少典奧難曉處不似孔注之顯白無滯也即集解所引馬包注猶有質懿近古之意讀者知其為東京著作也至孔注則平易凡近略無氣力不獨非西京撰述并非東京所依托也當取王輔嗣易注杜元凱經傳集解一例看之使知兩漢諸儒斷無此等文字而余之斷為子雍作也殊

非妄語願與天下有識者共參之

里仁篇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宗漢讀皆以道字絕句論衡問孔篇得富貴不以其道又云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文淇案魏書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此用論語義亦以不以其道為句呂氏春秋有度篇高注引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亦似四字為句孔注以得字連文則與今讀同與古讀異未必漢人筆也

又觀過斯知仁矣孔曰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案後漢書吳祐傳所謂觀過斯知人矣引經作人正與人之過也相應古仁人多通用偽孔直訓為仁義之仁其誤甚矣　又案述而篇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學而篇其為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引作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作其為人之本與方與其為人也孝弟文法相應集解本作為仁何注謂仁道可大成非也

子罕篇病間曰孔曰少差曰間左氏文十六年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杜注間疾瘳昭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請待間而盟杜注間差也襄十年傳晉侯有間杜注間差也昭七年傳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杜注間差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旬有二日乃間鄭注間猶瘳也釋文瘳差也方言云差間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廣韻間瘳也孔子之沒在子路之後此使為臣及請禱子路尚存皆夫子暫病時事記病間者明疾病已瘳之後而有

是言也間即霍然病已偽孔謂少差曰間真臆造矣

泰伯篇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案說文侗大也从人同聲侗者言志意遠大與狂正一類莊子庚桑楚云侗然而來釋文作侗云本又作侗字林云大也三蒼云殼貌言侗有大志當以愿慤為貴不愿則大而無實何所取乎孔注謂未成器非也考顧命在後之侗孔傳訓為侗稚與此注未成器義合豈非作偽者出於一人乎說文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釋文馬融本作詷云共也与許君合今書作侗疑晚出書據改今文

鄉黨篇誾誾如也孔曰中正之貌案說文言部誾和悅而諍也从言門聲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鄭注言言和敬貌釋文言言魚斤反與誾同偽孔訓為中正失之

子罕篇麻冕孔曰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為之案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

六尺又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賈疏云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韜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雜記大白緇布之冠皆不緌案此則士冠所言緇布冠乃賤者之常服不得稱冕玉藻所言為諸侯冠雜記所言為凶冠皆非麻冕之制尚書顧命曰王麻冕黼裳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正義曰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白虎通紼冕篇云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續漢書與服志劉昭注云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然則麻冕絹麻布為之僞孔以緇布冠當之謬甚　又江氏永羣經補義曰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為定説若麻冕用三十升布非也且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可更倍為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

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皇疏孔意言紺是玄色也緅是淺絳色也邢疏紺玄色纁淺絳色今孔氏曰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為縓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飾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為其似衣喪服晏案説文紺帛深青揚赤色从糸甘聲釋名釋采帛曰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廣雅紺蒼青也唐釋玄應大涅槃經音義紺青赤也謂青而含赤色也僞孔妄謂紺齊服盛色周禮司服云其齊服有玄冠素端以此當紺是以紺為玄矣而皇邢疏因謂紺為玄色何其謬也又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今郭注今之紅也儀禮既夕記縓綼緆鄭注一染謂之縓今紅也孔誤以緅為縓故曰一入為緅不知縓近紅而緅近黑其色迥殊考工記鍾氏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先鄭説引論語文賈疏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緅而文淇案通鑑校本而字作則此五入為緅是也儀禮士

冠禮鄭注云凡染黑五入為緅又爵弁鄭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賈疏巾車云雀飾鄭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據此則緅近赤而微黑作僞者不考而妄以縓當之謬矣又皇邢疏謂緅為淺絳色釋器三染謂之纁郭注纁絳也士冠禮纁裳鄭注淺絳裳説文纁淺絳也从糸熏聲淺絳名纁不名緅疏説亦誤

又皇疏引鄭注紺緅玄之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謂純緣也案紺緅皆赤而微黑鄭以為玄之類近是

又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案説文飪大熟也从食壬聲小徐繫傳引論語曰失飪不食儀禮公食大夫禮魚腊飪鄭注飪熟也特牲饋食禮請期曰羹飪鄭注亦云飪熟也楊子方言云飪爛熟也徐楊之間曰飪趙魏之間火熟曰爛呂氏春秋本味篇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

論語曰失飪不食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論語曰失飪不食歷考諸說則失飪為過熟甚明孔注謂失生熟之節猶云半生半熟其誤甚矣爾雅釋器米者謂之糪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曰糪是失生熟名糪不名飪也

顏淵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案以左傳考之景公初年陳文子須無桓子無宇尚在朝其後終景公之世則無宇子乞為政是為僖子乞生子八人見哀十四年杜注及正義引世本成子恒其一也左傳哀十四年成子始見公羊哀六年傳景公死而荼立陳乞對諸侯大夫稱常之母常即陳恒傳云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杜注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考簡公即位元年實魯哀公之十一年陳恒是時始為政上隔悼公四年並未嘗一日事景公孔注謂景公時陳恒制齊紕繆極矣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田釐與僖同子乞事

卷上　三八

齊景公景公卒立荼田乞不說立陽生是為悼公而殺孺子荼悼公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案常即恒疑史公避漢諱作常是為田成子鮑牧弒悼公立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相簡公据此則陳乞之卒在齊悼四年即魯哀之十年陳恒以是年立次年簡公即位恒始相之上距春秋哀五年景公薨已踰五年安得有制齊事偽孔不考時勢而妄為此說耳

憲問篇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案如其仁者徹辭也何以知之以法言句法知之文淇案何以知之二句擬刪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注云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此注深得子雲之意漢書雄本傳云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然則反離騷一篇蓋深傷屈原之不智也如其智者猶言何如其智也法言號為擬論語如其仁二句法實與此同子雲讀書猶未誤也蓋夫子特稱管仲之功至於仁固未嘗輕許觀下文非仁一問子亦第許其勳業而不一涉及仁字可為明徵此經中一大節目願與潛心讀書者細體之荀子大略篇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楊倞注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又案家語致思篇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王肅注得仁道也謂管氏為仁豈非肅之偽撰乎

衛靈公篇在陳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案史記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拘焉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靈

卷上　三九

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歲餘吳王夫差伐陳案年表陳湣公八年吳伐我即魯哀公元年居陳三載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遂適衛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息乎陬鄉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案年表靈公四十二年卒即魯哀公之二年立孫輒為衛出公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至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於蔡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據此則問陳去衛當在魯哀之二年寶楠案宋胡仔孔子編年正以問陳去衛為哀二年以在陳絕糧為哀六年朱子據論語當在哀二年江氏永以為當在哀四年若以世家言則當在哀七年孔注謂去衛如曹則誤為定之十五年在陳絕糧當在魯哀之四年孔注謂去匡之陳則誤為哀之元年且過匡當在定十三年過曹當在定十五年而僞孔反謂如曹在前過匡在後尤顛倒錯亂之甚矣又孔子止過曹未嘗居曹僞孔妄謂曹不容亦臆造也文淇案又孔子止過曹至亦臆造也數句擬酌删史記世家云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既云去曹適宋亦未見其但過曹而不居曹也　又案孔注謂宋遣匡人之難則以匡為宋地矣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與此注同益信僞孔為子雍托矣然以匡為宋地甚謬案春秋匡有二一鄭地一衛地左傳文元年晉孔達帥師侵鄭伐緜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西有匡城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杜注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此鄭國之匡也春秋僖十五年公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左傳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地中屬鄭此衛國之匡也論語所言畏匡當屬衛地史記稱去匡過蒲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此說甚確左傳桓三年杜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是匡與蒲同在一縣孔子去匡即至蒲則匡為衛地無疑僞孔誤以為宋不知春秋時宋地固未有名匡者也寶楠謹案世家明言去衛將適陳過匡言將者明未入陳境則為衛地無疑

八佾篇禘自既灌而往者孔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案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魯語曰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孔注本此然公羊所言者祫論語所言者禘孔涵禘為祫亦已誤矣又考王制疏云王肅聖證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審遞昭穆遷主遞位以禘為序昭穆豈非子雍之說哉王制疏稱王肅論禘引逵禮皆升合於其祖鄭不用　又案謂不欲觀為譏魯漢儒從無作此解者周易云觀盥而不薦李鼎祚集解引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又引虞翻曰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王輔嗣注亦云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之不欲觀義當如馬虞諸儒也故祭統云祭有三重獻之禮莫重於祼此周道也周人尚臭灌鬯之禮君親執圭瓚禘之可觀莫盛於此自是以往則禮殺矣今孔注獨謂指魯逆祀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孔子身為魯臣而直斥之曰不欲觀可乎且孔注於下章論禘既知為魯君諱於陳司敗問昭公章孔注亦云諱國惡禮也而獨於此章論禘不為之諱且明斥之有是理哉其說有所不通矣周禮遺人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國中潛邱先生曰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

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
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則必在所削
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為此說
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關百
里公侯國制廠家取此下徵魯頌公車千乘惟百里數適
相應惜也采入集注顯與孟子悖晏案孟子為魯公族孟
孫後（指見趙岐章指題辭）其言倫于百里必不誤集注采明堂位文
亦承偽孔之妄說耳
又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江氏永
羣經補義曰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
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
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
當自文子始集注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為四世朱

卷上　四二

子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
魯公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
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
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
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
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桓子平子為四世晏案
左傳昭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
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專政自
文子始左氏有明文矣考文子自文公六年已聘陳聘
晉迄於文之末年遂黨襄仲而殺適立庶宣公既立又恐
姜氏大歸訴於齊而來討宣元年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及襄仲死又訟言其惡而逐東門氏
文子之罪大矣故春秋繁露玉杯篇云孔子曰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又左氏有季武子愛悼
子欲立之語後不果武子卒即平子代立悼子未為卿也
未為卿則政不逮政不逮則不在四世之數偽孔遺桓子
而數悼子謬矣
微子篇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案漢熹平石經論語植
作置金縢云植璧秉圭正義引鄭云植古置字釋文徐音
置商頌那云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釋文
云植本亦作置說文植或作櫃从置安國既傳古文宜从
置為義今乃訓植為倚作偽者可謂不識字矣
又齊人歸女樂章孔曰桓子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案孔注專罪季氏猶未盡也（公羊定十三年）

卷上　四三

城莒父及霄何休解詁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漢書五行志云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鄒陽傳云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余謂定公果信任孔子發奮為政何至有廢
朝之事哉必是時已厭薄正人季孫因乘其隙用其邪謀
以逐孔子木必先朽也而後蠹生之漢儒首責定公而罪
其聽季孫之說其義大矣偽孔之注不已淺歟
案孔注亦有不誤而後人刊本致訛者如公孫拔作枝子
服何作何忌是也何忌蓋因孟懿子下孔注有何忌字相
涉而誤邢氏正義已訂之矣而公孫枝集注猶沿用之毛
本注疏亦仍而不改或引檀弓鄭注為證余謂釋文明音
皮八反則舊本之為拔無疑矣今皇本正作拔（文淇案此條擬刪諸
家校本已正刊本之誤○寶楠案伯厚已言之乃刊本誤）

案孔注於孟懿子孔文子子產令尹子文孟之反祝鮀葉公公叔文子蘧伯玉史魚諸人皆詳其名字謚爵非熟於左氏者不能又裨諶下引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子產下引古之遺愛臧武仲以防注防武仲故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以為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桓公殺公子糾章注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莒齊人殺無知魯伐齊殺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皆本諸左傳案左氏不顯於西京劉歆讓博士之後平帝時始立學官安國仕於武帝之世何遽熟悉若是余於此不能無疑及觀家語致思

篇載子路問子糾事肅注援引左傳與論語孔注一一相同乃知肅曾注左故多言舉典綜悉無遺安國豈真有左癖耶大士案此論甚妙肅乃自道其博而不知其顯露破綻也

案漢儒傳經於本朝之諱皆避寫漢石經殘碑尚書安定厥國論語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大雅抑毛傳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班固白虎通爵下引論語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易蹇彖傳以正邦也釋文荀陸本作正國避漢朝諱漢書王嘉傳引書亡敖逸欲有國刑法志引善人為國百年易邦為國此皆漢儒避高帝諱也又考史記夏本紀載禹貢常衛既從太行常山改恒為常避文帝諱仲尼弟子列傳引論語雖蠻貊之國行也在國必聞國有道穀國無道穀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於漢諱無不回避者今集解哀公問社於宰我孔曰凡建邦立社式負版者孔曰持邦國之圖籍民無信不立孔曰治邦不可失信邦有道穀孔曰邦有道當食祿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孔曰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則顯犯高帝諱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曰陳恆制齊則顯犯文帝諱安國仕武帝時去高祖文帝時甚近焉能於君上之名竟如是其直書不諱哉此作偽者顯然大破綻也又後漢書李業傳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夫東漢去西京已遥而諸儒猶避高諱況安國身仕漢初者乎史公為安國弟子亦避漢諱況安國稍處其先者乎則今之孔注其不出安國之手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安國之書後人多好依托論注書傳之外若隋志有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或謂劉炫偽撰近歙縣鮑氏於市舶得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山井鼎孝經考文云臣驗

其一二中有炫以為之語則劉炫作之明矣至如家語稱安國所撰述唐書藝文志書類有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書正義載李容偽泰誓引孔安國傳釋文又有孔安國尚書音陸氏曰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總緣安國親傳古文遂致後人動思偽托夫以壁中之真古文兩漢諸儒不能寶傳於未亡之前魏晉以降乃復贗造於既亡之後不如無書此又窮經者所掩卷而三嘆也　又案古文孝經孔傳世皆疑劉炫偽作以余考之實不然亦斷為王肅依托確有明徵非謂天下之惡皆歸也舊有日本孝經孔傳跋一篇今錄於此跋云右古文孝經孔傳一卷近汪氏翼滄所得日本國書也案先儒之言古文者陸氏孝經釋文云庶人章故自天子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聖治章父子之道古文從此以下別為一章不愛其親古文從此以

下别為一章邢氏疏引古文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黄東
發日抄云今文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子曰參先王
有至德要道今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夫
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唐會要引古文閨門章閨門之內
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孔注因天
之時察地之利曰脱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
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釋文引孔注居靜而思道也舊唐
書二十一引孔傳帝亦天也邢疏亦多引孔傳大旨皆與
日本書同殆即隋劉炫所得古文孔傳唐宋以來流傳之
本也漢藝文志有孝經古孔氏一篇自注二十二章顏監
引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分為
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今所傳古文分章悉仿子政此
語司馬貞謂僞作閨門一章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

卷上　四六

合經典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以下為一章故者連上之
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合二十二
章之數其説謬矣又班志孝經家云經文皆同唯孔氏壁
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
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今宋本古文孝經父母生之云云
仍同今文則顯與班志背是一大破綻也日本古文又改
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是故親生毓之
以合古文之異讀其術愈狡而愈僞矣不知班氏言孔氏
有孝經古文不言作傳今古文既有孔傳仍與漢志顯背
其不合一也許慎説文自敘云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孝經又云其偁孝經皆
古文許君子沖上書曰臣父從賈逵受古學又學孝經孔
氏古文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

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考説文几部凥處
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凥如此心部悠
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悠皆卓然真古文今本古
文作居不从凥宋本古文作哭不偯与今文同日本古文
又作依孔謂無依違餘音亦与説文異其不合二也禮記
明堂位疏五經異義引古孝經説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
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事文
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今孔傳謂明堂禮誼之堂與許君
所引古説不同其不合三也玉海卷四十二引桓譚新論
古孝經一卷凡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
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引李士訓曰大歷初予帶經鋤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

卷上　四七

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與
桓君山字數合今日本古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少十一
字其異者二百餘字不及四百字之數其不合四也唐韓
退之集科斗書後記稱李監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
經宋郭忠恕汗簡載古孝經孝作[illegible]愷作[illegible]弟作[illegible]淑作
[illegible]擬作[illegible]庶作[illegible]處作[illegible]疑即科斗書孝經文並與今本
古文異其不合五也有此五驗則世所傳古文孝經必非
安國之所傳明矣隋經籍志謂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
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述其
義疏講於人間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余復考唐
會要云古文孔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孝逸得一
本送王邵以示劉炫邢疏亦云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
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是古文之傳先為王劭所得不

始於炫則謂劉炫所作者亦誣也竊以孔氏古文孝經漢人皆不言作傳惟偽家語後序言孔安國作孝經傳二篇家語為王肅私定疑此古文孝經孔傳亦作偽於王肅劉光伯後得其書從而誤信之耳畧以明之釋文仲尼居引王肅云閒居也古文正作仲尼閒居此王肅暗据古文證成其偽以難鄭氏凥講堂之義不知鄭本作凥與說文稱古文孝經合肅既顯悖真古文而又陰附偽古文此王肅依托之一證也經云仲尼居日本孔傳云仲尼之兄伯尼考史記孔子世家不言孔子兄名字商頌正義引世本云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亦無孔子兄名字即漢儒注論語孔子兄之子亦未聞有伯尼之號且史記言禱於尼邱而生孔子故字曰尼而謂先生之伯兄若預知有後日之禱從而字之曰尼更萬萬無是理獨家

卷上　四八

語本姓解稱叔梁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明是王肅杜撰因仲尼之稱臆造伯字而偽孔傳竟與之合此子雍依托之二證也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邢疏引孔傳云圜邱祀天日本國孔傳云上帝亦天也文王於明堂后稷於圜邱也考通典卷二百六神位引孝經此文云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之五帝此鄭君感生帝之說與孔傳異惟通典卷五十三郊天下引王肅等郊即圜邱圜邱即郊通鑑音注三十六引王肅注上帝天也尚書釋文亦引王肅云上帝天也皆与偽孔傳合與漢儒言六天者不同此王肅依托之三證也經云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孔傳謂必及患禍邢疏苕頡篇謂患為禍孔王引之以釋此經又經云不敢遺小國之臣孔傳小國之臣臣之卑者也邢疏引王肅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孔傳王者父事天母事地邢疏引王肅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經云將順其美孔傳將行也邢疏引王肅注將行也隋經籍志有王肅孝經解一卷久佚不傳今略見於邢叔明所引已與孔傳宛同此王肅依托之四證也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孔傳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家語三恕篇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王肅注天子有三公四輔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与孔傳符合此王肅依托之五證也由是觀之其為肅之妄作豈不昭昭然哉夫孔傳与古文不合者五可斷其非真古文與王肅闇合者五又可斷其為肅偽撰矣自唐司馬貞元吳幼清明宋景濂歸震川皆斥古文之偽日本山井鼎考文又疑孔傳為劉炫作然未有知為王肅托者兹特疏通

卷上　四九

證明詳著其說於此匪直辨臨淮之贋抑亦雪光伯之寃也

或疑唐志載王肅孔安國問答或晉孔安國未必漢孔氏也余考晉書孔安國傳字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安帝隆安中詔以領軍將軍領東海王師義熙四年卒据此則東晉孔氏孝武帝時始通顯王肅以魏甘露元年薨至東晉烈宗孝武帝寧康元年隔百十有一年（自寧康元年歷三十四年為安帝義熙四年東晉孔氏卒）時代迥不相及斷無相與論難之理且唐志以此書入書類必王肅偽撰古文尚書依托漢孔氏論書語也

又案冊府元龜載孔鮒為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案孔甲在安國之前此本於他書亦未聞意亦後人依托歟

史記引論語皆古文與今孔注多異

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氏亦指安國言文淇案太史公所言孔氏不必定指安國儒林列傳云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下又云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上云孔氏下云孔子是孔氏而孔子也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則孔氏非指安國也謂曾讀安國所傳之古文也此下孔子布衣云云又云折中於夫子及弟子傳皆稱孔子不言孔氏明有別也今史記所載若吾與箴也史記又有奚容箴字子晳裴注箴音黙釋適之金壺字考云箴黙同案黙从黑占聲箴从竹咸聲箴即黙之古文也說文黙字子晳疑即箴之異文黙為古人名字後人隸體成特箴小變說文箴从竹咸聲請為刊古之切非予所不者釋文不也呂氏春秋有說文否不也从口从不不亦聲古書多作不引論語予所不者說文因篇吾誦不注也與衣狐貉者立絡之通作貉書立上古本字貉說文作貉亦作貉聲在縲紲之中北方豸種貉云本作貉俗从又貉猶作貉衣文作貉之貉非古本君召使儐導文字也從人賓聲儐作賓釋文作儐又蜀才本作儐鄭作擯說文無儐字鄭古文作儐吾氏曰縲紲之縲作累紲漢書司馬遷傳作累說文無縲字古作累緤作紲作縲訓見

卷上　五〇

馬遷傳何至自甚溺累紲之辱哉皆古文今作縲紲非張學五經文字云縲本从糸世緣朝諱備傍今經與並準式例假我數年樂古君假今文經今作加字史劉子加典同大安假也古本有古子孔毛忠傳安者作經字云世作嘉改論語本作加字參以五作樂作假論語加我數年之訓也魚餧肉敗說文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从食委聲釋文作餧云奴罪反魚敗曰餧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魚謂之餧郭注臭敗之也餧与餒同漢書食貨志作餒引論語魚餒而肉敗公山不狃左傳作公山不狃史記作弗擾書古今人表作公山不狃巫馬施字子旗說文春秋作巫馬期漢書古今人表作巫馬施字子期旗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注論語云巫馬期也漢人相傳字旗其名字不見者與施字子旗名字相配六年今論語作期則非鄭孔之舊也上德哉若人三復白珪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三復白珪漢書注引鄭衆云今論語作白圭古文作珪尚書大傳云上公執桓圭說文圭从重土楚爵命上公以圭漢衞宏之上所謂周禮孔氏云上公執桓圭上公之所執也上吾豈得而食諸有漢書武五子傳齊懷王閎傳三老作茂上書曰上吾豈得而食諸釋文作豈得

本亦作豈得山井鼎考文云足利本同不如貧而樂道王楙野客叢書云范蔚宗曰孔子稱未若貧而樂道或謂論語脫一道字僕觀前漢王莽傳孔子曰未若貧而樂上文云清靜樂道於道似本道亦疑作漢書文本古史鄭佩本同且作公樂傳道山有道鼎有考本亦有古文上矣鄭注云今本論語鄭注多從鄭讀古文集解縱何注為古文與則吾云二八從諱曰云讀音曹釋或從古文也鄭注云從古辯云縱之純如也辯辯言鄭康成云古文作辯辯今本作繹繹三人行必得我師漢書董仲舒傳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作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孔子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皇本作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莊子人間世載接輿歌亦作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卷上　五一

往世不可追也皇甫謐高士傳同是古本皆有也字夫以史公親傳古文彰彰如是而集解所引孔注應無不與之合乃何以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不从旗又曰弗擾為季氏宰不从不狃又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不从悠悠而謂傳壁中古文者其有是乎且孔鄭二君安國傳古文康成注古文同一古文也而史公所引論語多與康成合無有與孔注合者意者誠僞之別固有不可得而揜者乎

或難予曰裴駰注史記引安國注悠悠者周流之貌也不从滔滔魚敗曰餒不从餧以上世家注引累黑索也紲攣也不从縲紲集解引列皆合於古義後平叔作集解妄加竄改附於句下已非安國之舊觀予妄加譏彈無乃寬乎余曰否否叔為魏人序已稱孔訓不傳龍駒生於南北朝去古愈遠何從見安國舊本而引之乎且裴於史記引用論語皆抄

襃何氏集解備載無遺可知裴氏所據亦祇平叔之書別無他本可知其所以與何異者特以史記文異注文割取何書孔遂因之以異如史記吾與蔵也裴引周氏注亦作蔵曾是周之原本而若是乎牽彼就此乃裴作集解之大弊子乃據是以為孔之舊觀其顛倒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業孔氏即孔安國也子長與安國同時親從安國受古文其言弟子籍出於孔氏鑿然可信今集解引孔訓弟子祇有與史記異無有與家語異者其與史記合者若子夏弟子卜商也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回弟子姓顏名淵魯人也宰予弟子宰我路淵父也凡此皆家語弟子解之所同也其異者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此本家語史記作齊人字

子長皆曾參父名點本家語史記作曾蔵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本家語司馬犁耕宋人史記作司馬耕字子牛不言何地之人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史記不言何地之人巫馬期弟子名施本家語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旗夫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而集解所載孔注不惟不與之相孚乃反與之相背則其不出於安國之手無疑矣既不與史記合而一一皆與家語合則其為子邕所托又無疑矣

又案南宮适孔曰南容敬叔魯大夫子謂南容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史記裴注引孔安國曰南容魯人不廢言見用與王肅注宛同益信作偽者出一手矣業偽孔言魯大夫不云弟子則以括謚敬叔為一人非南容為弟子者又言容為南宮縚則以容名縚自為一人家語弟子解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不言又名适而觀同篇本姓解別有南宮敬叔王肅注云敬叔孟僖子子也亦不言弟子正與偽孔合皆一手所為也後人有以偽孔适即敬叔為誤者明身元開韓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為一人西河毛氏又力辨敬叔之非弟子余皆以為非也夫左氏明云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西河之謬不待辨而自明矣業左傳昭七年孟僖子病召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杜注說南宮敬叔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曰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邢疏引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疑貜之訛春秋昭九年經作貜又檀弓南宮敬叔反鄭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史記孔子世家云釐子卒懿

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文淇案敬叔與懿子皆僖子之子史記于敬叔繫以魯人下文魯南宮敬叔譌魯君亦繫以魯未聞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弟子列傳云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詩我躬不閱左傳襄二十五年引作我躬不說古閱說通用蓋居南宮因姓焉據此則縚也容也适括說閱敬叔實同為一人矣夫後人必欲分容與敬叔為二者總疑南宮多至數名耳余以左氏傳考之一趙衰僖二十三年稱衰僖二十四年稱子餘文二年稱趙成子文六年稱成季昭元年稱孟子餘一劉蚠昭二十二年稱伯蚠昭二十三年稱劉文公昭二十六年稱劉狄定四年經稱劉卷其一人而五六稱者不可枚舉於南宮氏又何疑且南容一名一字一謚又安在有數名哉考論語敘事無直稱名者則括與容皆其字檀弓世本所云縚則其名也縚字子容詩鄘風

我躬不閱毛傳閱容也魏風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
古容閱聲同毛公訓故多音義相兼則南容即閱明矣閱又
稱适适字說文本作䛤从辵昏聲許君云讀與括同括从
手昏聲昏从口氒省聲許君云昏音厥聲与閱近然則作
容作閱及說作括及适音轉文異實一字也核其稱謂名
縚字容謚敬叔而已後人不曉古音妄疑南宮氏有數名
強分二人此夏蟲不可語冰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孔曰弟子漆雕姓開名案史記列傳漆雕
開字子開漢書埶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孟堅自注孔
子弟子漆雕啓後深寧叟漢志考證云開蓋名啓字子開
史記避景帝諱也釋地三續同潛邱又云一部論語敘事
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閔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
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

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為其字後何疑蓋自安國注論語開
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妄業漢書古今人表亦
有漆雕啓偽孔以開為名謬甚（釋文作漆彫皇本唐石經並作彫邢本从雕非）
案清志有鄭玄論語弟子目錄一卷惜佚不傳今略以史
記注所引者次於後庶幾見漢儒之實錄不似家語之以
偽亂真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裴注引鄭玄
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
集解引馬曰雍弟子仲尼名姓冉）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集解引馬曰冉
有弟子冉求）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卜商字子夏鄭玄
曰溫國卜商（索隱曰今河南溫縣）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集解
引孔曰弟子原憲思字也）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邢疏引同）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集解引鄭曰樊遲弟子樊須漢魯峻石壁畫像有樊子遲）漆雕開字子開
鄭玄曰魯人也（邢疏引同）有若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公西赤字子
華鄭玄曰魯人（邢疏引同集解引馬曰赤弟子公西華）巫馬施字子旗鄭玄
曰魯人（邢疏引鄭玄曰魯人也）顏辛字子柳鄭玄曰魯人（漢魯峻石壁畫像有
顏子柳）公孫龍字子石鄭玄曰楚人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
人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漢魯峻畫像有駟子隸釋云恐是壤駟赤）漆雕哆字子斂鄭玄曰魯人（漢魯峻畫像有
求子斂隸續云疑是漆雕哆地皇侯鉦書之作來韓勑碑書漆作𣿖漆雕哆字子斂恐此求字是漆之省文）任
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
有勇（世家云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而有勇）公西蒧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公夏首字乘鄭玄
曰魯人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句井疆鄭玄曰衛人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縣成
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秦非字子
之鄭玄曰魯人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叔仲會字子期鄭玄
曰晉人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邦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索隱曰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邦邢邦音主所見各異）
孔子弟子申續（邢疏引同史記列傳曰申黨字周今本作申棠陸氏釋文邢氏正義引史記又作申棠）
（棠者字之論也漢王政碑云有羔之与史公合小司馬索隱說文翁圖）
（棠忠惠獻訴碑棠棠容說古業与堂米堂兮蹇云堂當為根釋玄應大莊）
（桂也又作根古堂根聲近通用說文以鷹為續之古文聲与根亦聲）
（作申續索隱引家語作申續王伯厚之誤然家語私定以難鄭未必与康成同也）牢鄭曰是
弟子子牢也（集解引鄭同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釋文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又集
解鄭云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檀弓鄭注引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以
上所列凡三十九人僅及七十子之半然大旨皆與史記
合證以家語高柴齊人原憲宋人漆雕開蔡人叔仲會魯
人秦商魯人巫馬施陳人公孫龍衛人已與鄭

牴牾若此夫肅定家語以難鄭不過爭一時之名其意甚鄙然竟使孔門實錄彼此淆亂讀書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子雍也

又案漢儒說經具有師法如鄭所言弟子必非僅得諸傳聞意必有孔氏古文如史公所謂弟子籍者鄭據之以作目錄也考漢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又西漢文翁禮殿圖畫七十二弟子東漢魯峻石壁畫像亦有孔門弟子是知弟子著錄古人遠有傳授必非妄作明矣造子雍家語出而以贋亂真譙周作古史考妄謂公伯寮非弟子與史公馬融不合蓋自魏晉以降師法絕而臆說興此亦經學之一大變也　又史記言偃吳人宓不齊今家語以偃為魯人又作宓不齊最為紕繆索隱正義辨之甚核今錄其說於此司馬氏貞曰按偃仕魯為武城宰今

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張氏守節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

論語孔注證僞卷下

淮安山陽丁晏箸

說文偁古文論語因及釋文汗簡古文

許叔重說文解字自序云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又云其偁論語皆古文也許沖上書云臣父從賈逵受古學然則今說文所載皆古文無可疑者今考說文引論語三十七逸論語二艸部莜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釋文蓧本又作莜史記世家裴氏引包注云蓧草器名漢書蕭望之傳顏監注亦云蓧草器也与許君合今集解本包注作竹器誤皇侃本經文作蓧尤訛蓧說文从艸訓草器甚確蓧又从條條字說文从木攸聲莜卽蓧之省文也尚書瑤琨篠簜說文引作筱簜周伯溫六書正譌云莜芸田器俗作蓧非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說文貝部蕢从貝臾聲臾古文蕢六書正譌云臾古蕢字象取土之器形漢嚴發碑書蕢作賁婁壽碑作賁皆从古文臾荷蕢當从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何从艸者後人加也言部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論語曰友諞

佞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今文秦誓惟截截善諞言孔疏諞猶辯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便諞音義同今論語作便疑涉上便辟而誤當从古文作諞公羊傳定四年何休解詁引孔子曰友便佞釋文作辯佞疏云辯佞辯為婦矣是何注引本作辯辯與諞古今字與說文鄭注皆合今本作便眞誤字矣訴告也从言斥省聲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或从𧩬或从愬論語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亦引作訴訴正文愬或體當从古文作訴廾部弈圍棊也从廾亦聲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邪疏亦云圍棊謂之弈義本許君革部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从革郭聲今作鞟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引論語虎豹之鞹与說文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剝牛皮鞟即鞹之省文今毛詩鞗革朱鞹鞹鞃淺幭皆作鞹与說文同从享非聲當从郭為正攴部啟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鄭注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然後啟發為說之亦是數義羊部羌字注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馬注云東方之夷有九種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有以也後漢書東夷列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凡之國爲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皆與說文合皀部旣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旣古恚顏氏字林頤曰又氣與本既通禮記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是既與氣同表素構禮鄭注古文既爲餼釋玄應五有弗子自謎本甦經音義餼占文既同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釋文餼一音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槩或从饋既遺爾雅釋文食部餲飯餲也从食曷聲論語曰食饐而餲餲一音于曷反許君曷聲合令人讀如烏遁反非穴部竂从穴尞聲論語有公伯竂人部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徐鍇繫傳曰文質相半之貌包咸注同漢書引論語文質份份古文份字本作彬此作份蓋許君所見古文論語作份也

古注彬彬雜半貌也與釋文以隸釋說文謂此字古本孫根碑作彬彬份與此異蓋許試所初隸古字無識當作份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漢隸字原釋文伉本又作亢史記从省作亢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

縕袍論語今本何晏集解作敝子釋文同作毛傳皇本雅訓爾疏釋言袉袉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袉紳今作拖鄭注云拖加也豸部貈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釋文作貉云貈依字當作貉古文論語作貈今正爾雅云獸亦作貈貉皆非水部洫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論語曰盡力於溝洫包咸注同記俱直依人考文工木部櫌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中樣古文作櫌史記徐廣注櫌田器一切經音義五分律第六卷引論語櫌而不輟則櫌者摩田器從木六書正譌亦云櫌摩田器也櫌字當作耰非門部閾門榍也从門或聲論語曰行不履閾古文从閾正俗閾閾字音于逼切閾作閾門閾相近集韻閾扶閾音義同字閾木部閾閾古文閾同許閾反音義閾閾古文須閾蜜令域集論女部㜸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㜸矣注令濫作溢濫也何糸部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繪會五采繡也論語曰繪事後素从糸會聲

注考工記先鄭注引論語繪事後素尚書作會鄭結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白部魯鈍詞也从白煮省聲論語曰參也魯心部愉薄也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注云愉愉顏色和儀禮記鄭注覿私事說文引論語以證愉偷古通借字足部足躩如也从足矍聲宋部孛也从宋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又色部艴色艴如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艴如也若論語跢予之足讀若論語曰奡盪舟粻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贊讀若論語鐀燧之燧又王部引逸論語曰玉粲

之瑮兮其瑮猛也又曰如玉之瑩間戚王疑瑩亦文論以上定長所引皆古文之僅存者證以他籍往往相符非僞孔之辭意淺陋不合於古者比也

又案說文引古文論語頗有與僞孔殊者今併疏於後言部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讄省聲弓部𢎨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論語曰羿善射川部侃剛直也从㐰

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偘偘如也注偘偘和樂之貌非也晏謂偘偘閒閒文各別若解作和樂則倒与閒閒無殊矣朱子改从許訓是也考後漢書袁安傳閒閒行行剛論語文古行偘通孫悵碑衎袞下抗袁良碑其節行然並剛直義此可望文而知不循訓釋也發关書撰宏孫準傳每織會則論難衎衎三國志蜀樣戔贊當官任理行行辯學皆當从詩君訓章懷注范書為和樂非也偘从㐰說文言部信古文从仁言可荀字或作偘北史李高子子雄傳當官正直偘然有不可犯色審書薛存誠子廷老傳偘偘不于盎參並剛直之意○文漢業魏書楊年傳每朝廷會議卑常然然以天下為已任凡此許君古義實勝孔注真儒之判焉容假哉

唐陸元朗釋文稱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載魯論與古讀異者二十二事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魯論本以傳為專崔子弒齊君魯讀崔為高今從古惠氏論語古義云王充論衡曰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為悔字今從古誨悔俱从每聲音近假借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古易字音如亦唐韻二十二昔易羊益切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今從古古正字亦讀半聲与誠音用近君子坦蕩湯魯讀坦湯為坦湯今從古案毛詩宛邱云子之湯兮毛傳云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漢書地理志蕩陰小顏音湯古湯蕩通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惠氏棟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从冕字相似古冕字今君臣上作冕統與冕同釋絻古袞冕字荀子正名篇乘軒戴絻注絻与冕同史記封禪書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古今字下如授魯讀下為趨今從古鄉人儺魯讀儺為獻今從古盛氏文弨曰鄭特牲鄉人禓注云禓或為獻或為儺儺聲相近故往往異文周禮司尊彝注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明堂位注獻酸酒獻讀釋文鄭作莎何休注公羊云莎讀為獻是王充論衡解除篇引作獻疑古字作獻讀如莎之莎近从糸以難以其九十九引作數魯論衡祭篇亦作蓋穆祭二年何休注公羊云必祭必尊其先也說文祭賓人所以尊疏之饌也君賜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生牲字从牛从生聲車中不內顧盛氏文弨曰漢書成帝紀引論語曰升車正立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車中內顧今論語即魯論語言今以別古論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內顧漢書文選近人皆據今本論語改之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詳見前饋歸論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今從古案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作折以刑古折制音同通用於秦折仍舊貫魯讀仍為仁今從古釋文又音折制左傳作折揚雄傳作仁大作遇二十七好行小慧魯讀慧為惠今從古惠氏棟曰韓詩外傳作惠盧氏列女傳作惠漢書王莽傳作慧之不慧當是也才智列子楊朱篇作惠魏武帝文皆與惠同謂之小惠陸機辯亡論曰不能去其忠賢矜也廉魯讀廉為貶今從古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今從古作注簡辯而通論辯為廉辨玉藻立容辨卑毋諂注辯讀為貶從古左傳天成十七年天子作惠氏棟曰韓清物修孔廟碑亦以窒為室今從古書功臣表有韓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窒為窒中室漢唐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

庚曰窒與室一通作室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案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漢書董仲舒傳亦引之此章生漢儒古文之可貴也僅存此數條特詳錄之比於歸然靈光云爾可使治其賦也梁武帝云魯論作傳又先進篇可謂大臣與釋文作臣云古文臣字又泰伯篇亂邦不居釋文亦作臣云古臣字此亦古文之僅存者案佩觿云唐天后以臣代臣字余謂陸氏唐初人在武后之前已稱古文作臣武曌之竹刱意亦襲用古文未必盡由杜撰也

宋郭忠恕集古文為汗簡三卷內載古論語十五字案說文用鄭所據古論語如此案說文所無者作算非也以用部首韓用正顧上書正部首部前以蕭由

偽……奪……訓……磨[illegible]

[illegible]

傳存什一於千百皆歟

宋洪氏适集金石古文爲隸釋第十四卷載漢蔡邕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一字與今本多異文并綴而錄之以爲扶微廣異之助

想先所据古文不知何本意殘碑篆搨古篆流[illegible]

意乎之與 [illegible]

卷下　六

子贛 [illegible] 亦不行 [illegible] 可謂好學已矣 [illegible] 我對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遲 [illegible] 樊 [illegible] 子贛問 [illegible] 人焉廋哉 [illegible]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illegible]

闕君爲兩君之好 [illegible] 志於仁矣無惡 [illegible] 好仁惡不仁者 [illegible] 見子懷刑 [illegible] 夕死可也 [illegible] 有三年之愛於 [illegible] 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惡 [illegible] 居下而訕上者 [illegible] □父母之國 [illegible] 何德之衰也往□□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illegible] 者爲誰子 [illegible] 是知津矣 [illegible] 若從避世之士哉 [illegible]

卷下　七

正 [illegible] 櫌不輟 [illegible] 子路以告子憮然 [illegible] 置其杖而耘 [illegible] 何其廢之也 [illegible] 其斯已乎 [illegible] 謂虞仲夷 [illegible] 者距 [illegible] 吾聞諸子張 [illegible] 子贛曰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本有自致也者 [illegible]

也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今俱作貢未墜于地今本隨作墜案列子仲尼篇矢隨地几而麼不權注陵音墜蔺子儒欽篇至共珣而山隨楚靳几歌失交隨兮士事先洪與祖稍注隨與墜问漢書王薺傳不隨髮叔傳幽通賦舊谷曰勿隨之文亦以勿墜漢武都太守手翁西鐵碩數有穫賞隨隨進作隨為墜說文部本字从馬陳也通作跦下書山書賢者志其土部新附識俗體書也識曰漢人志其小者清泊志贊子曰引者不賢者志其大者漢書劉向傳多見而識之亦作志告子贛□贛曰碑諸宮牆賜之牆聞下缺古多令本碑作碑義亦同作籍字說文書作籍者古文諸字作侍迎者業行碑見墜

保釋章志氏鄭注古志古文識作識也作識古本多作碑諸字作籍漢華岳碑作碑字引作碑譬作辟通借之字也儀禮古文辟作臂古令字作僻諸字作籍字本作碑假借字經典引辟亦作譬說文人部作僻也籍作譬字亦同見碑作譬及諸牆諸字也之通假借字諸作譬諸也腹之牆作牆字毋以萬方萬方有□在朕躬

卷下　八

釋文曹二字並音古活反一本作古貫反皇本貫字作摜今本貫字作貫諸貫之哉皆今本作貫古貫字如此古作周法大賃人活反二字四人古費貫字在於蕭牆之內孟子包周無於即今本集解作蕭所引周氏即釋包文咸鄭注論語周生烈云周公所引毛本也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俱載漢石經

斷圭碎壁彌足珍玩倘亦好古者所共寶歟　又案漢碑引用論語頗多與文是時去古未遠古論及齊魯論尚存其所依據或與今字不同山陽太守祝睦後碑鄉黨遂遂朝廷便便慎令劉修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今本作恂恂案史記李將軍傳贊悛悛如鄙人漢書李廣傳贊作恂恂古逡恂通用說文此从足行行尚書五品不遜史記作不訓古遜字與逡恂聲近元儒先生婁壽碑榮且游之耦耕今本且作沮案釋文且音七餘反與古且音相近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為如治今本如作而古而如通用費鳳別碑南容復白珪今作圭詳見前富春丞張君碑如松歲寒而不凋今本作彫釋文云依字當作凋皇侃本作凋古彫凋多通用漢書循吏傳叙氏用彫雅晉書李重傳彫弊之迹皆以彫為凋說文彡部彫琢文也从彡周聲仌部凋半傷也从仌周聲彫假借字當以凋為正吉成侯周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涅而不緇者今本作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隸釋云涅即涅字緇即淄字案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云本又作摩張公神碑亦以滌字為磷磨又詩唐風白石鑿鑿釋文云鑿亦作磷古鑿磷通用陳度碑不□命貨殖孔□意則屢中今本意作億許

續云碑以意為億案嚴訢碑何億檢怒推積又漁敏碑蜀陵遺禮洪景伯釋云漢碑多借意作億此却借億作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億焉億一作意洪興祖注云與意音義同古億意通用堵陽長劉子山斷碑綏之斯來動之斯龢今作和案說文龠部龢調也从龠俞禾聲讀與和同漢書叙傳敗中解為庶幾兮顏注解古和字堂邑令費鳳碑有恥且格今本作格案方言格至也人格洛來也古格格通用處士嚴發碑鐫堅仰高今本作鑽鐫鑽也劇令趙君碑溫良恭儉今本作恭說文心部恭肅也从心共聲隸作恭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今本作尊五美屏四惡案說文遵循也从辵尊聲用記大學迸諸四夷釋文引皇云迸猶屏也古迸屏通釋經民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費鳳別碑埿而不滓隸釋云蓋用涅而不緇案史記屈原傳皭然泥而不滓小司馬索隱云泥音涅滓音緇劉勰文心雕龍耕輟作晰然涅而不緇後淺書隗囂傳贊者泥而不滓堂況周成陽令唐扶頌衎衎誾誾古衎侃通詳見前野客叢書載費氏碑導齊以禮今本導作道釋文道音導侃本作導漢書刑法志引導之呂德導之呂政董仲舒傳引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釋云德妙法違畢鑒第五卷自義引論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周禮大司衆與道通誦言語後射注道循曰導說文是部道古文从導存其禮概亦好古者所不

卷下　九

不廢云

唐宋諸籍引孔注及日本國皇侃義疏山井鼎考文載孔注與邢本互異

唐韓氏愈李氏翱撰論語筆解二卷大士案韓氏愈撰論語筆解其間有翱曰者五李習之交相辨訂不獨成于韓子然此書標名以宜專歸于韓有錢氏敏求記可證則李氏翱三字擬節去之內引孔注四十三條其與今本同者不錄錄其異者就有道而正焉孔曰正謂問事是非皇本足利本同邢本作非其是非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皇本足利本同邢本作始終溫故而知新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皇邢本俱無孔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孔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皇疏以上為何注邢本亦無孔曰如有所立卓爾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皇邢本俱作其有所立則人卓然不可及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

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皇本作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邢本無二也字次句作未必能有所立餘與皇本同俱不稱孔曰）論篤是與章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皇邢本俱無孔曰）莫春者孔曰莫春者季春三月（皇本作苞氏曰邢本作包曰）以杖叩其脛孔曰扣擊也（皇邢本俱作叩）吾其為東周乎孔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皇邢本俱無孔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皇邢本俱無孔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孔曰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皇邢本俱無孔曰）殷有三仁焉孔曰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憂亂寧民（皇本作馬融曰邢本無孔曰亦不稱馬曰）吾老矣孔曰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皇邢本作難成俱無孔曰）

以上諸條可備參考惟叩其脛作扣一條實係舊本如此業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釋玄應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十八卷音義引論語以杖扣其脛注云扣擊也大智度論第四卷音義引論語以杖扣其脛孔安國曰扣擊也足徵唐時古本俱作扣也

卷下　百

宋蔡氏節粹論語集說十三卷所採孔注有與今集解本異者略紀於後誨女知之乎孔曰誨猶教也（皇邢本無孔曰）何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孔曰言不難也（皇邢本無孔曰）如禮何孔曰言不能用禮也（皇本作苞氏曰邢本亦作包曰）子使漆雕開仕孔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仕仕於朝也（皇本孔安國曰漆雕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邢本孔曰作漆雕無三也字餘與皇同）不可陷也孔曰陷陷入於井（皇邢本無）惡訐以為直者孔曰發人之私曰訐（皇本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邢本作包曰同無也字）業孔以誨女為教吾未嘗無誨焉孔亦以為教誨與此注正合今本傳寫脫耳又以漆雕開字子若史記弟子傳云字子開惟家語弟子解云字子若此注與家語合又王肅偽撰之一證也

業孔注見於他書所引者亦微有異同今併錄以參攷毛詩江漢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敏行之疾也（敏而好學皇本孔安國曰敏識之疾也邢本同）孟子滕文公章指下疏引論語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遣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也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陽貨章皇本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又曰欲使孔子往謝故遣孔子豚也邢本同）史記孔子世家裴注引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鄉黨魚餒下邢本注魚敗曰餒無孔曰皇本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山井鼎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餘下有也字）仲尼弟子列傳裴注引孔安國曰南容魯人不廢言見用（皇本王肅曰南容魯人也不廢言見任用也邢本王曰作言見用無也字餘與皇同）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李善注引論語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皇邢本孔曰懷安也）陸士衡文賦注引論語孔安國注彬彬文質相

卷下　二

半之貌（皇本此注作苞氏曰邢本亦作包曰）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孔安國論語注簡略也（居敬而行簡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選注所引疑是此文注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引孔安國尚書傳簡略也成論語注乃尚書傳之訛李善偽誤記耳）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五十三卷引論語鑽燧改火孔安國曰一年之中鑽燧各異木也（邢本無此注惟馬曰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孔安國疑是馬融之訛又妙法蓮華經第五卷音義引導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也四華經音義引思居下而訕上孔曰訕謗毀也雜寶藏經第二卷音義引鞠躬如也孔曰斂身也今集解本注俱無也字皇本皆有之疑邢叔明作正義多刪也字）邱光庭兼明書引孔注敬天之怒（述當風烈必變皇邢本俱有此注作鄭曰）業孔注南容不廢與王注如出一手亦可見事之偽者無往而不見其偽也

又業近世所出皇侃論語義疏山井鼎論語考文皆日本國書與邢本多異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皇本孔子作孔安國曰高麗本集解同考文云今本作孔子曰孔曰之誤）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

辭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皇本作孔安國曰物觀考文補遺云足利本無孔曰字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皇本亦無孔曰考文云本作孔安國曰事君數注數謂速數之數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韓李筆解作包曰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我也皇本作包氏曰考文云孔曰作包氏曰足利本同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皇本無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無孔曰足利本同女爲君子儒章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皇本作馬融曰考文云此注作馬融曰足利本無孔曰直作君子云云誰能出不由戶章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出入要當從戶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今本足利本此注無孔曰君子可逝也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皇本作包氏曰又作自投投之也考文云此注作包氏曰足利本同用之則行章注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皇本作孔

卷下　三

安國曰無孔子二字末有耳字山井鼎正誤云子當作曰古本孔安國曰夫子爲衛君章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皇本亦作鄭玄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作孔安國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皇本亦作王肅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作孔安國曰高麗本集解亦作孔注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賓不顧矣鄭曰復命白君君已去也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先進於禮樂章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皇本無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直作先進足利本同一本作孔安國曰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皇本作包氏曰考文云此注作包氏曰足利本同禮樂不興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濫罰皇本作包氏曰考文云此注作包氏曰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皇本作馬融曰考文云此注作馬融曰足利本同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足利本此注直作凡事政遠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皇本作鄭玄曰考文云此注作鄭玄曰足利本同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直作不入其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孔曰作包曰一鄹飲皇本孔安國曰鄹飲也邢本無考文云草筍也下有鄹鄹也三字高麗本集解同羔裘玄冠不以弔皇本孔安國曰故不相弔也邢本無考文云吉

卷下　三

凶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足利本同又高麗本集解予有亂臣十人孔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邢本作馬曰理作治皇本亦作馬融曰亂理理官者高麗本同足利本亦作理疑唐時古本避諱改治作理其他字句小異尚夥皇本古注多有也字邢本或無茲不具錄云又案未知焉得仁皇本稱孔曰未知其仁釋文未知鄭音智論衡問孔篇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漢書古今人表云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皇侃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舉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章陳文子李充注云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驗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皆讀未知爲未智與鄭君合孔讀如本

字非也

論語尚書孔注俱王肅僞撰論語注行於當時書傳
至東晉始盛行

案王肅注尚書今已不傳其散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以校孔傳一一皆合其為肅所僞撰無疑矣今具錄之堯典若稽古帝堯孔傳能順考古道而行之魏志四引王肅注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與鄭注稽古同天異日中星鳥孔傳春分之昬鳥星畢見正義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昬中之星鄭以星鳥為鶉火之方平在朔易王曰改易詩曰為改歲孔傳易謂歲改易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孔傳匝四時曰朞正義王肅云朞四時是也師錫正義引王肅云衆舉側陋孔傳師衆慎徽五典釋文引王云徽美也孔傳同皋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孔傳彰明吉善也正義王肅云明

卷下　四

其有常則善也思曰贊贊襄哉孔傳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正義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鄭注贊明也益稷懋遷有無化居孔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正義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來當滿而去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正義引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傳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鄭注萬里不同禹貢冀州既載孔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正義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鄭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徙役厥田惟中中孔傳田之高下肥瘠正義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厥貢惟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黃取王者覆四方宋書引王肅注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淮夷蠙珠暨魚孔傳淮夷二水釋文引孔傳作淮夷之水正義王肅

亦以淮夷為水名厥包橘柚錫貢孔傳錫命乃貢正義王肅云錫其命而後貢之厥貢惟金三品孔傳金銀銅也禮記疏詩疏引王肅注金銀銅三色包匭菁茅孔傳橘柚正義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鄭以菁茅縮酒包裹厥土青黎孔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王肅云青黑色又東至于灃孔傳灃水名史記夏本紀作醴注引王肅曰醴水名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孔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史記注引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盤庚惟涉河以民遷孔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正義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汝萬民乃不生生孔傳不進進謀同心徙正義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懋建大命孔傳勉立大教正義王肅云勉立大教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孔傳不當特豐於近廟正義王肅亦云高宗豐于禰西伯戡黎

卷下　五

正義引王肅云西伯戡而勝之傳戡亦勝也微子孔傳微圻內國名子爵正義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家語本姓解亦云微子圻內諸侯微國名子爵卿士師師非度孔傳六卿典士相師效非法度正義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孔傳師帥卒帥正義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鄭云師帥旅帥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孔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正義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言天深定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孔傳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正義王肅注云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土爰稼穡孔傳種曰稼斂曰穡史記注引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家語在厄篇王肅注種之為稼斂之穡思曰睿孔傳必通於微正義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

深故必深思通於微也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孔傳使進其
所行汝國其昌徵史記注引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
則國為之昌三曰柔克孔曰和柔能治三者皆德正義王
肅意與孔同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孔傳中心之所陳
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史記注引王肅
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
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孔傳為
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史記注引王肅曰所以為
民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曰克孔傳兆相交錯正義引王
肅云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七曰賓正義引王肅曰賓
掌賓客之官傳賓禮賓客無不敬鄭注賓掌諸侯朝覲之
官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正義引王肅曰日月行有常度
君臣禮有常法傳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

小各有常法旅獒為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王肅聖
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鄭云七尺曰仞金縢既克
商二年正義引王肅曰克殷明年傳曰伐紂明年啟籥見
書孔傳開籥見占兆書正義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
也大誥王若曰孔傳周公稱成王命禮記疏引王肅注稱
成王命故稱王康誥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康
圻內國名詩疏引王肅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
蔡更封為衛侯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孔傳言殷後小
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正義王肅云腆主也
鄭云腆小國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經紀王業望復之
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孔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
知我周國有疵病正義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
誅伐之又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惟大艱人孔傳惟大為

難之人謂管蔡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孔傳循
文王有所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
不從正義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
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
從也洛誥朕復子明辟孔傳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正義王
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年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詩疏亦引王肅注云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
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孔傳王
賓異周公太室清廟正義引王肅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
之以為賓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傳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正義王肅云

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無逸其在祖甲孔
傳湯孫太甲史記注引王肅曰湯孫太甲書正義曰王肅
亦以祖甲為太甲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多方代夏作民
主孔傳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正義王肅云以大道代夏
為民主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孔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
之時正義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任人
準夫牧孔傳常任準人及牧正義王肅云任人常任也準
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三亳孔傳亳人之
歸文王者三所正義王所說與孔同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乂孔傳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正
義王肅云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
下治也君奭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孔傳循惟此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史記注引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

之功安治有殷也頒命敷重豐席孔傳豐莞正義王肅亦云豐席莞鄭云豐席刮凍竹席大訓孔傳大訓虞書典謨正義王肅亦以為然河圖孔傳河圖八卦正義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鄭云河圖〻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三咤正義引王曰咤奠爵傳三奠爵鄭曰却行曰咤率循大卞孔傳循大法正義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誕受羑若孔傳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正義王肅云羑道也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傳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正義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呂刑何度非及孔傳當何所度非惟世及輕重所宜乎正義王肅云度世輕重所宜也費誓敿乃干孔傳施汝楯紛正義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杜

乃擭斂乃穽孔傳擭捕獸機檻穽穿地陷獸正義王肅云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墜之魯人三郊三遂孔傳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史記注引王肅曰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孔傳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悠死及之無所益正義王肅云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其心休〻焉孔傳其心休〻然樂善王肅云休〻好善之貌鄭云休〻寬容貌夫肅注與孔傳同者如此其夥余之定書傳為肅撰豈不諒哉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文淇案余之定書傳至不易吾言矣擬改為則書傳為肅僞撰也當矣此條改證詳核自為不易之論然著書須心氣和平不可如毛西河叫囂之習也

又案劉知幾史通外篇云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注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頭得箇鬭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陸氏經典序錄云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眘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仲達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據此則舜典一篇全為王肅注唐人固明知之矣既知為王肅注而書疏且屢稱曰孔傳掩耳竊鐘則惑之甚者也

又案舜典釋文所引王肅注以校孔傳皆合慎徽五典傳徽美也王云徽美乃言底可績傳底致王云底致也惟時懋哉傳懋勉王云懋勉也黎民阻飢傳阻難也王云難也羣后四朝傳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四面朝於方岳之

下文祖傳堯文德之祖廟王云文祖廟名三苗傳國名王云國名也至若大麓六宗孔王悉同又其顯然者矣又三帛孔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正義曰王肅云三帛玄纁黃也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月正元日孔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正義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陸元朗謂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信矣

或問子以古文書傳并為王肅所依托然古文孔傳至東晉元帝時始出肅以魏甘露元年薨近東晉建武元年肅卒已六十二年豈得謂古文書傳為肅所依托乎文淇案蜀志許靖傳注王朗與靖書云遭聞受終于文祖之言于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朗時偽古文猶未作也謂古文為王肅所作以人證子深可發噱余曰晚出古文雖梅賾奏上然非梅氏所撰造也孔氏正義引晉書云唐太宗御撰晉書無此文當是王隱臧榮

緒書等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唐御撰晉書亦無此文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孔穎達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湯誓序正義引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湯誥曰王歸自克夏泰誓正義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剖孕婦也謐引偽古文如此則晉書謂謐傳古文者信也唐御撰晉書禮志盧欽魏舒等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今說命亮陰傳陰默也無逸諒陰傳乃有信默然則欽等所引之傳即偽孔傳文也

卷下　云一

文洪業禮志所引明云周公旦稱高宗諒闇是抗無逸非說命也亦當時周公旦稱四字恭入是議在西晉之初泰始十年下至東晉元帝元年凡四十有四年而孔傳已行於時如此則晉書謂晉初鄭冲傳古文者亦信也又唐御撰晉書鄭冲傳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因悟唐孔氏引晉書止言古文始自鄭冲不言冲授自何人蓋冲與何氏等共集論語注其時王肅為太常何晏為尚書冲為光祿大夫冲後入晉仕至太保封壽光侯泰始十年薨追贈太傅諡曰成同仕魏朝冲傳古文必肅所授無疑也且晚出古文皆綴集逸書而成非王肅之雅材博學未易搆此傳自梅氏始奏上於朝耳潛邱每謂梅賾作偽猶未免於冤乎　又案梅氏鷟朱氏彝尊俱謂鄭冲皇甫謐實未見古文非也晏案謐與冲雖傳古文其時尚未奏於朝故冲撰集解謐撰世紀不盡依用非不見晚出古文也且帝王世紀因明引古文尚書矣

案通典卷五十三吉禮十三太學引太常荀崧上書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案杜即杜預孔即孔安國書傳王即王肅何即何晏据此則西晉初年偽孔書傳已與王肅經注同置博士可證孔傳之出不始於東晉元帝時矣或曰荀崧所謂武皇帝安知非東晉孝武帝余曰崧既明云張華等華正晉初武帝時臣然則古文孔傳實出於王肅時迨西晉初年已置博士故鄭冲傳之杜預引之皆可以實證而知也　又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稱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此亦西晉初引偽書傳之確證　又通典八十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云尚書毋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凶廬又通典卷八十二云杜亦不自解說遂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為證据此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為之其引諸儒云者即指偽孔傳文也特其時尚未通行故或渾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始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亮陰亦以偽古文書也　又通典四十七天子宗廟引虞書曰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也亦晉人引偽古文者不獨郭璞爾雅注引用古文書也杜君卿避唐諱又改七世為七代古文太甲中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卷下　二一

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正義曰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猶寬而變猶數也此孔傳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案康成之說本戴德喪服變除非鄭氏之肊說也故二十七月之制至今用之王肅忍於短喪懈為二十五月而僞孔傳與之同其為一手所造明矣

或疑肅僞撰書傳等書託之漢孔氏以兩漢諸大儒所未見而突然出於魏晉間當時何無一人議之而翕然信從之乎余曰此殆有故矣考今晉書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既笄歸於文帝生武帝是以左傳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

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沖遠此言是也考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奏安制鄭王各有異同可依準王景侯(案魏志王肅傳諡曰景侯)所撰喪服變除有詔可其議泰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然則肅說之行特如馬融之外戚豪家非必巍然師表諸儒心服而尊之也且古文傳自鄭沖沖仕晉武帝時備極寵遇武帝親為肅外孫沖即心知其僞又安敢發姦摘伏起而議作僞之子雖耶且肅生三子惲虔愷見外戚傳惲虔爵為通侯愷尤暴橫至欲坑劉輿兄弟(見石崇傳)當時即欲中明其僞又孰能大聲疾呼攖樹虎之奇禍耶其或有大儒卓見發憤著書藏之私家者迨永嘉之亂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本隋書牛宏傳)亦散亡而莫可考此肅之所以得售其僞也直至隋唐以來諸儒始漸有疑之者一陸德明一孔穎達一劉知幾經典序錄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尚書正義曰至晉世(魏晉世作)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舜典三帛疏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惟彼陶唐云云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云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考釋文有尚書王肅注十卷新舊唐書志俱有王肅尚書注十卷是肅書唐時猶存諸儒親見肅注而疑其意與孔傳合可謂發露真贓者矣然諸儒祇疑肅之竊見古文而不知肅之私造古文雖疑而不能明其僞此王充所謂信之入骨不可自解

者也近惠氏棟著古文尚書攷始疑僞書作俑於王肅其說曰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正義曰賈逵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城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得古文證當見之故五子歌湯誥諸篇閒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故棟嘗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又曰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

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楊共
以上二廟當毀以其為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
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徒
咸以為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
又穀梁之後故主七廟劉歆排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
從而和之王肅又從其說以駁鄭於是造偽古文者改呂
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為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
在偽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棟謂王肅主七廟
以駁鄭氏故嘗疑偽尚書王肅僎也晏案惠氏論極確核
可為助我張目者然竊〻二條惜不博稽以證其說又篇
首言梅賾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紿後世不直言王肅是
惠見猶為兩歧也且又不知論語孔注俱一手所偽托則
推闡是旨不能無待於後人矣案家語正論解引夏書惟彼陶唐云云王肅注亦謂夏桀與注左異惠氏引據呂覽引商書五世之廟見有始覽諭大篇
又案陸元朗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左傳昭三十一年孔疏亦云江東晉元
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劉子
玄史通外篇云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
唐御撰晉書未載此事惟荀崧傳云元帝踐阼置古文尚
書孔氏博士一人崧上疏又請置儀禮公羊穀梁鄭易博
士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考元帝紀太興四
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古文孔氏置博士正在此
時文淇案此據元帝紀謂古文孔氏置博士在此時後係據通典謂西晉武帝已立博士當攷梅氏即以
元帝建武元年奏上書傳是甫上書五年即立學矣夫漢
世欲立左氏博士劉歆貫遠尚且多費辭說何以孔氏古
文一出竟無一人疑之阻之而即為置博士豈非作僞者

卷下　二四

餘燄未熄而有以炫惑當世乎余嘗以王肅之古文比於
王安石之新經皆其權勢矯矯橫力能行於當代然新經
世知為介甫作故久之輒罷古文世不知為子雍作故傳
之至今壁小人之作奸犯科有發有不發然或倖免於一
時反見誅於後世偽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者歟大士案以王肅古文比安石新經五行餘字皆宜刪○寶楠案壁小人以下當刪其語太狠
宋董氏逌著廣川書跋其跋石經尚書云王肅解書志是
孔傳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
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
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觀董氏此語則王肅之同偽孔
昭然可見益信書傳即係肅作故其語多雷同也
或問王肅注尚書亦依今文至東晉古文肅實未嘗有注
何由知古文孔傳亦為王肅依托乎余曰請以一事明之
古文太甲云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偽孔傳云湯以元年十
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正義曰案士虞禮朞而
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
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
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
復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案鄭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又檀弓孟獻子禫孔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是鄭說疏本於經又遠宗戴祀王肅為有徵矣　又古文旅獒孔傳云七尺曰仞古
文咸有一德孔傳云天子立七廟皆同王肅說與包咸鄭
玄言七尺曰仞及禮記鄭注言五廟者不同此非古文孔
傳併為肅撰之明徵乎潛邱每謂偽孔竊王非王竊孔不
知古文肇於魏代實出於王肅時疏證謂孔傳出於魏晉

卷下　二五

闕侵於王肅猶未免考之不精也　又案唐會要劉子玄云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又通典八十總論喪期云魏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據此則肅說之盛行魏晉間彰〻明矣

陸氏經典序錄言枚賾始從堯典昚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余竊以為不然考舜典孔疏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觀此注之意則從慎徽以下分篇殆即子雍之妄作也又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常以為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以偽扶偽尤為明證又益稷篇首王肅注云帝在上皐陶陳謨於下已備矣疑割皐陶謨為益稷亦子雍所為余嘗謂事有更千百年而後人猶能摘發隱慝灼

然難逃者要在學者冥心求之耳　又案今之舜典乃割堯典為之古文別有舜典逸篇今之益稷乃割皐陶謨為之古文別有棄稷逸篇潛邱先生疏證曰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令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又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文淇案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表曰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陳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亦不曰舜典也又注困學紀聞云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㬎案史記本紀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〻〻能從文勢一氣直下史公親從安國問古文未嘗分堯典為舜典也經典序錄云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又堯典正義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馬鄭傳漆書古文及安國衛賈之業亦未嘗分堯典為舜典也論衡書虛篇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賈公彥周禮疏序曰堯典曰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毛詩周頌般正義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于山川今皆謂為舜典文唐時孔書雖盛行而馬鄭之真古文尚存於世故諸儒猶得據知為堯典也又史記夏本紀皐陶述其謀云〻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賛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云〻至帝拜曰然往欽哉此皐陶益稷合一

之明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永初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即謂日月星辰至絺繡之文是亦以今益稷為皐陶謨也禮記王制正義案尚書皐陶謨弼成五服云〻咎繇謨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貴服云〻又尚書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月令正義鄭注皐陶謨云采施曰色又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云〻毛詩鄭譜序正義云皐陶謨說皐陶與舜相答為歌又引皐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商頌殷武正義皐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足徵自昌言以至賡歌皆皐陶謨篇文今割帝曰來禹以下題曰益稷妄矣

又案梅氏奏上孔傳時尚無篇首二十八字至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說云於大航頭買得之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迨梁武時博士會議終不行用其升附方興偽文於今舜典之首則自隋學士劉炫始（詳見經典釋文序錄及通典）夫劉炫依托易連山亦素好作偽之人其尊信此二十八字固宜唐初大儒多劉氏弟子撰集正義遂用師授之本謬種流傳貽誤千載門戶之為害甚矣

又案近蕭山毛氏謂當自月正元日以下斷為舜典秀水朱氏又謂宜删去方興之文自舜格于文祖以上為堯典冠以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至篇終為舜典要謂此二說謬甚王充論衡氣壽篇引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鄭氏詩譜引虞書曰詩言志四語正義曰鄭注在堯典之末則自慎徽以下迄終篇皆堯典明甚何為而妄分之乎又考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然則高堂隆所引乃出緯文與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詩譜疏引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正相類皆緯候效尚書語宋書不明稱緯者猶漢人引易緯直稱易曰引禮緯或稱禮說也竹垞誤為逸經甚謬以毛氏朱氏之博洽而亦為此無稽之臆說真咄咄怪事

又案潛邱尚書古文疏證卷二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孔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傳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詩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要謂潛邱誤矣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偽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淆入箋故有斯誤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矣近刊宋本注疏已改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八字入音義下是正毛本之誤

又疏證卷五下云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最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經潛邱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為鄭注也考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鄭注寢壻之室也據釋文此下應有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今毛本脫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

附注下遂將此十四字移入士昏記注用昏壻也之下而又訛為大字溷入鄭注故潛邱不免貽誤爾又禮記昏義釋文亦云壻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左傳文八年釋文云壻音細俗作婿正與此文一類其為元朗之說無疑宋本明本儀禮單刻大字鄭注皆無此十四字禮書綱目士昏禮納采下載記文鄭注亦無此十四字江氏精於考禮其援据核矣余嘗謂好古如毛子晉汲古閣諸刊本有功於藝林匪小然亦有訛謬可笑者如關雎序箋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云康成安知梁時之有沈重乎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傳王云上帝天也馬云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作傳者既標為漢孔氏又安知魏之有子雍東京之有季長乎書傳雖係贗作亦不應顯然破綻如此考斯二條亦皆陸氏釋文誤入大注者也左傳

僖十五年杜注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
無爲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此亦釋文訛作大注
又毛本史記集解夏本紀又東至于醴孔安國曰馬融王
肅皆以醴爲水名孔氏何由得引馬王曰字誤衍其他如
此類者甚夥學者當求宋元舊本校之庶不至以訛傳訛
云
又案疏證卷二第二十一云孔穎達禮記疏漢志始於魯
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
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
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附此以廣異聞晏
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
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書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
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

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宣帝下示
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
篇故鄭君言有四十篇也潛邱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
耳
又惠氏古文尚書攷云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
志著於錄其書間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
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余考忠經隋唐志皆不著錄
宋時始出內引東晉古文凡五天地神明章引書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兆人章引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辨忠章引
書旌別淑慝忠諫章引書木從繩則正后从諫則聖證應章
引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皆偽古文書必非
季長所撰錢辛楣宋史考異謂宋人偽託晏謂此書亦非
偽託當別一馬融與漢馬融同姓名非東京扶風馬氏也

考宗文總目五行類有絳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
云融居居士非漢馬融也余觀忠經序云臣融巖野之臣
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爲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
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巖野之臣矣又案忠經天地神明章
昔在至理又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德理之上也
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爲理之本
也唐人避高宗諱多改治作理可證爲唐馬融作矣又考
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冢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唐人避太宗諱多改民作
人益信爲人撰著是在古文盛行之時其屢引梅氏書不
足異矣
按朱子語類云尚書孔安國序亦不類漢文章如孔叢子
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又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

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又云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
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則麤大又文集答
孫季和曰孔氏書序與孔叢子大抵相似所書孔臧不爲
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
考之不精甚矣記尚書三義曰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
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
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晏案朱子此
說真不刊之論嘗以小爾雅校今書傳一一符合其爲出
自一手無疑今詳錄於後堯典明明揚側陋孔傳明舉人
在側陋者廣言揚舉也舜典封十有二山傳封大也廣詁
封大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載事也廣詁載事也蠻夷
猾夏傳猾亂也廣言猾亂也敷奏以言傳奏進也廣詁奏
進也眚災肆赦傳緩廣言肆緩也敬敷五教孔傳布五常

之教廣詁敷布也大禹謨玆用不犯于有司孔傳司主也廣言司主也益贊於禹孔傳贊佐也廣詁贊佐也皋陶謨允迪厥德孔傳迪蹈廣詁迪蹈也禹貢既修太原孔傳高平曰太原廣詁高平謂之太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孔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廣服葛之精者曰絺廣訓海物惟錯錯雜也厥篚玄纖縞孔傳縞白繒廣服繒之精者曰縞厥篚織貝孔傳織細紵廣服織紵也絮之細者曰纊三百里蔡孔傳蔡法也廣詁蔡法也盤庚率籲衆慼孔傳籲和也廣言籲和也洪範汨陳其五行孔傳汨亂也廣言汨亂也微子告予顛隮孔傳顛隕廣言顛隕也康誥汝陳時臬孔傳汝當布陳是法廣詁臬法也丕蔽要囚孔傳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廣言蔽斷也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孔傳廣大深遠廣詁淵深也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傳戚近也廣詁戚近也泰誓惟受罔有悛心孔傳悛改也廣詁悛止也注云悛取其改皆止之義牧誓時甲子昧爽孔傳昧冥爽明廣詁爽明也昧冥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孔傳享當也廣言享當也梓材戕敗人宥孔傳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廣言戕殘也至於屬婦孔傳至於存恤妾婦廣義妾婦之賤謂之屬婦酒誥不腆于酒孔傳不厚于酒廣言腆厚也勿辯乃司孔傳辯使也廣言辯使也多方不蠲烝孔傳不絜進于善廣詁蠲絜也大誥圖天之命肩有辭孔傳用汝衆于大為過惡者廣詁肩過也呂刑其罰百鍰孔曰六兩曰鍰廣衡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注云鍰六兩費誓杜乃擭孔傳當杜塞之廣詁杜塞也又孔叢子論書云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今舜典納于大麓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案馬鄭皆云麓山足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史公親從安國問故漢書所謂遷書載堯典多古文說是也非南秦族紀云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注云堯使舜入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蝮蛇不害皆古文說與史遷馬鄭合惟釋文引王肅云麓錄也與偽傳孔叢同明是肅一手偽撰又論書云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今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又論書云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曰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令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傳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又論書云子張問書曰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今禹貢奠高山孔傳高山五岳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又論書云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今皋陶謨欽四鄰孔傳四近前後左右之人動使敬其職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又論書云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今無逸其在祖甲孔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案疏引鄭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注引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馬鄭皆古文說皆不云太甲書疏稱王肅本以祖甲為太甲與偽傳孔叢合皆肅一手所為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云太甲一名祖甲皇甫謐當見古文此亦室同偽書之說又刑論云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夫聽訟者或從

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今呂刑非從惟從孔傳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又孔叢子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業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釋文王肅作祖迎今孔叢正作祖迎亦王肅偽撰之一證所所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今舜典禋于六宗孔傳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業釋文引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書疏云王肅亦引祭法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周禮大宗伯賈疏疑明帝時說今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可證孔叢家語書傳俱王肅一手所造又執節篇云其在商書太甲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克思厥祖之明德與今古文太甲畧同嗚

卷下　三四

呼作偽者既作一書復作數書以佐其偽揆其命意不過彼此彝綴異圖後人之信耳孰知夫取後人之信者乃益所以滋後人之疑者乎此真偽古文所云作偽心勞日拙者也

又案尚書孔傳班志不載其言作傳者亦自作偽者始連叢子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意尚書大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與連叢所言絕類然則孔叢大序及書傳俱一時所依托即如受詔作傳云云果有此事與中壘校書中郎立石並為一代曠典孟堅豈有不載入漢書者乃班史所無而孔叢大序皆言之其偽可知考家語後序亦言子國撰尚書傳五十八篇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序為子雍所撰又與連叢大序脗合豈非一手所偽造哉

　安國為古文論語訓祇見家語後序而後序偽妄無一可信

論語孔注始見於家語後序余既定其為王肅偽撰矣今按後序言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宅得壁中古文子國集錄家語既成會值巫蠱事寢又言子國年六十卒於家皆偽妄無一可信故特紀景帝前二年恭王始立迄征和二年巫蠱事凡六十五年條辨左方使後之覽者易明焉

卷下　三五

漢景帝前二年　史記五宗世家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傳同　漢書景帝紀二年春三月立皇子餘為淮陽王諸侯王表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

前三年　史記魯共王世家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漢書同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孝景前三年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是為共王　案班表云二年徙魯非也漢書景帝紀破吳楚正在三年則徙魯當在是年考史遷表二年分楚置魯國三年共王始徙魯也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晏案恭王徙魯在景之前三年居魯二十六年薨為元光六年武帝即位之十二年也若如漢書言武帝末以後元二年逆計去恭王之薨已四十二年矣安得有壞孔子宅之事乎然則武帝末三字其誤必矣史記世家云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夫好音為季年則好治宮室為初年可知矣（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亦初年好治宮室之證）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恭王初好治宮室苑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益可證壞孔子宮在共王徙魯之初年其為景帝時無疑也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可云確證然則恭王壞宅實景帝時事也　或問壞孔子宅是恭王始遷居魯事否余曰唯唯否否漢書言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是徙魯之後既有宮而更廣之非未有宮而始作之也竊意武帝末三字當是景帝末之訛景帝之後元年恭王徙魯甫十二年正即位之初年廣大其宮之日也是時安國得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夫安國得書既能考而讀之至幼亦當十餘歲矣若景帝末年安國年十五則建元五年二十為博士歷十八年元狩五年三十八歲為諫大夫後加侍中還臨淮太守幾四十卒與史記所言蚤卒合太史公親從安國游其言必不誤也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元年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晏案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又言今上即位迎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歸數年卒考漢書武帝紀趙綰等坐毋奏事太皇太后自殺在建元二年申公於是年歸又數年卒當在建元之末竊意建元元年申公老而被徵當不復教授安國受業必在建元以前矣　或問安國受業之年可得聞乎余曰史記申公傳云楚王郢子戊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受業者百餘人又考漢書楚元王傳申公胥靡在王戊之二十年景帝之前二年也二十一年春王戊謀反自殺申公乃得免罪歸魯是為景之前三年正恭王徙魯之年史記言王命召之乃往徐廣謂王即魯恭王是也安國以魯人為弟子當在景帝末年正申公

歸魯之後未被徵以前也其時恭王壞宅安國得書申公居魯安國受業俱在此際皆不滿二十時事也案漢有兩申公郊祀志有申公齊人非魯之申培公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晏案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今皇帝史公指武帝也考漢書儒林傳序云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容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荀悅武帝紀云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博士為弟子師其年又必有一日之長計安國之生當在景帝之初逮景帝末得

卷下 三八

書孔壁已十有餘歲自景後元年迄建元五年又八年其年約二十弱冠較弟子齒稍長是為博士時也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　晏案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考建元以後安國正為博士與遷同仕於朝從而問業即此時也

六年

元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史記世家共王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又表云

元光六年共王二十六年薨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魯王餘薨景十三王傳恭王二十八年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諸侯王表共王徙魯二十八年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

晏案史記以共王二十六年薨為元光六年漢書以恭王二十八年薨為元朔元年其說互異考恭王當薨於元光六年次年元朔改元子安王嗣始告於朝故漢書遂書薨與嗣俱在一年史記則以共王薨在元光末安王嗣在元朔初從其實也班書自景前二年立王訖元朔元年故云二十八年遷書自景前三年徙魯訖元光六年故云二十六年茲從史記

元朔元年

二年

三年　漢書兒寬傳以郡國諸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　晏案百官表云元朔三年中大夫張湯為廷尉兒寬補廷尉文學卒史亦為元朔三年寬受業為弟子當在是年以前正安國為博士之時也　又案潛邱先生據兒寬此傳謂安國是年乙卯始為博士年二十餘晏謂如潛邱說元朔三年二十餘為博士逆數至景帝末安國尚不滿十歲何以受申公之魯詩考孔壁之古文乎其說有所難通矣故愚謂安國為博士當始於建元之末武帝初置博士時也

卷下 三九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狩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
　晏案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百官表云博士秩
比六百石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故由博士而遷諫大夫
也計安國為諫大夫時年三十有餘進秩侍中遷臨淮
太守然後卒也　又案安國為侍中漢書不載惟後漢
書獻帝紀章懷注引漢官儀曰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
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此安國為侍中
之明徵也（潛邱先生考安國官秩不及侍中蓋偶遺之）續漢書百官志注引
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
視切問諭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考安國既
通古文兼習魯詩可云博學自建元五年迄元狩四年

為博士十有八年可云舊儒故特膺侍中之選也漢時
侍中無定秩百官表有侍中太僕侍中中郎將侍中光
祿大夫侍中衛尉侍中水衡都尉侍中奉車都尉侍中
駙馬都尉應劭謂入侍天子謂之侍中故諸官皆得加
此秩若今人之兼銜也知安國為侍中必由諫大夫者
百官表云侍中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故諫大
夫亦得加侍中安國以博士而為侍中諫大夫猶歐陽
地餘以博士而為侍中中大夫也（見儒林歐陽生傳及漢表永光元年）又
續漢志云侍中比二千石（劉昭注引漢官儀云千石非也案漢表侍中亦案二千石）
下漢書表云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
名太守安國以八百石之諫大夫晉二千石之侍中後
又遷同秩之臨淮太守遂卒計安國之卒年蓋將幾四
十矣　或問何以知安國幾四十卒也余曰史公作孔

子世家備紀聖裔之年若子上四十七子京四十六子
家四十五皆不云蚤卒而獨於安國言蚤卒故知年未
踰四十且以前後考之而知也
家語後序云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又云由
博士為臨淮太守　晏案以八百石之諫大夫二千石
之侍中忽下而為六百石之博士降秩甚矣何名遷乎
又以六百石之博士突遷二千石之太守益無是理作
偽者於漢代之官制何夢夢也且西漢祇稱諫大夫亦
無諫議大夫之名續漢書百官志云諫議大夫六百石
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
大夫是此官始於光武然則後序所云必東漢以後人
所偽造也考魏時有諫議大夫子雍其習於當時之制
故不覺流露筆下耶又安國為諫大夫時年當三十餘

云四十亦妄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封元年　家語序云元封之時吾仕京師　晏案元封
之初安國歿已數年序說亦妄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史記自序云遷為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
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
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晏案史記作於是
年而孔子世家已言安國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
卬生驩蓋安國之歿當元狩之末至太初改元歿已踰
十年矣又史公已及見安國之孫驩計安國若在亦近
六十矣
二年　荀悅漢紀太初二年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兒寬
卒　晏案安國傳古文尚書之弟子亦於是年卒矣
三年
四年

天漢元年　家語後序天漢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壁
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
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
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
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寖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為臨淮太
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晏案天漢元年
上距魯恭王之薨已二十有九年安得有壞宅事作偽
者亦虛謊之極矣安國卒於元狩之末逮天漢之後歿
已二十餘年又安得有論撰傳注之事乎然則所謂論
訓孝經尚書傳皆子虛烏有之談而無一可信者也且
史遷為安國弟子明云蚤卒若年至六十尚得謂之蚤
卒耶即如偽序所言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
時年已九十餘安國從而問業至幼亦當十餘歲自文
帝元年數至征和二年巫蠱事歷八十九年安國若以
是時卒年且百歲餘又不止六十矣作偽者不考時世
而為是進退無據之言亦謬妄可笑之甚矣　又案書大
序言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連叢子亦言先聖古
文世人固莫識也語正相類晏謂此二說妄甚暴秦撥
去古文用隸書以趨簡易此特一時暫罷逮漢興仍用
古文烏得言書廢已久世莫能識乎漢書藝文志云漢
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
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
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許慎說文序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
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
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

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
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夫蕭何試
古文於漢初數豈校古文於漢末古文之通行西京彰
彰明矣是以班志本劉歆七略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玉海卷四十二引桓譚新論古文尚
書舊有四十五卷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
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是皆古文書也更以史漢攷
之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十歲誦
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易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西
漢之通古文者也杜林得古文漆書劉陶推三家及古
文賈逵桓譚鄭興馬融鄭玄盧植俱好古學說文序其
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

皆古文周禮儀禮鄭注亦稱故書古文隋經籍志議郎衛敬仲古文官書一卷是東漢之通古文者也古文之盛行於漢如此今說文所載有古文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兼列古文去篆籀不甚異亦未見其莫能辨識也善夫書疏之言曰科斗書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仲達尊信孔傳而猶疑大序所言之非則偽序之矯誣從可知矣　又案宋王氏柏謂科斗文字不過耀孔壁所藏之古以世所傳夏商鬴鬲盤匜之屬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近竹垞朱氏亦取其說最案喬齋此說近是而亦非也科斗者古文之別名起於東漢季世古文寖衰之日諸儒以意名之作偽者襲用其說實不始於書大序也書正義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言今則古無此名出於當時之方俗也後漢書盧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科斗之名始見於此時是起於東京之末矣若西漢之代則斷乎無是說即說文列八體六書班志載小學十家亦無科斗之稱則東京之初亦未聞作偽者乃用以入書序其為東漢以後人偽撰斷斷然矣　又案謂漢世科斗書廢魏晉人固當有是說矣魏志劉劭傳注引衛恆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古文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與書序言相類蓋爾時議論如此可證大序為魏晉人作矣又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科斗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山井鼎左傳考文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形故俗名之焉酈道元水經注云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齊書文惠太子傳時襄陽有盜發楚王冢大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王僧虔曰此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韓退之文集科斗書後記李監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魏晉而降古文漸絕言科斗者始紛紛矣

二年

三年

四年

太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征和元年　漢書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

二年　武帝紀二年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於太子宮秀水朱氏經義考曰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

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
國獻之此不足信乎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
劉向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
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
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
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晏案巫蠱起
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殁幾三十年而尚書序且云會國
有巫蠱事安國寧能知死後事耶必如小說家寓言孔
安國壽三百歲然後時事方合宋洪作喆寓簡范蠡隱
於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爲孔安國之師安
國服鉛丹壽三百歲云其若無徵弗信何
家語後序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　晏案史記

孔子世家安世乃十一世孫漢書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
孫也又云忠生武及安國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
爲十一世故光爲十四世此有明文可考後序作十二世
妄甚史漢皆不著安國字云子國亦僞妄惟連叢子亦稱
子國作僞者互綴以圖取信耳
又後序云子思名伋伋嘗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
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晏案史記
世家云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即今禮中庸篇孔疏引鄭
目錄以爲子思伋作之是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
篇蓋析一篇爲二如曲禮檀弓分爲上下耳安得有四十
七篇乎惟孔叢子居衛篇子思曰吾困於宋撰中庸之書
四十九篇九七字之訛與僞序同出一手也　又案史記
孟軻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非子思弟子也後序甚謬

孔叢子又撰出子思與孟子問答以佐成其僞尤紕謬可
哂　又案孟子字不傳今所傳之字亦王肅僞撰漢書藝
文志孟子十一篇師古注聖證論云軻字子居困學紀聞
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傅
子云字子輿疑皆傅會晏案屠齋謂傅會是也考趙岐孟
子章指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徐幹中論
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
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
紀錄耳據此則孟子之字漢人皆不及知乃突見於聖證
論孔叢等書其爲王肅僞造無疑傅子乃傅元所著晉人
與讖諱信魏時書耳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孟子字子輿廣韻孟子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
唐皆錄據僞書
又後序云子思生子上名白　晏案檀弓史記世家荀悅

漢紀作白漢書孔光傳作帛
又後序云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
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潛邱先生曰世傳孔氏三世出
妻說皆緣於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伯魚之母死
則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則子思出妻也子思
之妻死於衛赴於子思則伯魚妻嫁亦爲出也今姑就伯
魚之妻辨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歲
當亦四十容貌改前矣況歷三年喪又四十有二三距孔
子夢奠兩楹之夕僅隔歲耳縱未殁亦垂白在堂何忍舍
之而去且遠嫁衛國雖魯委巷之婦未至是而謂孔門之
冢婦名賢之因母爲之耶害禮誨淫污蔑實甚此事既完
則孔子之妻與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　晏案
檀弓止言孔子伯魚子思出妻後序又牽入叔孫紇益荒

唐謬悠之甚矣竊謂欲辨僞者莫如以僞攻僞而其僞自
明考家語本姓解稱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果是時母已
出矣如左傳生聲伯而出之（成十一年傳）而此三歲之孤誰撫
育以至成人乎又家語公西赤問篇孔子之母喪從會合
葬於防夫母出與廟絶（本禮記鄭注）果其出也不宜合葬既
得合葬其非出母明矣又家語本命解云婦有七出三不
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
後富貴三也（大戴禮本命篇亦有此文）將已生子即出耶孔子少時已
為季氏史及司職吏（據史記）先貧賤後富貴其不當出一也
將生子後方出耶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顔氏卒（據歷聘紀年）共
更三年之喪其不當出二也由是以觀則謂孔子出妻者
誣且妄矣至謂伯魚子思出妻又襲檀弓而失之者也
又案孔氏出妻之說謬妄非小窮經者不可不致辨也爰嘗

著檀弓出母辨以其為先儒所未言不敢自信併記於此
以質後之君子曰檀弓言喪出母者非七出之出謂庶子
生母猶今人言庶出言妻母為生母也生母言出者若左
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公衍公為之生其母偕出是也（又左氏莊
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昭四年傳云徐子吳出也是謂女子嫁而生子曰出與出母義亦近）考爾雅
釋親云父之妾為庶母儀禮喪服緦麻三月下云士為庶
母子夏傳曰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孔子為大夫當無服
矣或聖人因時制宜追思為士貧賤之日隆禮從士喪庶
母（本姓解云叔梁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是孔氏有庶母矣或有所據未可知然漢人注論語孔子兄之子皆不
稱兄名字商頌正義引世本云叔梁紇生仲尼亦不言孔子兄名疑孟皮伯尼名字竟是王肅杜撰檀弓有孟皮亦非孔子
之兄）正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者也至子思真從大
夫之制故不喪出母云不為伋也妻者明其為妻也又考
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庶氏者庶母也大夫
庶母無服不得哭於廟故子思自以為過而哭於他室也
且檀弓言母死於衛者乃子思奉庶母居衛後遂卒於其
地孟子為子思門人言子思居於衛可為明證而康成妄
謂伯魚卒妻嫁於衛又謂嫁母姓庶氏何其無稽之甚也
檀弓又言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孔疏謂伯魚母出亦非也余謂此指亓
官氏卒言（江氏永孔子年譜哀公十年孔子六十八歲亓官氏卒後二年子鯉卒）喪服期下
云父在為母傳云何以期也屈也至尊不敢伸其私尊也
聖妃卒時孔子尚在故伯魚止服期期年祥禫而哭孔子
以為甚者即孝經毀不滅性示民有終之意也伯魚聞之
遂除喪而不哭亦所以順父之心蓋孝子之志也後人不
細心讀書或過信檀弓為真或直斥檀弓為誤皆由不得

出母之解也誠知出母之為庶母古者大夫一妻二妾孔
氏有庶母不為甚異而兩漢以後訛謂孔氏三世出妻皆
由誤讀檀弓亦不待辨而知其謬矣（文其案出母稱粧州家語既不足據此又以本姓解云叔梁公有妾為或有所據于理未安喪服士為庶母有服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顏氏夫人卒孔子年廿四歲時未為大夫定公五年始為大夫時年已五十庶母之卒未必定在此時謂夫子因時制宜從士喪庶母例或可適子思居衛為自未必其為大夫至謂且從大夫之例殊不是語又以庶氏之母為庶母亦非未有稱庶母為庶氏者必須庶母則庶氏之母可謂庶母之母耶竊謂孔氏出妻雖檀弓所載亦可不信喪服傳及月令明堂位有不安者鄭氏皆駁之非若聖經之不可易禮也但士辨而闕之夠多塞破闕疑可乎）
一日於友人處借得周氏亮工書影燈下讀之其論出母
一條與鄙見闇合亟喜而錄於此案書影張孟常曰世傳
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之說予竊疑之以為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即伯魚早夭亦
不失為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内乎或曰古者

出母之例甚嚴有一於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氏數世之婦皆不能為前車之鑒乎閒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夫所云不為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為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於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

卷下　五〇

之冤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其說與予互有詳畧特備錄之庶無貽鄭象齋邱之誚焉賈楠棠周亮工書影引張孟常以出母為生母引呂相絕秦康公我之自出以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猶曰子先世之人不為伋妻妻是也何婢諸書記伯魚母死期猶哭聞夫子言除之父在為母之制當然二解皆碑近南淮張所反白者著孔門出妻事耕檀弓有出母字無出妻字固出母字而淵前一代為出喪廣妾之甚庶為氏為知子恩之母不氏庶子思在衛縕祀無衷三甸九食則國無財備禮非記詞以壽禮於嫡母諸庶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引立當猶不免春秋之識字思哭生於十他室而不於廟國宜齊柚業條左傳遂氏之遂則庶氏氣對媚母而繫以氏條左傳齊出祭出則出斷為生之義按孟子無財不可以為悅則子思無財非說詞即以檀弓文書之有若曰為妻齊衰禮與公曰魯人以妻我妻與妾對文則紀為伋也妻對妾言之也○文漢棄張孟常之說非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跋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大夫之妻子父在為母大功郎如孫說子思不今妻子終三年之喪乃是合禮之事工文云先君子喪出母宜孔子遣僅文而為三年服乎李氏灼駁年世紀以庶氏為妻母棄消孔子喪出母為生母鄭清如孔子世家者從訟其說是也○文漢並以出為生究無確證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注同出謂俱已嫁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注公羊傳曰蓋齊出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杜注姊妹之子曰出康公我之自出注康公晉外甥則我周又自出注言陳周之甥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于異姓而生子也合此諸證所謂齊出秦出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以出母為生母古無見說不敢附和十月和九日隆下記○文漢業妾子難賤亦不能純其母名不為伋也妻即不為白也母子思大賢不宜有此與說也

又案近豐城甘馭麟亦有辨云檀弓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者江慎修稱其說有功聖門最案施氏生九女無子出家語本姓解於他書從來未聞史記世家亦不載此子雍臆造不足信甘氏取之江氏信之過矣　又案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山井鼎左傳考文左傳桓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幵官氏幵作幵謹案家語作上官氏最謂考文作幵甚是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卷下　五一

云幵官聖妃在安樂里又云復顏氏幵官氏邑令石刻猶存余家藏搨本八分完好不甚剝蝕明是幵字上着兩點曲阜孔廟有宋石刻追封幵官氏鄆國夫人勑文又江寧句容縣石刻元至順元年加封文宣王妻幵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誥皆作幵字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幾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亦作幵凌氏萬姓統譜引先賢傳亦作幵古今姓氏書辯證姓氏急就章俱作幵官宋史禮志作亓官氏非或作亓官亦訛當以幵為是漢宋元石刻可證也王肅改作上官不過以俗有上官氏廣韻官字注複姓上官遂妄相竄造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　嘗疑家語言伯魚之生以魯昭公賜鯉命名是時孔子年甫二十不過為委吏乘田何至重邀君貺與情勢不合即如家語所說鄭大夫卒已十七年孔子少孤貧賤又

非世臣大家得邀君賜者比因斷其必無此事出作僞者傅會及讀左傳桓六年疏乃知古人有先我而疑之者私喜余言不妄案左傳取於物為假杜注若伯魚生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孔疏云家語本姓篇云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甫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疑其人疑其非昭公故然沖遠此言猶未決言家語之僞余以史記世家考之祇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並不言有賜鯉命名事可知家語所言乃王肅穿鑿伯魚名字妄造此說而後之作孔子年譜者皆誤信此事是不可以不辨

又後序云子家名傲後名永　晏案史記云子上生求字子家漢紀云白生子家求漢書云帛生子家求永當是求之訛

又云子家生子直名植　晏案史記子家生箕字子京漢書云求生子真箕漢紀同直即真之訛植未聞疑亦僞撰

又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七而卒　晏案讕言乃讕言之訛刊本誤加艸也說文讕或从闌廣韻二十五寒讕落干切逸言又力誕切漢志儒家有讕言十一篇自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又論語家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小顏分別今本家語之僞真讀書巨眼今後序稱子高著讕言明襲漢志稱之曰儒家語宛見勦取之迹作僞者何所挦其肺肝哉且孟堅明云不知作者而僞序乃屬之子高妄甚劉彥和文心

雕龍諸子云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則此書出於魏晉間而為子雍所臆造也明矣又史記稱子高年五十一序云五十七亦妄漢書云箕生子高穿漢紀作子羔

又云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相　晏案史記子高生子慎古順慎通用漢書穿生順順為魏相漢紀云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序云名微又以子順為子武並妄惟孔叢子陳士義篇注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與僞序如出一轍矣

又云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　晏案史記子慎生鮒鮒弟子襄漢書漢紀同云名騰妄史漢皆無子文名祔此亦僞撰

又云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　晏案漢書藝文志顏注引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漢記之說信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考漢書高祖紀秦二世二年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鮒以是時死年五十七上距始皇焚書之三十四年鮒年已五十二是時秦法甚峻鮒守先人之籍潛藏壁中以避暴秦之炬藏之五年為秦二世元年陳涉自立為楚王於是鮒挾其所餘副冊往歸涉為博士蓋欲以涉為可託而冀其綿吾一綫之傳此鮒之苦心也卒之次年奴奴死難其家絕無有知其藏者直至恭王毀壁然後其書出倘亦天有以啟之歟若以為子襄所藏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子襄是時正為博士當自發其

所藏不待恭王之壞宅矣偽序之說所以必不可信也
又案史記儒林傳序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小顏注漢書同而偽序妄稱鮒字子魚與孔叢子稱子魚同如出一轍何其竄造之不已也且考之史漢孔壁祇藏尚書論語孝經安得有家語孔鮒祇為陳涉博士安得為太師乎惟孔叢子屢稱陳王問太師又稱陳王郊迎子魚尊以博士為太師諸度為與此序宛同其為一人之依托明矣　又案隋書經籍志魯恭王壞孔氏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劉知幾史通外篇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文字也又以為孔惠藏書未知何據當從尹敏言孔鮒所藏為得其實（文淇案武進臧氏琳孔子世家考云孔子末孫無名惠者據韋魯獻惠孔鮒所藏與尹敏傳合隋志誤曰）
本古文孝經偽孔安國序云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又以為孔惠獻書要皆臆造不可信
又云子魚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冣字子產　晏案史漢敘孔子世系無元路名字亦作偽者臆撰冣即聚字說文冖部冣積也从冖从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冣史漢有孔聚其字未聞云字子產亦妄惟連叢子亦稱季產（今刊本誤作季彥唐書引連叢尚作季產可證也）作偽者一手所為耳
又云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謚曰夷侯長子臧嗣官至太常　晏案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漢書高惠高后

卷下　五四

文功臣表蓼夷侯孔聚自注云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為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侯師古曰即楚漢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又表云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為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令序云長子藏嗣藏即臧之訛字形相涉而誤刊也　又案史漢敘孔子世系皆不言蓼侯孔聚太常孔臧為孔子之後漢書藝文志儒家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自注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亦不言孔子後疑作偽因同姓而傅會也即如偽序所云孔冣長子臧次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及子國是子國為臧弟襄之孫史漢表俱云武帝元朔三年孔臧免侯考安國元朔三年久任博士約年三十是時孔臧嗣侯甫四十五年而其仲弟之孫已踰幾三十貴仕於朝於情事甚屬不合信其為作偽之傅會也　或問文選兩都賦序太常孔臧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是孔臧為孔子之後善注明據臧集豈猶未足信耶余曰今孔臧集不傳惟連叢子上敘孔臧云產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為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典臣家業孝武皇帝遂拜太常與文選注究同疑李善所據即偽連叢文也否則此孔臧集亦必魏晉人依托也總之孔氏世系史遷班固荀悅紀載甚明而他書之詭造不合者皆可以辭而闢之矣　又案唐書元行沖傳謂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旅見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辭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眾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讒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

卷下　五五

浮沈每誠産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學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葉廣書所据今其文俱見達叢亦誤信偽書而引之也

又云子襄遷長沙王太傅生季中名貢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　晏案史記云子襄遷長沙太守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又漢書云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漢紀云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皆誤當以史公同時親受業者為信後序改太守為太傅改忠為季中亦妄

又云受尚書於伏生　晏案安國傳古文兼傳今文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此今文即伏生所傳也書疏引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此安國傳今文之明徵也然史漢皆不言安國為伏生弟

子伏生孝文時已老不能行安國仕武帝朝疑伏生私淑之傳未必親相授受也

或問潛邱論安國之從祀以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今子既定論語注為偽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議乎余曰否安國之有功於逸禮潛邱論之詳矣余更為申之漢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於十六篇中析九共一篇為九故稱逸書二十四篇今雖不傳然書大傳引帝告九共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漢書律志引武成伊訓王莽傳引逸嘉禾篇堯典正義稱鄭注禹貢引允征注典寶引伊訓盤庚書序正義稱束晳引孔子壁中書及他經之引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等篇佚文斷簡要皆孔壁真古文之存於今者又安國考二十九篇以今文讀之今其書具在是其有功於尚書不可泯也又漢書儒林傳申公傳魯詩弟子孔安國魯詩亡於永嘉之亂其書久佚然隸釋載魯詩石經殘碑百七十三字許叔重五經異義亦稱韓魯說鄭君箋詩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為綃黼（士昏禮疏郊特牲正義引魯詩）十月之交為厲王詩（漢書谷永傳注引魯詩）皇矣阮徂共為三國名（詩正義引魯詩）皆據魯詩後人得其遺說可以考見三家之異同又可訂豐坊撰申培詩說之偽是其有功於詩不可泯也漢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兩子張今雖不傳然世所傳論語雖俗說為魯論實多古文如釋文載魯論古論異者二十二事今本皆从古論不知命一章乃古文魯論無之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又漢志稱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顏注引劉向別錄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分為三也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孟堅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諸皆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說文許慎子沖上書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引古孝經哭不偯仲尼凥識其梗概可以辨古文之偽本及閨門章之臆造（孝經正義引閨門章）是其有功於孝經不可泯也又說文許氏自序云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今說文載古文頗夥壁中書即安國所得後之精研六書者依據古文證金石之奇字祛艸隸之俗書是其有功於小學不可泯也有此五功於從祀乎何疑若以安國未作傳注即不得從祀則后蒼高堂生之從祀亦祇以傳古禮並未聞有傳注垂後又何疑於安國也哉

又案孔注之偽先儒既絕無疑之者嘗蒐索古書思得一先我而言以為根證不猶愈於一人之私言乎然終不可

得文循訪近儒所著書久之乃得二人焉一寶應劉公台拱端臨一金壇段公玉裁若膺皆疑孔注之偽不覺擊節如獲奇寶亟錄其說於此劉云（見所著論語駢枝）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謹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㩁（說文㩁摳衣也）㩁謂之揭（釋水注揭者揭衣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者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

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為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托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梁下生語也段云（見經韻樓集孔注辨偽）何晏集解所載孔注甚淺陋蓋亦如尚書孝經傳為後人託作西京孔子國未嘗著書也然二公雖知孔注之偽猶未知為王肅依托互斷為肅撰則仍余之私言不知天壤內尚有秘藏未發之書與鄙見闇合而可為將伯之助者乎予日望之矣

道光元年九月上旬儀徵劉文淇校讀

十月上旬寶應劉寶楠校讀

柘唐先生博聞強記著作等身晚年自定叢書目未刻待稿計廿五種殁後經後學先後梓行者十五種遺稿為邑子宋焜所得最多近亦散佚其未刊之稿葉揆初丈收得者二曰春秋胡傳申正曰論語孔注證偽又知分藏於各家者六種惟雅學樓錄二卷顧忘齋碑帖紀錄一卷則流落何所未有傳聞比者從弟興韶亦求於鄞陳文洪君慨然有流通先賢未刊稿本之志蓋服膺南皮所謂利濟之先務精善之難後者也商諸揆丈擬以論語孔注證偽一書稿本清整便於繕印於是先生未刊遺著又得傳布其一不可謂非盛事也按論語孔注不類西京家法寶應劉氏端臨金壇段氏玉裁嘗致疑及之嘉興沈氏濤則專辨其偽著有論語孔注辨偽先行於世惟先生此著不獨力斥孔傳之非真並能攷定王肅所依託潤飾徵先推絕學宜高郵王氏引之歎為卓識也成書與沈著同時但迄未付梓後人每以聞名不見為憾所著尚書餘論同發孔傳偽作之覆業已流行膾炙人口久矣意者餘論與論注證偽同時屬稿觸類旁通迎刃而解餘論既定在先隨即問世而書論證相得資來攷原稿分上下二卷續錄一卷曾經儀徵劉文淇寶應劉寶楠鎮洋盛大士同邑李續香許汝衡諸家審閱多有簽注討論潤色語皆直諒足相訂補具見良朋賞析之樂惜先生未及改定耳茲將續錄各條依所標注分別次入兩卷之中又各家按語亦錄注句下悉存其真不敢妄為竄易宋某著靜思軒藏書記略謂孟瞻楚楨先後校是書加簽指摘幾無完膚可徵學力之優紬而著作非易事其言頗為失實二劉與先生皆優貢同年盛官山陽教諭先生嘗謂與余累年切磋無間日不相見三君與先生契合無間宜為諍友宋某猶不免世俗之見耳李字少白及盛之門諸生工詩許字不詳道光乙酉拔貢附著於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吳縣顧廷龍謹跋

論語經正錄

張祖翼署首

光緒二十年仲春月鋟板

自朱子爲論語孟子集注又取禮記中大學中庸爲之章句紹熙元年刊於臨漳後儒誦習名爲四書與六經並行元明至
國朝以經義取士皆試四書義並之功令背注者黜弗錄使天下士由朱子之學上窺鄒魯洙泗之書也沿習既久逐末忘本以聖賢明道教人之書爲取利祿而罔聞於行高明之士則猒棄之屏心訓詁攷據惡言義理正學不明士風日下時文講章之獘至斯極矣　先君子居常憂之思欲纂集一編以救時獘晚年疾作未及詳加搜討呼小子用誥命繼成之用誥謹定條例廣集羣書閱六寒暑先成論語二十卷媿質之不敏恵庭訓之垂從大概鹵莽滅裂採擇失當得舉聖經墜厥先志私心懍懍未敢卽安願與好學君子共商之焉

序例　一

集注章句辭簡義深非初學所易領取故讀集注章句必參以或問旁及朱子語類文集然後經旨易明然或問爲未改之書語類爲門人襍記文集多未定之論參互異同難以畫一趙格菴四書纂疏胡雲峰四書通及明永樂大全皆採或問語類文集合於集注章句者附注於下然觀大全所載皆輾轉抄錄裁翦合併更爲增飾證之本書類多舛譌識者病之今於語類文集從原書採錄注明某錄答某某書參校同異並識當日質問之人庶學者有所攷焉

何氏集解取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

生烈八家皇氏義疏取衞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溪李充孫綽周懷范寗王珉十三家朱子論孟精義取二程子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十一家至爲章句集注則兼採漢唐以下五十四家趙格菴纂疏取黃幹輔廣陳湻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眞德秀蔡模十三家胡雲峯四書通又增入四十五家蓋義理非一人所能盡經旨以共證而益明捃拾博則抉擇精守偏見安簡陋通儒弗取是書斷自朱子以下宋元明至國朝先儒採錄者亦百餘家非敢務廣庶不失博學詳說之義云爾

朱子集注屢經删改自言字字稱量於聖人語意剖析

精微不使少有出入故有言理深通推說曲暢它人所喜朱子往往辨而麾之然此義言內注目圈外注則少寬矣此書仿朱子論孟精義衞正叔禮記集說薈萃衆說爲例益寬所貴闡明經義大旨不必悉合集注語意羣言殽陳要歸自見在學者善觀會通而已

朱子傳程子之學而說經不盡同程子金仁山許白雲得朱子正傳而於集注閒有匡正蓋義理之宏綱要旨聖賢修道入德之方千聖相傳不可不同者也章句文義典章名物詮釋各異攷據詳略有殊不必皆同者也此書所採有諸儒之說朱子所不取者有朱子舊說與集注異者亦有集注偶失論辨匡正者苟於經義有關不以異集注擯而不錄至義理之宏綱要旨聖賢修道入德之方則恪遵朱子違異者黜讀者詳之

朱子之學表章於元大顯於明正嘉時純儒輩出道一風同人無異學自陽明氏起而後異說興焉陸稼書訂正四書大全錄蒙引存疑不取萬歷以後之說其松陽講義辨陽儒陰釋尤三致意焉志存衞道可謂嚴矣是書於明季諸儒直標心宗顯背聖經者槩置弗錄言之平實合於經注者亦同採錄朱子於蘇眉山張無垢以禪學麾之而集注取其說是可知所用心矣

朱子序論孟精義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朱子教人先讀注疏而後及於精義非薄訓詁名物制度不言也且朱子著書務明義理使學者躬行

心得補注疏之不及急於此則緩於彼理勢然自金仁山論孟集注攷證許白雲讀四書叢說訓詁名物制度攷證較詳趙鐵峰箋義纂要陳心叔類攷專攷名物制度羽翼集注至近世漢學家攷之益加詳矣今錄其說之精塙者使學者於義理攷證本末兼資庶不失朱子教人之旨云

自明永樂輯四書大全懸功令取士時文講章之弊實濫觴於此然陸稼書困勉錄冉蟫菴四書詳說皆言及制義蓋上以是教下以是學果發憤受書即知返身爲己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何可盡訾也降及末流著述者競趨風氣誦習者務工時文揣摩章旨節旨虛神語脈備及精微而不問聖學何如也不問身心何如也朱子

闡明四書之旨荒矣是書所錄於言章旨節旨虛神語脈之說一槩不取而為學入德返身切己之言錄之必詳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

朱子論語或問云凡茲緣假借最釋經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志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彊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疏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其偶值文意之適同而無待數者之患亦不免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塙而真實也語類安卿錄云君舉在三山請某人講學而省章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是其科舉之習未除今所錄者謹

依朱子解經之例凡獨標一義該括經旨以為新奇如科舉之學假借它書附會經旨以為有據如今漢學家之說者皆所不取

方植之曰後人淺陋著書引古人之書或記舊文不全妄以臆見改竄鑿空杜撰紕繆陋妄最足貽誤後人故今當嚴其例必全引用原文此一義也衛正叔序禮記集說曰皆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又一義也是書採錄時有節刪或原文繁冗割棄蕪辭如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或辭近俚俗太泰太甚如朱子語類其它亦閒有刪汰然斷章則有變本則無至其原書無存從它書採錄者則據先儒之引改非末學所敢塗也

衛正叔禮記集說皆會諸家不參以己說其自言曰它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存心廣大人多稱之是書義亦在會眾眾說然有朱子集注在稽實己有所宗主凡與集注異者少加案語以辨異同務使羣言證明非敢逞他知解

光緒辛卯冬十月用誥謹述

論語經正錄採錄諸儒姓氏

朱子　文集　語類　四書或問　延平答問

閩縣勉齋黃氏榦　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龍溪安卿陳氏淳　北溪集　字義

慶源漢卿輔氏廣　論語答問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溫州知道葉氏味道　講義　四書說　胡炳文四書通引

南康伯量胡氏泳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九峰蔡氏沈　蔡氏九儒書

潮州文相鄭氏南升　胡廣四書大全引

永嘉器之陳氏埴　木鐘集

建安節齋蔡氏淵　蔡氏九儒書

句容東溪劉氏伯熊　蔡節論語集說引

永嘉岷隱戴氏溪　蔡節論語集說引

慈溪慈湖楊氏簡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休寧流塘詹氏初　寒松閣集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廣信雙峰饒氏魯　論語石洞紀聞　朱子異同條辨　雙峰講義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覺軒蔡氏模　論語集疏　蔡氏九儒書

樂清白石錢氏文子　蔡節論語集說引

南康厚齋馮氏椅　胡廣四書大全引

臨川鶴山魏氏了翁　鶴山大全集

浦城西山眞氏德秀　四書集編　讀書記　大學衍義

鄞縣蒙齋袁氏甫　講義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縉雲格菴趙氏順孫　四書纂疏

永嘉覺菴蔡氏節　論語集說

慶元伯厚王氏應麟　困學紀聞

慈溪東發黃氏震　日鈔

金華北山何氏基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引

樂平貴與馬氏端臨　文獻通攷

金華魯齋王氏柏　標註四書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引

新安勿齋程氏若庸　性理字訓　胡廣四書大全引

建安勿軒熊氏禾　標題四書　胡廣四書大全引

番陽節初齊氏夢龍　語解　胡炳文四書通引

莆田四如黃氏仲元　四如講稿　胡廣四書大全引

蘭溪仁山金氏履祥　論語集註攷證

金華白雲許氏謙　讀四書叢說

河內魯齋許氏衡　語錄

婺源子見程氏復心　四書纂釋　胡廣四書大全引

番陽可堂吳氏仲迂　四書語錄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休寧定宇陳氏櫟　四書發明　胡炳文四書通引　胡廣四書大全引

婺源雲峰胡氏炳文　四書通

歙縣仲宏倪氏士毅　四書輯釋　胡廣四書大全引

樂平克升朱氏公遷　四書通旨

崇仁草廬吳氏澄　吳文正集　黃宗羲宋元學案引

南昌鐵峯胡氏恧　四書箋義纂要
澠池月川曹氏端　語錄
河津敬軒薛氏瑄　讀書錄
臨川康齋吳氏與弼　語錄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三原石渠王氏恕　石渠意見
餘干敬齋胡氏居仁　居業錄
晉江虛齋蔡氏清　四書蒙引
崑山莊渠魏氏校　莊渠遺書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泰和整菴羅氏欽順　困知記
安陽後渠崔氏銑　士翼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增城甘泉湛氏若水　四書訓測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武進養齋徐氏問　讀書劄記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弋陽石潭汪氏俊　濯舊藁
餘姚陽明王氏守仁　陽明全集
高陵涇野呂氏柟　四書因問
吉水谷平李氏中　谷平日錄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南海渭厓霍氏韜　文敏粹言　渭厓集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香山泰泉黃氏佐　庸言
德清敬菴許氏孚遠　敬和堂集　黃宗羲明儒學案引
安福東廓鄒氏守益　東廓集
山陰龍溪王氏畿　龍溪全集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金壇方麓王氏樵　四書紹聞編
同安次厓林氏希元　四書存疑

武進方山薛氏應旂　四書人物考
武進荊川唐氏順之　荊川文集
晉江遵巖王氏愼中　遵巖文集
新都用修楊氏愼　升菴集
金壇宇泰王氏肯堂　論語義府
烏程承菴姚氏舜牧　四書疑問
南昌思文萬氏尚烈　四書測　孫應科四書說苑引
吳縣因之吳氏默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錢塘無回沈氏守正　四書說叢
無錫涇陽顧氏憲成　小心齋劄記　四書講義
無錫景逸高氏攀龍　高子遺書
京山楚望郝氏敬　四書攝提

長安少墟馮氏從吾　四書疑思錄
應城心叔陳氏士元　論語類考
吳江季侯周氏宗建　論語商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山陰念臺劉氏宗周　語錄
秀水羽皇宋氏鳳翔　四書證學錄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永豐雙江聶氏豹　困辨錄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定興伯順鹿氏善繼　四書說約
嘉善幾亭陳氏龍正　幾亭全書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芑山張氏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引
太倉麟士顧氏夢麟　四書說約
絳州復元辛氏全　陸隴其松陽講義引
衡陽船山王氏夫之　四書訓義　讀四書大全說

四書稗疏
容城　夏峯孫氏 奇逢　四書近指
桐鄉　楊園張氏 履祥　備忘錄
盩厔　二曲李氏 顒　四書反身錄
太倉　桴亭陸氏 世儀　思辨錄
濟陽　蒿菴張氏 爾岐　蒿菴閒話
崑山　亭林顧氏 炎武　日知錄
太原　潛邱閻氏 若璩　四書釋地
溧陽　蒿子芮氏 長恤　匏瓜錄
崑山　柏廬朱氏 用純　毋欺錄
邢州　蒙吉刁氏 包　四書翊註
安邱　直齋劉氏 源淥　日記　冷語

採錄諸儒姓氏　五　擁翠廬刊

孝感　魯岡彭氏 大壽　魯岡或問
襄城　禮山李氏 來章　達天錄
中牟　蟬菴冉氏 覲祖　四書詳說
蕭山　西河毛氏 奇齡　經問　論語稽求篇
寶應　止泉朱氏 澤澐　止泉集
安溪　榕村李氏 光地　論語劄記
蔚州　庸齋魏氏 象樞　寒松堂集
平湖　稼書陸氏 隴其　松陽講義　四書困勉錄　三
魚堂日記
慈溪　西溟姜氏 宸英　湛園札記
鄞縣　滄柱仇氏 兆鰲　訂正四書大全
錢塘　山公馮氏 景　解舂集

儀封　孝先張氏 伯行　困學錄
蠡縣　恕谷李氏 塨　恕谷後集
長洲　義門何氏 焯　讀書記
山陰　荊山向氏 璿　四書記疑　唐鑑學案小識引
華亭　廣期焦氏 袁熹　此木軒四書說
蒲州　君玉崔氏 紀　論語溫知錄
吳縣　半農惠氏 士奇　禮說
江陰　賓實楊氏 名時　論語劄記　程功錄　講義
興縣　慈齋孫氏 嘉淦　成均講義
岱雲李氏 沛霖　四書異同條辨
無錫　復初顧氏 棟高　春秋大事表
婺源　慎修江氏 永　鄉黨圖考　羣經補義

採錄諸儒姓氏　六　擁翠廬刊

錢塘　闇齋沈氏 近思　語錄
金壇　已山王氏 步青　四書本義滙參
鄞縣　謝山全氏 祖望　經史答問
宜興　翼聖任氏 啟運　四書約旨
博野　元孚尹氏 會一　讀書筆記
婺源　雙池汪氏 烜　四書詮義
甯化　翠庭雷氏 鋐　經笥堂文集　唐鑑學案小識引
河內　用九夏氏 錫疇　强學錄
餘姚　抱經盧氏 文弨　龍城札記
嘉定　竹汀錢氏 大昕　養新錄
大名　東壁崔氏 述　考信錄　論語餘說
桐城　惜抱姚氏 鼐　經說　筆記

金匱　味經秦氏蕙田　五禮通考
寶應　端臨劉氏台拱　論語駢枝
仁和　鹿泉趙氏佑　四書溫故録　黄式三論語後案引
蕭山　寅谷曹氏之升　四書摭餘說
通州　介菴雷氏學淇　經說
高郵　畝園宋氏綿初　釋服
武進　拜經臧氏庸　拜經日記
績溪　竹村胡氏培翬　禘祫答問
仁和　升卿方氏觀旭　論語偶記
長洲　于庭宋氏翔鳳　論語說義　發微
淑起陳氏震　箕墅說書
上元　巽之管氏同　四書紀問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

桐城　植之方氏東樹　儀衛軒遺書　漢學商兌
儀徵　芸臺阮氏元　校勘記
溧陽　理亭周氏柄中　四書典故辨正
德清　新田徐氏養原　頑石廬經說
臨海　誠齋金氏鶚　求古録禮說　鄉黨正義
靜海　若人毛氏士　春秋諸家解
寶應　楚楨劉氏寶楠　論語正義
高郵　伯申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
山陽　彥輔潘氏德輿　養一齋劄記
寶應　叔俛劉氏恭冕　論語正義
定海　薇香黄氏式三　論語後案
當塗　心伯夏氏炘　學禮管釋

霍山　竹如吳氏廷棟　拙修集
家蘐思先生諱植　四書參註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學而第一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

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朱子語類(壽昌錄)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又(僩錄)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祇專靠師友說話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朱子語類(驤錄)問注云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

又(雉錄)今且理會學是如何然後理會時習蓋人祇有一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己一身者若心不在焉得理來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祇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

又(安卿錄)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祇爭在此聖賢教

人讀書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祇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

又(震錄)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是無定之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

又(柄錄)問程子二說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又(賀孫錄)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行得說習於行者亦非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

又(祖道錄)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祇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又（祖道録）大抵私小之人或有所見則不肎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

又（夔孫録）或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亦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爲樂也小矣

又（僩録）人不知而不慍自是不相干涉己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成熟心固有時被其所動及到此方眞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又（夔孫録）不慍不是大故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

學而第一　十三　翻國鐫

慍此非得之淺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又（時舉録）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怨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人不知而不慍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

朱子論語或問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說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功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說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邪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說矣然以

學而第一　十四　翻國鐫

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爲而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

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

金仁山履祥曰古人爲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爲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爲也朱子於或問中論學分知能集注蓋合言之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爲而效之蓋於其言行制

作而體認之也

羅整菴欽順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即學者之所以學也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

刁蒙吉包曰學兼知行又當兼身心說內凝其志氣而無邪思以心習也外肅其威儀而無妄動以身習也致知力行時時砥礪乎身與心時習之學乃無遺義矣

楊賓實名時曰先王之教祇是詩書禮樂王制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四者已該括知行論語首章學字即指此

家慧患先生曰疏訓學字以誦習經業爲言朱子注大學學謂講習討論之事此以效字訓之以明善復初實之義兼知行蓋於合下誦習中推出所以然之義竊謂但以誦習爲言未免失之太淺然誦習是知一邊事亦學之實業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當日亦以讀書爲學可知但聖門知行並進如以顏子不遷怒貳過君子敬愼爲好學則又在行一邊言之不似後世口耳記誦已耳

鹿伯順善繼曰日說樂不慍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何以如此眞切如此超脫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修持祇轉念易棄學而易厭時習則功夫無間本體流

行浹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矣

汪雙池恒曰程注時復思繹是時習在心致知之事也學將以行之云云是時習在事力行之事也謝注坐如尸立如齊錯舉二事以見時時事事莫非學習也蓋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學之習之亦無事而不在無時而可間內專於心外專於事知行相軋淺深相引生熟相因新故相繹此中原無止境到純熟時便是君子

沈闇齋近思曰學字兼知行敬思繹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齊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

齊節初（夢龍）曰樂非幸人之信從於我也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物我之間天理流行葢方於此樂見之

張楊園（履祥）曰朱子謂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不知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咎責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時而能不慍豈非甚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何義門（焯）曰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

陸稼書（隴其）曰不慍不可謂爲置之度外不屑教誨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居夷浮海亦是不慍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祇在道理上便是不慍

吳竹如（廷棟）曰一有近名之心其志遂隱爲毀譽所奪雖日從事於道義皆徇外爲人矣故必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乃爲爲己之學

金仁山曰學至於說則其進不已其應不窮其教不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於君子

汪雙池曰集注學之正正字與首節注明善復初相應葢異學末學亦俱有習說朋來之閱歷到頭究竟不是君子乃知學之正三字乃君子源頭朱子喫緊爲人處不可忽也

王船山（夫之）曰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於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學而時習之章聖人分中亦有此初學分中亦有此夫子祇就其所得者約略著此數語而加之以詠歎使學者一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淡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朱子語類（節錄）問當說本立而末生何云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又（賀孫錄）問本立道生曰如人能孝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故舊漸漸通透

又（僩錄）或說孝弟之人發於它事無不和順曰人不孝弟則此理中斷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爲仁之本

又（璘錄）問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祇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爲人孝弟則必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葢能孝弟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

又（伯羽錄）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發政施

仁之仁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然亦祇是一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本字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賢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亦不得

又（賀孫錄）爲仁以孝弟爲本卽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內發出首先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它皆從此出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

又（答董叔重）問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內發至精實而無僞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大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旨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是也非無本而漸生之謂曰大槪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然則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

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

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葢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脩此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邪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葢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

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性中祇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即不成道理葢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祇有仁而無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祇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漢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聶雙江豹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眞切處孩提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此眞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爲仁之本

汪雙池曰子貢務博施墨氏言兼愛人多向空闊處求行仁而切近處不理會故有子約而反之使人務孝弟葢切近處實踐則天理本心自油然而生滿腔惻隱抑遏不住所謂本立道生也

焦廣期袁熹曰延篤論仁孝略云耳目手足功雖顯外本之者心草木之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案篤之所言仁者與有子言爲仁正同皆以及物功用爲言故有四體枝葉之喻本立道生得此論其義著明葢漢儒之篤論也

王伯厚應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

得之而有子之學無傳焉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譽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尹元孚會一曰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觀學而次章即記有子之言可知大指人自習焉不察耳

案孝弟爲行仁之本義固正大觀井有人焉人俗伲仁則此章仁字似亦人之俗字如伲人字解與

章首其爲人也句相應義甚直截初學記友悌部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作其爲人之本與可
備一解

陸稼書曰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
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
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祇包在仁內天淵不同

用誥謹案程子此語近漢學家詆之尤力然
細玩此段語意是荅孝弟爲仁之本之問恐
人以用爲體則不識大本也此義以未發已
發言之其理易明蓋仁性也孝弟仁之用也
性之未發生意渾淪無所不備祇可謂之仁
不可謂之孝弟至其已發及於親而後爲孝
及於兄而後爲弟是孝弟乃仁之所發而未
發之性不得以孝弟名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巧言令色鮮矣仁祇爭一爲己爲
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爲
此務以說人則不可

又南升錄祇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
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子於前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
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
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
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
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
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
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
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
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
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
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用誥謹案或問以心之德屬此章蓋是集注
未改之本

許白雲謙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
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又曰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說人全
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
無禮不能守正而求說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欲欺人
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智一舉而心德皆亾

胡雲峰炳文曰剛毅木訥之質近仁巧言令色之心
不仁蓋在外者惟務致飾以說人在內者固已自失
其所以爲人矣上文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
人深惡焉

何義門曰此與下章連類記正是提撕教人加之省
察切己返求從言貌細微處實做功夫非汗漫觀人
之法

顧亭林炎武曰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

他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則學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黄勉齋榦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爲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生而已生之外無它道也天地以是爲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其所以爲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爲德者非

學而第一　十五

一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此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與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爲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何也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静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也

家顥息先生曰惟其爲心之德故所得於天地者必當全受全歸盡其性而得其本心而事皆當理推其極必至於全體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後心之德無虧惟其爲愛之理故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者發之最先莫切於身所從生之一本而愛親敬兄之心孩提即具推其極又必至於利民濟物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愛之理無虧

學而第一　十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語類蓋卿錄爲人謀而不忠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爲人謀而不忠後此中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之道理

又時舉錄人之本心固是要忠信但見是別人事便不如己事切若計較利害此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此病最重纔有此軀殼便自私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又銖錄曾子三省是當下便省省得便改不是事過後方改

又安卿錄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時若未爲人

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如何曰程子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祇是主於敬此是存養此心在此照管勿差失便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又（恪錄）問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是忠信否曰是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大抵這面許多語皆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又（道夫錄）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爲人質實心不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自約

又（方子錄）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

省氣力處用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者何也曰這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夫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實有而無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

言之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爲萬物之靈也

黃勉齋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醕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金仁山曰傳不習乎程伯子作傳之於人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

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於己正鄭氏所謂講時爲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者不習而傳豈不誤人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於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爲切己故曰省吾身此三言日用交際所必有故忠信習隨事而必省所以曰日省

用詁謹案集解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程子蓋從古說

王方麓（樵）曰君子不從形骸起念故處己處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爲之處者少有一豪之不盡即爲不忠蓋盡己之

謂忠到得盡己則理之所可爲爲己爲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爲人謀不如自爲謀之盡則爲不忠此猶是麤說

芮蒿子（長恒）曰人苟知爲己之學未有不致嚴於自治者惟是物我交關之際功在隔體而寬假之意或從而間之故曾子日省必以是三者爲切身之責而加察焉蓋無所不用其誠也

孫懿齋（嘉淦）曰三省當提忠信作大主腦而從最易不忠不信者日省其身方見曾子務本守約得聖學之眞傳處蓋忠信好學聖人爲語之實功全在乎此

焦廣期曰忠信之心不言不動而存參前倚衡而不可失者也爲人謀則用其忠交朋友則用其信此一事之忠信也而全體之忠信亦在焉故注言忠信爲傳習之本正謂夫忠信之常存者耳

陸稼書曰言省察即有克治克治不嚴省察亦徒然耳須於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立得身定方是眞能省察曾子於三省苟尚有格物致知功夫於道理已明故其所省者如此若學者未曾有格致功夫忠信習三字尚認不淸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功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

家懿忠先生曰忠信之義絜矩章注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用明道語也三省章注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用伊川語也然循物無違止可訓絜矩章之信而於它章未能皆合故陳北溪謂伊川方說得塙實須知忠者信之本信者忠之發朱子曰忠信祇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便是忠驗之事謂之信此即明道所謂表裏之義也故忠多以事君言信多以出言言又如不疑爲信又對色莊則正顏色近信皆忠信之一義惟盡己以實四字於義塙當而該括又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亦有別朱子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眞實无妄之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无妄者也陳北溪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言忠信是就人用功夫上立字其說是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子語類（伯羽錄）堯是初頭出治第一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己之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祇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祇是主一曰主一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大無小常令己之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亦如此

又（伯羽錄）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又（燾錄）根本功夫在敬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此敬字孔子曰修己以

敬此是最要緊處
又（賀孫錄）有此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
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無此五者則君抗
然於上而民葢不知所向
又（林錄）之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此章言及爲政
如何曰此是爲政之本如尊五美屛四惡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甚本如何做厺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千乘之說包氏馬氏孰爲得邪
曰此義葢嘗攷之疑馬氏爲可據葢如馬氏之說則
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
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
糧糗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

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
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
其亦無足據矣
朱子文集（井田類說）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辠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眾眾（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
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
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
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
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
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
黄勉齋曰師說以敬字惟畏字近之葢敬者此心肅
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也
蔡覺軒（模）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乃主
動而言
金仁山曰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於政則必有法制

禁令紀綱文章夫子荅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葢其
時先王之制數尙多無恙但治國者無是心故其政
不行爾至孟子時先王制數廢改殆盡故孟子之論
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
許魯齋（衡）曰德性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
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一有失墜萬事隳敗如道
千乘之國不說制度如何祇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陸稼書曰胡氏謂五者以敬爲本朱子有反覆相因
之說皆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祇是平說敬字淺言之
可包下四件修己以敬是也淺言之則遇事謹慎之
意不必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信者不用權

訖不朝叟暮改皆是真墒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之時而眞墒者常在終是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節用不必說節非褊嗇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樸變人不必說變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

何北山基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用力之方昭然易見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爲主一再下注脚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觀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

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尤約而明

王船山曰案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提封百井三分去一六十四井而出長轂一乘旁三十六井鄭氏以爲治洫據班孟堅說則是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也今從班說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百乘而王制鄭注本周官以爲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方五百里之國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二千五百乘次國當出賦一千六百乘皆不啻千乘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十萬井以開方法計之大略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視伯國稍大何云大國所以然者周官之說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案周官有上地不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之差通計其率而亦三分去一方五百里之國計二十五同周官以方百里爲同以一同之地建國立郊遂餘二十四同三而二則十六同也可出車千六百乘方四百里之國計十六同以一同立郊遂餘十五同三而二則十同也可出車千乘所謂千乘之國也蓋周制上公惟宋一國宅卽有大功如周召及太公皆僅封侯故千乘卽爲大國也是則周禮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也

雷介菴學淇曰千乘之國古注馬說爲長馬引司馬法何氏謂之周禮蓋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乃周之軍禮卽周官之政典也此與大司徒五等封地之說不甚合彼言封建之大凡此言賦軍之實數故曰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或多於此或少於此則司徒五等之封是已然三百一十六里其地千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兼溝涂里巷一易再易之地言之非謂九百夫家始出一乘也鄭康成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蓋宮室涂巷三而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

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同十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是曰千乘之國此周有天下監於二代之通制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虎賁謂每乘之士十人也）齊之戍曹也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魯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公徒兼士在內）皆與此制符合但此三百一十六里是除去附庸之國及名山大川言之若兼井於內則方五百里方四百里實皆此千乘之賦也自古國邑非如棋局之均齊亦止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川之國賦入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於大國殷索周索戎索

既與貢法助法徹法亦殊故王畿侯國車乘之法又有大偏小偏及甸出長轂七十五人爲一乘等制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

毛西河（奇齡）曰問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傳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司馬法者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會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

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然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

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故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

金誠齋（鶚）曰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

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馬
獨以為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
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
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
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
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
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
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
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為可據矣哀
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
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

法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
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
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
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
家也案司馬法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
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
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
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
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為天

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畿外
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
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
五人樵汲五人（此卽將重車二十五人也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
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
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葢家出一人為兵也又
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遂為副卒鄉遂出兵
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
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
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
鄉遂不足然後偏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猶不止徧

境出之是為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
修曰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
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
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
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
十五人亟過家一人自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
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
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
一人不為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
木取之公家山林而亟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
閒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自芻茭則尤
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

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偁故井地即井田也（王制皆作田字）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自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

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

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他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用謹案千乘集解馬氏包氏之說不同何氏兼存之朱子或問從馬氏井田類說據班志亦同馬氏然考廖子晦云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攷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邱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攷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攷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浚

易據此書是朱子亦未有定論也今於遵馬氏者錄王氏雷氏二說遵包氏者錄毛氏金氏二說庶不失朱子兼存之義以待知者浚擇易

雷介菴曰國家使民處甚多不專力役如王伯徵師鄰封侵伐追胥竭伍啟塞從時皆不得已而用衆非常有者不在以時之例外此若朝聘征伐浚築修伍之類必俟冬月時未至不可使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時既過不可使故曰既蟠而收君子不興功蒐苗之禮雖在春夏農民亦自有隙時且使之不過三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語類（僩錄）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之道理問人之賢不肖己心中須有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下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

又（燾錄）問而親仁曰此亦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又（明作錄）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文亦不濟事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蓋為弟為子日用出入之實職職此而從區區於文義

章句問抑末也程子謂非為己之學意蓋如此曰修弟子之職固所以為己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為己也

陸稼書曰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者以此涵養之自日引而月長氣稟不好者以此變化之亦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

汪雙池曰此小學切近功夫而大學亦不外是蓋孝弟者盡倫之事謹信者踐形之事孝弟為百行之原故皆及之然孝弟而不謹信亦非所以為孝弟此即惓惓君子夫子所謙為未能者然教弟子必自此始也謹信省察克治之端而愛衆親仁亦涵養之資變化氣質之助也有餘力而後學文行重而文末也有餘力便須學文文亦不可緩一以收其放心一以為行之助雖未及夫大學之致知格物而格致之學亦已於此立其基矣

用誥謹案張南軒云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汪氏蓋用此說

倪仲宏（士毅）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黃東發（震）曰此章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忽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患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於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為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為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

用詩謹案或問附錄蘇氏之說朱子謂有以
正近世好高蹤等之失尤學者所宜詳味黃
氏說與此意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語類德明錄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
偽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
也
又儒用錄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云說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矣
又安卿錄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
推祇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又明作錄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
之私計也
金仁山曰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
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於孝弟忠
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
張楊園曰凡人無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為善之日矣
蓋秉彝之良已盡喪也子夏以賢賢易色為首而繼
之以竭力致身有信以無此賢賢之誠則子焉何難
不父其父臣焉何難不君其君朋友何難相傾相賣
雖使多見多聞適以濟其惡而已
黃勉齋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
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

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宏是則子
夏之所不能及矣
辛復元全曰此章非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
人祇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不
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
肯為廢學之語
王船山曰本文之旨原以效學之成而非泛論人品
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
夏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
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
足與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據
現成人品說非就用力敦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

規格以驗學之所至耳吾必謂之學矣是聖學異端
一大界限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
見子夏篤信聖人處知此而後知集注之精
案集注解末二句學行並重義自精當黃勉齋謂
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即外注吳氏意語類中亦
有如此說者辛復元王船山則謂子夏語意仍是
重學今兩存其說讀者分別觀之可也
黃薇香式三曰賢親君友各盡其道如此必其心之
真摯常以古人自期而讀書窮理務孜孜於大端者
陸稼書謂子夏想實行之人因忠實學之重是也雖
曰未學假設之虛辭與雖賞之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

朱子語類伯羽錄今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厺如不重則不威亦是敬是總腦必敬而後能不輕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又南升錄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一身都空矣今當反看此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處事接物皆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修身之要主忠信又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祗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用誥謹案上條云敬爲此章總腦此又云主忠信最要盖誠敬二義必兼之而功乃至

又義剛錄交朋友須求有益不如我者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

又壯祖錄問有不勝己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己者來求於我則不當距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

又時舉錄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主忠信後於不重則不威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入無形影無稽攷處厺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不如己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爲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爲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盖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攷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盖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尙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兢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爲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爲友者其故亦可知已盖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委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爲高便辟佞柔之從則說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

從隸之人雖有美才巨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何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己若也

黄勉齋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陸稼書曰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葢學必澂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鎭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士亦且多忽佗

何北山曰主者謂凡事必靠此忠信爲本而不容它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於心之實也信者見於事之實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爲其始終表裏無不出於實而虛僞之妄念自將消磨泯滅無妄之眞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

胡敬齋居仁曰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又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從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實做操存省察功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辟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雖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

胡雲峰曰此過也而集注以爲惡曰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

汪雙池曰九容威重之則也九思忠信之主也學之固所以明善也忠信所以誠身也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君子敬以直內重威非止以固學而已也然不重不威則學且不固矣無以明道而況於進德乎然從曰威重則又或色莊於外而知而不行以實之則學亦徒學而已故學旣固矣則必主忠信以力行之斯所學者在我由是而又愼於取友則德日進矣勇於改過則善日純矣此君子之學也

用誥謹案據外注游氏說首節學字義兼知

行主忠信以下皆學之事也汪氏以明善言學則學字義專屬知主忠信改過乃行之事所謂四項平開而先後有序也

眞西山德秀曰論語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葢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祇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源子思孟子則竝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着字則是所以爲此者乃是欲以着德而其意不專於愼終追遠矣

許白雲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疏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衾歛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歛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朱子語類寓錄問良易直也曰此心不傾險不麄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良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此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萬善之總處

又錄明作儉謂節制非儉約之謂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又錄夔孫聖人德無不備此五者皆有謙退不自聖之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又錄德明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耳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又錄時舉溫良恭儉讓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深體之於我則見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意思

朱子文集答林德久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楊賓實曰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焉富日月升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有先於聞政章者皆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暴戾驕慢之潛消者無

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眞學聖者舍此奚從焉

又曰溫良恭儉讓此夫子之容貌言色辭氣也曾子所稱三貴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蓋隨時隨處存心檢察求庶幾乎此也顏子從事四勿於視聽言動克己以復於禮好問虛受忿怒不校與夫子氣象不相遠分之爲三爲四合之總歸於威儀此聖人無行不與之教故述子貢之稱聖以此爲首而紀顏曾之傳道亦不外此以爲依據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朱子語類明作錄觀志觀行祇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

又伯羽錄問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亦不必做兩截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朱子論語或問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其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有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晉謝方明承代壽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卻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

朱子文集答何叔京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棖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又答董叔重問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為的當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志之趨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歿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所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歿之閒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三年之閒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願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曰此說得之

楊賓實曰三年無改發孝子之心於是為至蓋溢於天性之愛而不違乎禮義之則其志行之深厚純篤異於尋常矣

黃薇香曰此為人子不能承順父道與守道不久者言之也其志其行子之志與行也父在而所行雖善或壓於勢故觀其志父歿則志與行符觀行即知志也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改已久可信其終身之不改而謂之孝也呂伯恭曰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歿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歿二其心也汪容甫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

後章愔高拱之邪說出矣

用誥謹案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從游氏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之說故語類僩錄云說三年無改便是事有未是處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又人傑錄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是以父之道泛指父之事言黃氏云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重言道字可備一解

錢竹汀大昕曰孔子之言論孝無疑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孝之子巷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夕忘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至於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槩以承述爲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

案朱子荅呂子約書云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並思之則朱子當日亦兩存其說

用誥謹案集注義從古注錢氏此條用精義中范氏之說張南軒亦從此說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朱子語類閎祖錄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其敬而和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

又雉錄要知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强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呂與叔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强人須知得此理則自然和

又時舉錄禮如此之嚴分豪不可犯何處有和須知吾心安處便是和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不和也以此見禮中本有和非外面物事也

又義剛錄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牽强之意禮中自有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一從容不迫離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又時舉錄知和而和是一向求和便是離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此爲有禮可知是不可行也

何義門曰班固云事舉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案中和相因未有不中而可以爲和者也

陸稼書曰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

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
禮外之和出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
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没於敬肆而已
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有子特拈出一
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即孟子性善
之旨也又拈出一知和而和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
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

汪雙池曰有恭敬之心而將以玉帛有辭遜之心而
行以拜跪則節文度數莫非眞意流行其閒舉動閒
自覺從容不迫苟或本無敬心而強將玉帛本無讓
心而強爲拜跪則眞意旣亡行禮時亦覺虛文束縛
非從容不迫矣周末文勝眞意盡亡玉帛儀文全出

勉強不和爲甚其有激於此而欲矯之者如棘子成
子桑戶之徒又因而遊於方之外防檢蕩然有子目
擊其弊故欲範以先王人祗知次節爲防弊不知從
和之弊實因不和者所激而至兩節皆有防弊之意

蔡覺軒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
論禮之用固以和爲貴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
之和若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禮與和成二物
矣朱子所以因有子言禮之用而以禮之體發其所
未發可謂有功於聖經矣

金仁山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

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
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閒如宗
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官之禮多儀也而爽
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燦然有文之中毋有權
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皆由之又如
飲食合懽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燕不過
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
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
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

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
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旹
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用詁謹案有子皆言禮之用下節又防用和
之弊自當指用禮之和言如金氏所解是也
集注以禮之發於自然者爲和蓋言用和之
所以然欲人求之於內而得其本也

張楊園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於
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
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
安排也

家慈忠先生曰禮有體有用故朱子注曰天理之節
文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云者仁義禮智皆天理
而仁義之無過不及以合於中者即禮中庸言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夫子言義以爲質而曰禮以行之皆此意也人事儀則云者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以義起而儀文漸備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聖賢言禮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有兼體用言者然體用未嘗相離蓋惟天理有此節文故人事自然有此儀則非以人意勉强爲之故曰和爲貴而儀則之多皆出於人人各具之天理發爲恭敬辭讓之心而自不容已故曰毋不敬須知敬是禮之骨子心無一時不收斂則一言一動卽無不有當循之禮而言動一一循禮則心自不至於放弛內外交養之道也

黃薇香曰樂記始言天理鄭君注理猶性也凡訓詁義隔而通之曰猶鄭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理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荅何叔京書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卽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祇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爲仁義禮智之總名故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子論語或問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

朱子語類雉錄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恭不及禮亦能取辱

又人傑錄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主如主顏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它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又時舉錄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人與物之初下數句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思量到無弊處也

焦廣期曰聖賢言語不迫切故說近字其實則信必求合於義恭必求合於禮非苟近之而已與正顏色斯近信之近同

陸稼書曰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須合子張學干祿章同看干祿章之慎言行卽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闕疑殆擇理既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多見闕疑殆功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無下手處

張孝先伯行曰理卽具於事物之中所以處之而行得其宜者義也

家熊患先生曰義與仁同原而異用故朱注於孟子首章仁義皆兼體用而言其以義爲心之制者本尚書以義制事之制事至於苟所以處之者卽有一截

然不易之理故義多斷制裁割之意揚子所謂於義也剛者也以爲事之宜者本中庸義者宜也之宜身與事接自有一適然各當之理昌黎所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制之以心而所制者在事宜雖因事而宜之者仍在心有體用而非二物聖賢所言取斷制裁制之意如義以爲質之類是也取行無不宜之意如義之與比是也古人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閒經權常變之用皆以義爲衡其或出或處當辭當受者何以內斷於心爲經爲權者何以因物而應事不一轍皆有塙乎不拔無所游移之意而其塙乎不拔處又正其因應各當處須隨文體認得其本文之義又會其相通之理斯爲得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見已心中常有一合當著緊之道理此類自不暇及

又（廣錄）問先生常曰此章須反覆看曰若祇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何意思若祇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功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

胡雲峰曰士有所求於外則志便不立故必無所求於彼然後有所好於此

許白雲曰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卽爲如恐不及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王石渠（恕）曰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葢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李二曲（顒）曰自後世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敏事慎言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密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吾人今日之學

先貸淸此念辨必爲君子之志此志誠立而後敏吾性命不容已之事而非有要於功利慎吾樞機躬恐不逮之言而非有心於三緘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道而非有意於矜氣夫然而所學爲道誼之學所好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潘彥輔（德輿）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學者第一險要關隘於此打破雖未入室已升堂矣

張孝先曰自仁義禮智爲人所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其仁義禮智爲人所共由者而言則謂之道道也性也非有二也

家熙患先生曰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

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中庸曰率性曰不可須臾離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朱子語類（士毅錄）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立得定是入門便差

又（賀孫錄）問貧而無諂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非說必著如此但人且要就己身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此克治

又（安卿錄）問富而好禮曰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勉彊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驕之意思

又（時舉錄）子貢舉詩之意非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功夫蓋見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又（銖錄）聖門學者功夫塙實縝密逐步挨丕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其實做到此便見得如此聖人知其已是實得方為之進一步子貢便豁然知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忮不求子路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路方知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實行處全然欠闕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彊得無諂無驕便貪說此不知無諂無驕功夫未實進得恐從此處做病痛

朱子文集（答虞士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

輔漢卿（廣）曰為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恃而驕

許白雲曰集注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淺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

王船山曰子貢既有得於高明篤實之境而念非但擴無諂之心而即能樂推無驕之志而即能好禮乃推其所以致此之故無諂無驕可於貧富持也樂與好禮非可於貧富得也詩云如切如磋言乎學道之精也如琢如磨言乎太公私之密也必其如是既切而復磋擇理之精也既琢而復磨治欲之密也則純乎理之存於中而自有其可樂之實自見理之可好而

不可略乃能於貧於富而甚非道乎則甚諂甚驕者以其自守之志操而從事於學修以期進乎中和之德其詩之所以言君子自治之功之謂與

黃薇香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雅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厺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甚諂甚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而知道學自修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說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子貢叜廣引理以荅之也

用諸謹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義載范氏

謝氏引大學道學自修爲說朱子或問及荅虔士朋謂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而王船山黃薇香據之能見所以能樂與好禮之實故竝存之

家蘐患先生曰李蔡涯云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朱子語類卓錄己之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己不知人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又時舉錄見道理明自然知人己不識得道理如何知它人賢否

許白雲曰就學者言上句便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若推而言之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媿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

分朋傾軋而亂亡至矣

楊賓實曰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修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

論語學而第一　畢

湌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朱子語類義剛錄德與政非兩事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又錄時舉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非彊率之須知未為政前先有是德

又錄銖為政以德非欲以德去為政亦非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在德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

又錄子蒙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外面如此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

又錄義剛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為政自是人服所謂無為非盡廢許多簿書之類但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用力教其來服

又錄銖極星亦微轉秖是不離其所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

金仁山曰集注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此為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

而不失也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趙鐵峯惪曰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注舊說行道而有得於身後以身作心蓋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

張楊園曰薛文清公云無行可悔則德進矣此語非今人所知今人說德秖說此理得之於心而已誰復說到行朱子明言行道而有得於心

又曰或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

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逆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於心與無得於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張孝先曰仁義禮智之性謂之四德此天之所以賦於人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此人之所以全乎天者也

王船山曰天樞之於天原無異體天之運行一氣俱轉初不與樞相脫既與同體動則俱動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廣處動北辰在微處動其動不可見耳夫子將此擬爲政以德者之治象取類不虛爲政以德而

云不動云無爲言其不恃賞勸刑威而民自正也蓋以施於民者言而非以君德言也若夫德之非無爲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程子云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朱子云則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者治象也非德體也動於微而不動於顯（德微政顯）動於獨而不動於衆北辰之與君德合者愼動以不息而已矣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修身爲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以顯其象於天見爲理之不可易者而已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爲重君靜爲躁根之說毫釐千里其可謬歟

汪雙池曰夫子是欲人正人以德非教人無爲北辰居其所無爲之象衆星共之卽無爲而天下歸之蓋北辰不動而天之所以動者皆由北辰斡運正天子建極而四方成化之象其實北辰何嘗不動但動祇在此處旋轉不息而又不移所在故能運動周天正猶君子修德至誠無息之實而北辰無星其斡運處人不得而見是亦篤恭不顯矣

雷介菴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呂覽有始篇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天極卽北極也極星卽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淸臺法謂去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卽北

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下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勞心者無已時也宋人以磨心車轂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轂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眞不動矣與爲宇以宇及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在受樞處與扉扇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語類（道夫錄）蓋謂三百篇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所刺者皆可以爲戒使讀之者思無邪也祇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祇一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有一思無邪

又胡泳錄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

朱子論語或問曰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爲思無邪者歟曰此詩序之言也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曰然則夫子刪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攷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爲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

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挨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慢刻薄之流而先得辠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言而盡斷之邪曰聖人之意固將使人攷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邪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邪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

許敬菴孚遠曰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眇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采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聲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爲功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

汪雙池曰此明先王以詩垂教之意示人學詩之道也蓋聖人裁籍文章無非所以約人此心使得其正而感善懲惡之用惟詩尤著故夫子於詩發之

李厚菴光地曰舊說謂三百篇皆賢人所作而可以被之絃歌薦之鬼神用之賓客其釋義也非美則刺

蓋如風詩鄭衛之國則以其淫亂之言爲譏它人之作似皆因夫子此章而遷就其說者呂伯恭實主斯義故謂鄭聲淫者其聲淫非詩淫也雅樂鄭聲以聲樂別而非以詩別也閒有淫詩譏淫者而非自爲淫也朱子以爲不然故謂雅鄭之別雅卽大小雅也鄭卽鄭風也詩與樂相爲首尾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桑中溱洧諸篇自比於亂而設淫辭皆未無所謂諷一者豈端士正人之所屑作夫子所謂思無邪者蓋言詩之爲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也

許白雲曰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閒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

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朱子語類恪錄聖人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刑政

又錄賀孫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敎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敎民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敎國人

又錄炎禮便自有中制賢者可俯而就之不肖者可企

而及之

又錄子蒙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

黃勉齋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爲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敎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從以政刑彊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尙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

孫夏峰奇逢曰聖人治天下何嘗廢政刑則政刑亦救時之用若夫以德以禮則所重在風俗所憎在性情所責備者君身所愛護者元氣區區有恥何足以言之

黃薇香曰有恥且格者道德則以誠相感民以誠應禮亦本人心之當然而節制之也專尙政刑者以詐欺民民應以詐矣以威脅民民亦巧避威矣此王霸之分也薛氏讀書錄云所謂王道者自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判然不相須矣

又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禮者制度之顯著於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

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之畔離悖逆由於不相愛而禮之重婚紀聯族黨者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慈之德廣惕於分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昔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所闕俗乃大不敬至匹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漢宣帝綜核名實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通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无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敎被服於成

俗者凡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辠而不自知又言法禁於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前則禮教之修爲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爲先王驅率之術必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於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語類（廣錄）問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心專一向此道理否曰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今學者誰不爲學祇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如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閒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

又（炎錄）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又（子蒙錄）三十而立者卓然有立不爲它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都摇動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又（時舉錄）不惑是隨事物見此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此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見其本原一綫來處便是天命

又（南升錄）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之無不盡曰天命賦與萬物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祇是一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

又（子蒙錄）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何教我如此不如此不得是如何覺得皆天命天理

又（胡泳錄）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無道理者亦見其是如何背馳如何欠闕此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無不見矣

又（一之錄）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然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又（榦錄）問所學者是格物至平天下之事而立至不踰矩是進學節次否曰然

又（賀孫錄）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

又（道夫錄）聖人亦略有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亦是衆人知學時及立與不惑亦有迹相似若指定謂聖人必如此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祇脫空說亦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之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塙然堅固物

尠能捨也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旣立矣加以十秊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胷中也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秊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

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所謂耳順何也曰其義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秊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然程子之意主於貫通張子之意主於神速而程子最後一說又與張子相似蓋義不害於兩通也其曰不患而得者引據尤精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閒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秊之閒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

焦廣期曰聖人所謂志學便是全副精神貫注在學有不容一息間者卽此是生知安行卽此是全體不息而聖人則不自知不以自居也所以謂之謙辭

陳安卿淳曰凡於事事物物之所當然大如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之類小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視當思明聽當思聰之類皆洞識其綱條品節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覩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乎守矣

黃薇香曰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

孫夏峰曰孫文忠云知天命在五倫上如古人五十

服官政須閱盡五倫天命方不遺漏耳順者言下立破無處非天命也從心不踰則更熟矣統體皆天命之流行

王船山曰至於五十而始知夫理之必於此者人所當然也而實天也性所自具也而實命也天以此理而爲天卽以此理而爲命天以此爲命而吾之所志所立所不惑者固皆因乎健順化生品物流行之實而非但循人事之當然乃所以爲人事之當然也

彭魯岡大壽曰何謂耳順聲一入耳卽順應而無違如舜聞鬱陶之言卽誠信而喜孔子聞廐焚卽問人不問馬俱未著想

刁蒙吉曰矩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

而不過則爲矩矩所以爲方引繩切墨無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皆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也

張楊園曰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耳順氣象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從心所欲不踰矩氣象

陸桴亭世儀曰有以心與理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有以心與理合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究之心與理無不一人自不能使之一耳能從心不踰矩則心與理一矣

李厚菴曰凡人見理既明心之所欲如此到行事時

有幾微未能相應便是未能從心所欲而不免於踰矩聖人固不應有此然其檢察之密謙虛之誠必有獨覺而人不及知者雖其辭益卑而無害其爲聖修之極致也

夏用九錫疇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何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此也然此矩須從學問得來所以聖人十五志於學大學先格物致知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祇是要湊合到此矩上讀書格物講習討論是闡明此矩字主敬存誠省察克治是踐履此矩字學到知性知天則有見於此矣若謂即心即矩便大誤

焦廣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天一也心之存即天之存矩之體所以立欲之動即天之動矩之用所以行不言體而言用者用可見而體不可見也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康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自謂已聖其所以自知者如是而已

陸稼書曰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眞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耳順有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祇是天理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即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意必固我聖人隨心皆天理亦祇是一熟耳

楊賓實曰不惑知天命耳順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

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於多聞多見學識問忠發憤而至於忘食心得則樂以忘憂如是以迄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述其知之所至知日精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矣凡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迹順帝則而不知與天爲一矣

王船山曰志於學者博文約禮之謂也聖人於此不容與學者有異故其教人亦以此二者而曰可以弗畔弗畔則幾於立矣博合於約而文皆其心得約合於博而禮顯於文章行既定而知益審矣東陽所謂知行竝進者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若過此以往固

不可分知與行且不可云知行竝進聖人之為功者固非人所易知矣蓋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謂也乃聖人既立之後其知非待於致也豁然貫通之餘全體明而大用行也其行非待於力也其所立者條理不爽而循繇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故既立之後誠則明矣明誠合一則其知勇者即行矣行勇者咸知矣顏子之欲從末由者在此而豈可以知行竝進言哉乃至於此其所行者大端亦不離於三十而立之所行知至而幾知終而存義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徙是以惟就明言之而不復就誠言之然不惑則純乎理而無閒知天命則理無不窮而性無不盡耳順則閒言無違逆而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矩則於我皆真而知化不貳故不惑耳順皆順乎彼之辭而知命從欲皆達乎此之意要以所行者聽乎知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則行之合轍者愈高明愈博厚矣故以迹言之則至於不惑以上而知之事為多以實求之則立者誠之復而不惑以上誠之通也復已極乎知行之至而通惟窮神知化以為德之盛非待有所加於行以至乎昚之所不能至者若夫從心不踰矩固未嘗不於德業有可徵者要亦耳順以還明誠合而無閒明者一誠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要以志學與立聖學固有事於心而皆著於事不惑以後雖不離事以為道而凝德惟心斯可名為聖德之進而不可名為學矣在學則知行分在德則誠明合朱

子曰聖人自有聖人之事不可以初學之級求之明矣

用諸謹案知行之分語類銖錄亦有此說王氏以誠明言之益見聖人進德實際

家懋忠先生曰夫子天縱之聖謂非生知安行不可乃即其所自言則五十以前尚似勉然之事此惟張子所謂化而知裁者體認最精蓋聖人固不必由勉及安而亦無純任自然一生毫無進步之理如天地之化一元運行而春秋氣候亦有自然節次故曰裁夫子言十五志學志學即志於道也此時便已心與道融是全體不息地位已是生安聖人以後若立若不惑以至知命耳順不踰矩皆於道心無息中自覺有進處朱子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是也

彭魯岡曰孔子到七十純乎天道時有不盡之學何也曰此正天道時行物生有何止極使孔子壽百千年豈無一事特天體常定萬古如一日耳

顧涇陽憲成曰此章要看一學字一矩字蓋謂之學即聖人亦不敢一毫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其主張知有學而已矣

高景逸攀龍曰人生祇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祇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聖凡之判祇在順逆二字凡人

自㓜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㓜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者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者此一點機括祇在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其順逆還其逆不學而不知其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順

家熙忠先生曰命一而已而有理又有氣數何也中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蓋天之生物卽賦以理而理不能生物必藉乎氣以為生氣者陰陽五行之謂也陰陽五行之變本自不一故人之得以生者亦不能齊聖賢之言命也理一而所舉以為言者不同以天道之流

行而賦於物者言則命卽理也以貴賤貧富壽夭禍福之不齊者言則氣數之命也惟其為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曰五十而知天命皆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惟其不能不藉乎氣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曰居易以俟命皆兼乎氣而言之者也凡貧富貴賤禍福壽夭聽命於氣而理有不能操其權者當其未然雖聖賢不能必雖帝王不能主及其當然則亦莫之能違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究而言之盡性卽以合天亦卽以立命而違命卽以逆天必至於失其性而卒亦無所倖得於命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語類錄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一道理不可違越

陳安卿曰須就究以禮事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為以禮事其親其中節文纖悉委曲皆不可不講也

王船山曰違字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要亦相通如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輝煌僭謂之禮謂之孝祇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

敬為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聖人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惟不逮故大端教之以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固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為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為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為之則質準其文文生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為之事可以不背於禮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

由內違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原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者孝也乃僭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僭爲本既已拂乎天理之序且人幸有返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它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聖人之言哉

用詁謹案王氏之說蓋謂聖人告樊遲以生事葬祭之盡禮正示懿子以求無違之實際不用集注警三家僭禮之說攷語類廣錄云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或問云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朱子之善體聖言如此船山之議集注蓋未審耳

黃薇香曰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威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懿子未必失指重述於樊遲之御者方值問孝之後也樊遲問何謂請詳事實也經中言何謂也皆同無違爲綱事葬祭爲目詳言其目答以事實之大者也

用詁謹案集注云無違謂不背於理語類又以違禮言之禮者理之節文其義一耳王船山說不違理闡發精微此解違爲背禮引據明塙且無違如此解之中間恐其失指一層亦不必添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陳定宇櫟曰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王方麓曰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荅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最當淡體

王船山曰但於此而念之父母之愛我也如此而我即何以酬之乎父母之憂我也如此而我將何以慰之乎有疾而念此無疾而亦不容不念此父母存而念此父母亡而安忍不念此以此事親以此思守身戰戰慄慄無忘於夙夜而敢侈言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朱子延平荅問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閒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朱子語類道夫錄敬非嚴恭儼恪之謂祇小心畏謹便是敬

又南升錄須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爲孝敬時是如何祇說得不濟事

輔漢卿曰但以能養爲孝則亦易流於不敬私愛或勝而正理失禮忿不足而瀆嫚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記曰仁人事親如事天則事親豈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王船山曰夫養者愛道也心苟愛之則必養之呴呴之仁沾沾之惠試取此養之時之心而思之與凡所愛而養者有以異乎所以專致其不二之忱於親者惟敬而已矣生我之大德我生之正理不敢不生其恪恭震動之心而以致謹於備物盡儀之數見天覆地載之下惟此一事有生迨死之日惟此一心其愛也不敢不愛也其養也不敢不養也不可以己情之偶至而修偶篤而加厚者也故孩提之情可用也而不可恃也慨愛之所發因乎人情而非順乎天理也直情徑行且夷其親於犬馬而尚敢言孝乎

姚惜抱鼐曰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即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即逆惡也近世說者以集注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即以不敬之養爲尚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朱子語類寓錄人子胷中纔有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親之色爲難

又道夫錄問夫子荅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閒須自有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

黃勉齋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彊爲也非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豪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

何北山曰服勞饌食養口體者也柔順顏色養志者也不曰養志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於外者必其愛之積於中者深然後見於容色者始無一豪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於外者浸無愉婉之色能盡此者其於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也

王宇泰肯堂曰人子念念在親無刻放下眞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

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況菲戾乎

張楊園曰人子愛親之心至卽服勞奉養之常容色自與常人不同葢有不知其然而然非可勉而至者故曰難非服勞奉養之外別有色也

黃勉齋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非人之所彊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一不辱其親二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王船山曰聖人之教人徹乎上下而無異理雖或因所偏而進退之未嘗不協於一也至於爲人子者而問孝孝之道因心盡力豈有一理一事之可言哉歸於一心而已乃同此一心而人之不能盡者各有其所以不能盡之故且其人既知有孝而問矣則固有人子之心也特反求之心而覺其有所未安大約在有所恃而有所忽人各有所恃各有所忽則奪其所恃而警其所忽以求安於其心者爲敎不容不分別言之要之無事可指無道可言惟心可盡而凡有媿於爲人子者皆於此而知所警也故懿子武伯子游子夏之問其敎之也有異辭要學者合觀之而自悟目

尹元孚曰孔門敎人尊重於仁孝其答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敎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證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朱子語類明作錄亦足以發是聽夫子之言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閒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眞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其眞見得眞便去做

又錄一之問心融是功深力到處見道理熟故言入於心隨卽融化發見於日用之閒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鄰於生知者也

胡雲峰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難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者夫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

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眞能發夫子約禮之敎而爲愼獨之學者也

陸稼書曰抑揚其辭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眞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皆在其中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朱子語類明作錄　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其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不如此終是勉彊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又南升錄　問所以是大綱目爲善爲惡若爲善之人又

須觀其意之所從來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中心樂爲善自無猒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

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撥之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皋陶所謂載釆釆是也

汪雙池曰所由未善如爲善以徼福此徼福之心已出於私爲學以爲人此爲人之意已由於僞也

熊勿軒禾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孫夏峰曰一事自以由安備焉一時自視觀察備焉非人有三等觀人者亦有三次也由與安皆在行事上窺破非索之無形無聲之域也

陸稼書曰人焉廋哉二句非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

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也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子語類廣錄　溫故祇是時習

又一之錄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溫故而不知新則從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乎曰然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

又僩錄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朱子論語或問答程子晚而自言吾季二十時解釋

經義與今甚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

許白雲曰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曰溫讀如燖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所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句說

顧涇陽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溫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此中醞釀而出所謂新也

用詰謹案朱子語類南升錄亦有溫字對冷字之說

許白雲曰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從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張楊園曰天地閒祇一道理要無新故功夫祇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汪雙池曰此章須玩朱子云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自又非教人祇於故中求新不必向故外更求記問也天下事理無窮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正自記問始但須事事會心不可徒恃記問若說祇須溫故知新不須故外求新則又徑約而狹矣

用詰謹案此說爲徑侗簡約者示戒非此章本意

子曰君子不器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君子所以不器者是格物致知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是如此

又壯祖錄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

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彊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自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許白雲曰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

李厚菴曰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埶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閒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語類南升録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道理不祇做言語說過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己所得之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須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然

許白雲曰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卒皆欲敏行慎言也此章因子貢問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

徹然後言之是言卽所行事也

焦廣期曰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空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從有言後追論之辭先行之時則祇仁義道德之實身有所謂其言哉君子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汪雙池曰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及博施濟衆等語俱未嘗體踐而先言之故夫子藥之曰先行其言無非欲子貢爲一躬行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

朱子語類南升録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閒皆是與人親厚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便生計較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君子與人相親亦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公

又録安卿周是徧人前背後皆如此心皆一般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爲周如此一人合當如何待彼一人又合如何待己祇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

用誥謹案忠信爲周古解如是語類一之録云問范氏說忠信爲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或問亦云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

人周之道也又案周徧也見詩崧高周邦咸喜鄭箋左氏隱十一秊傳周麾而呼杜注

又録卓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

又録恪問注云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事上亦須照管

胡雲峰曰君子小人公私之分晝夜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和同驕泰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

李二曲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

而爲也小人非無所爲而所爲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可不研幾而致審也

王已山步青曰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語類明作錄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做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祇下頭做不思此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祇空思索不就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不安穩須事與思互相發明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學是放效見成之事故誦讀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

輔漢卿曰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安故危而不安

李谷平中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有餘說

陸桴亭曰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異端非天生如此天下祇此一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楊墨佛老此異端之大者

程勿齋若庸曰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劉念臺宗周曰夫子所云異端即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起念是佛從成毀起念是老從名實起念是申韓從毀譽起念是鄉愿從人我起念是楊墨從適莫起念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是聖人體段

汪雙池曰害字兼害己害人孟子生心害事等語俱從此害字生來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朱子語類廣錄若不說求其知一層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

朱子文集答方賓王問學者之於義理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己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

也曰此說甚善
黃勉齋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為是知也
陳定宇曰彊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告我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用誥謹案黃勉齋解是知集注帶一層意陳氏說集注後一層意
許白雲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為政第二　畫　輯錄

孫夏峰曰子路失之鹵偶有所見直以為眞非彊不知以為知也祇知處不肎精勘到底所以反被知誤夫子要其沈潛體會於知不知一一曉然兩為字正是心上參觀悟中細剖其悟疑中盡析其疑正貼當句知之兩字說
用誥謹案此言求知之道卽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下判然不分兩層
夏用九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蓋學者須要自知之明否則無可向上處隨其所造己當下驗得是如何做去便有進而無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令其眞實認得己之分上分明
黃薇香曰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為知者祇是自信之過惟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端木氏自言聞一知二所以見許也注中二義兼備為是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朱子語類時舉錄　多聞多見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
又銖錄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

為政第二　語　輯錄

干祿而然也若眞能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
朱子延平答問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為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為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有不謹焉則非所謂無敢慢者故以謹之為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恐亦是此意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

葢胷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朱子論語或問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自嶯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葢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眞使以是求祿耶曰

程子言之詳矣葢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葢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葢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辭藝取人而不攷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亦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媿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李恕谷塨曰多聞則言有物聞而疑者闕之則無妄言其餘不疑者又愼言之則無放言人責少矣多見則行有準見而殆者闕之則無誤行其餘不殆者又愼行之則無肆行己悔鮮矣

朱柏廬用純曰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孫夏峰曰葢多尤多悔之身原無所挾持以爲受官之地即自謂薄爵祿而不爲祇欺人語耳果眞實爲己之學奚暇問祿之在與不在

陸稼書曰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

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即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非以祿歆動顓孫正見干之不可耳

王船山曰在中者猶言在裏許相爲包涵之辭有以大包小言者則此與直在其中一例寡尤寡悔自君子大亨至正修己治人之道於以得祿亦其中功效之一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自君子盡倫率性貞常利變之道而於以言直亦其中無所矯拂之一德此以大包小而小在大中也有以顯含藏者則仁在其中是也學志問思功之顯仁德之藏也顯以顯仁而藏固藏於用則道問學而即以尊德性致知而即以存心即其博者而約不離博即其著者而微不離著

故曰仁在其中此以顯含藏者也以顯含藏而曰在
其中則見其中已漢而更無內之可入以大包小而
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備而更無外之可求證父攘
芉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干祿之學求祿於博
文約禮之外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問哀公是要人畏服聖人告以進
賢退不肖乃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惡
不肖乃人之正性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
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
居敬而窮理又極本原而言人君無知人之明則

枉直交錯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何北山曰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
真見而枉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
法也
黃薇香曰舉錯得而人心服者注言好善惡惡不拂
人之性一義也其識明其事公其舉直而善政行錯
枉而秕政除皆民之所以服也
王方麓曰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
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
人心則天下之心翕服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衰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焫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顧涇陽曰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
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之公
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
必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
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人下之公論極鄙薄之
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為難故君子中清苦朴
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見廢棄惟危
言危行敢於犯顏者縱清明之世亦往往取忤矣小
人中貪污虛浮苛刻恣肆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
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旨者縱清明之時亦往
往被暱矣聖人下此二字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
纖豪含糊不得處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豪矯

强不得處
用詰謹案焦廣期云賢人君子存心制行皆
順天理故謂之直非專指骨鯁一流言也涇
陽此論蓋目擊時事而言之可為用人龜鑑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金仁山曰康子之問為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荅皆
欲其於己求之盡其在己則民自化若為欲使民如
此而為之則為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注
取張敬夫之說以明之
胡雲峰曰觀前章何為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
此章使之一事可見季氏之强夫子荅之蓋謂舉錯

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
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
乎彊
陸稼書曰康子之問曾中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意
思夫子之荅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規模臨之以莊
三句卽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朱子語類一錄之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
事固不止使之皆孝友自然孝友為之本也
又銖錄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善

推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祇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
汪雙池曰友由孝而推愛父母自愛父母所生而推
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則如推其孝以及諸父諸母
無所不用其愛敬推其友以及諸子諸姪無所不用
其慈惠而一家蒙其休推己之孝而使家之凡為子
者皆得遂其孝推己之友而使家之凡為弟者皆得
遂其友而一家得其分所謂是亦為政也治國之道
豈外是哉
芮蕎子曰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於乾侯越明
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為而立公子
宋是為定公公德意如之立己而不討逐君之辠方
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而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

如為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
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
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
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為政且苟此
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況孔子乎因
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
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
曰然則夫子為中都宰為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
斯時也定公卽位將十年矣意如之死又五年矣陽
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
懟定公而終無與人為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王船山曰此或夫子以定公之故而為言然古帝王
所以治天下之本實不出於此理而曰孝曰友曰施
曰有政則雖不仕而自與隱逸之士廢大倫以潔其
身務耕耘以廢人事者相為懸絕此聖人之言所以
無往而不有至理之咸具也其後溝昭公之冢而合
諸墓祀先公而登昭公於廟孔子仕焉則亦以孝友
治魯而已豈與不仕之初心有同異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
以行之哉
朱子語類廣錄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
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
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顧麟士夢麟曰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眞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輗軏已失其所以行之之具矣

張孝先曰信者以實心存之而無一毫之虛浮也以實事行之而無一毫之詐僞也兼始終如一內外如一說

盧抱經文弨曰包咸注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橫木卽輗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近儀徵阮氏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元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貿以信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朱子語類銖錄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又時舉錄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祇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祇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夏夏後必當秋其閒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不改也

又僩錄忠質文忠是樸實白直做太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尙忠尙質尙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王船山曰子張以聖人垂教以爲天下之經將俟之百世而非但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則必知後世人道之變遷與王者所以定之之略故問於夫子以爲從茲以後易姓革命而有天下至於十世其所以宰制萬方而成乎風俗者當必有可知也

又曰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尚即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所損所益即損益此禮也

又曰有萬世不可易之常道焉上明之下行之則治不然則亂亂極則有開一代之治者出焉必復昔王之所修明者而以反人心於大正而可承大統而為一世其道必因其所因之道曰禮三綱之相統也五常之相安也人之所以為人也所必因也有所以善其因而為一代之典章焉昔人刱制本極乎無敝流及後世上不能救之於早下日益甚於弊矣因之而成乎極亂極亂而人心相習於安若復因昔人之法

治之則不可挽而歸於中於是而治定功成之主出焉必矯昔代之偏以自立風尚而為一世裁昔代之所已有餘者而節去之曰損補昔代之所不及防者而加密焉曰益有忠質文之遞興也五德三統之相禪也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諸侯之所以奉若天子也所損益也自其因者而知之則同此一天下必無不因之理其不能因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紀者也以理信之而不可惑自其損益者而知之則撥亂反治之天下必無不損不益之理其損非所損益非所益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言者也若其易姓革命開興王之治而垂之數百年者則無不可知者矣

用誥謹案朱子謂秦之繼周雖損益之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船山則謂亂世閏位不可以世言與朱子小異想子張之所欲知亦以撥亂反治垂統立教者言耳

顧亭林曰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王已山曰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棄禮義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綱常而不以己與及其敝也即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如此則興如彼則亾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建裂為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

損益中之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以卓爲至論也

趙鐵峰曰眞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漢平帝時王莽殺其子及漢忠臣北海厲萌曰三綱絶矣此又在白虎通前白虎通義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有曰六紀謂諸父昆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大若綱小若紀然非漢儒之言乃古之遺言也禮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未嘗有忠質文之別獨漢董仲舒曰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司馬遷高祖紀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韓退之襲其說作本政論曰周之政文既敝也後世不知其承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尙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忠質文之說其所由來也以此

又曰集注言子丑寅爲三統者此本檀弓孔氏疏也檀弓云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鄭注建子之月物萌色赤建丑之月物芽色白建寅之月物生色黑疏尙黑尙白尙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爲正月者天之陽氣始生爲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爲天統丑爲正者物已吐芽唯在地中含養故爲地統寅爲正者以其物出地當須人功故爲人統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邵子經世書之說也

劉楚楨寶楠曰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卽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變革卽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擧三統則餘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朱子語類僩錄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

又恪錄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曰若見得合做之事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則是知未至知至則當做之事自然做去

雷介菴曰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

周公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通謂之淫祀無祈
黃勉齋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王船山曰君子以正直交於神明無所求於鬼者乃可以質鬼神而無媿以死生守其節義不畏其難爲者乃可以有所不爲而保其貞無它惟全其剛直之氣而已矣不然吾未見其可以邀福而免禍也
夏用九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此勇要已之平素養得

論語爲政第二畢

涇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八佾第三

鹿伯順曰此卷皆是微言彊半揆本之論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季氏初心亦須知其爲不安然僭自忍而用之即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無君父之心

周理衷（柄中）曰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案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趙格菴（順孫）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范氏就制度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

管異之同日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伦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接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芉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舉逆臣而痰警當時之瞶瞶者

用誥謹案此用容忍之說義本於邢疏劉楚楨曰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後漢書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聲辠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管說合

黃薇香曰忍從刃從心取芟絕之義芟斷以犯義是爲殘忍國語楚語所謂彊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絕人也義正同

王船山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使魯祀以天子之禮而樂用八佾其後魯祀羣公皆僭用之季友以有功於僖公遂與公室相亢立桓公之廟於私家亦因而僭用八佾焉卽以祀其先大夫亦備其舞習爲故事莫之能改乃其專國逐君之惡皆自此而開之

劉楚楨曰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息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左隱五年傳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芉穀梁傳竝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

侯國用六佾爲僭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杜預注左傳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駮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佾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

毛若人 士 曰魯僭八佾起於隱公春秋隱五年書攷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蓋仲子者隱之父妾既隆其父妾則必更隆其先君苟此六佾惟祭羣公用之今隱既以是尊仲子無使祖考等於妾媵之理其復崇諸公加六爲八可知

案季氏僭用八佾由於魯君僭用天子之禮樂此謂魯僭八佾起於隱公以公羊傳爲據亦一證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饒雙峰 魯 曰上章舉其僭此章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舉上章言其不仁此章言其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無禮無義

馮厚齋 楙 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苟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焦廣期曰是可忍也忍不仁也以雍徹無知妄作本心既亡悖理害義而不能知不仁則不智也故有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說

陳心叔 士元 曰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雍賈疏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曰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

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朱子語類 人傑 錄 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

又 燾 錄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存得天理便與禮樂湊合無此天理便與禮樂不湊合曰是若人而不仁空有周旋百拜鏗鏘鼓舞當不得禮樂

又 南升 錄 問仁者心之德也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

天理不亾則見禮樂本意皆天理中發出自然有序而和若胷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閒但見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其自見得無序與不和曰是如此

又時舉録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横肆如何得序而和

陳安卿曰仁者之心純是天理其從事於禮樂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鐘鼓所發皆吾之和與禮樂祇是一物不仁之人則本心亾而天理滅敬本無有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和本無有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便是

禮樂不爲之用而無如禮樂何身與禮樂判而爲二矣

薛敬軒瑄曰祇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丘伯順曰人祇爲此惻然生意難以欺滅遂做出禮樂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之儀節皆是摹寫其心之不能自已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朱子語類廣録問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祇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

又時舉録問禮之本曰初間祇有儉戚未有文儉戚是根有此根然後枝葉發出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者儉又不類曰儉亦非故意儉初祇有汙尊抔飲之類問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

又僩録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言吉禮下句専指凶禮然此章大意不在此孔子是荅其問禮之本然儉戚亦祇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得中恰好處

又卓録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宅冠婚祭祀皆是禮

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黄勉齋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用諧謹案蔣說本字即精義中程子尹氏近本之本

王船山曰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祇見人之爲禮皆無根生出儀文而意禮之必不然固未嘗料量到大本之中夫子於此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修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末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

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如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造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　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辭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大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

用諧謹案船山蓋卽程子尹氏近本之義推言之集注苟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義得此益明

又曰今夫人貿貿然役己勞人以爲禮莫知其將以何爲也則唯奢之有以侈其心也貿貿然役己勞人以治喪莫知其所以必然也則唯易之有以分其情

也故欲知禮之本則與其奢而不知儉也無若儉而不期於奢也有是心而備是物萬一物不足而心有餘則卽此有餘之心歉然若不足而因媿以生敬者於此而求之禮之所爲必備物以將敬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禮亦唯是惟恐其敬之不伸而爲盡之目故可豐也可嗇也皆自此而酌之也其於喪也則與其易而怠戚也無若戚而未能易也有是情則襄是事萬一事不具而情愈哀則卽此愈哀之心怵然以引咎而因悔以益慕者於此而求之喪之所爲必愼事以無悔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喪禮亦唯是惟恐其心之有悔而爲盡之目故必誠也必信也皆以此而致之也若其但爲奢也則將謂物已備而可以爲

敬敬心弛矣但求易也則將謂事已治而可以無悔
慕心釋矣則無怪乎終日爲禮而愈離其本也
鹿伯順曰天下事實意爲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
增其僞耳老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
之禮說夫禮安得爲薄無本則薄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陳定宇曰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有君臣上下之分
爾今居中國公人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胡雲峰曰上文曰忍曰不仁是無人心矣無人心所
以無君天理其殆滅矣乎
蔡虛齋清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季諸侯趨同盟之朝
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意朝於周王者彼
時何謂有君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語類時舉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其
屬我故我得以祭若不屬我則氣不與之相感如何
可祭
許白雲曰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
魯國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旣專魯
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君行禮
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
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
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

而自歎也
汪雙池曰凡僭竊一由於侈欲一由於儌福侈欲儌
福之念動則本心迷亡本心旣亡則亦何所不至哉
而不知人有定分事有定理初不可以豪末假借也
故季氏之舞八佾侈觀聽也然八佾實天子之禮與
季氏何與是舞之無益也季氏之旅泰山以儌福也
然泰山乃魯侯所祭與季氏何與是祭之無益也夫
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啟之者亦深切矣
黃薇香曰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
者泰山河海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季氏欲旅之
者爾雅云旅陳也陳其祈禳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
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陳用之曰荆岐
旣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
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僭行之冉有
不能救者禳禍祈福儌幸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
劉楚楨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
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大宗伯言旅
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季氏旅
泰山或亦値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
佾歌雝同是僭天子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
因此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從為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
陳器之埴曰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

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
胡雲峰曰夫子嘗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喜勝之心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故欲觀君子雍容之氣象當先觀其心
張楊園曰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己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李二曲曰世人多事多起於爭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為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為君子如斯而已若從以血氣相尙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為有道之君子
許白雲曰射必有耦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苛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

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黃薇香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二句當連讀言射為爭之所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連讀言有揖讓而爭不失為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欲以揖讓教天下自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揖讓之禮行乎其間聖人之重禮如此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子語類錄柄聖人豈必待弟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

然聖人胷中道理無人叩擊則亦無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王方麓曰曰禮後則見有爲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皆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

孫夏峰曰後之一字是子夏剏語夫子剏問故曰起予夫後之爲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

汪雙池曰子夏問詩夫子說詩而又許子夏可與言詩通章自以詩爲主然禮後一語觸發甚深故記者並其問答之全而記之實是注意此句不祇見子夏善言詩也此篇中如不仁如禮何寧儉寧戚多是此意

全謝山 祖望 曰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攷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攷工不引禮器其解攷工亦引論語至楊龜山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他何折衷曰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其有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攷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汚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龜山知其非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攷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攷工宗顏又本之荊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攷工又別爲一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陳器之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臆說也

金仁山曰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知之而曰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目雖當時二代之禮亾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

焦廣期曰觀聖人告顏子爲邦之言則知此章欲存夏殷之禮意甚深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輔漢卿曰僭祭之舉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病不可不有以戒之聖人於人旣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天地之心也

孫夏峰曰不欲觀三字無限感慨蓋學禮之人自不容不在禮上留意或曰須見周公制禘仁孝懇切周室治平恐該於此後王僅循故事衰微之象兆於廟中聖人履霜知冰語氣慨然當是歎周不從責魯

泰味經蕙田曰周禮大宗伯宗廟六享皆重肆獻祼饋食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則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見於大傳祫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見於公羊傳義本粲如自春秋時魯禮上僭王章下替聖人系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達準魯推周各據所聞著爲傳記紛淆始矣鄭氏推衍注釋罔有定見先儒譏之更歷後代奉爲典章諸儒發難同異蠭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據公羊以定祫宋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成之蠶叢摧剔無餘而大宗伯之六祭昭如日月矣

又曰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祠禴嘗烝四時之正祭也追享卽禘祭取追遠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卽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以其閒於四時正祭之中故名四時之閒祀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醴也祼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祼以禘祭言饋食以祫祭言蓋追始祖所自出尤以祼獻爲重祫則陳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爲重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伯循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謂禘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及始祖二位不及羣廟之主是也故字從示從帝禘者天子享帝之祭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蓋毀廟之主藏於太廟之夾室故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在各廟故祝迎之使升於大祖而合食焉祫有時祫有大祫時祫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大祖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公羊所云則大祫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無禘而有祫

胡竹村培翬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祖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於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

之祭莫大於是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注自外來曰升蓋時祭各於其廟又不及毀廟祫則已毀未毀廟之主皆聚食於大祖廟故其祭特取義於合王制注祫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於經而各異者也

又曰問鄭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禘爲郊祀天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祭其義何據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又云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知皆說宗廟之事與祭

天無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據其文由禰由祖由大祖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矣趙氏匡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如周人以稷爲始祖嚳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禘嚳虞夏禘黃帝殷禘嚳亦然

又曰禘字義以爾雅禘大祭也之訓爲正蓋祫祭與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純何休訓諦說文云禘諦祭以其祭遼遠故有審諦之義賈逵訓爲遞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祧廟毀廟而遞及焉義亦得通

又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祠禴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禘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祫則大合羣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年五年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精意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慎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儒多依此爲說蓋必有所受之也至禘祫之時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畝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說得其正

夏心伯炘曰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

定徧校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一語及天祭況禘在郊上自嚳及稷立文順而下之宅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晉非左傳可比即禘郊不過繭栗亦與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從御不驚聾者也同一文況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

又曰禘有二有禘所自出之禘有四時之禘大傳小記論語爾雅所載祭所自出之禘也王制祭統祭義所載四時之禘也周以前天子有祭所自出之禘亦有四時之禘其四時之禘或屬之春或屬之夏記禮

者祼引不知塙為何代矣諸侯僅有四時之禘䙴祭
所自出之禘所謂不王不禘也周人尙文因王者有
祭所自出之禘不應時祭復與之同名故改云祠禴
嘗烝周禮爾雅詩天保所云是也因諸侯䙴祭所自
出之禘故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仍而不改左傳所云
烝嘗禘於廟寡君之未禘祀祭統所謂春祭曰礿夏
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是也其諸侯所以不敢
者猶之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則大學在國小學
在郊而諸侯仍用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也惟魯
僭用天子之禘其時祭遂不與它國同名明堂位所
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僭用天子之祭也又曰夏
礿秋嘗冬烝與周同時祭之名非猶諸侯之用舊名

也經典中禘名錯出諸儒紛紛爭論不已以此求之
若網在綱如裘挈領矣
又曰大禘止於天子時禘逮於諸侯祫則通乎大夫
士大傳所謂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士虞
記亦云謹薦祫事是也（士虞之祫非合昭穆之祫然亦見其名通於士）禘者
於始祖之廟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
不兼羣廟之主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䙴虛主
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為䙴主目斯禘祫之義也禘於
周禮謂之肆獻祼又謂之追享祫謂之饋食又謂之
朝享合而一之則周禮不可解矣蓋禘尊尊也故不
王不禘祫親親也故逮乎大夫士禘從示帝聲形聲

兼會意四代自出之祖為黃帝帝嚳故從帝（[illegible]）又
帝諦也（說文）禘亦有審諦之義故時祭兼有之祫從示
從合會意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說文）大夫士廟數
雖少合祭則同故亦有時用之
王船山曰禘之為言諦也所以諦審淵源而大報本
始也祫以祀受命之祖天子諸侯之逮禮而天子復
推崇及遠祀其所自出之帝於大祖之廟為西鄉之
尊而大祖配之不王不禘者所以立義而定分祫逮
於士者所以推仁而逮下仁義之並行而不悖也
又曰禘以上治而統祖宗以下治而統族二者相為
表裏皆禮之大者大傳發明其義故謂大傳禘祀之
禮防於虞而備於周宗子之法殷惟有小宗而周立

大宗蓋周先王以親親為政教之本仁至義盡其道
尙矣自周之亾秦蔑典禮禘祀不行而宗法廢漢氏
以後雖有欲修明之者而得姓所由莫可稽攷故或
依附失實抑或懲其妄而姑已之惟宗之亾而致禘
不可行然後知先王肇修人紀之意至深遠也
馬贅與（塙臨）曰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
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
周公之廟張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
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
之明堂位皆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尊
云云即此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

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譽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言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乃知宋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昧經曰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終不敢謂事之必無蓋報功崇德之意隆非此不足以自愜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

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蓋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故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如王孫滿距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言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蓋猶辭嚴義正其氣足以奪僭奸之魄況魯號偁秉禮周公之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尚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其衰之歎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禘尤不然矣馬氏謂杞宋因天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於郊祀魯亦因其用天子之禮樂而竝效杞宋之尤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僖公欲從伯討

遂爲望國行父請命於先史克作頌於後至三十一秊而卜郊見於春秋閟宮頌及皇祖且爲之微辭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明著此禮之始於僖公而僭成之一大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桓莊閔及僖三十秊以前無一筆及之邪若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不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此卜必獲吉而鼷鼠必不傷牛邪無是理也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於成王其見端由於魯惠其蔑禮成於僖公無可疑矣

胡竹村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明不得及於羣廟魯之初秊但用禘禮以祀周公而其後羣公之宮亦僭用之故有禘於莊公武公襄

公僖公之事然所僭者禘禮禘樂至追祭配祖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止於太廟而羣廟不及焉故夫子特書禘於太廟以著僭禮之始若閔之二秊書吉禘於莊公以其未可以吉而舉吉祭故特書吉以示譏蓋僭禘禮樂於羣公其過小僭天子之禘祭其過大過小者可以不書過大者不可以不書使閔之二秊非喪未畢而行禘禮則亦不書之矣故禘於武公襄公僖公皆不書禘至文二秊書大事公穀竝以爲祫左氏亦未明言爲禘則杜注之誤也定八秊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又云辛卯禘於僖公自是兩事杜注以爲於僖廟行順祀亦非也宣八秊書有事於太廟昭十五秊書有事於武宮皆爲仲

遂叔弓之卒而書杜注以爲略言有事者得之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而祭統云大嘗禘以嘗與禘連言者蓋魯祀周公以禘禮常於嘗祭行之故云大嘗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者著始賜禘之月襍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然春秋嘗行之故魯頌言秋而載嘗用白牡犧尊也與天子五年一禘之禮於時祭外別爲一祭者亦略有異

惠半農士奇曰獻之屬莫重於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言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

陳心叔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旹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卒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卒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餕餟旣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語類林之錄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之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

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

又安卿錄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大祭其中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矣便亦自易曰恐是旣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祭統中說祭有十倫子細看方知非空言

又賀孫錄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祇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亯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甚難者

黄勉齋曰祀先之禮無非報本也追遠也子孫不敢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思其祖父亡矣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理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眞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爲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知莫能行也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卽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

金仁山曰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

陸稼書曰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覺此章卽是一貫道理

汪雙池曰報本追遠及始祖而更及始祖所自出深遠固也然先王制禮猶有深意非祇此也大槩士庶祭先而士亦得事其祖於禰廟士庶無遠量祖父皆身所逮事而已自大夫以上分益尊而追本益遠則由祖父而推祖父之祖父上之以隆其孝思卽下之以廣其德意不但以尊故殊異之也別子爲祖有功德者世其國家則子孫祀之以爲始祖上之以報功者下之以志一本也士庶則無及始祖之文矣然別子不奸於宗故殷之祖契周之祖稷不及帝嚳支子不祭諸侯不祖天子帝嚳大宗有唐所世守宜也及既有天下則天子爲天下大宗天子得祖天子故得奉其始祖以追紹於大宗之統而禘祭由是立焉此所以禘嚳而稷配之也然統雖可紹於大宗而祖終別子也別子之爲祖已久則安得更奸於宗而又立帝嚳之廟是以帝嚳不廟而追亯於始祖之廟又不同於始祖之時祭而五年別祭之愼之至也夫不忘所自出厚仁孝也紹於大宗大一統也追亯於始祖之廟明一本也愼之至者辨萬殊也然則祭所以報本追遠也而報本追遠之意又寧有深於禘者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朱子語類 南升錄 此弟子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

又 安卿錄 問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祇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

則凡事皆有無誠則凡事皆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
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
胡伯量泳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先祖之
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神之主也因其
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
有其神
陳定宇曰范氏有其誠之誠指實心言非但指實理
言葢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
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鹿伯順曰兩如在是爲禮之敬卽自言其意可想夫
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爲旣灌者寡
矣當因之淡省

黃薇香曰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
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自惟聖人知
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
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
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蜡之迎貓迎虎饗農及
郵表畷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
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
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用喆謹案聖人之道不外誠明集注以誠言
此以明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子語類錄南升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
天下祇有一正當道理稍違於理便是得辠於天更
無所禱而免其辠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辠於
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
免乎此孫衍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
也
又錄問獲辠於天集注曰天卽理也此指獲辠於蒼
蒼之天耶抑得辠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
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
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帝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道理主宰

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眞有三清大帝著衣服
如此坐耳
眞西山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
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竈之非但言獲辠於天無所
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
露旣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
之於權貴非逢迎苟說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
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
此非勉彊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
平氣和則庶乎其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人
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李二曲曰君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況媚

權臣乎王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無忌憚不知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提醒權姦之心

崔東壁述曰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辠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偁以理爲天非也案集注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即某也某猶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義使人易曉耳蓋天冲漠無朕獲辠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但有悖於理即獲辠於天非謂理爲天也

王已山曰天即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爲天實則夫子當日對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奧竈何等明威有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媚即此行險

僥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爲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小人之所昧心者也大全載朱子說獲辠於天祇是論理之當否非論禍福愚謂此祇合在聖賢分上說蒙引云獲辠之辠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廢之

用誥謹案世人惟不知天即理故敢爲逆理之事而不懼朱子以逆理爲獲辠正提醒人心最切處語類曰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又曰其主宰即謂之帝何嘗空以理言天耶

姚惜抱曰蓋埸先生說曰鄭康成注月令引中霤禮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由是言之迎尸祭於奧之祭在後而祭主於竈陘在前與其媚之於後不若媚之於先仕於衛者與其從于於衛君不若先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竈之祭乃祭宗廟焙饎爨之竈非日用烹飪之地故在廟門外而奧爲廟門外之西屋以鄭引中霤禮推之蓋祀戶及中霤迎尸祭於室之奧祀竈及門行迎尸祭於門西之奧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輔漢卿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汪雙池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非文釆華麗之謂此實贊周禮非文勝之文並非尚文之文也故接曰吾從周從周者心服而躬行之非從奉法制而已也

黃薇香曰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愼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曰以石慶

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蔡節齋淵曰聖人聰明叡知固無所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者聖人毋此末之見安得而盡知之若已講論討究知禮之器物與夫登降拜跪之節及今方見之亦須復問然後爲審也

薛敬軒曰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王船山曰每事問卽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未手拊而目擊之終祗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若已知已信而故作謹繹之狀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祗要斡旋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早已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又曰蓋或人者見禮於文物而不見禮於心則以苟習其文爲禮而又以驕矜之氣臨之故於聖人之慎也而疑焉而不知挾一自是之心以臨乎幽明上下之際其不敬莫大焉夫子問之恐其敬慎之心不傳則天下不復知有禮意故自明其意

閻百詩若璩曰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愚當始仕卽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焉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喚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

大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

雷介菴曰子入大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廟太史執禮書以次位常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禮曰辨事者考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王己山曰是禮也祇明每事問之爲禮要不爲知字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胡見夫子之言有關世教不小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未必皆勇敢之夫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有人體

直心正持弓矢審固其禮容可取則不貫其貫革此
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姚惜抱曰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亦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畫麋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禮蓋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尙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皆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燕之禮尤尙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國中賓燕之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三季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以廣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不遺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爲甲者之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尙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用誥謹案周禮鄉大夫職鄭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注儀禮鄉射禮記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尙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案據鄭注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據引尙書傳是鄉大夫用之以詢衆庶外卿大夫又用之習射於澤宮二者皆非禮射之正又案鄭云不主皮者不待中爲儁非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又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又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經傳言射未有不主於中者如鄭注儀禮記禮射不主皮云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然則大射賓射燕射皆不主於中乎悪是理矣朱子語類問明道云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如內志正外體直祇是要中聚蒿稭曰不主皮當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壔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許白雲曰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帀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非從

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也

陳心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正二禮同日而爲之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王宇泰曰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葢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討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卽禮之存也

王船山曰朔之必告祟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魯秉周禮累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

之怠荒而不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而革之也故有司猶具其羊餼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國君雖無禮而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它日焉乃歷百季而從爲有司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而子貢議欲去之去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子乃呼子貢而告之　處衰晚而想盛治情之不忘聖人之意念深矣舉一羊而魯君臣上下之際其可變而之道者不乏故夫子極欲用魯而甚惡夫欲變而之於苟且者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朱子語類（銖錄）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陳淑起（震）曰或謂程子於荊公當加禮程子曰何不責某以盡禮而云加禮禮可加乎時人於禮不能盡遂以盡禮爲加禮嘗謂周末文勝非文之增乃質之滅此更以人之滅疑聖人之增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語類（公偶錄）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

馮厚齋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僭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從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荅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末兩盡合嗇不露此聖人之言也

詹柳塘（初）曰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孫夏峰曰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亘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趙鐵峰曰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旣玩其

辭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王船山曰琴瑟鐘鼓之樂寤寐反側之哀爲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爲弦歌其聲和也則無曼衍之音其聲幽也則無悽慘之響於以養人心之和而輔之於正美哉無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其誰與歸

尹元孚曰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深也夫子併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微顯闡幽之意

劉端臨台拱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甚以加

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用誥謹案此章古解亦同集注毛詩序引不淫不傷義說關雎一詩鄭康成注此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亦以關雎一詩言之此據樂章兼關雎葛覃卷耳三詩言說亦有據可備一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朱子語類林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祇責其易其言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趙鐵峰曰魯有二社曰周社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誓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繫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傾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矣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陸稼書曰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

之後此申韓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然其效驗亦可覩矣夫子痛責宰我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劉楚楨曰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藉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為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間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

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
黄薇香曰問社鄭君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從古論也案依義當作問社主始備松柏栗社之主也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疏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季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語與邢疏合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

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正樹木爲主之證後世朱之櫟社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荅以所宜木辭固不謬特使民戰栗之說非經恉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語類子蒙録 管仲器小或謂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又僩録 度量褊淺是其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

又驤録 問管仲小器曰爲其本領淺祇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云大器其猶規矩準繩先施不可管仲器小祇做得此一事上蔡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祇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如此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非自己心地義理中流出

又時舉録 奢而犯禮是其心不能容此功業所以肆然

犯禮無所忌亦緣其祇在功利上行所以設施不過如此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如此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豪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有一豪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文集讀余隱之尊孟辨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

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伦中國衰夷狄横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葢亦有說矣李氏奘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鬬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彊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旨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季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何北山曰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己要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合就桓公心術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謂皆不害霸是被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亟以成其功業故曲意遂縱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動於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祇尊王攘狄剛事是時周室尙有可爲爲仲者正當至公血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乃挾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楚人僭王猾夏置之不問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責之大意祇要其略服假己在我且自可以霸大抵皆是急於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斷不爲此非規模卑狹而何

許白雲曰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是以學言

馮厚齋曰齊桓公入國在魯莊公九季而仲始獲用三桓之僭啓乃在襄昭之世距仲且百餘季仲之僭奢葢先諸國之大夫也孔子不與仲淡矣後百季而孟子又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義或幾乎熄矣

王船山曰古之大人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非不以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切於匡救爲念而深見夫君心爲萬化之原修己爲治人之本則以一念而立百世之矩一人而定四海之則功不求其卽可乃以功施亟外而亟及亟彊其器量之大爲之也管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似矣而禮之爲經緯之大用德之爲教養之宏規未之圖也正君臣之大分明中外之大防似矣而盡性以立人倫之極存心以辨人禽之紀者未之及也故所補者一時之弊所紓者目前之難量止此而用亦止此矣

又曰齊俗之陋也以儉爲小以奢爲大以侈肆爲禮以節省爲不知禮而成乎亟道之世久矣乃其失之始則在赫然立功立名之士不知正己以正物以淸心寡欲爲本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務故王道廢於天

下而始於功名者終於犯亂此夫子所以深惜管仲之心而天下終莫之悟也

李厚菴曰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荅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用誥謹案此說與集注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少異而義較長

李恕谷曰孔子志爲東周蓋亦輔諸侯尊周室一如管仲之爲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少得驕溢而博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逈殊矣故深許管仲之功而惜其器小也

黄薇香曰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杭堇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衞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

又曰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塞門者謂以牆爲屏也皇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荀子曰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障者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是屏之設非苟焉而已也陳用之曰臺門旅樹當道而設屏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金誠齋曰坫有四一曰堂隅之坫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

公之洿拾于東坫上又云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既夕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東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鄭注坫在堂角爾雅釋宮垝謂之坫郭注在堂隅坫墆也釋文墆高貌也坫有高貌明是累土且爾雅以垝釋坫說文訓垝為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坫相似故曰垝謂之坫又可見坫為累土也蓋堂隅設坫一以為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為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以為堂之飾且以為蔽說文釋坫為屏固非正義然亦可見其築土而為堂隅之蔽也一曰反爵之坫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

畢則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聶崇義謂坫即豐然豐字從豆其制當如豆而高以木為之非築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為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一曰康圭之坫明堂位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於地上有坫以康之宜矣經不言坫者文略也入門即言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坐而奠圭則坫不高可知而云崇坫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坫也一曰庋食之坫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夾室也）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

於閣三士於坫一孔疏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然則士亦於夾室可知但不得為閣（鄭注閣以板為之庋食物）故築土為坫以庋食物總而論之康圭之坫惟天子有之庋食之坫惟士有之反爵之坫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坫則通上下皆有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許白雲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佗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

屬故又曰繹如

孫夏峰曰樂記論其理理固精微此論其槩大槩如是而樂始和所以定中聲也聖人與門弟子論其理所以治心與當事者論其槩所以治官淺深內外理事精麤各有其分也

汪雙池曰樂之理行於數寓於器而宣於聲所謂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也樂理無形聲器有象器合乎數而聲始和聲得其和而理以著大師掌樂器數素嫻語以中和之聲正使其於聲音中見樂理

又曰純即聲依永而八音克諧和合者又要明白故又曰皦如皦即律和聲而無相奪倫皦如者又恐其不接故又曰繹如此三句橫直反覆相足以成者以

純皦繹至於終也數句中具有五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之妙和神人舞百獸皆不越此非深於樂者不能知耳

王船山曰雙峰分始從成爲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甚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繹如也以成七字似專以繹如屬成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十三字本一句言既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爲三

用詁謹案集解云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亦以兩節解之

黃薇香曰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襍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論之辭故四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蔡覺菴節曰當是之時蓋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託也

陳定宇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汪雙池曰爲木鐸端主得位設敎信理不信數也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更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

黃薇香曰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卽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有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子語類燾錄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皆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是就樂中見之蓋有此德然後做得此樂故於韶之樂見舜之德如此於武之樂見武王之德如此

又賜錄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其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又賀孫錄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

王船山曰樂以象德非帝王之誇其德以鳴豫也蓋其心之所存事之所建功之所成坦然以薦之鬼神傳之天下後世不待著也而自不可揜也　文德武功之皆以定天下而人心之和武功之震疊不如文德之涵濡也君臣父子之各以立人極而天理之順處變而終於底豫自賢於撥亂而必於征誅也聞樂而知德聖人之微言而帝王之有大美而不辭有慙德而不諱所以可對越上下感動四方者則一而已矣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用誥謹案未盡善程子以時言之朱子兼德時言之顧氏此說以武王末受命政教未成爲未盡善之實蓋本於康成詩芣苢疏引鄭注此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以左傳季札論文王之樂猶有憾證之亦塙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朱子語類僩錄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乃就其寬敬哀中攷量其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它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偸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鹿伯順曰夫子觀天下事皆從本處著眼本之有闕即儀文有好處亦無用

論語八佾第三 畢

八佾第三

滨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黄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係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

李二曲曰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

陸稼書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朱子語類（壯祖錄）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又（升卿錄）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自皆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又（不知何氏錄）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仁者洞然祗是一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纔有私

意便間斷所以要克己復禮是克盡私意

陳安卿曰仁者知者之能處約樂祇於安利處便見蓋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艸若將終身及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爲事視外事若無有也知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在貧賤不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塙然不爲外物所奪

高景逸曰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即不仁處也安仁利仁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在不安不利處見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舒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便是仁

王船山曰人非約即樂而皆不可以久長處則無一不足以喪其志行矣雖然於約樂而制之乎制之吾心而無如天下之嘗我也制之一時而無如多端之動我也此君子所以不於約樂制心而必以心德制約樂也心德之成則並不存一制約樂之念而自無不可久長處君子亦求其能爲仁者知者而已矣

王方麓曰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皆與安爲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辠者彊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彊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彊者未及乎利仁也蓋勉彊是便去做利仁則自見此理之津津有味不能自已耳

李禮山（來章）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豪人欲所以窮通得喪不足動其中儼譬如人元氣充實雖風雨寒暑處之泰然不爲癘疫所侵處約處樂必以仁非聖人不能說到此

李二曲曰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祇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辟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躐幾須先學知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它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墦穿窬也

焦廣期曰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稍有私心則好惡之情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善惡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又（時舉錄）程子以公正二字解今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又錄賀孫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此則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廣大無私意正是無所偏主處

朱子論語或問問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憒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閒必不能無豪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王魯齋柏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四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無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陸稼書曰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注中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吳竹如曰朱子曰無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無人欲中之私易無天理中之私難凡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卽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天理中之私皆足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之好惡必自愼獨始也

彭魯岡曰夫子以好惡許仁者何也仁者好生雨露冰霜無非生意論公論明第二義也

尹元孚曰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

汪雙池曰仁字全體其大無外處境用情各舉一事而見全體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子語類僩仁是最切身之道理志於仁是親切做功夫者所以無惡志於道則說得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

又錄明輿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黃勉齋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

輔漢卿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不到惡矣

李禮山曰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與立便了也

劉念臺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功夫可

言

子曰富與貧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朱子語類學蒙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已之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不子細便錯貧賤人所同惡已既無愧義理更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又炎錄或曰學者須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曰此處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功夫若做得下面功夫看上面事愈分曉

又賜錄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且說麤者方是君子皮殼然先能做此事始能不去其仁既守得定然後存養之功漸漸加密今學者略有利害便一齊放倒須是就此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縱說得道理亦無安頓處

又恪錄且如不處不去資質好者亦能見得祇是未必到終食無違聖人之意不獨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功夫須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孫夏峰曰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為欲惡所累

汪雙池曰形氣之私人之所不能無而人欲之流多由於豐約之計故為仁者必於境遇貞之使外物不得以擾吾之心而後可以存養此心以日造乎天理流行之域必以不以道言者以道之富貴君子亦未嘗不處以道之貧賤常人亦或能安故必於不以道者觀之而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人所欲人所惡君子亦在內君子非不欲惡而必審之安之此便見遏欲存理功夫

王己山曰此章言君子為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莫謂取舍之分其事便麤如閔子辭費宰子路甘縕袍世閒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定始可從此做存養功夫若稍稍游移腳底不穩何言存養

潘彥輔曰前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無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為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即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頹名教斁士行埽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貴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尚濃遽言心德乎富貴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

道永無望矣願天下之學者共懔之
高景逸曰仁是人人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眞體有此眞本體方有眞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造次顚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不得方是了生死學問
王船山曰君子去仁兩句祇結上文無生下意祇不處不去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則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前矣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既遏之後

其無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顚沛之頃所以集注說不但富貴貧賤之閒而已唯存養之既密則其於不處不去卻是泰山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去之義以入神順夫不處不去之心以樂天者要亦完其不處不去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定順物無逆亦可謂之安此始學之與極致可同予以不處不去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去言違淺淡自別也去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爲不去有意去之爲去違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違依而無閒之謂無違無違則不但存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
又曰集注將終食造次顚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兩云必於是語氣既緊而必字亦有力足知集注之精眞西山似將末兩句作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次顚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非有畫然一定之差等也　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既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恆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祇此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無違爲可勉而至造次顚沛必存養之熟而後不失也
陸稼書曰終食無違仁非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祇在動靜語默閒舉一念必在天理行一事必在天理便是不違仁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顚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非別有一法可以駕馭得祇

是平常時做得熟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
楊賓實曰不處富貴不去貧賤提撕警覺不使本心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終食不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踐義益熟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朱子語類（夔孫錄）好仁惡不仁是利仁事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者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者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
又（端蒙錄）好仁者無以尙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

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
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己事
非專言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也
又僩錄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做工夫堅實好
仁而未至卻不及惡不仁之切蓋惡不仁者真是壁
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又萬錄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
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氣便隨之敬義夾
持上達天德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萎
萎衰衰如此柔弱亦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敢爲此
氣便生
又賀孫錄問好仁惡不仁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

理上下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
分別天理人欲處著功夫曰是如此
汪雙池曰仁爲人所同得力亦人所固有故用之必
無不足此信之以理若夫不爲仁則非力之辠也
用力於仁者亦用力於誠其意而已用力於誠意者
亦慊其好仁惡不仁之念而毋自欺焉而已言一日
用其力於仁者謂用力自一日始如孟子所謂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既有用力自有沛乎莫禦之機非
謂祇一日用力便足也然一日用力自慊則一日有
善無惡日日用力自慊則日日有善無惡實是纔用
便足無所謂力不足者也
李厚菴曰無以尚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惡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
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
至務決去而後爲惡之深志氣相生豈有力不足之
患
用詰謹案如此說則兩節一意相承教人用
力於好仁惡不仁不分成德學者與集注異
王船山曰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
祇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功夫說不可在資稟上
分利勉朱子云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語雖
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
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爲主也用力於仁既志
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祇是不

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亦不用便用力亦不在仁
夫子從此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
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
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雖好仁惡不仁
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恆見力之
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
之勉行可知矣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
後言一日則卽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
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彊其致一也至云我
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
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
寬一步說要爲聖人修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

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日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好惡言)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而於事則無也

用誥謹案船山以用力爲好惡之實事實功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說同以次節未見爲徵好惡誠而力必逮末節反復歎息乃終言無用力而力不足之事非歎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似勝集注說

陸稼書曰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

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賓山荅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勉人或有所感而發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就其極而言當合看

劉念臺曰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常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人雖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用誥謹案張子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朱子善之以不合於兩者字不用其說劉氏發明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之故兩者字佗一人說義亦精審次節用力於仁承上之眞好眞惡言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船山同蓋用謝上蔡說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語類(炎錄)非專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亦可以知仁

又(時舉錄)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是過然亦從仁

中來血脉未至斷絶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斷絶其謂之仁可乎

又(人傑錄)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翫之自然可見

蔡九峰沈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
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
許白雲曰此章雖爲觀人然主於教人行仁也上言
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下專舉仁說義或可見
王船山曰以事言之君子有公過而無私過小人之
過則私而已矣以情言之君子過於厚而不過於薄
小人之過則薄而已矣誠於此而觀之一悔一吝之
閒邪正善惡之迹不可掩於以辨其心之所存理欲
邪正無不可知者矣
陸稼書曰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
過是偶不及檢者雙峰饒氏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

此非正意明季講家多主之誤矣
吳竹如曰或問載劉氏之說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
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
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案
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論推之則周孔之
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實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
爲觀過知仁之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朱子語類寓錄所謂聞道不止知一理須知得多有透
徹處至此雖死亦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
夕死爲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又壯祖錄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嘗患道之大
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義序
別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卽使之死亦
覺未甚濟事所謂道者果何爲真切至當處又何以
使人聞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
間但說未甚濟事者恐知之或未真耳若知得真實
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
爲賢萬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一生如禽獸然是以
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
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將此二句反之曰人一生
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曰然若人而不聞道則生
亦枉生死亦枉死
又時舉錄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

聞道則事無大小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
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
用語謹案語類注云此說與集注少異蓋集
注生順死安無復遺恨以死生之理言此則
以能處此死而言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
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
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
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
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
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
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

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
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
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
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亾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
於世敎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
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
許白雲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
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注以生順二字補明其義
　用誥謹案此與語類時舉錄條意同
李谷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
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絲豪爲人之意哉
李恕谷曰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顔子之

歎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生亦不虛死故曰可
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
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
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志道何
尙如此曰其所謂志亦是志得不力衹名爲志道及
外物來誘則又變遷此最不濟事
朱子論語或問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
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
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
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無方丈則

對客赧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
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眞西山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
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
戒也學者必於此分別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
亦徒說而已
呂涇野柟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
顧皆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
守得
鹿伯順曰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爲君子存仁實際
蓋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心不能存道衹是俗眼爲
祟此根未除所倆志道衹依傍名目耳實下功夫處

全未得何足與議
劉直齋源淥曰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
君子小人之別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朱子語類時舉錄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如此
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又南升錄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合宜之道理
須見得分明豪髮不差然後得宜曰義卽宜也須處
之合宜故曰處物爲義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

之言然識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旣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輔漢卿曰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無適莫祇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故也　大抵無適無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則步步著實自然無倚也

黃勉齋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如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

林次崖希元曰義物之權衡適莫人之意見

孫夏峰曰今人皆將比義作用權看不知此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之於二字爲聽憑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常變務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宅無所恃恃此義耳

　用誥謹案朱子解此章義字以處物合宜言此則以心之有主言蓋惟其心之有主而後能處物合宜體用之謂也義以爲質有主意重此章合宜義重

汪雙池曰必無適莫而後能比義旣無適莫又須比義蓋無適莫者靜存之密而中不偏也比義者動察之明而發中節也比義者喻義之精而無適莫者存仁之熟也惟君子內外交修而知行竝懋所以無適莫而又能比義然體立用行非有兩事知至行熟非有兩端君子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是其旣無適莫便自比義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方植之東樹曰仁包四德爲元善之長故孔子多言仁然又必曰君子義以爲上義以爲質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義者宜也宜時中也時中非權莫執故中權而後時措之宜也苟行不得宜則仁亦爲病如云姑息之仁兼愛之仁又如仁主愛愛成貪皆失義爲之書也仁包四德失義則仁之量虧而未盡故孟子多言義傳亦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聖人精義之學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行乎仁而過中卽失乎仁中之義矣夫學聖人之道從正不如中中矣而無權則猶失之於時故巽以行權巽入於理而精以擇之也堯舜曰精孔顏曰擇洙泗之統所以紹夫二帝也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子語類南升錄懷刑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

又祖道錄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

其知有所畏也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俗而自修省自祇是一公心

孫夏峰曰懷刑之君子非過慎也存天理畏王法是一路學問

陸稼書曰懷德非空想此德便思如何講求此德如何涵養此德此德易襍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治物欲懷刑非空怕此刑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覩變懷土不必十分係戀祇是

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患不能勝其爵位之患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十分狠籍祇是正誼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爲利所驅遣此四懷字與喻義利喻字有別或謂喻是知過事懷是意過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錄南升　放於利而行多怨凡事祇認己有便宜處彼便不恒宅人所以多怨

又錄閎祖　放於義而行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恒得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取怨之多必矣

汪雙池曰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惕之

何義門曰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纔看

黃薇香曰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謂己之得利者終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朱子語類錄賀孫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曰是玉帛交錯固禮之文擎跽曲拳升降俛仰亦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辭讓方是禮之實既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

又錄南升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己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

王船山曰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饜若到此豈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化極大德王道之本領故集注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又云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樸實頭用所謂樸實頭者正與巧笑章注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祇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無不盡信而已無不實則在人恆見其有餘而在己恆見其不足故於物無敢慢於事無敢侈於儀文無敢過情自然見得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以己之志氣精神收斂遜順做去虧欠一分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饜之謂哉

又曰蓋合一國爲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長治之本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黄勉齋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己也患無位患莫己知求諸人也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媿而已

焦廣期曰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正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語類拱壽錄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

又賀孫錄問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祇由此心今最要先理會此心

又泳錄問一貫祇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爲孝事君即爲敬交朋友即爲信曰大槩亦是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何故祇說吾道一以貫之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大小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所以告曾

子時無它祇緣其知得千條萬目它人於千條萬目
尙自不知如何識得一貫問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
不然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
如何識得
又録（寓）問忠恕一貫曰且看一貫之意忠如堯之克明
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此須
從裏面發出方能如此曾子功夫已到如事親從兄
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便醒
元來祇從一心中流出
又録（安卿）曾子未聞一貫之時見聖人千頭萬緒都好
不知皆是此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皆從此一
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此根上生氣流注

貫也
又録（德明）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豪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又録（賀孫）忠是眞實己心下道理直是眞實事事物物
接於吾者便將此眞實者應副太己若有一豪虛僞
事物之來要太措置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若自己眞
實事物之來小大厚薄輕重一一隨其分應副無一
事一物不合此道理
又録（人傑）恕字正在兩隔界頭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處
又録（可學）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又録（閎祖）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又録（端蒙）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
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
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又録（謨）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閒老者
安之是此一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一莫非忠
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又録（當）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
萬殊皆自此出雖萬殊卻祇一理所謂貫也
又録（安卿）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學者事曾子特
借以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䆒解之忠便是一恕
便是貫有忠便做出許多恕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

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
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中庸所說正是學
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祇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
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太之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
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
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又録（僩）程子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聖人無爲之
忠恕盡己推己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道理而有
此三者若知曾子意思忠恕二字發明一貫之旨昭
然又云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

第15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反內

也曾子於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程子又移上一
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衹一忠恕須看教有許多等
級分明
又明作錄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聖人衹是忠恕
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至誠無息萬物各
得其所而已人衹一心精麤本末一以貫之但聖人
則皆自然流行出學者則須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
施於人便用推將去
又銖錄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衹言分殊
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知理
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
在何處聖人教人學者終身從事衹要得事事物物

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衹此便是理一矣若
曾子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亦無可
貫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
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
字極為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為
何要理會如曾子問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
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
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
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
實用功而理一之理自森然於中一一皆實不虛頭
說矣
又道夫錄問程子言如心為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

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物
內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人內有一聖人之
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
之心做到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古人云不廢困窮不
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有廢虐之者然心力用
不到便是已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無一處不到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
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
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
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
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

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
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
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
所謂道者雖有精麤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
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
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
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假贊也孟子所謂君
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曰曾子於門人
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
蓋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它人不與
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
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

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訓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藴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爲萬理一貫更無宅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攷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彊之功焉爾

許白雲曰一理貫萬事是說事物雖衆祇是一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體認得聖

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祇說萬理一原祇是論造化云爾此章意不相似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高景逸曰一貫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自古聖人不及夫子者祇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於吾道者祇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祇中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逵德逵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曾子指出忠恕卽中庸之理非有二也

張楊園曰聖人之一理渾然未發之中也忠也泛應曲當已發之和也恕也

李厚菴曰此章義理至程朱始發明盡致朱子語類有曰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皆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實也

焦廣期曰中庸至誠至聖等章是一以貫之注腳

家藪忠先生曰一貫之義固是聖心渾然之一理須知此理非它卽人之性是也性具於心一而已矣而由此一理分之則爲仁義禮智凡天下之理若父子之慈孝君臣之令共貌之恭言之從推之而百行廣之爲萬善無不屬之四德而四德統祇一性聖人所以貫萬有者不過性體昭融義精仁熟之妙爾類旁通無非是理非一性而何

胡敬齋曰曾子功夫全備一之功亦到貫之功亦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是立大本處貫是逵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體用一源故孔子一喚卽悟

楊賓實曰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

子示以主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徹所行益篤而得其宗矣忠屬誠敬恕所以行乎義也

又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全以實心逐一體驗如原泉屈曲流注晝夜不舍但未能一往無滯耳子直以道之全體大用示之聞言之下心豁神融知一本之無不通萬殊之協於一自此研幾應變始所謂自得而資之深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非前此未嘗務本至此始知從事於本也流水有本故盈科後行學者務本故成章能達曾子以忠信篤實得傳至教非明徵歟

汪雙池曰曾子以誠實之資爲爲己之學故其於聖人之應事接物也必隨事精察其所以當然之理以反身而力行之其從事於忠恕以學聖人也已非一日然隨事以求盡此心之理而未能會乎心理之全則大用未周而或不能無離也及夫子呼而告之乃恍然知隨事所盡之心即吾此本然萬理具備之心不待外求而無不可通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曰吾道云者言吾之所以應事接物也吾道一以貫之言非事事物物而求合之而一理既得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應事接物而自無不通也必待曾子之眞積力久而後告之以一貫者必其求盡乎此心之理者已久而後能會乎此心理之全知萬理之備具於一心而後知泛應之用所從出苟平日未能盡心則亦烏能知此心之具衆理以應萬事而不窮也曾子未知夫體之一及夫子呼而告之又何以遂能默契其旨也曰天下之理一本萬殊心者萬殊之本也人之應事接物亦誰不由心事物之所當然亦誰不知其莫不有理然日行習於事物而不求合乎事物當然之理因心以應事接物而不慊乎本然之心則亦何能有得哉若夫知有以盡其心而推之於事物則此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合彼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亦合力行既久已自見此理相同處多所以未知其體之一者但以其自流溯源流派既多於源上依稀認住而未能親切無疑耳及聞夫子之言而乃可以無疑也此所以默契其旨而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尹元孚曰夫子所謂一非說一心是說此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祇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祇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拈出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爲人謀不忠不忠便不一省其不忠即省其不一與朋友交不信不信便不一省其不信即省其不一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故夫子一點當下便貫忠恕祇是此忠恕但悟前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別無餘法

何義門曰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

汗漫目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故渙然得其本旨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肎云爾也

方植之曰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非眞用功造極人不能眞知卽强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卽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喩旨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冰釋理順四字及帯人水漚之喩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

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覿面相呈祇可自喩難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

眞西山曰天地與聖人祇是一誠天地祇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祇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之忠恕忠恕是著力之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知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薛敬軒曰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忠做出千百箇恕一源流出千百道水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

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不盡矣

彭履岡曰忠者中心也心載五常而難於中必心無不中之仁無不中之義無不中之禮與智然後謂之中此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烏能知之知之明矣賢行之篤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値貧富貴賤顚沛造次之時當輔相裁成託孤寄命之任無不如中心以應之然後謂之恕忠恕有擇執省察之學故曰一貫者天道也忠恕人道也

王船山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兩己字微有分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旣盡乎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爲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爲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天下欲得聖人以爲君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絜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必絜之於情而欲推焉兩者交勘得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歉斯以

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即理也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以於分而得合但所自盡其己而推己之情天下之欲無不通志而成務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加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己須豎立一面撤開人欲以為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者欲合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實隨萬化而於情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另而似乎以其誠以其性入物之虛以舉其實則且暗與後世散錢索子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為言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理無不得情無不通者浹洽言之而無所礙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飽滿於其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己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為然而聖人不爾

又曰聖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無欲其理即人之欲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於此可見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

案本注云此解樸實有味解此章者但從此求之則不墮俗儒不入異端矣

陸稼書曰或問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即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子思聞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言語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

汪雙池曰夫非從事於忠恕者真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俾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意謂可推之天下而無不合者亦不過克盡乎此心之理而無不全耳夫子之道又豈有外於忠恕哉蓋忠之全者即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恕之散者即夫子之泛應曲當在夫子固無事乎盡己推己之勞而忠恕功夫亦未足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形容而忠恕功夫則學者所當從事故姑即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語類僩錄君子祇知當為與不當為當為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祇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不顧利害祇看天理當如何

又時舉錄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皆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

又僩錄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伦惟其篤

好是以㴱喻亦得曰陸子靜說如此附陸子靜白鹿洞講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為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易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

里仁第四

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

用誥謹案周氏其失在用心之初與象山辨志說同朱子蓋㴱取之

陳安卿曰義是心之裁斷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祇是討便宜之謂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起居言動之際有一豪涉於便己自私皆利也其事雖善而有所為而為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稍有萌於中是亦莫非利焉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

汪石潭俊曰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為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

孫夏峰曰以無所為出之疑於利亦義也以有所為出之疑於義亦利也從志趣上分欺慊不在事迹上作門面

張楊園曰事物之來君子動念便向義小人動念便向利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用誥謹案此亦象山辨志之說

家慈患先生曰陸象山在白鹿洞講喻義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為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

里仁第四

作夜思經營盡瘁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為學也究心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真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證之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㴱喻此其人處則不媿詩書不媿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有國是所關民命所繫者不憚廷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不問即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喻義之究竟小人之矻矻孜孜何嘗讓於君子然其所計者辭章之善否聲譽之有無忍目前之苦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鑽營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倏詭變凡可以倖功名何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㴱喻此等人即

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說不思報國家蠅營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儻過利害得喪之頃心沮氣餒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苒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己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迴首正其喻利之究竟學者思此直當搥心刻骨豈惟泣下數行已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鄭文相 南升 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薛敬軒曰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焦廣期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為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從責其知之不眞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朱子語類 南升 問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祇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胡伯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

眞西山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它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王船山曰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為允當到過之已成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泣涕之怨則惟幾諫為體而後下氣怡色柔聲得以為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　蓋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與己之慎獨功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蓋覆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疎必待顯著而後可言

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彰暴其君必以爲謗己
而父母則不能且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
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
補救於後而已慚恧於先矣
李二曲曰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之
閒者幾也誠察其微而豫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
是則旣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
用誥謹案幾諫精義載范呂楊謝之說皆以
爲見幾而諫朱子因用內則語注此章故不
從然未嘗以其說爲不善也
王伯申引之曰勞憂也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皆
謂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

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
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
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
用誥謹案此解勞字可備一義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爲人子須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
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
胡伯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
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焦廣期曰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授讀此非也三
年無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下文曾子引象辭意似相發今皆不授讀即與刪去
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林次崖曰不是空空一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
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
張楊園曰喜懼二字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眞切
必無能孝之理
汪雙池曰勸人子以及時之孝也天下無長存之父
母故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乃習而不察知親年
者有幾人哉喜懼之交集如斯乃爲眞知親年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朱子語類僩錄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
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
矣
馮厚齋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
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
自在一所不知可恥何哉
黄東發曰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
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
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自盡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
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
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

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今日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淡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媿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媿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豈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李二曲曰古人尙行故羞澀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尙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從言若果學務躬修自然沈潛靜默愼而又愼到訥訥然不能出諸口時始是大進否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

汪雙池曰愼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怍章可對看非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矣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

朱子文集（答曾擇之）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從簡而已

胡雲峰曰不侈然以自放先要此心不放則言與行皆不敢放

汪雙池曰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愼行齋密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愼不敗也若解作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不可約之事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吳可堂（仲迂）曰欲猶言其用意也有德者用意能如此學者用意當如此

饒雙峰曰此卽矯輕警惰之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子語類（僩錄）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又（賀錄）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爲善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祇一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德故不孤是訓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卽孤矣

用誥謹案自程子以下皆以易解此章故朱子辨之

陳定宇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祇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孫夏峰曰人患不德不患無鄰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原是一家人學者須先識此

王船山曰一人之德或首出而開天下之先或高蹈而不顧天下之非疑於孤矣而其出也功垂於四海其處也望重於當時信不孤矣其不孤何也自我倡之必有和之自我為之必有成之或道高於己者猶

由信其心或志合於己者則交獎其為或行不逮己者即企及其美必有鄰焉未有一聖人興而無羣賢之輔一君子出而無眾正之合者矣此其故非有德者所期也非與為鄰者之期有此德而鄰之也不知其然而自無不然其天之生也有常數乎其人之相為感動也有常理乎非達於天人理氣之幾者不足以知之則亦慎勉其德焉可也

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唯行道之所得者為不孤若祇依附襲取而無所得則直浮游於倫物之際己先不關切而散漫無恆物亦莫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癢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用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槩說來微妙親切此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朱子語類雖以諫而數者是意善而事未善故特言之以警學者

陳定宇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何北山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道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彊聒不

置則是失之頻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若未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為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

孫夏峰曰數便是辱疏處忠臣不懼辱良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路疏則責善無功是以不賢數者不絕其進言之路耳

論語里仁第四畢

論語經正錄

溇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子語類（寓錄）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避嫌亦不能無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此心在克不去祇是徇情少間將此做正道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功夫

輔漢卿曰在我無得辠之道而不幸有辠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辠之道雖或幸免其辠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恧也

張嵩菴（爾岐）曰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善術

曹月川（端）曰南容免於刑戮祇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王船山曰於此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蓋女子從夫以後無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婿之際恩禮所繫有賓主之道焉教之於既爲婿之後則易嫌不如擇之於未爲婿之先以愼其始則情得而道亦不抑抑於此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蓋君子立身之節過不可常可常者己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無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徇俗而幸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逢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歟

黃勉齋曰謝上蔡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

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聖人之本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鹿伯順曰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轉深之階且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難有成甚矣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

汪雙池曰世不患無賢而患人之不取子賤之尊賢

取友萬世法也而反言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抑若幸之抑若慮之贊美之深也見魯多賢乃其餘意

黃薇香曰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羣之益言魯者不私諸己也反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美子賤之尊師取友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獨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 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以器目之曰畢竟未全備

孫夏峰曰無一善以成名皆不足言器未至於器而侈言不器並失其所據矣果達藝淸任和均足爲宗廟之重

陸稼書曰大抵天下人才最憂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如記誦辭章虛無寂滅之輩祇成無用之人觀女器也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句則知聖門之眞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

又曰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徇外爲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功夫不息到得熟便能不器

汪雙池曰說女器祇是許其才與由求赤不知其仁同到成德地位正未易易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朱子語類祖道錄 佞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

又義剛錄 問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麤細有祇指慈愛而言者有就性上說者此便較細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

又不知何氏錄 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祇見九分亦非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閒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

焦廣期曰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案孔君之論善矣或人偁雍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辨道之辭論事之才施於所當用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莫猶人尙非君子所急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李二曲曰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醕樸氣象蓋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之閒者無非有道之符有志斯道第一先要

恭默

黃勉齋曰集注於爲仁之本言仁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淺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此言盡仁之道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淺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求至於仁之標的又昭然可見矣或曰集注於令尹子文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當理無私心較之全體二字足以該此五字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爲據而或問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說之義詳且密也

陳安卿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乃可以當其名集注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仲弓又不止日月至焉之地位

胡雲峰曰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蓋仁是人之本心所貿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

陳定宇曰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亦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

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朱子語類祖道錄 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彊做得欲自信得及須自有所得無遷方是信

又帶錄 斯是此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又文蔚錄 知得淺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祇此是信且如人忠孝亦祇是大綱說忠孝謂有小不忠孝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聖人見其才可仕故使之仕開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

又道夫錄 吾斯之未能信是不肯更做小者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

斯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豪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林次厓曰開見道理須到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

王船山曰止此一理耳或見大勇或見小勇或見淺勇或見深勇其爲小淺之見者非果謂理之止於此也不如理之本量以求之而使吾心據爲固有則無窮之理可以一曲限之極至之理可以疑似聽之唯

公冶長第五　七

篤志者知此理之廣大而必求其備於吾心知此理之精微而必求其驗於吾心一曲不足以爲其規疑似不敢以爲是所謂信也心信理也非徒以理之名而信之也　吾自反而求焉一事之當前必有一事之理其斷然必如斯以爲之者何故一物之相接必有一物之理其誠然必如斯以應之者何爲雖或知其當然而不能覺二三之不可據者以何爲定體雖或知其固然而不能審豪氂之無可矣者以何爲至善患所以塙見夫天理之存發而體念之身心以不迷於天下之故則退而學焉何覺所求者之未得也使出而應世勇不愈以增所疑而不能準諸心以應諸事故使仕之命未敢聞也

李二曲曰學不言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無本成己而後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開於斯自謂未能信此正是審己量力不自欺處　問斯字先儒咸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蓋指妙道精義而言今乃直指修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修己治人離修己治人何處見妙道精義況夫子方使開仕開若舍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其它此後世儱侗啞謎野狐禪所爲曾謂啟謹如開而乃爾乎夫惟於修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惟以苟位爲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如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徒處出不徒出而世道生民咸有賴矣

公冶長第五　八

汪雙池曰治己治人非有二道卽禮樂兵農工虞水火雖職有分屬而理實同源惟君子從事於格致者久則物宜盡而事變以通致功於誠正者純則心德全而大用以廣舉而措之大小惟其所用措施以無不宜是之謂能信不然者學有偏長用違其材則困事有常變固守一轍則拘此仕之所以難言也

黃薇香曰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此漆雕開所孜孜而夫子所未冀及也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志在大成苟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自信非易也程伯子曰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

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而觀之信斯之難可知矣

王船山曰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算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蒙否塞後他此一語後人不可皆向上討滋味致墮疑網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辭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皿脈端居無為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

子為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明者已羞為之以奔騖於鵝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閑程子之言使不為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為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為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迹上做若顏閔冉曾之徒則算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為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　程子之言有為而言也從俗儒俗吏風尙浮詭之餘而悠悠然於千載之上有開與點求諸此心此理以為仕學程子所為當諸

心而見其可說也開之言非有為而言也當洙泗教隆之日才可有為而略小以圖大欲然求諸己以必其無不信者則所爭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麤斯朱子說其篤志之言為尤切也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絀事功是以存其言而顯其實曰性亦恐性學說顯之後將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攝之邪說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別之曰理曰篤志曰仁義忠孝反覆於異同之閒而知亘工之心獨苦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朱子語類廣錄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能負荷容受之

人如何有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緣其好勇故凡事麤率不能深求細繹道理故有此事

朱子文集答楊子順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蟲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其胷次邪若此等處放不下更何說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王船山曰隱見之際大義存焉亦精義出焉治則進亂則退不可為則不為不可與處則絕之此大義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斯世斯民有不容棄置之義自為有道仁人之任則知其不可而亦不遽絕之義之精也義之大者果決之士能見之斯能

行之義之精者非聖人無以度事理之輕重初終而審處之也

黃薇香曰浮過也與禮食浮於人名浮於行及本經浮雲之浮同過海至東夷也據漢書地理志及說文椉桴浮海卽欲居九夷之事魯地近東海九夷在東海之外漢書顏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椉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顏注蓋本古說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椉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椉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朱子語類明作錄 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襍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

又升卿錄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又卓錄 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荅之

又南升錄 問三子之才雖各有所能但未知做得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見其有駁襍處若不就此做功夫便待做得事業終是麤率非聖賢氣象

又銖錄 聖門功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功夫未到不若顏子故夫子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朱子文集答林叔和 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著實踐履到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為仁如子路諸人正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

朱子論語或問范氏淺識三子並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

許白雲曰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

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為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

熊勿軒曰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陸稼書曰此章當與廱也仁而不佞章回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

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

汪雙池曰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斯仁至矣何言仁之易也至於評論人品則未有輕許其仁者其自言也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視仁又何其難也蓋仁者天理之純而已一念之純乎天理則一念仁矣一事之純乎天理則一事仁矣此理非從外得而其功不待外求故祇存乎人之用力而非所難至也然此爲求仁者言之也若以仁之成言之則一念之襍卽天理以虧一息之違則天理以息苟非至誠無息與天同體者則安得以仁歸之此夫子之所爲不輕以許人也知仁之易而學者可無自諉知仁之難而求仁者尤不可以懈於用力矣

劉楚楨曰淩氏曙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爲季氏邑成爲孟氏邑郈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

黄薇香曰邑有以國邑言者尚書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自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然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

劉楚楨曰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禮行聘於

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淩氏曙曰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它禮可推知也淩氏廷堪曰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淩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

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顯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赤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朱子語類明作錄　顏子明叡所照子貢推測而知顏子是眞見得徹頭徹尾子貢是暗度想像似將一物比並祇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道理分明

輔漢卿曰聞一知十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

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忠與叡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忠而通久則明叡生而物無遺照矣

張楊園曰聞一知十若決江河也聞一知二以三隅反也

又曰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必有明叡所照即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即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稀矣

用諸謹案此說防推測之弊語類叢錄以格物窮理爲推測之事自不至流於億逆之私

輔漢卿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晝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蔡覺軒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何北山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彊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彊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彊而亦弱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雕杇之功可加矣

王船山曰學者之於道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行猶無知也況乎因知而有言而徒求之言則有非眞知而可以言者故學莫切於力行而言爲不足貴力行之得失在心之勤怠而已能言而遂謂能知自謂已知而不復勤於力行則君子甚惡之故夫子於宰予而深責之

汪雙池曰以其昏惰故行不逮言二節祇一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朱子語類南升錄　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少被其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或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見其中無所主祇是色莊便是慾安得爲剛

又時舉錄上蔡說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要貪此一物𨚫便被此物事壓得頭低　悻悻自好是客氣如此有以意氣加人之意祇此便是慾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面有崛彊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卽慾也

又燾錄人之資質千條萬別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者有剛而多慾有柔而多慾有剛而寡慾有柔而寡慾所以要學問學問進則見理明自能勝慾若不學問祇隨資質去便是屈於慾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慾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用諴謹案此條剛字以所稟剛柔之質言與此章所謂剛者有偏全純駁之不同

許白雲曰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又曰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彊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豪不合義處決不爲

孫夏峰曰陽剛之德全是能自勝其私使此心超然於萬物之上慾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靡也久矣子路之彊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眞面目也顏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足慰聖人之思嗣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

間者乎

李二曲曰正大光明堅彊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旣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負血氣之彊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不可一豪假借

張楊園曰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久自然至大至剛

何義門曰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喪之也以孟子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朱子語類南升錄學者祇有一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去今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彊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朱子文集答馮作肅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攷疑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

之事也
焦廣期曰子貢亦言己之志欲如此爾非便以仁自處也但順口說一無字不自覺其甚難此便是虛而不實麤而不細處聞夫子之言自有所警而思進以此知聖人造就之功大矣
任翼聖叔遜曰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蓋用能近取譬之功當日月至焉之候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質但是見到未是行到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語類蓋卿錄問性與天道曰其流行者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又雉錄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
又南升錄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性與天道乃此理之精微蓋性者人所受於天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說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告之曰看得文字平正又浹洽

又安卿錄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得聞耶曰是後得聞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是然其初祇理會文章後聞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竟以為因文章得
又道夫錄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真西山曰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元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
李禮山曰性與天道即在威儀言辭上見不是兩件然卻不可便以為一件淺者見其合深者見其分耳
陳定宇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堯遂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
汪雙池曰夫子與子貢言性與天道者屢矣曰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吾一以貫之皆從性與天道指點之子貢既聞之而又心得之故追歎美其教人之有序亦猶顏淵喟然歎曰之意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朱子語類賀孫錄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

善惟恐行之不徹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不公行處著功夫

何北山曰此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恐其善之或遲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善豈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於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

何義門曰從聞而不行則為口耳之學而非以實有諸己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為升堂之選歟

胡雲峯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也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從

事乎行之勇也陶成之術也

李二曲曰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真知是以言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子論語或問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人生雖有眾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盡善惡之稱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非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薛敬軒曰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並沒其微善矣

汪雙池曰子貢以謚律人夫子祇就謚論謚但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一節亦可愧天下恃天資倚勢位人矣

黃薇香曰敏者資之捷好者心之篤也文子敏而能

好之者官司之圖籍古今之典章自能討論按輯之也下問者不挾貴求實是也事固有名卿大夫稽秘府官司之掌不能詳悉釐定而投閒置散之士窮居伏處之英獨能蒐輯舊聞綱羅散失證明因革之由討論得失之故者此文子之所以集眾益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子語類南升錄義有剛斷之意養民則惠使民則義便見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輔漢卿曰當篇集注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此下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

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切也

王方麓曰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而皆以行己之恭則其視身必有禮而與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藹然君子反躬虛己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此是爲人根本當時諸人俱因此處有虧故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人故於事上使下克行其志也事上之敬即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與公子季友之從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啟私家彊盛之禍者異矣

王魯齋曰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未盡

蔡虛齋曰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金仁山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彊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其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賢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彊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彊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伍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閒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閒有辠奇邪則相及慶賞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時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注取得其要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黄勉齋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歡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

庇伯順曰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己蹤跡之升沈作用之忤合千態萬狀初閒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減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

家爇患先生曰久而敬之異於初相敬而後漸瀆者故爲善交然未有始相瀆而不凶終隙末者爲轉一語曰敬方能久方能善與人交

黃薇香曰晏平仲之善交爲聖人所偁者於素心契合兩無猜嫌之友而有持敬勿怠之心也近儒竝說崔慶陳鮑此時文取材之富不可以說經交權貴者徒以久敬爲善與同流合汙者何以異而夫子何偁乎爾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分明說出要人理會如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便說其既惑於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合當之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是其心一向倒在卜筮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其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聖人今祇主不知而言也

汪雙池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之事也人惟不務民義所以諂瀆鬼神夫子譏文仲之諂瀆鬼神正所以譏其不務民義

陳心叔曰漢書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家語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蔡乃龜之名耳鄭康成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不知何據又左傳臧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乃立臧爲爲臧氏後其子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後季平子立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注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豈臧氏二龜一名蔡一名僂句乎

劉楚楨曰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即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天子廟飾居之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辠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㡿其僭而但㡿以不知

任翼聖曰據漢人之說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辠之曰一不知也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然則山節藻梲將

何飾曰飾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横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朱子語類時舉錄今人有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易事須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細看便見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又去僞錄此祇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蓋比干伯夷之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祇見此兩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

又文蔚錄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皆非仁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祇據子張所問之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故曰未知焉得仁非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此要在心上求心有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曰所以孔子倂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是要見到此

又燾錄問子文文子之忠清聖人祇就其一節可取如仁是全體所以不許其仁曰如三仁亦是就其一節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

朱子論語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辠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令尹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邪至於文子則其

公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
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
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揎其事實而言
之不過命之以忠淸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
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
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
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用諸謹案集注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此
又謂仁者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
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蓋以心德天理之
全言當理無私義亦在其中語類所謂仁之
全體仁之體段是也其不得爲仁也以上即

外注末段意陳新安謂本章外究竟到底之
斷案也就其一節觀之以下則所謂未有以
見其必當於理而無私心本章之正意也
陳器之曰齋祿國家齋祿不可認爲已有而妄生喜
慍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爲已能而自分新舊皆忠
也
饒雙峯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雖
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
皆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
有三仁皆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
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僾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
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
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可謂之仁
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
以得爲仁乎
程子見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當理無私
大段從用上說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
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
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
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
在也仁根於心心襍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
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
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
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

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朱子論語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
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
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
也　此特爲臨事之思自范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思
爲言誤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自若事理
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
朱子語類時舉錄思之有未得者須子細思之到思而
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
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稱物推來推去

輕重益不定
又（賀孫錄）天下事計較利害雖百思亦不濟事如今人須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日熾義理日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祇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再斯可矣是就文子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是文子事抑眾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邪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敢思邪故以再思為眾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

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又（答都昌縣學諸生）或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許白雲曰此章當用格物功夫在思之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亦未合理百思亦未合理聖人祇就文子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王船山曰事有幾可否有衡不容不思也思則心所不安不敢冒昧以為矣思之而猶未安焉則再思之再思之未盡者至此而精也再思之已定者至此而決也天下之理邪正而已矣無難決也吾心之則是非而已矣無難辨也思之不已則必有周旋委曲之術以可飾於義而濟其利者存則公忠直諒之情移矣文子之不得為純臣其在此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語類（賜錄）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惟其不全身退聽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又（端蒙錄）邦雖無道直向前做去又能沈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

又（廣錄）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
又（可學錄）問甯武子世臣它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胡雲峰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陸稼書曰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祇一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為忠當國

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

芮蕎子曰辦天下事者存乎知用經用權處常處變皆是物也若乃當亂世之世則又不專恃此蓋利害之心太明則趨避之私易起愚於身而後知於君愚於家而後知於國險阻在前而不見死亡在後而不知彼愚人之心也哉保身濟君俱所不計但以職分當如是故冒昧爲之耳漢諸葛忠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眞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乎

何義門曰武子之愚祇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並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亂有二

心其後晉怨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酖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略亂機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

用誥謹案朱子解愚不可及兼不避艱險卒能保身濟君二意此二條則以致命遂志成敗不計爲愚之不可及卽不避艱險中義尤足見武子之純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語類明作錄　斐然成章是自成一家做得一章有首有尾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畢竟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者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取此狂狷之人倘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

又賀孫錄　狂簡之人不裁之則亂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如孟之反不伐是其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之意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此等人雖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全不濟事

程勿齋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立其模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

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爽致其行而不掩焉者矣

孫夏峰曰凡在人情世故周摺之人則多心多事而本來之心闇汶而不章惟狂故簡淡於俗情必濃於道趣任其性質自是光明俊偉成得片段但高曠處多實在功夫少不知裁卽在成章內非兩轉語也此正簡之所以爲狂也

黄薇香曰朱子云志大而略於事或陷於異端者後世明心見性之學以居敬爲拘以格致爲支離而別矜其瀟灑簡捷之術朱子正指此言也朱子謂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

辭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爲說將有大爲吾道之憂者陸稼書曰莊生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來茲之禍根

劉楚楨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歎并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敘閻氏若璩以孔子此歎與厄於魯之召求之歸并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朱子語類（拱壽錄）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其胸中都是義理

又（南升錄）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祇見其善不見其惡聖賢之心皆如此

林次崖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惡其人而出於有心則追念不忘矣

鹿伯順曰祇一不念舊惡卽將并惡惡之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媿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卽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

芮譪子曰孟子云伯夷隘詳味不念云云似隘又不足以盡伯夷矣

何義門曰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衷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同

尹元孚曰淸者之量仍是從淸處看出蓋伯夷叔齊之淸乃聖之淸淸到至極則於善惡之際一毫不假借自一毫不牽混若念舊惡是於人之善惡并後界限牽混而不分明矣豈所謂聖之淸者乎

蔡虛齋曰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斂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爲所廢亦惜其死而爲之流涕此無它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朱子語類（僴錄）醯且易得之物何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幾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

又（賀孫錄）問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皞皞氣象一便見驩虞氣象曰然

輔漢卿曰凡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豪計較佗爲則不得爲直人心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則計較出此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乞醯之事雖若微末而程子以爲所枉雖小害直爲大

許白雲曰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它事皆直祇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

顧麟士曰古來祇爲周旋世故之念壞盡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卻祇是第二念非當下本念夫子有感而歎之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

熊勿軒曰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者以類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可恥之事

汪雙池曰文仲之知文子之忠微生之直皆當世所震驚也震之則效之效之而天下無眞知眞直矣故爲天下正學術人心則不得不正言其失非好訐人惡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子語類（僴錄）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乞醯之意相似

楊慈湖（簡）曰此二事皆心中一樣外面一樣左丘明恥丘亦恥正甚言斯人不直之可恥非竊比意非恥其欺人而失禮乃恥其昧己而喪德也

許白雲曰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出此等可恥之事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功夫皆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王船山曰直道喪正氣亡不肖者以爲容身之術而行怪之士且爲合光同塵知雄守雌之說以濟之聖人願與還直之士同伸其正論以留人心於既喪之餘也

汪雙池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也有羞惡之心則立心以直矣

焦厎期曰此所以可恥者爲其不直也夫子嘗言巧令鮮仁不直則必不仁且如以言色說人以足恭媚人求其稍存愛敬之實心必不可得非不仁而何

又曰諂佞險詖二者人所共恥而爲之者習氣熟而蔽錮深也聖人言此有提撕警覺之意蓋人之本心有終不能喪盡者患不知其可恥耳聞聖人之言亦

當猛省矣
黄薇香曰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邢疏便辟謂便習
盤辟其足以爲恭也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
口對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即指趨蹌奔走甚而屈膝一
流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顔
注共讀曰恭訓便辟也
用諮謹案集注訓足恭爲過乎恭與邢疏一
曰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之義相似
不如孔注解爲長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子語類升卿録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它人於微
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
私己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又寓録 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
拘哉曰輕己之所有以與人其勢利之人豈肯如此
子路志願正學者事
又燾録 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做功夫處
否曰是其心自見得故願如此然必有別做功夫處
又問此卻見其心曰此見其心之恢廣磨去私意然
祇去私意之麤者顔子則磨去近裏者然皆對物我
而言

又道夫録 顔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
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
又壯祖録 子路所言對一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者
顔子所言對一伐善施勞者非如孔子之言皆循其
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抑也
又賀孫録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祇是天
理聖人順之而已曰此天理自合如此如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其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爲之
初無形迹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
差耳曰此道理祇爲人不見全體所以自狹小聖人
如何得如此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
爲二
又文蔚録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顔子不違仁乃是已
得之故不違是克己復禮之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
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當時因子路說出此一段皆
是以己與物對說顔子是已得之意思子路是舍己
忘私之意思今若守定其說曰此是求仁不成子路
每日都無事祇是如此當時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
故顔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
朱子論語或問曰其以子路爲亞於浴沂者何也曰
取其胷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借子
路揀難割舍者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眞百世之師者
豈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譏
之以爲是特賁育之倫耳其亦誤矣

許白雲曰聖人顏子氣象以集注觀之何可體認惟子路之意須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它亦無往而不宏廣矣不可祇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薛敬軒曰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陸梓亭曰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

吳艸廬澄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是則楊朱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眞西山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不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祇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陸稼書曰子路車馬輕裘與豪俠不同豪俠輕財好施從意氣來子路從義理來見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者亦抑然自下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見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亦非它意祇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能盡私之類人己之間有一毫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痛癢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無一毫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總無一豪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語類必大錄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邪曰改之便無悔

黃勉齋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為深切也非謂諱過而不敢言也

胡雲峰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高景逸曰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

夏用九曰日見是真覺悟一毫瞞不得曰自訟是真媿悔一毫恕不得有此真識力始能剋疚同生不致因循耽誤一世

陸稼書曰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屢言及之而此章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知所以未見之故一為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為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為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有過由此三者有過不能見不能自訟亦由此三者此三者盤據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為心過發於口而為口過形於身而為身過以至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為而為則為動之過或當為而不為則為靜之過或於理增一分則為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為不及之過雖

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皆為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襍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黃勉齋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

蔡覺菴曰夫子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不自遜所以勉人學也

王船山曰夫人之所得於天者聰明才力可善而亦可惡可得而亦可失皆不足恃也其可恃者惟忠信而已心有可盡發之而盡則理無所妄理有不可違循物而不違則心無所疚此乃得於天而可資以入道者也乃有其心則何不可盡也有其理則何不可循也亦惟不好學而已矣心可盡而窮乎理乃能知其所必盡之誠而不容以虛妄之情期固有之天德理可循而純其心乃能知其所不可違之實而不容以二三之見測事理之常經於此求之心而不得則求之先知先覺而得範圍之不過求之理而不得則求之存養省察而得幾微之不爽誠好學焉惡在其不如聖人哉未嘗好學而推聖人以天授惜哉其抱忠信之質而終於妄也

尹元孚曰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

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論語公冶長第五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朱子論語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朱子語類安卿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煩碎居上煩碎在下者如何奉承故曰臨下以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祇說敬中有簡之人亦有人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又錄人傑居敬行簡是有本領之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之簡

鹿伯順曰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眾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徧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如此行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

又曰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

王睿齋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

李二曲曰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嚴翼湛然純一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重不苟事事有定裁事事不瑣紊不操切悄大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況治民乎

用詰謹案朱子於居敬行簡分作兩事王船山論之詳矣此與庶伯順條皆從居敬中見所以能行簡之理即程子謂敬則自然簡或問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中意

饒雙峰曰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亦學力之至爾蓋嘗問仁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嘗問政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師友之所講磨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

王船山曰居敬而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日躋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已敬而又別求簡也然繇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大無小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致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要其極致而言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无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南面臨民居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躐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修天德行王道之津涘也仲弓論簡更加一敬以著修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居敬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為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

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

陸稼書曰居敬固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非格物窮理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認稍不真便以煩瑣為精詳以麤疏為簡要縱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為精密也

用詰謹案格物窮理為行簡者補出功夫是此章言外之意語類云如何居敬自能理明更有幾多功夫在是也

陳淑起曰末世定例成規密如網罟守其章程賢者有所難周及其繁冗天下未嘗不治可伯子者以此

然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
攝於心者爲簡靡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祛
煩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
已判然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朱子語類（植錄）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是不爲血
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厲斷人而自己元不動又
曰祇是心平

又（道夫錄）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
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它人爲
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不中節非遷也

又（人傑錄）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

又（時舉錄）問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言形見之
過伊川云如顏子豈有不善所謂不善祇是微有差
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
之過曰不必問念慮之過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又（不知何氏錄）問顏子之過何如曰未到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便是顏子之過

又（南升錄）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
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
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己無
與焉怒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
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是略有不足於心便
自知之隨即消除更不萌作爲學功夫如此可謂眞
好學矣

又（不知何氏錄）問不遷不貳克己功夫即在其中曰固是
然克己亦非一端喜怒哀樂皆當克怒是麤而易見
者耳

又（時舉錄）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非祇學
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純熟乃能
如此

黃勉齋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深省察之明
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
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

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注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則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則敬與義
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微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
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
輔之以義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
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輔漢卿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故集
注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即克不使流蕩於
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
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毆其根則久久自然
不貳

陳安卿曰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則伸縮由我自是不遷若怒自己起而不由於理則氣不能平必至於移甲加乙

陳器之曰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宅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

陸桴亭曰不遷怒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有所忿懥也喜怒哀樂四者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偁之以爲難

張蒿菴曰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陸稼書曰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王船山曰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功夫未到而遷怒貳過祇且聽之此處極不易分曉葢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非祇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既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功夫未到時亦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之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功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佗一句說若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即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勞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

又曰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非也橫渠云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心之所慊者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心之有惡則謂之慝不但爲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

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楚而誤至於越也失則可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懲諸將來以不貳惟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幾於耳順心從之妙則如曾子襲裘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遲之俄頃而即覺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誤矣

　用誥謹案此條闢魯齋心過之非而語類原兼念慮之過形見之過言分別觀之可也

又曰情中有攻取二塗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無濫取者易於屬猒無妄攻者發不及收攻一因物

之可攻而已惡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敢務己之不足攻務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役惟率理以御氣理足在中而氣不乘檄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過怒則克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爲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爲聖人也其亦有辨矣

夏用九曰不遷怒不貳過顏子性命之學也學不反身切己不可以至於性命學不至於性命不可以謂之學

焦竑期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皆主諸弟子言聖人承本國之君下問弟子好學不勝情意湊至言有盡而思無窮自不能詘然而止若在它國或未必如此至荅康子則但舉氏名此等處最足見聖人盛德之至也

臧拜經庸曰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

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書顏淵死者四而皆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遷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方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患從難諸賢何以皆及顏子展轉究覈可知王肅家語不足據又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
賓死未葬已葬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
乎可即以駁許慎之説駁王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朱子語類木之錄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
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亦無害但不
使傷惠耳
又夔孫錄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小處
亦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何義門曰私箋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
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爲徇人
矣案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
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鹿伯順曰不與疆與此處皆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
爲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
過於慷慨一過爲貞介意氣一著天則遂遠孔子大
哉純乎天而人不與
焦廣期曰冉子原思是其心覺不如此便不安遂斷
然行之以爲本分當然之事不知其有害於義也至
於市恩以爲俠矯廉以爲異則小人之所爲聖人之
所不屑教者矣

蔡覺軒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
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
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以冉有原思之賢
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曰此説固然然夫
子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
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教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
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獎廉退
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
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楊案朱子廣楊氏
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
一介不與之説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
天下之説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

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
金仁山曰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
之過于益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
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
祿之理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
通釋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蔡虛齋曰大抵當時人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
故孔子發此不然雖併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
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
其瀆也
汪雙池曰萬授一謂併其子而毀其父當非仲弓所

樂問聖人忠厚必不如此殊不知此章語氣對世人不用仲弓言者不對仲弓能改父惡言且世人不用仲弓世必其知其父世既其知其父則夫子亦何必爲仲弓諱之仲弓父賤行惡於經傳固少據即使無據而就此章語意玩之亦塙見此言是因世人以仲弓父惡而不用仲弓故發也況朱子未嘗無據哉

用詰謹案家語云仲弓生於不肖之父何晏注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皇侃疏仲弓父劣當是於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是朱子所據

許白雲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偁仲弓之德門

人問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問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修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子語類（公僩錄）三月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卻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安卿錄）問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此間斷亦甚微否曰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照管不到便是過

又（不知何氏錄）顏子三月不違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日月至焉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此地位豈易及惟實會下功夫方自見得

又（文蔚錄）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當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

又（道夫錄）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有出時終在外不穩纔出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有入時終在內不安纔入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宅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著力不得待其自長進公

朱子論語或問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

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厺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渾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

陳器之曰仁者心之全體惻隱爲四端之首心苟不仁則頑然風痺豈知羞惡是非恭敬哉然用功處祇

是埽除私慾放教惻隱之心出顏子功夫純熟私慾淨盡故三月不違離目

眞西山曰圓外竅中者心之體虛靈知覺者心之靈仁義禮智信者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中者則理也仁爲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人能克厺私欲則所知覺皆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能克厺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其違仁也遠矣

孫夏峰曰是進諸子於回意顏子亦從日月中養得純守得定故卽心是仁諸子日月之至亦不自覺乃天機自復當其至時完然一全體也特違之機難泯

目

陳安卿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葢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目足俱到者不能

張楊園曰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爲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卻似賓也

李厚菴曰此至字與斯仁至矣至字不同彼以仁言此以心言也仁人之安宅不違仁則安居於此日月至則自外而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而已張子內外

賓主之說非謂顏子以仁爲主其餘以仁爲賓乃是以家喩仁心常依於此則爲主偶然至於此則爲賓葢仁體常在心有存亡出入故也

用語謹案楊園說卽語類天理爲主人欲爲賓人欲爲主天理爲賓之義此條卽語類心安於內所以爲主心安於外所以爲賓之義心安於內是心常存而安於仁也陳安卿所謂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賓是也心安於外者則欲爲主而理爲賓矣說雖不同理則一也

王船山曰三月不違仁夫子亦在顏子用功上說其心二字是指其宅心如此如以心體之成效言則與

日月至焉者不相對照矣集注言能造其域謂心至仁也非謂仁之來至也從其不閒而言則謂之不違從其有依有違而言則謂之至而當其至與其不違則亦無別注言無私欲而有其德究在有其德三字顯出聖學而非煩惱斷盡卽是菩提之謂異端所侈祇拚到人欲淨處聖賢學問明明有仁明明須不違明明可至顯之在視聽言動之閒而藏之有萬物皆備之實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於此也豈可誣哉

又曰三月不違仁中有雷雨之動滿盈意思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朱子鏡明之說非愚之所敢據若祇與鏡相似鏡也而仁乎哉

用語謹案語類南升録以鏡之明喻仁以塵垢之蔽喻私欲隔之違仁非以鏡爲仁也船山恐人誤會爲異學所俗故辨之

陸稼書曰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祇在動靜語默閒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不可不知

曹月川曰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能如冉有明禮節如子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聰明穎悟如子貢夫子有非爾所及之抑執德信道如子張曾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夫子亦曰仁則吾不知也此皆日月至焉者

陸稼書曰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者有包事而言者孟子言仁心仁政心與事對言者也牽牛章言心包事而言者也有與理對言者有包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與理對言者也孟子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包理而言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朱子語類𣵀錄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它人所及者

蔡虛齋曰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閒迎刃而解觸機而動矣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

姚惜抱曰政所從出者冢卿也位非冢卿而冢卿授之一國之任身率以聽焉是謂之使從政若子皮之於子產季桓子之於孔子是也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廣魯於天下惜乎說行於桓子而小人閒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無論道不復行於天下也而魯且日危魯固不能用孔子矣第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保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輔漢卿曰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說最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不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金仁山曰謝氏之說似若麤厲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善為我辭之言雖似乎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為不峻可謂壁立萬仞氣象矣

孫夏峰曰夫子墮三都費其一也閔子肎為之宰乎意甚淺而辭則婉聖門應聘之學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輔漢卿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王船山曰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伯牛之賢可知而君子之言命者亦可見矣人盡而後歸之天性盡而後安之命自非伯牛則疾病夭折之至方當以之自省而豈可從諉之命哉修身以俟命身之不修而言俟命自棄而已矣

又曰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宅處語修大全者誤編此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為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裁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惟相命之說為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為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祇此陽變陰合推盪兩間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為性其福則化亭生殺而始終為命（德屬理福屬氣）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為尤倍也

用詰謹案船山論此章命字不主定於有生之初者論極通達朱子論命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此章或問中語船山以為宅處語者蓋未詳攷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顏子不改其樂是樂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非專樂貧須知其不干貧事元自有樂

又（節錄）問顏子之樂非別有事可樂秖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閒自然而樂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之滋味

又（南升錄）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心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閒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亦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說樂道秖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

又（道夫錄）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是私意淨盡天理照融自然無一豪繫累耳曰然今人說樂道說得淺要之說樂道亦無害

又（不知何氏錄）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今須求其所以能不改其樂者緣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四事做得功夫透自然至此

又（賀孫錄）孔顏之樂大綱相似惟顏子說不改其樂聖人云樂亦在其中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

又（賜錄）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秖說顏子是如此樂曾點卻說許多樂之事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淡微而難知點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功夫到此從本原上看方得

許白雲曰盈天地之閒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閒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耶

陳器之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剛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

真西山曰程朱二先生恐人秖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秖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曹月川曰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

王船山曰夫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賢其不改也周程兩先生則不問其改不改而亟明其樂樂而後有改不改儻無其樂則亦何改之有哉不改是樂之極致於貧而見之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學者且無安排不改而但問其樂如何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則且向山寺日高僧未起算笑田家老瓦盆上作生活氣質剛者爲傲而已矣其柔者爲慵而已矣此所謂樂驕樂樂佚遊之損者也

又曰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爲樂後人卻在上面說是一是二此便是弄風捉影語唯朱子委實親切故爲之易其語曰要之說樂道亦無害蓋樂道而有害則伊尹孟子都是將道爲一物而玩弄之矣但以道爲樂雖無害而大槩不能得樂唯不先生一樂之之心而後於道有可樂之實此天理現前左右逢原從容自得之妙豈可云以而豈可云爲哉以道爲樂祇在樂上做功夫而顏子之樂乃在道上做功夫在樂上做功夫便是硬把住心告子之所以無恐懼疑惑也在道上做功夫則樂爲禮復仁至之候舉凡動靜云爲如馳輕車下飛鳥如之何無樂如之何其改也

又曰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如何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著眼道之未有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亦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有天下亦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岐皆以不昧於當然休說簞瓢陋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意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

陸稼書曰張貧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太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貧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特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惡尤塡胷滿膺非用一番功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貧山又云言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注所未及

家懿患先生曰先儒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以爲樂貧者固非以爲樂道者亦未是爲其所謂樂者皆以七情之樂當之卽未得孔顏樂處也孔顏所謂樂者欲淨理純性體昭融之候胷中天理流行自有活潑泮溢之趣無入而不自得如天道之氤氳流行無時或息者然故以樂字形似之非如七情中之恔

樂因物而生物過則息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陳定宇曰晉章集注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數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蔡虛齋曰子之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

鹿伯順曰說道亦是實祇爲不勝外物祇成一段虛光景到此亦自覺似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一力不足者而斷其爲自畫冉求自想會到

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黃薇香曰中半也廢置也置於半途暫息之俟有力而肩之也畫止於半途而不進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朱子語類萬錄此處要見義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不覺察耳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

又南升錄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不就己分上做功夫祇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又不知何氏錄子夏是細密謹嚴之人過細密便有委曲周旋人情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

金仁山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詩文辭

陸稼書曰曰爲曰無爲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

焦廣期曰注云君子儒爲己又云遠者大者非各爲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爲己乃所以爲遠大中庸末章以尙絅闇然爲入德根基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何遠大如之爲人而學者自私自利雖能立功業致聲譽而其爲卑暗淺小甚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集注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此氣象便不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子游胸懷如此開廣故取得此人

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爲之屬乎去古既遠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魏庸齋象樞曰子游既列文學應以文章誦讀取人乃夫子問得人舉滅明以對可見平日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

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為人所難者言之詭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此即行己有恥之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此即大公無我之器量子游以文學之賢敢重實行如此孔門弟子槩可知矣

汪雙池曰子游之於滅明必有心契其微者而舉二事以見大端注中必推開說者正所以盡子游之意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宰而可必其猷為乎曰此非可偽為也非有以直其內者不能必正於外非實有所得於己者不能無所徇於人也

眞西山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己也肎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肎阿意以求說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請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黃薇香曰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宣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眞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為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指

惠半農曰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奸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子游偁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率而行之以為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

此子羽之所以為方歟

許白雲曰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

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朱子語類時舉 人之矜伐皆從私意來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祗此一節便可爲法聖人言此者使人知所自克也

又僩錄 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非先知是合當做之事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職分之所當爲自然無伐心矣曰祗得一心地平之人故能如此若

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柰從伐去過捺不下孟之反祗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錢白石 文子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師敗而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爲非敢後君子以功名爲與如此

王船山曰聖人不輕道一謙字而於贊易唯以天之益地之流鬼神之福人之好言之則亦應物之德柄非入德之始功也故曰謙亨君子有終必君子而乃有終未君子而難乎其始矣上蔡云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此語未周浹上蔡氣質剛明故其爲學也以去矜爲氣質變化之候然亦上蔡一人之益一時之功而不可據爲典要若人欲未消無誠意之功天理未明無致知之力但以孟之反一得之長爲法則必流入於老氏之教以淺言之伐者亦私欲之一端能去伐者自除下人欲中一分細過固有能去伐而它欲不必除者亦有不待去伐而欲已消理已明者若以深言之則不伐之成德自爲遠怨息爭之一道而聖賢以之爲居德之量是易所謂善世而不伐書所謂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在功德已盛之後以自極於高明廣大之至而卽以移風易俗成廷野相讓之化者非待此而始有事於消欲明理也故顏子以之爲願卽孔子大道爲公之志事有所待而非與克己之功亟請從事之比

聖賢之道以此而善其成故曰君子有終以此而利行於天下故曰謙亨既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故夫子亦僅許之反然之反之能此則亦徒具此腔殼可以居大德載大功而所居所載之實未之逮者多矣微獨之反卽彼所宗之老子其大端已非而此盛德容貌若愚之量夫子亦不能沒其善至於所居所載虛無亾實乃至陰取陽與而與巨賈深藏同一機械則終未免於私欲潛行天理不明之病唯其欲恃此以消欲而明理則消者非其所消明者非其所明克伐不行不足以爲仁者此也

用誥謹案上蔡之說朱子於集注節取之而於或問則論其失船山此條蓋發明或問未

盡之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金仁山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用語謹案程子云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朱子從之謂其立言與無虐矣獨而畏高明同義

許白雲曰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歎也

饒雙峰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說而不說色矣

汪雙池曰傷時之衰也好諛說色自孔子時而已然今將若之何然天理常存人心未亦端風化者誰之責歟豈第曰求免於世耶

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

朱子語類氏録不知何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眞西山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但知出必由戸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不由道也

曹月川曰道中庸之道天理人倫之至人所當行者時人知由戸而出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怪歎之曰何莫由斯道也今觀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處士横議暴行交作索隱行怪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任道之宗怪歎時人淡矣

王方麓曰夫子之意蓋謂若以道爲高妙峻絶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戸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虚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戸也何乃莫之由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蔡虚齋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疏此則謂之史也

王船山曰夫苟其欲爲君子則或失而野或失而史雖有其質不足以成令儀雖有其文不能以質幽獨而可乎哉必也保其忠信之誠而廣以學問之益有此心則必有以善全此心有此事則必有以不欺此理者其質也盡乎天德之美而人情物理之胥宜其文也必推諸所性之安而使大過不及之有節然後成乎其爲君子出可以移風易俗而處亦有盛德之光輝不可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朱子語類賀孫録天地生生之理祇是直便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

免罔
又錄南升 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
又錄時舉 人之生也直如饑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祇是要直
又錄義剛 生理本直如水有源便流此是流出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可羞惡之事便有羞惡之心此皆是本心自然發出都遏不住今若順此行便是若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罔
許白雲曰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

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逆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曹月川曰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故曰直在人順其性而不逆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遭有不齊莫非生道
又曰大凡平心順理應物爲直若有一毫作爲計較不得爲直如孔子不直乞醯應人便知所以爲直又如左丘明恥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之類無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
鹿伯順曰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常生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可復生
王船山曰兩生字義無不同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夫子之意原以警人直道而行則上句固自有實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其又云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且人生之初所以生者天德也既生之後所以盡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氣者人道也若夫直也者則道也而非德也以生初而言則人之生也仁也而豈直耶蓋道虛迹也德實得也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道也者所以載夫德也仁也者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載夫仁也仁爲德則天以爲德命以爲德性以爲德而情亦以爲德直爲道則在天而天道直也直

道以示人天之事也在人而人道直也遵直道以自生人之事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固言人也言人以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而順事之無違也言天德之流行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非直道而不能載故人必直道以受命而後天產之陽德地產之陰德受之而不逆也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易知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彊不陵弱智不賊愚仁可壽義可貴凶莫之嬰而吉非妄獲也聖人之言此原以吉凶得失之常理惠迪從逆之恆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微上智下愚而爲之戒非專爲盡性知天之君子言也
用誥謹案朱子從程明道說以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或問語類中論

之詳矣而精義載横渠伊川暨吕謝諸説皆
以二生字一義爲生存之生此説同之要惟
始生本直而後生存當直朱子固云於義理
亦可通耳
黄薇香曰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
以其正直也案經兩言生字生於天全生於世皆是
也詩蒸楚疏引鄭君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程子説
同馬注又云自終其義爲倘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
以直道爲之主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
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少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朱子語類南升録人之生便有此理被物欲昏蔽故知

此理者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此理可愛可
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此理已得之於
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樂之者此樂字與顔子之樂意思
差異否曰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
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顔
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甚
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胡敬齋曰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
子
彭磐岡曰孔子重言樂何也君子之道皆從樂中發

出故生生不窮苟甚其機則猶助長之苗驟盈之水
未有不槁且涸者也
王船山曰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樂之者之
所樂更不須下一語若祇漫空想去則落釋氏本來
面目之狂解若必求依據則雙峰之以格物致知爲
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實乃大誣聖人於
此三語明白顯切既非隱射一物而其廣大該括則
又廻方成圭廻圓成璧初不專指一事凡論語中泛
泛下一之字者類皆如此總之是説爲學者之功用
境界而非以顯道
汪雙池曰知之者明諸心知所往也好之者力行以
實之也有得則樂矣不知甚可好不好甚可樂知矣

則當好好矣當求得學有淺深詣當漸進好之從博
文來樂之從約禮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子語類僩録此正如告顔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
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皆因其所及而語之
也
劉直齋曰中人者可上可下之人也向上則可以語
上向下則不可以語上惟在其志之所向而已
猪鹿泉佑曰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説天生上知不數
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
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
日進乃可施以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於

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
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
以其可上可下也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
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
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
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也
用諸謹案語類義剛錄問中人上下是資質
否曰或是其功夫如此或是其資質如此聖
人祇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便都包在裏又
必大錄居下者不可語以向上者之事亦祇
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據此則謂以上以
下為學者詣力之不同亦朱子之意集注當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以大綱言兼資稟學
術言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語類去僞錄民者人也義者宜也詩所謂民之秉
彝即人之義也此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
不務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
豈謂之知者哉
又南升錄務民之義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有一日之
效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祇是枉費心力如臧文
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

又賀孫錄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
若臨深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是先難是心祇在
此更不別去
又賀孫錄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
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亂之
先難後獲是得仁之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之先
難後獲是求仁之人
朱子論語或問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
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
則私仁者則先為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
而無欲利之私心也
許白雲曰通釋云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復戒之以
所不當為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
皆全

胡敬齋曰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先難後獲上義下利皆無一毫私意
朱柏廬曰有事勿正即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
必至之病棄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
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李厚菴曰知者仁者皆急於當務而緩於求報知以
所知言故不惑而達於天人之理仁以所存言故無
為而為而合乎天地之心
焦廣期曰先難該一切言雖至麤至小之事但盡心
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利即此一念一事是亦仁也以

道言則無精粗無大小也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孔子之委吏乘田會計當牛羊茁壯而已是也必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者非孔子當日教樊遲之旨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朱子語類（人傑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

又（必大錄）世間自有渾厚之人有通曉之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

又（治錄）以知者樂水言之須看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

又（蕭錄）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

又（南升錄）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眾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常多故以靜為主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知動仁靜是體段意思如此常以心體之便見

又（祖道錄）壽是悠久之意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

輔漢卿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

孫夏峰曰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盎活潑盈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享無窮此深造自得之學

夏用九曰知者動仁者靜知者心中是此天理仁者心中亦是此天理但知者心中有流行之意思仁者心中有凝定之意思其同者理也其不同者氣也

金仁山曰夫子以其意象體段效驗分言之令人深體而以類求之爾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質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也

王船山曰學者之為學以成德也德底於大成則於土皆安而情咸自得於我皆真而動靜無違於天皆順而身心交泰所固然矣乃人之性各有所近而即其所近者充之以學則知仁各成其德而性情功效之間有別焉各致其一而若不相侔然皆天理之固然而非執偏以衷異也

又曰情之所生因乎居心之體而知者則動也迎於物而即有觀理之心不使一念之或息而不靈也仁者則靜也斂於己而不隨物感以遷恆使此心之退

藏而有主也以故其所得於天者知者無不樂焉無閒境也有以處境者何往而不悠然自適也乎仁者必其壽也莫非命也修其俟命者豈有戕害而不盡其期者哉

又曰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淺切眞足以補程朱之不逮較之言情言體者爲精切不浮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體爲固然之成形與成就之規模有其量而非其實樂山樂水動靜樂壽俱氣之用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熟則氣之爲動爲靜以樂以壽於水而樂於山而樂者成矣 水濱以曠而氣舒自與知者之氣相應山中以奧而氣斂自與仁者之氣相應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

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則樂氣以守中而不喪則壽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而有生以降所可盡性以至於命者唯於氣而見功亦可見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齊魯之初氣象已自不同至桓公管仲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盡尚功利魯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若桓公管仲無此意思

又 廣錄 問注謂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自齊則先須理會其許多病敗方可及魯魯則修廢舉墜便可復周公之道

饒雙峰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彊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借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鹿伯順曰策士治國祇求富彊聖人經綸祇講天理蓋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而不去信亦此意

閻百詩曰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

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注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馮厚齋曰顏師古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卽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漢以後之儒非孔子所謂也

楊用修 愼 曰古人制器必尚象觚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從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

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顛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其漸不可長矣

焦廣期曰洪慶善云古者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時發此歎必目擊此器人皆名曰觚實乃非觚故因而歎之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時皆有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可逝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宅事皆然

又義剛錄問宰我祇知有公共之道理不知有義曰不惟不知義亦不知智

用誥謹案語類此說引而未發蓋可不可之間有義存焉而所以知其可不可者則恃乎智宰我不知仁智合一之理故有此問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使知仁智合一之理則智以行仁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宜何憂爲仁之陷害哉

朱子論語或問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閒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

胡雲峰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子語類大雅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祇是如此如行夏之時以下須平時會理會來非禮勿視等處是約之以禮

又僩錄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又恪錄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祇去許多條目上做功夫己身都無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

又大雅錄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朱子文集答張仁叔約之以禮禮字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又答或人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

下便兩相倚靠則彼此撕開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
非泛然廣覽雜記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又芥范仰紫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
淺深此胃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地位見處固未
敢輕議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
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外物誘
怵異端遥惑矣
許白雲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迹識事理之當然
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修行之實若泛泛學文
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
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
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王船山曰文皆載道之文不然亦其可以攷道者也
禮皆修道之事於其切於身者尤體道之實也於文
博之勿疑乎道之不侍乎此而略之焉動必以禮勿
疑爲道之一曲而非其大焉者也博之約之雖不足
以盡道之高深而文與禮則固道之所散見而徵諸
實者也日盡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豈遠
乎哉不然守其虛寂棄其防閑即或有所見焉而離
乎道者已多矣
又曰集注約要也小注佗公簪讀者誤勉齋亦疑要
公簪我以禮爲不成文而猶未免將約與博對看不知
此約字與博學二字相對則要原讀佗平簪與束同
義集注添一動字博其學於文而束其動以禮則上

句言知下句言行分明是兩項說朱子尊德性道問
學驗諸事體諸身及行夏之時非禮勿動等說皆不
混佗一串約之之字指君子之身而言也與約我以
禮我字正合其云冉之博而今之約以博對約有一
貫意皆狂解也文與禮原亦無別在學謂之文自踐
履之則謂之禮其實一而已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
而後學之如雖無治厤之事亦須攷究夏時其服身
而見之言動者則因乎目冉之素履故文言博而禮
不可言博然不可謂學欲致其多守欲致其少如顏
子未仕自不公改易正朔則行夏時之禮特時地之
所未然而非治厤明時爲廣遠而置之視聽言動爲
居要而持之也約者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不使放

而之非禮豈不使放而流乎博哉學文愈博則擇理
益精而自守益嚴正相成非相矯也博文約禮是一
齊事原不可分今晉如讀書時正襟危坐不散不亂
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冉已
博而今始約也
用詰謹案約要均有結束義亦均有儉少義
故二字可轉相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注
久要舊約也書禹貢五百里要服疏要者約
束之義以約訓要故朱子解此章亦以要訓
約皇侃疏約束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
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

理朱子語類幹錄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佗約束之意百或問云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據此則朱子從古訓以要訓約佗平聲讀為束義而佗去聲讀者非朱子之意明矣又案之字指君子之身言亦本朱子語類幹錄云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是也

孫夏峰曰凡散見於天地間者皆文而文中總具一天然之規則曰禮約即在博時約文禮非二理博約是一事合內合外何畔之有

張楊園曰學者功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攷其合否則庶乎不背於義理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

尹元孚曰先博後約固有次序隨博隨約乃見切實

朱子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功夫則隨博隨約之義甚明即以知行分貼亦隨知隨行與足無目不見目無足不行之說相合

焦廣期曰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朱子論語或問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攷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何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譾譾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

金仁山曰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啟其將來未可知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它人則不可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它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

哉聖人指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眞西山曰居亂國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佛肸之召皆欲往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濟或以自汚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毋求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說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鹿伯順曰子路不說以爲有委曲行道意
陳淑起曰夫子見得是上一截道理仲子避得是下一截世情仕有見小君之禮小君者正位乎內朝職司乎陰教與國君同主宗廟社稷貞淫邪正四字不可加於此處子路止計世情故不說曰天猒之矢姑置世情使患天理見天理則世情自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朱子語類錄夔孫 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祗是庸夷齊所爲則非庸
又錄植 不知理隨其偏長處做太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汪雙池曰大抵叔季之民不及中者恒多而過中者蓋寡然教衰澤斬之後處士橫議每過爲詭異以震驚流俗而欺世盜名則異端邪詖之說又必過中者之所爲過中之害其視不及者爲尤甚也夫子言此其亦有憂患也夫
吳艸廬曰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朱子語類錄可學 子貢問仁就功用籠罩說孔子就心上荅

雍也第六

又錄義剛 仁以理言是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亦非離仁而爲聖聖是行仁到極處而今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
又錄寓 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如此尚以爲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子貢問不切己卻成疏闊
又錄人傑 子貢所問以事功言於本體無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
又錄義剛 問此章先說仁之功用中說仁之體後說仁

之方曰是如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未博施濟衆時此物事自在裏面

又錄安卿問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祇无私意理便流通

又錄蕭夫子荅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荅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要認得是一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有克己復禮之意思克己復禮便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思祇要人自分別而已

又錄祖道子貢所問爲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亦做不得何況蓽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葢己欲立則思處置宅人亦立己欲達則思處置宅人亦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

朱子論語或問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彊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

陳安卿曰問集注謂狀仁之體曰仁者之心廓然大公无所不愛其體自如此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也但不可偏靠此爲言爾問程子謂天地萬物爲一體曰程子之說亦祇是言其與物爲一而无所不愛之意然專靠此爲言則竆大而失其本當於此處觀天理所以流行无閒之體則仁可識矣

又曰仁祇是天理生生之全體故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生生不息者其本體也視物爲一而无所不愛者其用也夫子所荅以己及人公乎天理流行无閒者正是指言其體而用在其中矣程子集注所發明皆是不外此意

薛敬軒曰仁是此心之理與萬物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閒隔祇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然貫通非仁其貫通之理仁也

孫夏峰曰仁一也由子貢言之帝王之事也由夫子言之匹夫之事亦帝王之事也從人起見將涉於功利之私而所爲多僞從己身起見以己度人處處是我成就己之性命自爲切爲人亦无不切者矣

王船山曰至難言者仁之體也於理言之則非其心之實然於心言之則又唯心之所思心之所願極乎不可至之事而心皆有此境唯從學者所以求入之方而卽此誠有其理之心以極至其量使无念而不

然以證天理同流萬物一體之實則仁可得而見也
　盖子貢之言迹也而非心也如以此爲心則又心
也而非理也聖人之仁一實之理生於心非一心之
想成乎理學者烏可以不辨哉
又曰子貢說博施濟衆太輕易夫子知其實不稱名
不知所謂博衆者有量邪無量邪子貢大端以有量
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
內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旣云博云衆則自是
無有涯量浸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
便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
者非衆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
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雍也第六

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
而後足以當此儻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爲
博施濟衆矣蓋博施濟衆須於實事上一一致叢而
出而抑必以已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而後可云
施以己之欲立欲達者立人達人而後可云能濟故
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爲聖然後非沾沾之惠
一切之功若其不然則施非所施濟不能濟自見爲
仁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夫仁者其所從入與
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已有天淵之隔其立達一人如
己之欲立欲達立達千萬人亦如己之欲立欲達體
眞則用不妄繇此而聖則施自不狹濟自不虛而即
當功用未見之時已無博約衆寡以爲之界限且其

所施濟者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轍之妙而一無
所徇一無所矯不然則豈待博且衆即二桃可以致
三士之死而一夫無猒之欲天地亦不能給之也乃
子貢所云博施濟衆者初非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之實則固不可以言仁而但云博施濟衆
則夫子亦無以正其爲非仁之事故下直以夫仁者
三字顯仁之實使子貢繇是以思焉而如是以施其
不易言博如是以濟其不易言衆亦不待夫子之言
而自媿其失辭矣程子謂子貢不識仁看來子貢且
不識施濟使其有能近取譬之心而敢輕言博衆哉
李曰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
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則非切己功夫故夫子

雍也第六

以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非全無用處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
至士庶皆可行者顧不取必於其博與衆耳

論語雍也第六畢

論語經正録

深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

陳定宇曰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

張楊園曰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己之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於此著力

芮蒿子曰今人性分與古人同古人所能為皆我之所當為者也不好古則習於苟言昧於往行師心而已好而不信慕其人難其事不惟以古人為不可幾及且將曰古之人亦未必果若是其神奇卓絕也信不及故行不盡此今人所以遂遜於古人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朱子語類[植録]此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心無間斷方能如此

又[燾録]問默而識之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此是問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己有而弗失矣

又[賀孫録]問何有於我哉曰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其是仁之至義之至精其自見則有欠闕處

王船山曰不言而存諸心乃靜存動察功夫不因語顯不以默藏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一義祇於識不識爭生熟不於默不默爭淺深特以人於不默時有

警則易識而方默亦識乃以徵存諸心者之無所間也南軒云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正是此意然聖學說識釋氏亦說識達磨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故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別不盡在此特其所識者不同耳

陸稼書曰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見聖人省察之功朱子曰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人雖見其是仁之至義之至精其自見則有欠缺處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處者蓋人心惟危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一疏則不能識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質雖生安功夫無異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

不識刻刻學誨刻刻防其厭倦此必因省察之際而
自歎無欠缺之難非因有不識厭倦而發此歎　此
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容
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蓋卽成湯之顧
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淡履薄
亦此家法也然既謂自有欠缺則是實言而非謙矣
謂之謙者何也蓋識如夫子亦可謂能默識矣學誨
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子不敢自居是則
所謂謙也
彭磬岡曰天體本默不默必不能識爲人之學如何
理會得天理大知如孔子志學時便見得大段如此
故先從默入默則稽諸古問諸人愼諸思體諸事皆

默也本體無聲無臭故孔子始終惟默子思之闇得
夫子之默也
用詰謹案船山謂祇於識不識爭生熟不於
默不默爭淺深稼書亦重言識而不言默皆
懲明季講學之獘而言也然如磬岡此說自
無默悟默證之獘
又曰夫子言何有言未能皆致謙歟曰不自以爲得
化機流行無一刻止足止則息矣
李厚菴曰非默識則義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
厭心或生矣非不厭則功夫不繼不能有發明之機
而所存或薄矣然非誨人不倦則無至誠及物之心
而所存可知無與人爲善之樂而厭心亦竊發三者
蓋亦相爲表裏始終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　須實見德是何物如何爲修如何爲
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
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
於吾心之謂修者言好修治之之謂要須自體之徒
義是做事未甚合宜遷就合宜處不善是全然不是
須重新改換方得
又僩錄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講學徙義改過卽修德
之目
又恪錄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然後就此講學

又燾錄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祇修德而不遷
善改過亦不能長進
又賀孫錄雖聖人以此敎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
使有一豪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
陳定宇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
也修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徙義改不善修德之條
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
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
改之始可以爲修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
修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
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
以益愚也

李厚菴曰修德謂忠信篤敬學之本也講學者窮理致知之事徙義改過則力行克己之事也學之事惟此四者夫子此章言之最全蓋忠信所以進德敬以直內要無忘言修業則有講學以下三者業兼知行而爲言也然德中誠敬二字又知行二者之根敬則志氣清明培養淡厚而其講學也有浹洽自得之功誠則立志真切存心篤實而其力行也有敢行不怠之效此皆篇重成一章所以爲詳且密也

陸稼書曰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功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綱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別有功夫也

又曰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是此功節節是此心雖聖人自敘而示人用力之方卽不外是

焦廣期曰樂以忘憂憂字與不堪其憂仁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之憂同乃人心之私憂也此憂字與君子有終身之憂同卽君子存之注所謂戰兢惕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全在乎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如此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覩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所謂色愉是和說意思此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

又格錄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學者有心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非別有一和樂整肅則自和樂

汪雙池曰鄉黨所記如色勃足躩鞠躬踧踖容色各異皆聖人因事之敬自然各有所宜若燕居時則靜而未與物接其德容所形尤可徵本體中和之妙故門人微覩而特記之以示沿也

焦廣期曰子之燕居閒暇無事胷中太和自然盎溢於顏貌之閒有不可掩者其或有所感觸如居夷浮海之歎則不容不改其常度矣譬如天道以風和日麗爲常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語類寓錄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日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問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如此說佛老家亦說無夢

又道夫錄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此一事

朱子文集答方伯謨聖人夢寐周公正至誠不息處然時止則止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之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

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

胡雲峰曰祇孔子之夢亦見孔子無意必固我處大抵夢最可驗人之心世之人有老而不能無功名之夢者其心有所執著而未化也

王船山曰周公兼三王之道以定一代之治夫子之志與合焉故嘗於夢見之當其夢也未嘗言也逮乎道不可行而歸老於魯從事於刪訂以明道於天下後世其志異而其夢亦異　蓋聖人無心外之夢其誠至也道不可行志之不存而以衰爲歎不忍忘世之情也

焦廣期曰孔穎達云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

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案孔君此論精矣然聖人豈特不能無夢而已聖人五情懇惻倍萬恆常其夢亦自異於人人周公之見其精誠之極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語類時舉錄　志於道非祇守空見解須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謂志於此也

又夔孫錄　忠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又端蒙錄　道理也是一有條理之事非囫圇一物如老

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也

又南升錄　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

又必大錄　問仁是全體德祇一事之德否曰然事父母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弟德德是有得於心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又燾錄　德是行得此理已得於我若祇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此祇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此理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

據守之也

又僩錄　德是逐件理會者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據德是因事發見者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者

又恪錄　若不依於仁不到事親事兄時此心便無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心無不在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

又當錄　祇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二者皆不能有須據於德後又依於仁

又恪錄　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一一理會此道理脈絡方始流通無滯礙因此又養得此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功夫處

又廣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麤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横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何曰吾於顔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

彭醫岡曰志於道志率性之道也全體難言四端可率第端不易辨志不易專功不易純辨之專之純之即是率四端之性矣

汪雙池曰人日在倫物之中亦誰不知道之當由而率弗克由以能有得於道者則惟其志不立之故神知擾於見聞則物誘紛其外心思役於形氣則私累動其中即或天良未泯時動率由之思而浮慕之懷終無以勝其委靡之氣況異端樹其分幟末學侈於誕聞學者游移徜恍茫無適從志已不篤則雖終身道中而不著不察終不能以有得於道矣故學者之始要必宏波擇羣言之識懷特立不拔之操以篤志於道焉而學問以明之力行以恐之必求有得於心不以半途而廢斯擇之也精守之也一所以爲進德之基也

尹元孚曰易書禮多言行四書多言守中庸言守言執似即是行未分先後然不能守其所擇所知則此心遺忘間斷如何能行似乎守在行前又程子好學論曰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解據於德亦云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似乎守在行後大抵守貫前後人有擇之知之而未之能行之時必無擇善知及而可以不守之時

陳安卿曰仁非萬理之總名所以該貫萬理而爲之總會也依仁則此心全體不昧而是理之在我者有所總會而主宰之矣

許白雲曰人之爲學祇是要全一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功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

欽定四庫全書

第 ? 册 續修 全書 第34 版叉內

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裁斷
作兩段看也
又曰功夫又全在志於道志於道非道在彼我心在
此息而欲至之謂既謂之道正就行說是謂專心致
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
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忘作此
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
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
仁之隙也
魏庸齋曰志於道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
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王船山曰集注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
不了此語集注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
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特進以據
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
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
也又云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體
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
也而云不遺則明道無可遺苟志於道而即不可遺
也云有養則養之以據德養之以依仁為據德依仁
之所資養也此游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
據德依仁相為終始特以內治為主外益為輔則所
謂輕重之倫也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
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故并分四

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兩焉此集注之精
得諸躬行自證而齗齗之非但從文字覓鍼綫也集
注於德云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仁云心德之全蓋志
道篤則德成於心據德熟則仁顯於性德為道之實
而仁為德之全據與依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而
恆其據德之所安若藝則與道相為表裏而非因依
仁而始有其不先依仁而後游藝甚著明矣潛室不
察於此乃云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
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此亦舍
康莊而取逕於荊棘之蹊矣蓋六藝之學小學雖稍
習其文而其實為大經大法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
事者即道之所發見故大學之始教即在格物致知
以續小學之所成而歸之於道夫子教人以博文約
禮為弗畔之則初非小學則姑習之一志於道而遂
廢輟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既不可云僅為小學
之初事若其所云成德之後適於意者則尤依託游
字之影響而初無實義也以為德已成矣理熟於習
則遇物皆順而藝之與志得逢原之樂乎是藝之游
也乃依仁之後自順從心之效不當平列四者節目
之中以示學者之當如是矣今與并三者同為為學
之目而以成本末具舉內外交養之功則實於據德
依仁之外有事於斯而非聽其自然遇物皆適之謂
矣集注雖有先後之說而尤云日用之間無少間隙
以見四者始終不離之實學且獨於立志言先而據

德依仁不言先亦不言亥旨縈精塙一字不𡚶何居
乎於下三者遂節施以先後而穿鑿以求伸其說也
　用誥謹案慶源以下解先後之序皆以全章
　四項言以爲游藝在依仁之後船山據總注
　辨之謂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
　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詳
　繹內注據德依仁皆承上節說下游藝注則
　云日用之不可缺者獨無承上依仁之意船
　山可謂善於讀注矣依仁而後藝可游或問
　中已有此說固非始於慶源案之事實不如
　集注之精塙也許白雲曰游藝卽志道據德
　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又曰游藝與上三者
　不可全然伦㒳段看已先船山而言之矣

李厚菴曰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
器數爲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與末之別如同禮
樂也莊敬和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本也玉帛籩豆鼓
舞鏗鏘者末也此所謂藝專以其末者言之雖曰德
成而上藝成而下然又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集注
所謂博其義理之趣而應務有餘心無所放而動息
有養者亦兼知行言之而有以爲志道據德依仁之
助也
　用誥謹案以游藝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說
　同於船山
黃薇香曰夫失其義陳其數雖禮樂一曲技也由形
迹而求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法教萬民
以藝養國子以藝纂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鄉
大夫之所察以賓興皆以藝宮正之會什伍諸子之
進退遊倅亦莫不以藝士固有滯於藝而不聞道者
要未有不通於藝而遽高語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
出也今六藝之學幾缺矣其中易於復古而濟於時
務者則有如射與數其復古甚難者則有如樂而猶
可攷正是非釐定得失者五禮與六書耳禮之大綱
爲五尊卑際會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先王本諸性情
而制爲度數旣使之犂然各當於人心而無過不及
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
彊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

不亟亟於禮其能不違道賊德而大遠乎仁也耶六
書之法二二指事日月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
者爲古籀字體所由製聲音所由分考老轉注令長
假借二者爲古籀用字同異之辨而包括詁訓之全
學者不留心於此臧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讀書
不通詁訓何以明經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輔漢卿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
　竝行而不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
　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爾
　汪雙池曰大道爲公夫子豈不欲盡天下人而誨之
　而不知來學則聖人亦不能強也自行束脩以上未

嘗無誨焉公之至也
姚惜抱曰束脩者贄也卿羔大夫雁士冬以雉夏以腒故束脩以備無雉之時者禮也無論其時惟便而已則贄之尤薄者也以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先生雖贄以束脩不害爲有禮而可教故始見而必誨之而況繼見朝夕者乎贄束脩而必誨之而況羔雁雉脩禮者乎禮尊可兼卑故男贄可以束脩卑不可僭尊故婦覿不可用幣士相見禮曰夏用腒腒卽脩也曲禮左腒右末是也白虎通引其文曰夏以腒鄭解儀禮必以腒爲乾雉者不必然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子語類譚錄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所以不再舉也
又敬仲錄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許白雲曰既憤悱而啟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彊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它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請問不自去推究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
孫夏峰曰教者必得學者之心以爲其地教方有益有施無受彊聒耳是豈不倦之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子語類燾錄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
又時舉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必用一誠字包之須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
又賀孫錄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眞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彊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性情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
曹月川曰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弔哭一日之內自不能歌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孫夏峰曰哀樂皆情也聖人中節焉而已然樂可以驟哀哀不可以驟樂故不能歌此中有天則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語類譚錄若它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它人豈有是哉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又録時舉 則字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又録祇 聖人行藏自是脫然无所係累它人使有此未
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藏㪽直之云三代
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吾謂此固
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在无所係累處有此本領則
制度點化出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无
此本領雖盡得其禮樂制度亦祇如小屋收藏器具
窒塞都滿運轉不得
又録僩 用舍无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
祇看義理如何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不可亦不做
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
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

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无恥者然
實未能无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貪富貴賤惟
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
又録義剛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固大相遠但此中道理亦自完具无欠无賸
又録夔孫 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之心人心多縱弛
便都放去若聖人行三軍此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
軍事事事皆然
又録時舉 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决曰然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聖人固无意必然亦謂无私
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
謂无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

舍之而猶无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
之心漠然无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
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程子於此但言用舍无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
其言中正微密不爲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
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張孝先曰用之則行蓋有所以行者身顯而道與俱
顯也舍之則藏蓋有所以藏者身隱而道與俱隱也
道與身俱爲行藏而用舍始爲无負
汪雙池曰用有可行舍有可藏賢者有之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非无我者不能然不曰能是而曰有是蓋
兵農禮樂人各有長而用不足以甄陶一世處不足

以文明天下究未可言有具也人惟所具者小則急
於一試或才識不足亦石隱自安若其具在我則所
性分定用舍於我何與哉然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正以其有可行可藏而能然也
輔漢卿曰此是子路學未到處凡人有才能而學問
之功未到義理之趣未浹則遇事必發見便有較量
人己矜炫所長之意
馮厚齋曰子路蓋以顏淵仁而无勇然子畏於匡顏
淵後蓋有大勇存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亦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
周季侯宗建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
佗兩橛故以此出處則舒卷无心絕不著些豪意見

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欲其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之心肠

李厚菴曰臨事而懼操心危也好謀而成慮事至也成者言其所謀動出萬全而誠意周於事後也古人有無事而終日欽欽如對大敵者心常懼也臨陣則志氣安閒如不欲戰者謀既成也蓋聖賢之學惟敬義二者以行三軍言之敬則天命是畏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不可不謹義則人謀既盡成敗利鈍不以動心此事之最大者而可以血氣才能當之乎

汪雙池曰臨事二句有相對意有相濟意有相成意

而俱重下一字一主於慎一主於斷此相對也慎者或寡斷斷者或不慎故二句相濟也能懼則成非躁率謀成則懼非畏葸此相成也臨事易忽故要懼懼即懼其事多謀難決故貴成成即成其謀是俱重下一字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朱子論語或問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為義而不可求者為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為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當屈己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柰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為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在道以求從衆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

王船山曰如使人生之得失專甚於富不富而終身之圖度惟在於求求之而不與天理相違求之而不與人情相拂見為可而無所負疚於神明矣則又奚貧賤勞逸之擇哉道之所在理之所宜力之所必盡雖為執鞭之士卒吾亦為之何也道所可者無所避

於勞辱也如其審乎人之所以為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授之天下而若固有蔬食飲水而無可憂求之則役心息以邀巧偽毀廉恥以媿天人則不可求決矣而吾所好者志不降也身不辱也仰不媿也俛不怍也吾所好者在是決於從之而已則但有求之之心而必力制其心但有求之之迹而必遠其迹能無慎於所為哉

用誥謹案此以可求不可求皆決於道蓋同程子之說

黃薇香曰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若求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此易彼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輔漢卿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哉特於此三事慎之又慎故弟子記之以垂敎後世

金仁山曰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鹿伯順曰慎非心謙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朱子語類公偶三月盖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又録壯祖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所思之事大而

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

又録壯祖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輔漢卿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當與大舜無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美盡善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

黄薇香曰子在齊句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辟亂適齊力不能請觀古樂卽請觀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遂學之集解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候契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猒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尙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幬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易徒以攷聲典故想像考槃自爲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於三月後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語類謨若祇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冉子疑者以常法言之則衛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助之

又録錯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

又録夔孫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如此若不如此是去仁而失仁矣

又録寓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

當然又何怨
又淳錄求仁而得仁此祇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傷其本心則是不仁矣
又道夫錄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此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慮此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朱子論語或問曰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莫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

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伯夷何以祇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祇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

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然後於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身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擅國此皆在己有礙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祇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祇得固讓而不爲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卽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

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金仁山曰子貢善問莫精於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得不逃叔齊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不逃卽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惟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躐天倫爲正脫然惟恐有國之爲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淸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

輒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
李厚菴曰周之文勝至於春秋沿禮之末失而不求其本故有以衞輒距父爲尊祖者觀子路迂夫子而冉有子貢猶疑於是非之閒則人倫之不明甚矣
又曰伯夷叔齊事與輒反賢夷齊則不爲輒可知猶有怨乎之問者葢雖矯爲高世之行而心未免於怨悔則或未合於中道而不可以爲訓仁者道之極也言求仁則求合於道而非矯言得仁則不違於道而心安由其心之無餘憾可以知其事之爲至當故曰夫子不爲也
焦廣期曰求仁得仁是夫子看夷齊如此非二子將仁字橫據胷中始而求繼而得也祇是心之所不安

嫏嬛

者決不肎一日居行其心之所安而無憾便是得仁也
齊節初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而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豪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楊賓實曰太史公以伯夷之窮餓疑天道不知伯夷之餓乃其所以求仁正見世變而道不變當其時伯夷若肎歸周周固將高爵厚祿以待之矣伯夷求仁而棄爵祿此正忠孝天性之所以常存人心所賴以不死耳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閒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閒哉夫子言此葢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閒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衞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

嫏嬛

朱子語類(閎祖錄)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之人遇熱不畏遇寒亦不畏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又(夔孫錄)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麤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此中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葢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團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朱子文集(答方伯謨)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猒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
彭㽦問曰問孔顏所樂何事曰樂者順乎性遂乎情

而不累於習心之謂也聖賢之心無時無事無事非
道無道不樂
王船山曰說聖人樂處須於程朱注中篤信而深求
之外此不足觀也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固非刻
定一事爲聖人之所樂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
哉朱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其
非脫略事物灑然不著可知也聖人說於我如浮雲
明是以天自處於我皆真於土皆安聖人之天體也
遇富貴則不踰富貴之矩遇貧賤則不踰貧賤之矩
乃是得左右來去盡是天理方於疏水曲肱之外自
有其樂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曲肱之中聖人所以
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爲之骨子此非蕩然一無罣

述而第七　三七　嫏嬛

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喪如是以爲
樂則貧賤之得此也易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如莊
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義富義貴亦辭之惟恐不
夙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異端皁白溝分處
又曰朱子卽當時所處一語諦當精切讀者須先從
此著眼則更不差謬雙峰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
曉在貧賤方別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爲此貧
境以驗樂則於聖人於土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
章自是蚤年語到後爲大夫而不復徒行則居食亦
必相稱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昔日之貧
而憶其曾樂於彼佗在富貴而思貧賤願外之想也
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

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山靜身
心泰順而爲之欣暢也乎既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
踰矩爲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
子處義富義貴之恆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
富貴而樂亦審矣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真富
貴貧賤兩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故曰樂亦在中
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
云使在富貴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可以不言樂而
惟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
而聖賢之樂周徧給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
爲得之
薛敬軒曰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卽

述而第七　三八　嫏嬛

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
者當戢息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案
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閒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
則日用動靜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豪私欲
之褊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語類謙之錄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
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
又安卿錄 問聖人何以有過曰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又不知何氏錄 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說
無大過雖是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盡期當看此等

爲聖人氣象

胡雲峰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祇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鹿伯順曰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大過易之爲理正治此病

彭賓岡曰易何主乎曰主人事唐虞之世何以不言易曰其世中和象數雖具而可以不言唐虞以後事變多矣聖人憂之乃即象數之變以言時事之變即時事之變以言道之變變通有則而無難處之時事矣

王船山曰夫子假年學易則庶幾乎天之所以健學其至健而不使有怠者之成乎間斷也地之所以順學其至順而不使載物者之或有未厚也六子之變化五十六卦之時位道極其全學其周流不滯而會通於易簡不使道有所未該而成乎疏漏也則以應乎天地萬物而各得其情各得其理以隨攸往而不惑故可以無大過

用誥謹案船山謂集注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則是獨以化蹟言兒川流之德而不見敦化之德眞西山單舉仕止久速說孔子全體皆易則但有利用安身之易而無精義入神之易故此兼卦德之健順言之可補集注所未備

李厚菴曰易有吉凶悔吝之循環而要以无咎爲歸蓋不祈吉而謹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焉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聖人所以能無過者以其心常恐有過兢兢業業以成於性故能動不踰矩焉自且不敢言無過而曰無大過聖人之存心固如此

方植之曰夫子自言學易可以無過過對中言非對正言文言所偁不失其正此正即中也即此無過之義嘗論君子未有不正者但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及中中又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明辨晳非極深研幾不能故欲假年學易以研之也大凡有過皆偏於分數有餘言若不及則不可名爲過大賢以上不患不及恆患其過故孔子學易欲明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中正自吉凶消長之理天運也進退存亡之道人事也明乎此是爲知天知人合天人而察其幾以允協於中而無過是乃聖人所蘄無過之精微也然非平日學易究時位之異知變化之情其孰能與於斯

家馥忠先生曰假年學易當就贊易看孔子於六經雖同一功在萬世然於詩書不過即古人成書檢別節取其事可日計而就即取魯史之文加以筆削其事可月計而成至易之上下經不及五千言十翼乃三倍其數而有餘其文繁其事勞其精理包天地之

奧蘊性命之源雖聖人聲入心通然亦必虛衷玩索反躬體驗故至韋編三絕終身以之蓋孔子實欲假年學易竝非虛辭謙亦非僅歎易道之大已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語類僩錄古之爲儒者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非正業衹此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衹是許多事

又德明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常及易夫子常所教人衹如此今便先爲一種元妙之說

王船山曰夫子之教人皆使人躬行而心得之然必有所徵於古訓以示其當然而使動於不容已學者之所以未盡於善者求其性情之正事理之通節文之當而已故夫子有所言而必及者以時警其情而發其性以信其理而善其事以使知必有節而不可過必有文而不可不及故雅言詩以詠歎淫佚而興起雅言書以酌古治今而效法之雅言禮之當執以別嫌明微而固守之凡此三者皆人道之當然而日用之必不容已夫子雅言之以學者之必雅言於是而後可與入德也

方氏觀旭曰孔注雅言正言也夫詩書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今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之中矣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

有正業朱子謂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攷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襍說更所不語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朱子語類人傑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半閒不界之人非是有所因真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

又伯羽錄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更無纖豪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亦少有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少有係累在乎中

又僩錄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衹是如此無止法也

又道夫錄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豪髮之閒苟有一豪私意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焦廣期曰衛將軍文子問諸弟子之賢於子貢子貢再辭然後對以所知以子貢之明達夙擅方人之長然猶如此甚矣其重也況子路哉況所問者孔子哉必也子路固辭之葉公固問之然後以其所知者謹而告焉而又不聞也則子路之不對其爲當然無足疑者若孔子之自言乃假是以明己好學之至尤可見其誨人不倦之實至子路承問於葉公雖能言聖人所欲言猶弗敢也爲其不讓之過甚也

陳安卿曰聖人安得有憤祇是誠意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眞能憤然後眞得樂

趙格菴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極故集注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它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王船山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集注語錄開示聖奥至矣就中與天合契一段尤爲不妄於憤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於忘食忘憂見得人欲淨盡之無餘而天之無私者惟其不息則所謂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也天無究竟地位今日之化無缺無滯者爲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爲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爲疑矣大綱說來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日日新而不已豈一有成型而終身不舍乎朱子云直做到底底字亦無究竟處有所究竟則執一執一則賊道釋氏所謂末後句者是也觀之於天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

汪雙池曰夫子苦心接引後學故毎自言其好學之篤然愈說得平易近人愈顯地位超絕在聖心不自知也學者勿看聖人超絕須看聖人平易即如一憤一樂誰人不能果然發憤自得所樂果然憤樂到至處自然忘食忘憂但恐不肯發憤縱使一時發憤一事知樂不久便衰不能時時事事皆然以至於不知老之將至是故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不能不獨讓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朱子語類必大錄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非全無事實而但爲此辭也

孫夏峰曰生知之人亦不廢學好古敏求正是祖述憲章之實

子不語怪力亂神

朱子論語或問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弑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誡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陳器之曰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

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
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鹿伯順曰須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豈直無
益且有害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朱子語類夔孫錄 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
有感乎吾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
不善者便恐懼修省是皆吾師也
張楊園曰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息葬居淡山之中
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
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

正復如是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朱子語類時舉錄 做聖人自反無媿說便小須知天生
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又賀孫錄 問必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
勢不可害己抑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
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朱子論語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
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
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
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攷之則
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攷之

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
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
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
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
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
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案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
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
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
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
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
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吳可堂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聖人為貴德者
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古天生聖人必命之以為億
兆之主夫子雖窮在下天蓋使之主斯文豈虛生者
天既生之桓魋乃欲殺之豈理也哉夫子平日未嘗
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
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
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
其實一而已矣
王船山曰夫子之自言也恒謙讓而不居聖至此則
直任天德之在己而無所讓豈但以安從遊者之心
哉道足誠至坦然示人以可信抑以教學者之遇變
而反求諸己無為禍福所惑也

劉楚楨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為夫子荅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為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朱子語類賀孫 要緊意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細認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閒認得聖人是如何己今當如何問鄉黨所得亦足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之類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

又銖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麤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麤者亦道也聖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衹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朱子文集荅方賓王 問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葢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曰亦善

許白雲曰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曹月川曰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閒皆道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故聖人曰吾無隱乎爾厥後弟子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

薛敬軒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高景逸曰門人非疑聖人有隱而不以誨人是認聖人人倫日用是一事神化性命是一事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如是則忽略現在懸慕高遠故聖人提醒之如此

李二曲曰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無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廸及門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焦廣期曰聖人之心不息於學聖人之身與道為體無行不與者此也為不猒誨不倦葢無時無地而不然猶懼學者之不察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則深喜之而告以固相師之道

汪雙池曰不是分清說己之無隱祇要二三子於仡止語默間察出天理流行之實爾字即指二三子末句既言吾又言是某猶云此我之所以爲我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朱子語類謨錄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內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

又燾錄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是約禮之實

金仁山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攷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

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僞故又進之以忠信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

王船山曰聖教不明而務實者固陋而爲鄉黨自好之士務博者浮薄而爲記誦辭章之儒舍其心而求之文行則無本而日流於僞略文行而專求之心則虛寂而不適於用然後信聖人之教大中至正不可得而損益也

李厚菴曰四者之序當云忠信文行然忠信者所以成始亦以成終以忠信爲本而從事於博文約禮所謂成始也修辭立其誠無非忠信之心直貫到底所謂成終也故夫子言主忠信徙義又言義以爲質信以成之

何義門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朱子語類僩錄善人是資質自好之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恆則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善人有恆者皆未知學問者也

又泳錄問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是有恆方做得成爲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聖人曰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便不可接

許白雲曰張宣公云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以質言但兩節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已則可至聖人有恆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善人是資質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恆者能學亦可至君子祇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恆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恆者情狀正是教人學有恆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恆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恆矣此三者於

學問事爲皆包得盡

陸稼書曰孔孟每偁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

張孝先曰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常有之理此問人之取而遊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陸稼書曰亾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此二者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說人

黃薇香曰有恆者不欲襲善一時志在行善而期以久者也久則善矣意在襲善已無持久積學之意也久則自知名實俱喪而心術尤不可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王船山曰以萬物養人者天地自然之利故釣也弋也不廢也釣不必得而綱則竭取弋勞於得而射宿可以命中不盡取者不傷吾仁不貪於多得而棄其易獲者不損吾義曲全萬物而無必得之心豈非理之不遺於微而心之無往不安者乎

汪雙池曰不盡物不欺物一段撙節愛養仁心夫子祇自然流露而門人默窺而得此蓋得無行不與之誨者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朱子語類寓錄問作是述作或是凡所作事曰祇是作事

又時舉錄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

用誥謹案聞言擇而見不言擇語類之說不一文集答潘坦翁云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與集注意同

又講錄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

鹿伯順曰夫子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政是學而知之實功

顧麟士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仍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意

用誥謹案如此說則語類知以心言句謂以心知者不必由於聞見生知之知也得於聞見者學知之知也非異學所可假借

張楊園曰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然

向荊山璿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

尹元孚曰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案自誠明者實知其理者也夫子謙言求明而未至於誠故

集注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吳艸廬曰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

用誥謹案明季講家尚有以真知多知解此章者錄艸廬此條學者庶不為異說所誤

呂涇野曰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非聞見豈非德性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肎自居止謙為第二等曰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

孫夏峰曰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是擇而從作春秋是見而識乃述而不作之疏所以自居於學知也

用誥謹案此解多聞二句本於金仁山集解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亦以作為述作之作

黃薇香曰此即述而不作之意也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之也述而須擇之辨之當時篇籍淆亂眾說宜折中也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作者補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而作者不能擇多識多聽補之而害於理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朱子論語或問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己而往曰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曰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己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鹿伯順曰不止待物之洪也理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

王已山曰當日門人所惑祇在一童子夫子將人字拓開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其待物之洪祇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黃薇香曰集解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案依鄭君注不保其往即不與其退之意也張敬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承上文反覆言之趙鹿泉謂上三句明所以見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人之道

用誥謹案此不用朱子錯簡之說

王伯厚曰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

以知習之可移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朱子語類壯祖孔門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以顏子之賢尙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

陳安卿曰據一時言祇我欲仁一念之興此心便在此仁便當時卽此而在矣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簡潔明快處自足以起人歆欣愛慕亹亹不厭之心

蔡覺軒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功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蓋仁者心之德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它求也

饒雙峰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林次崖曰欲仁功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呂涇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夫仁亦在乎勉之而已矣

孫夏峰曰仁人心也昏昧則放提醒則復終食無違者聖人三月不違者大賢日月至焉亦賢者卽庸愚不學之人亦有夜氣之所息乜見之偶動故欲之卽至此語極喚醒人學者須自體驗

李恕谷曰仁者命於天具於心者也依之則賢者亦難何者瞬息有違皆不純也欲之則應命卽至何者

吾心之物非外來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安卿曰程子之意以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自受以爲己過又恐彰君之惡祇可不荅而已然以吳氏之說通之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是則彼此俱無妨礙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眞可爲萬世法矣

吳可堂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荅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薛敬軒曰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王船山曰聖人之於此其辭隱其義著蓋若曰人知取同姓之非而以取同姓爲知禮者之過則毒之以知禮對者可以全君臣之義而今之自以爲過者可以正昏姻之禮並行不悖言順而道不窮於以應物之變誠有不可測者而心安理得一因其自然此亦

可以見聖人之大用矣

李恕谷曰司敗知孟子之事故以知禮問孔子從衆論以荅之若不知有孟子之事者然尊君也爲國諱惡也隨卽退者避其面議也迨司敗背議爲黨而孔子不辨也任過而已竝不及孟子之事也聖人處事立言盡善如此

劉楚楨曰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昭公知取同姓爲非禮故諱偁吳孟子公羊哀十二秊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偁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

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偁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淺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偁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襍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魯春秋厺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厺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黃薇香曰死曰孟子卒者春秋哀公十二秊文不書吳姓此禮所謂厺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偁子據注謂如仲子聲子之取於宋然鄭君禮注以子爲且字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則某甫爲伯仲之薦字今以子爲孟之薦字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埶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愼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說之意

陳器之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暘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亹倦詠歎而淫泆

之也祇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

胡雲峰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注雙池曰以上數章多從夫子小事而認取天理之流行蓋皆得亹行不與之意焉者也凡與歌必和夫子取善之意淺則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有反之之取善於苛則後之和之者亦寓亹窮鼓舞之神矣

黃薇香曰子與人歌句絕統下使反而和言之善者是人自歌必使反之者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人與子同歌或子之自歌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也或曰子與人歌是先與子同歌未是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子論語或問此其文義集注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猶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豪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朱子語類講錄言文則吾猶人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之意同

高景逸曰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為律身為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為未得

王方麓曰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見之心自見事之未副者多也聖人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金仁山曰王文憲云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履祥案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為有偁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

蔡虛齋曰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焦廣期曰夫子自言非聖仁但能為之不厭又教人使其為之先難而後獲也公西華乃歎曰正唯此不厭倦者弟子所不能學誠知聖人純亦不已一天道之不息非勉彊力行所得至然而夫子之意不喜其佗如是言正謂非有不能直不如己憤忘食樂忘憂故曰語之不惰其回也與又子貢言學不厭智也而夫子之意正以學不厭則智自生好古敏以求之雖愚必明也總之諸弟子所見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夫子以身立教則惟曰篤志於學盡性以至於命人能弘道者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洩諸理而不屑屑於冥
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
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
輔漢卿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
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
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
地神祇之心也
孫夏峰曰夫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無一事不可與
天知也故曰丘之禱久矣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尹元孚曰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
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
以爲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爲切實勿
徒作叵子路之辭觀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朱子語類燾錄纔奢便是不孫其自是不能斂也且看
奢之人意思儉之人意思奢者便有驕敖之意須必
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
王巳山曰此章大指重在名分當時之獘全在不孫
夫子作春秋亦維持名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
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不爲求其鄙儉無文而
不可得故救時之獘莫急於此
焦廣期曰聖人意在惡不孫注言救時之獘者當時
如雍佾歌雍皆不孫之事也其實奢之害大自是一
定之理不論風尚如何故曰國儉示之禮不言國儉
示之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君子坦蕩蕩是意誠心廣體胖
胡伯量曰程子以循理役於物分言乃蕩蕩戚戚之
所由生也理者本乎自然人能循其自然而行之則
上下四旁不相侵越故坦然而平平則仰不愧俯不
怍此所以舒泰也役於物爲物所役也求名者役於
名求利者役於利凡意之所發不與理合者皆役於
物也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此所以憂戚也
彭鲁岡曰君子處窮通得喪何以獨蕩蕩而不戚戚
曰窮通得喪可以大言可以小言小處沾滯大處可
知一絲未忘難言蕩蕩其所以異於二氏之空幻者

仁智也如用一物非不珍重愛惜卻又成敗聽之如
受一託非不盡心竭力卻又離合聽之唯得時不喜
故喪時不憂
張孝先曰君子坦蕩蕩祇是樂天知命而已
焦廣期曰小人長戚戚何必王巨君李林甫一輩受
此極惡謂當懲創乎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色
雖終身行善亦近名耳彼其戚戚之根故自在聖人
發言之旨似應在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語類燾錄問此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
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又義剛錄此雖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亦當

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臯陶陳九德亦然

李厚菴曰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陽合德之氣也三句就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迭見者蓋喜怒哀樂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形及乎喜怒未發則恭之意常在也又推出一安字則見其一出乎至誠而無勉强淡體而默識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劉直齋曰子溫而厲仁中有義也威而不猛義中有仁也恭而安禮之用和爲貴也

焦廣期曰子溫而厲子之燕居等章初無事跡必詭察而形容之其有得於時行物生無行不與之旨深矣

論語述而第七畢

論語經正録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

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用詰謹案古注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王肅
注也鄭康成注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
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
身三讓也
朱子文集答黄直翁以天下讓祇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
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
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
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
以天下授元宗皆兄弟終身無閒言何必斷髮文身
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元宗則此說可也若有
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
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
故夫子以至德偁之
用詰謹案龜山說云泰伯亾如荊蠻以讓季
歷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文王之興本由太
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也讓之
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偁焉有讓之之實
而無其名茲其爲至德也歟
閻百詩曰集注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
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之刪
竄以正之曰辭受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
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
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
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閒豈無幾微見於顏色
必待君終無適嗣之日相與蹇裳去之民將得因而
偁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
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
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
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
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徙少子
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
之謀也不過曰代有姝德天下將長育其福云爾是
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
於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
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而不忍受
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
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
父子之情而彊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
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
之者地乎而乃曰至德也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
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
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
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案朱子一生精力在四書章句集注使聖學昌明
其功大矣至於文義偶有未協處固不必過爲迴
護致成門戶之見此章集注金仁山辨之先讜患

先生亦云集注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淨其病尤在添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

黄勉齋云朱子晚年改論語集注至關雎章而止則此章之注固亦未爲定論也

顧涇陽曰從文王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從王季起念是以兄弟讓也乃泰伯更有大勇者從天下起念是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以文王爲一家公共之文王以天下讓又以文王爲天下公共之文王此段至心民無得偁夫子特表而出之

彭魯岡曰伊川曰泰伯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德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說極當葢荊蠻一逃意在使文王

得佐商澤被天下不僅爲一家之父子兄弟計其事祕其志孤故雖智者不及知也

用誥謹案以上三條本程子立季歷則文王道被天下爲說

顧亭林曰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先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偁焉者也

李厚菴曰注從史記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因逃亡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揆以時勢情理似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賢者安得遂萌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乎潔身而亡以惡與父是未得爲至德也有待於後嗣行之乎不從亂命以蓋前人之愆可矣今觀季歷文王再傳將百年猶未受命可以白太王之無是心故子孫得以終守臣節不以遂其父祖之志爲嫌也泰伯何爲急急亡之乎葢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後學由此生疑析之以理葢周室將興其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奄大以天下讓云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蕞然侯邦遽曰以天下讓商亦可謂夸而非事實矣況曰三

云者必也泰伯嘗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逃亡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歿之後則父過既彰而宗社幾於無主故不如泰伯之亡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閒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有進焉

楊賓實曰讓商之說謂泰伯一立則天下即歸泰伯將欲辭之而不能故早見及此而讓而不居是延商祀及百年者皆泰伯忠貞之所留也夫懼己之德澤及民恐天與人歸致失臣節似揆之舜禹文王之事有未必然者且既即侯位而盡其忠貞如文王之事殷豈害臣節此讓商之說或有未安也至讓周之說

則曰泰伯欲遂父志再傳可成王業泥天下二字取
解以當日之事勢及聖人之立心推之尤多未合玩
夫子本意祇偁其能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
微無迹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視
伯夷之讓尤爲謙善故偁之爲至德見其能全天倫
而不傷自因周後有天下故云以天下讓特據已然
而言非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用諸謹案以上三條卽龜山推本言之之說

何義門曰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
郊梁之地長子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
子昌太王欲傳國焉泰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
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偁曰

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便自
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許白雲曰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
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卽有翦商之謀也
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
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
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傅說
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
十八祀文王生書偁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
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
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

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
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亾去之可見者如此
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
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
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
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
國固泰伯之國而泰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
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
得而偁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泰伯因其在昌
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
以民尤無得而偁所以爲德之至也

徐東璧曰集注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
記史記但載太王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未嘗
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金仁山駁之
是也而後儒猶云云者無宅震於孔子至德之偁以
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自
夫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
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
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
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
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

僅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曰疆大哉且使太王如果疆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自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太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太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泰伯之忠貞遂不惜

誣太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泰伯得以讓之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泰伯自讓王季自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太王翦商傳何以言泰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閟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衛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

身在可信以爲實耶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泰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在岐自非有宅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泰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同謂之至德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蔡覺菴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葸亂絞之獘而反害之也

錢白石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苟無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獘

王船山曰夫恭也慎也此天性之沈潛可以持己可以成事者也直也勇也此天性之高明可以無欺於世不屈於物者也乃恭惟能安而後其恭也可恆所以調其志氣而和平者禮有不過之則如無禮焉則迫促其筋骸而不得暫舒勞矣至於勞而其恭不可繼矣慎惟有則而後其慎也有功所以審乎事幾而恰得者禮有必盡之數如無禮焉則茫昧於當然而不敢任葸矣至於葸而其慎適以敗矣若夫勇於有爲者雖義在可爲而出之必有其序行之必有其經禮也若以勇任之而不以禮爲之則心無媿而事非

其常且有不恤天下之大倫而以行其必爲者亂矣直而不諱者雖理在必明而辭不嫌於遜論必得其中禮也若以直自命而不以禮自居則心本厚而物受其薄且有迫天下於無所容而以快其議論者絞矣故禮者所以通深謹之士而使悠然有餘於名教之樂奮剛方之體而使普行其天理之正也是以君子自威儀語言以至於施行之大用無不於禮勇學之而不敢恃其性之所近謂可以退寡過而進有功也

黃泰泉佐曰聖人立教不使人求諸冥知而曰好學不使人求諸天理而曰好禮惟實而不虛目是故博而習之禮也理而履之禮也好學不倦則聰明叡知達天德矣好禮不變則視聽言動合乎天矣苟爲仁智信剛而無學以明之是以或蔽則愚或蔽則蕩或蔽則賊或蔽則狂苟爲恭愼勇直而無禮以成之是以或失則勞或失則葸或失則亂或失則絞惟勇直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一也由是言之博學於文必當約之以禮可知矣故好學之至知也好禮之至仁也知仁合一誠而不息是謂聖修之極

孫夏峰曰四者皆德而無禮皆非亦猶之乎六言六蔽也

張楊園曰剛過者恆失之勇直柔過者恆失之恭愼是以易道貴中也能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鹿伯順曰仁也厚也民原有同情特不見榜樣則不得現故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朱子語類賀孫錄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此身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豪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此心略不檢點便有差失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如此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輔漢卿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陳安卿曰此固是奉父母遺體亦爲人合當本分之事蓋天下萬萬道理非此身無所該載豈可一日而不敬謹邪

吳艸廬曰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荅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於啟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李二曲曰曾子臨終啟手足而知免出於平日之修其身而無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尙未免消沮閉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抱悔含羞於地下念及於此曷勝跼蹐

汪雙池曰此全歸之孝也全歸而至於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全之至也大父母之生我也天地之性情畢生之德業何莫非自父母命之我有性情而不能盡有德業而不能畢凡不可以對天地者卽皆不足以事父母身體末矣顧不能謹於身體髮膚之著跬步言笑之微而修言盡性修德德性亦豈在此身之外哉故曾子將終而使門人啟其手足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誠以一時之傷爲

甚微而一念之忘親其漸爲甚大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可謂能守身矣然一息尙存則所以守之者不敢怠也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守身如此則況於陷身不義而虧體辱親之大者寧不其免乎

沈闇齋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於臨終時發出聖門居敬之學以示人而千百載後程朱得此以續孟氏不傳之學遂使聖學光昭萬世

楊賓實曰傳聖人之道者顏曾二子有疾五章記曾子語而舉其佴述顏子者則希賢以希聖之塗徑在茲矣首記曾子臨歿所示戰兢危懼之旨次及病革所舉容貌言色辭氣之重所謂戰兢危懼者卽在此三者間而已籩豆之事凡涉於文具法制之末者皆其類也此卽君子不多之旨孟子諸侯之禮未學班爵祿之類祇聞其略不害爲傳道之大賢也虛受者進學之不已忘怒者己私之淨盡驗之於日用容止之際察之於性情度量之間而所謂於聖道庶乎者可得矣輔主庇民扶危定傾之業豈有外於此耶是皆一敬之所操存涵養使無虧其天德之純者非以仁爲己任者能之乎約之於方寸者此仁布之於民物者亦此仁與靜虛寂滅能敬而無義者懸殊矣死而後已而全而受者至此乃全而歸矣故學之節次知恥近勇其始也莊敬日彊其中也存順歿寧其終也是在善法曾子者抑論君子者定之於託孤寄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時而其平日所從事乃在於容暴慢消鄙倍根心生色不驕不爭有以養而成之雖欲頃刻之不戰兢惕厲而可得乎暴慢鄙倍不信之盡鋤驕吝忿爭之盡去則於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者幾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朱子語類 文蔚錄 莫非道也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祇在此三者斯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

又錄僩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做效驗說後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功夫在動正出三字而不可以效驗言矣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功夫字曰此三字雖非做功夫字然便是做功夫處如著衣喫飯雖非做功夫然便是做功夫處此意所爭祇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

又錄人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卻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朱子文集答歐陽希遜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

輔漢卿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陳安卿曰集注舊本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臨時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其功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疏闊不若今本功夫縝密親切既可包平時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一息未絕之前皆無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爲長

金仁山曰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修身之驗後改作修身之要則前後功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著力之計固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祇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動正出之間卽存養之地頭而暴慢信鄙倍卽省察之條件違近二字卽所貴乎道之功夫朱子語錄論此三句功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在勿字則此章功夫在違近字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卽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也

許魯齋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爲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兆件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易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實在於此

朱克升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卽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

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胡敬齋曰容貌辭氣上做功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王船山曰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爲存省之驗者朱子蓋嘗作此解矣然而集注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現之光輝既非曾子言所貴乎道言道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爲化迹而道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鈎三寸別有金鱗邪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聖不可知亦祇是一實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賤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惟釋氏爲然爾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爲何事但與其一可依可據者而已

故其臨終之言止此身之爲體爲用者卽爲道之所貴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卽是君子所貴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僞暴之與和慢之與莊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顏色辭氣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靜而存養於心凝以其身之靜也動而省察於意愼以其身之動也所存者卽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儼若思所察者卽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毋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誰爲天理顯仁藏用之眞非其剛爲暴柔爲慢淫於鄙僻於倍飾情爲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爲私也曾子喫緊爲人祇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微王道者率算不在此若但以爲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楊賓實曰三省是曾子精察力行處三貴是其居敬涵養德性處功夫至此愈密容貌顏色辭氣最是日用彝常無時無處可離　操存省察一時並到不分兩候明於中庸首章之義便知

潘彥輔曰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心無少開隙可以盃漏矣仁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皆此動容

貌三段功夫且非有多頭緒也

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存養之功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亦存養之功也然必容貌顏色辭氣操存之有素然後造次顛沛依據而弗離出勉以企安不可躐等求也蓋容貌三者卽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意造次二語卽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淺淺窺然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

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
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曾問
於不能雖多而曾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而
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它人觀之則見其如此
耳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
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
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
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
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
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附於躐等之失
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
彼之之意焉有媿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

泰伯第八　十八

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
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媿之者薄
也是豈顏子之心哉
朱子語類時舉錄犯而不校非著意於容它亦非因其
犯而遂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觸犯處自
不覺得何暇與之校邪
又錄蔡淵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卻有
著力處學者且理會自反見得己之長短若遽學不
校恐儱侗無是非曲直於己恐無益
許白雲曰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唯知義
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胡雲峰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
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
足
蔡虛齋曰犯而不校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
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尙能善處是爲能行
人所不能行則其它可知矣此曾子之善立言也
王宇泰曰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
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王龍溪畿曰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辠於
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以非理加人人以非
理荅我此乃報施之恆身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
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
校

泰伯第八　十九

彭啓𥂕曰顏子犯而不校豈人情乎曰情之至也顏
子自命不小存心極厚有犯者方哀憐之不暇何至
下堂伦𥂕造對質也
楊賓實曰顏子於聖未達一閒其心皇皇然不至聖
人之域不止也故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誠見道體無終窮於私而不遺餘力
也顏子可謂大勇矣從事久之而其天復故能樂也
焦廣期曰顏子之問實有裨益處正如舜之好問樂
取於人以爲善非一味謙下而已
又曰犯而不校陳紫峰謂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
此言疑亦有病所謂不見物我有間者謂無物我二
視之私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固非謂人即我

我卽人冥然不辨也

孫夏峰曰孔子無我顏子克己故傳聖人之道者顏子也顏子歿而曾子得其傳故想像其夙昔克己之學而彷徨於只夠之間實所以取法回友此聖門師友眞脈絡

王船山曰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彷彿其端上蔡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倘有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於此須求一實際在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無而我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愼勿實諸所無也夫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

聖人之無人我豈其然哉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爾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乃理則有等殺矣均而同之而尙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爲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

猶在人之不可伸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而恆以曲自予以直予人也故犯而不校能忘乎人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蓋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爲始事之始功而未入於化也聖人祇是天理渾成逢原取給週順逆之兩境一破兩分皆以合符不爽要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顯一分公除彼己之轍迹而顯其和平要以有生之後爲天理之蔽者唯此以己勝人之心爲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佗聖之功算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但不墮教空去則天理之發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不能遏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佗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階可升而爲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由者也

張孝先曰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遷怒不貳過是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處求之則顏子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子語類僩錄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託孤之責己雖無欺之之心卻被人欺受百里之寄己雖無竊之之心卻被人竊亦是己不能受人之託受人之寄矣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事事理會得方可

又安卿錄聖人言語渾全溫厚曾子便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曾子直是峻厲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問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鄙意正如此說

張楊園曰孤未有知不可聽其敗故須託命在瀕危不欲聽其亡故須寄臨大節不可奪正須百凡鎮定有如山嶽不可動搖若量而後入見幾而作在受事之初猶可非所語於休戚相關之義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語類甾錄弘不可祇做度量寬容看為人有許多道理及至於學卻做得狹窄便是不弘須不可以己為是以人為不是凡它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

又大雅錄弘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祇守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

又升卿錄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之意

又安卿錄問弘毅是為學功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弘毅處難見不弘不毅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祇除不弘便是弘除不毅便是毅然亦須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此無遁情病痛便都由己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又僩錄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知此任重

又謨錄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弘毅之說與臨大節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能主張聖道住如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云臨大節不可奪則見其毅處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謂仁以為己任者體之而不遂是也體而不遂祇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

蔡覺軒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葢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

胡雲峰曰弘者心之量毅者心之力仁非心外物充此心之量卽所以當此仁之至重堅此心之力卽所以行此仁於至遠萬善兼包此心不可有毫髮欠缺之處一息尙存此心不可有須臾間斷之時

曾月川曰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啟手啟足戰兢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毅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孫夏峰曰非士則已士則以天地爲心民物爲命千古聖賢之任於己身負荷承當人不得而分任者故不可不弘毅也心之大處爲弘貞處爲毅心之弘毅卽仁不可不三字極重

張楊園曰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李厚菴曰將文廷記曾子數章以盡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於不能章是宏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是毅但其根本則在戰戰兢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已葢心彌小則德彌宏行彌謹則守彌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爲基大壯極君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勝故朱子之告陳同甫曰臨深履薄斂然於規矩準繩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不能奪也可謂得曾子之傳者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葢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閒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

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彊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葢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閒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

詩禮之後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興於詩是初感發善端成於樂是凡有豪髮不善都盪滌得盡

又（升卿錄）古人學樂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學到成就得力處則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

黃薇香曰詩有成孝敬厚人倫者知大本之不可虧也有美教化移風俗者知盛德之罔弗孚也有感鬼神動天地者知精誠之無不格也變風變雅之作或以一人之好惡見一國之盛衰或以一事之廢舉見一代之隆替論治既知其本而烝民言有物有則板言曰明曰旦蕩言有初有終天人性命終始之道備於此即至桑中溱洧疑於諷一而勸百讀詩者審其致此之由而原其諷刺之心豈不可為萬世之龜鑑乎此詩之所以能興也

輔漢卿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

李厚菴曰志於道四句是用功處興於詩三句是得效處文雖同而意異然二章之理有可相通者感發興起是志道中事卓立不惑是據德中事純粹完成是依仁中事至於詩禮樂皆藝也其精者與道德仁同歸故可以興立成其麤者為篇章文辭器數聲容之屬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又言藝而此則渾而一之

何義門曰興於詩立志致知之助立於禮居敬力行之助成於樂盡性至命之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朱子論語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

朱子語類（安卿錄）不可使知之非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陸稼書曰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

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讀法之舉皆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之後其所當然者可由之而不變即天下之民不能盡知而淪浹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所當然而不變是以成康之際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尚在使當日教導之不切淪浹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豈能若是之久而不變哉

用誥謹案此說即朱子待其自覺之義本章言外之旨非與集注異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許白雲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為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從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偏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並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焦廣期曰知好勇疾貧者之易於作亂則亟當思所以處之知疾不仁已甚者之必將致亂則亦當思所以處之立言之意皆為主持世道之人而發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朱子語類楷錄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如何云使驕且吝如人知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

又僩錄驕與吝是一病因舉顯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如何去此病曰祇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莫非由我更求何方法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驕吝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吝字是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又答潘恭叔問驕則挾為己有專於夸己者也吝則固為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

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為耳夫何有於己以為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私雖善猶利也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氾而化其萌矣曰此義亦善

輔漢卿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但有才而無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

胡雲峰曰古人勳業皆自天理中流出天理無人己

之間自無驕吝後世皆以才氣做成故吝則挾其才爲己之所有而其氣失之歉驕則夸其才爲人之所無而氣又失之盈氣有歉盈才無足觀矣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祇是才淺淺則不露天下矜己妬人之態多出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曰使祇是設言

陸稼書曰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

張蒿菴曰驕吝二字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荷德有未足便墮此兩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云人若吝時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齟齬無由他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足欲再而次且又吝字正解也

用誥謹案朱子根本枝葉之喩以驕吝爲一病此推論程子氣盈氣歉意驕吝各開說語類賀孫錄云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又是發餘意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此苔潘恭叔亦云兩種病痛彼此相助則不專以驕吝爲一病矣

何義門曰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爲不猒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子語類燾錄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馮少墟從吾曰祇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即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朱子語類端蒙錄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熊勿軒曰學者須先辨篤信守死之心又做好學善道之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明守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知之眞守死行之篤

胡雲峰曰皆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缺一然集注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資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淺者雖以之處生死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淺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敎人獨於此拳拳焉

王方麓曰善道二字即所篤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爲虛生枉死之人矣

芮蒿子曰朱子分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四層其荅石子重問目離合錯綜交互相發雖甚詳明亦嫌煩碎集注卽其略也竊疑此兩句惟學字與道字是實地字餘俱用字也葢篤信是好學中功夫守死是善道中力量篤信好學是守死善道之本領守死善道是篤信好學之效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正說能善其道者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此說不能善其道者觀其應世之道何如而所學可見矣

又曰爲好學兩字說不徹故又著篤信字善道兩字說不盡故又著守死字世固有知好學而未能篤信者亦有知善道而不能守死以善其道者必也好學敏求之內有靜深篤摯之思圓融變化之中有塙乎不拔之宰以語龍德其庶幾目

王船山曰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丁寧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效言則成德以後內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數而何但於出處序績不一詞而足哉此唯晁氏說簡要精通雖去就出處之較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繫之曰然後爲君子之全德則去就義潔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去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穫稼亦豈其稼哉

陸稼書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多少牽制多少逼迫自人視之皆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能擺脫所以非有學有守不能

焦廣期曰危亂之邦其君相不能用人聽言雖有扶危定亂之術無所復施其力故不入不居非特爲避禍而已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饒雙峰曰此章本意祇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葢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林次厓曰此祇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窮居而思天下之事艸茅言當世之務亦可爲出位乎

王船山曰國家因政而設位士人卽以位而授政朝廷命官之典卽君子素位之行也若夫學矣而未仕仕矣而未受任受任矣而各有所司則雖明習於得失功辠之數而不越分以代爲籌畫而使必行與聞焉則心知其是非而但潔其去就來問焉則但告以理之常而不擬其事之變守此道也在國家不開辯言亂政之風而在君子卽爲安土敦仁之學此之不講官常亂而士行不修處士橫議之風漸不可長矣

焦廣期曰孔子對哀公祇云舉直錯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錯三桓當如何對景公祇云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不說陳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如何此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
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祇
歌此辭到此處便是亂
又揚錄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關雎恐是
亂聲冓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顧麟士曰案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
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
之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閒所謂閒歌三終也此
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
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
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解亂
為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云曲
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為四節變更之
首亦可通也
劉端臨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
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
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

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
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
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為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
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
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
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
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
效如此
趙鐵峰曰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黍又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
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閒之後即合鄉樂周南
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閒
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
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而所謂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者關雎為國風之始也
汪雙池曰凡樂終必合樂合樂則堂上堂下歌笙並
作而詩章不同故曰亂樂記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皆
謂是也亂是樂之卒章不是詩之卒章亦不可以亂
字當卒字關雎之亂四字渾讀言關雎合作時也

王船山曰古樂既亡可攷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
而徵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葢繇今以知古樂之略者
唯恃此耳關雎爲合樂之首居葛覃卷耳鵲巢采蘩
采蘋之先既後有五篇則不可云自關關雎鳩至鐘
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云嘗以關雎之末章爲亂其
說與儀禮合合樂六詩每篇當爲一終合樂者歌與
衆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襍奏衆樂使揜人聲一
篇已闋始備奏羣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盈耳言關
雎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
用誥謹案鄭康成注此謂周道衰微鄭衛之
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
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是以理

亂爲亂訓亂爲理也朱子云亂樂之卒章葢
用國語魯語韋注及漢書揚雄傳顏注之說
又云亂乃樂終之襍聲則暗用合樂之義故
顧麟士王船山汪雙池皆以合樂言之說雖
小異其以爲曲終備奏羣音爲亂則一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陳定宇曰狂侗悾悾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氣
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眞棄才
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
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也
孫夏峰曰中人之資最懼不自安其本分而多一作
爲邪是自喪其本心不直不愿不信正坐此病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蔡虛齋曰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
之意葢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功夫而心中猶泰然不
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陳定宇曰爲學之道如撐上水船之追趕船不可少
緩既如不及而不能趕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
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
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王船山曰猶恐失之朱子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
巧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
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有所期
得而不能獲則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

期而不能獲卽不及之謂爾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
能得則文句複而無義且既以如不及之心力爲學
而猶以不得爲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
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
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趕而不我親如追趕人而不
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己所有而失
之也
用誥謹案集注二句一氣讀下蔡虛齋以功
與心分言之是已船山二句作兩開說卽日
知所無月無忘所能之意義近乎實皇侃疏
云言學之爲怯急務取得恆如追趕人欲取
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

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去失當錄之爲意也
船山說意與此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朱子語類怡錄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祇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
曹月川曰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已體天地之體無一理不具用天地之用無一事不周雖有天下了不相關祇是無心富貴豈無心斯民觀舜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而竭力勞萬民豈如老佛離倫絕類自爲高耶
蔡虛齋曰一命一爵之榮猶能盛人之氣奪人之志

舜禹以匹夫之身一旦而富天下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爲樂若無所與於天下者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巍巍言其大過人也若以有其位而遂盛其氣則自卑小矣舜禹亦祇是內重而見外之輕
林次崖曰舜之好問好察禹之下車泣辠會謂賢爲天子不可下問芻蕘辠人乎禹之菲飲食卑宮室曾謂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眞有天下而不與也
鹿伯順曰要看出不能不與之情始見不與之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之理始見不與之境界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
孫夏峰曰舜禹日日與天下之事日日是不與天下之心此心總之超然於天地萬物之上天下雖在身於我無加損故不與耳
彭魯岡曰巢許見有富貴恐其沾染故謝而逃之潔己而已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聖人不見有富貴故入其中而不染惟藉是盡吾職分所當爲使天下無不治而富與貴不與焉且凡有天下時平成敎養萬世仰賴之功亦不過職分內事又何與焉所以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鹿伯順曰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爲君之實處巍巍煥乎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爲大哉也堯之大處在則天則天在成功文章
王船山曰先須識取一天字豈但寥絕在上淸虛曠杳

去人間遼闊之宇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爲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君則天之爲天天之爲天非僅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集注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養收藏有利用厚生正德而旣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則堯之不可以一德偁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

鄂以爲之名則堯之非此明俊德彼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於政敎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開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乃其所及於民者豈無非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可久者卽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割正武之清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黃項以上之天下別有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爲君者一皆祖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攷耳若以心德言之則既與夫子大哉爲君之言相背而以準

之天則將謂天有巍巍之體段其亦陋矣

陸稼書曰此章以爲君之功用言大抵與中庸發育萬物聲名洋溢同一意

李厚菴曰上節注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葢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取則不取篡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它兹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葢有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

分其端特在於此耳

蔡虛齋曰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亦甚高識便以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葢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

王船山曰建一代之治以定天下者存乎才而立遠大之基以合天心而爲臣民之所咸服者存乎德人才難得故人君不可不以育才爲急而德未極其至不可以言德故君子尤不可不愼修其德也夫子兩論周事而知周之所以建卜世之長非偶然矣欲知周之才以合唐虞而論之而義始著欲知周之德則本殷周之際以論之而論始定不然則觀於周初之

濟濟多士且將謂賢才之生實易易也觀於武周之
勝殷且將謂聖人之以武功爲至德也
又曰夫周之德十五王之積功絫仁武周之救民水
火是足以上順帝心下慰民志矣而非但此也惟當
紂惡方茂之日天下傾心於西土乃終文考之身施
及武王之初載仍以侯服之禮事殷之暴主此豈難
於奄有哉而淡有所不敢者大義之植於天淡有所
不忍者至仁之根於性夙夜求其無媿非天下豈治
者之所可解而一信諸心天不能移人不能與其可
不謂之至德乎惟其有此至德也故上天求莫之心
爲之鄭重而不褻萬方樂附之志爲能信服其無私
而開數百年有道之長者非偶乜天命以曲順民情

矣
張楊園曰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
同是以瞍初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羑里後遂
命爲西伯葢至誠通於君父也史稱獻洛西地與進
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
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
散宜生之心即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
之乎
焦廣期曰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則不惟文王一身自
守臣分而已欲使六州之人皆懔然知有君臣之義
而不至於潰散也是時商之天下尚未有土崩之患

使紂能悛於厥心內撫其人外懷諸侯則商道猶可
以興此文王之心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胡雲峰曰舜俾禹之克儉於此見之舜授禹以執中
亦於此見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
其中之謂也能儉而不能豐墨氏之儉非中矣
金仁山曰致美黻冕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
黻冕朝服非獨祭服也詩赤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
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王船山曰以簡略明淡泊之志則愼修不忽於細微
以仁禮敍人神之望則憂勤不懈於佗則以此定一

代之規垂三王之法攷其事無事不愜於天人也察
其心無念不戾於道義也而何閒然哉故曰聖人洗
心而退藏於密密之爲道大矣哉
焦廣期曰此所謂閒乃識有不周力有做不徹處非
如衆人私欲之累大爲心體之害也以此觀禹而亦
無之方見聖人盡道處
芮蒿子曰夫子之贊禹不過飲食衣服宮室之閒無
它甚高難行之事也或以爲細行或以爲常道而孰
知聖人稻德即在此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黃薇香曰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諷世也周末衣
食宮室俱踰禮制既失之奢史稱桓魯晉有壘翟之
學墨家之儉自謂宗師大禹此又異端之宜闢矣史

記曰墨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然曷若反復此經宗師夏后之爲得哉

朱子庭翔鳳曰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蔽厀之市當以市爲本字篆文改爲韍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韍或作黻論語作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厀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芾大古蔽厀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祭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案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並作黻冕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紱葱衡士靺韐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靺韐皮弁素韠元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韍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

黻卑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韍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惟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

劉楚楨曰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偁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俛同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榦衣之以布上元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冕者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皆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

陳心叔曰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說者以爲夏后氏之田制貢法也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說者以此爲助法賈公彥云遂人之法溝横而洫縱匠人之法溝縱而洫横葢言鄉遂都鄙之制不同耳今攷之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爲井邑丘甸縣都此卽司馬法通成終同之制井田之正法也有田必有水故以遂溝洫澮川環之有水必有道故以徑畛涂道路通之水與道旣依於田則井田之餘必有磽确之處可以爲田而不成井者亦有萊牧錯雜之處而不可以定數者矣其道水也則十夫有溝而至於萬夫有川豈拘拘於棊局之畫而無通變之妙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

言其大略都鄙非無貢而助法多鄉遂非無助而貢法多耳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葢禹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閒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後可以定九州田壤貢賦之制臯陶謨亦云濬畎澮距川謂禹之盡力溝洫豈不然哉

論語泰伯第八畢

論語經正錄

淶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朱子語類恪錄凡事祇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恐人求之則害義矣

又僴錄孔子於易說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祇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

又賀孫錄利若祇說與人未必知以義爲利之意卻祇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此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又時舉錄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夭壽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陳定宇曰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旣慮學者汲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宏大其爲慮遠矣

金仁山曰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獘曰夫子而常

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常言命學者或流爲莊氏之說常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說矣語錄曰言仁之獘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

許白雲曰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於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貧夭壽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尙葢事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荅之皆是進修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李厚菴曰聖人之或默或語無非教者如此章荅語非姑以謙辭塞黨人之言葢汎濫而不精於一誠學者大病聖人雖不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直受之而已六藝莫麤於射御而御較射又麤學無精麤而必由麤者始人之爲學往往馳心高妙而有不屑卑近之過此子游所以薄灑埽應對爲末節而見譏於子夏也聞人言而患所執一則虛受反己二則教弟子守約務近非苟爲謙而已也

王已山曰聖人望道追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聖人初不自知其爲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饒雙峰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

趙格菴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歷萬世而不容易也

焦廣期曰儉吾從衆非謂冕服事小不若拜下之禮大故俯而從之正以變古而不戾於禮故聖人有取焉耳若使變爲詭奇之服聖人豈以其事小而從之哉

王已山曰君臣之分森嚴尺寸不可踰越以拜下之禮而敢於拜上無君甚矣誅其心曰泰也豈復較量從違其曰雖違衆者非重於違衆而爲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之斷然無所回惑耳

劉楚楨曰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也

江愼修永曰麻冕朱子依古注釋爲緇布冠冠者皆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

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且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故可從

黄薇香曰拜下之禮見於覲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聘禮諸篇爲詳淩次仲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淩氏說是也以覲禮言之覲之時入門右再拜稽首肩之時中庭奠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亦降階再拜稽首肉袒請辠之時入門

右再拜稽首凡經曰降階曰中庭曰門右皆拜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入覲之時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肉袒請辠後入門左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車服之時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也以燕禮大射儀言之燕禮主人獻公之時主人自酢於公之時獻畢二人媵爵於公之時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之時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大射儀同皆拜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媵觚於公之時公爲士舉旅行酬之時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大射儀同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堂上也以公食大夫禮言之納賓之時賓入門左再拜稽首侑賓之後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其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朝謂大門外此皆異國之臣行拜下之正禮也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拜至之時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也有降而未拜君親辭之即升拜者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不言成拜下未拜也客禮也以聘禮言之賓覿先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上介覿及

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於中庭再拜稽首禮畢送賓及大門內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皆下拜之正禮也其禮賓之時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之時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客禮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子語類可學錄　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是己之私意

又人傑錄　凡起意作一事便用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

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

又端蒙録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朱子論語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

黄勉齋曰卽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止水而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

陳定宇曰集注以常人之私細分之以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皆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

節數也聖人之心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且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孫夏峰曰意必固我乃有心人之所以託於世以自見而賢者則必欲克治之滅於東而生於西四者有一焉皆所以累心也惟聖人心與太虛同體故於四者絕之盡物來順應不費一毫安排人見爲人也純乎天而人不與一天之道也

王船山曰蓋意生於心而心全乎理以應天下功之成否聽乎時數道之屈伸因乎物變德成業著以代天理物而不自居無它渾然一理之在中而已合夫子之迹以驗夫子之心有如是者嗚呼不可及已

焦廣期曰子絕四但云無私或云無我亦可記者乃要剖分爲四蓋從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人人有此四者最難淨盡聖人乃全體晶瑩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

又曰不但常人意必固我之私聖人無之卽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之和未免倚於一偏是亦所謂意必固我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時中而已安得更有此四者此所以爲無之盡也

夏用九曰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是聖

人心體上事無纖毫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絕字此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己也

彭魯岡曰司馬文正云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此解極合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朱子語類大雅録問文是道否曰道安得有喪未喪文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

可攷

陳安卿曰聖人知匡人之徒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懼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何北山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

王船山曰道不盡於文也而用於天下以使人異於禽君子異於野人則唯文足以辨之天以開中國之天下使立人極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興而詩書禮樂爻象疇範以次而立至於文王而大備文王以上之聖人皆見諸行事而以君道立治統文無以加矣守之萬世而莫能易矣後世之天下文存則泰文喪則否聖王不作而誰與傳之故於治統欲絕之際篤生夫子修明之以教萬世其任之重蔑以加矣是天之所以為天而與日星雲漢風雨露雷昭垂於萬古者也夫子知其然而於遇難之際顯其所自信以示從游者焉

劉楚楨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此語為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為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為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為宋邑也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為宋邑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為衛邑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攷毛氏奇齡曰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為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刻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為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為魯所取然恐魯終

不能有則仍屬鄭𡚁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辠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辠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當日實事葢感之以絃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豪不足據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蓺

朱子語類柄錄大宰以多能爲聖固非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葢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尙德而不尙蓺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彭嚳罔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實不在多子貢猶有多能之見存故夫子遂言之其未嘗不多者以其時可能則能之非其時卽不必能不能何損於君子子貢說又多能視蓺爲道外之餘事矣不知輕重緩急或爲或不爲皆是率性道外又有何事故曰一貫一故時

王船山曰聖人之道唯聖人自知之其不知者執末而忘其本其知者知聖人之立本以統末而未能知聖人之因時而體道故聖人隱矣　夫子貢之言本以統末其於道得矣乃聖有多能者有不必多能者夫子固以多能異於往聖而非以多能之有加於往聖也此聖之時唯聖自知之旨故聞之而言曰夫大宰知我多能之故乎亟所因而多能是卽以多能爲佗聖之功非我志也若學聖而因以多能是聖以多能爲效非聖道也求之聖而不知多能之由求之我而多能之故見矣何也吾少也賤也立人道之大綱修人紀之大原以行斯道於天下者雖有志焉而非

其事故不敢自逸而見鄙事者亦道之所不廢因而習之遂多能耳夫我雖不敢言聖而固自命以君子矣君子者存之心而官天地府萬物者在焉施諸行而宰羣動制百爲者在焉何有於鄙事哉不多也觀夫子之自言而聖人宰萬物而不勞之大用可知矣聖人之素位自盡而自彊不息之功可知矣聖人之因時修道而用舍各有體備之天理可知矣記者恐學者之不察以夫子但以爲大宰之惑爲自謙之權辭故記琴牢之言以徵聖人自知自信果如是者則與少賤多能之訓合而非一時之權辭矣

用誥謹案此與上條皆以少賤多能爲聖人之因時體道較集注義更深一層

李厚菴曰荷蕢黨人則欲專於執御之卑此荅大宰
又言不賢鄙事意似相反而實相貫黨人譽夫子以
博學就藝言之故因所謂無所成名者而審所執盖
克勤小物亦學也專精於一而不務博者學之要也
大宰因多能而譽夫子以聖則不知有德藝之分故
不讓多能之名而爲之明君子之學大德不官大道
不器務本而不急末者尤學之要也聖人之因人問
荅葢非至理固如此

楊賓實曰堯舜孔子自是性之之聖天縱之云恰得
至聖分量且分別聖與多能本末不混故併夫子以
子貢之言爲當然聖人人皆可學而至而聖人之所
以爲聖多能不多能非所論也天縱之名及又多能

之語均非所以立教故言多能不足貲聖學不尙多
以曉之不多卽中庸問政章所謂一所謂誠在人眞
知而篤志之耳

又曰多能在聖人爲道器合一所謂克勤小物是也
何一非誠何者非仁若非聖人之誠體物而不可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則特鄙事而已以其滯於名物之
麤形器之末故曰鄙也事無鄙無大人君子之神而
明之則鄙耳

黃薇香曰大宰之問注疏家謂聖人宜務大忽小大
宰疑其多能於小藝此說與下節知我之文爲合皇
疏引欒肇說云大宰見多能而疑爲聖集注同欒是
以才識精至謂之聖也洪範言五事聖與肅乂哲謀
竝列多方聖與狂對秦誓人之彥聖周禮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以教萬民皆竝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
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併
八愷曰齊聖廣淵又併臧文仲爲聖此類皆是也聖
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
知聖義獨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
之淸以柳下惠爲不恭而曰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
者爲聖後世有艸聖書聖棊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
此以一藝造極倂之爲聖也然則注家謂大宰以多
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盡夫子之聖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

朱子文集荅江德功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
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
象祇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元妙虛
浮之說也

金仁山曰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章上
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王方麓曰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
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不通此豈人所易測惟其見
於問荅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無不盡
誠以告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
爲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
言非無所不知但於敎人之際則如此耳

芮蒿子曰凡人自視若無所不知至於教人反多戕倦遇淵博穎悟之士猶將誇矜見所長若乃樸陋之夫則亦姑且應之而已聖人則自視若一無所知至於教人必盡誠爲之無論成德達材之徒指示無隱即空空之鄙夫必將究其發問之意爲之斷其是非疑似而歸於一途雖傾囷倒廩所不惜也豈非天地父母之度歟

王船山曰教人之術莫患乎恃其一端之見信以爲道在於是而秘相傳說不論學者之高下所問之淺深而一以私意爲成說强天下以從己而道遂爲天下裂夫子教患無窮而恐學者疑其有獨得之解以求之於密相授受之機乃自言其所以教者示人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陳定宇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踣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王船山曰聖人而在下位則必有明王作而後道可行於天下聖如夫子則不必有虞羲舜文之主而但有能用聖人者即可輔之以開一代之治而建萬世之法與虞羲舜文而比隆使天而有意焉則氣機之感有先見其端者矣時既不然而夫子以老故歎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朱子語類蓋卿錄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

饒雙峯曰范氏說外之作與趨皆由其內之哀有慼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它人內雖如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內如此外亦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內不如此而外如此者僞也內如此而外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如一

刁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陸稼書曰謝顯道嘗令朱子發聽說論語皆舉此章

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埽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祇如此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語類義剛錄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做來做去不到聖人處做得緊又太過放慢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皆是此道理

又寓錄問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是說難學譬喻如此

又僩錄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恰好之道理所以不可及如恭而安是聖人不可及處著意去學便恭而不安此其所以不

可能

又（道夫錄）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

又（賀孫錄）須看夫子循循善誘之意思如何聖人教人要緊祗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

又（廣錄）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祗此兩事須互相發明約禮功深則博文愈明博文功至則約禮愈密

又（人傑錄）博文之功固多約禮則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莫不中節

又（德明錄）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才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

又（安卿錄）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曰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此處如何用力祗熟後自然如此公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功夫不可間斷目

又（答王季和）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說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

又（答陳安卿）問高堅前後大槩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攷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平日用行事之近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堅是理義節會難攷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功憤悱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卻循循善誘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高堅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說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

然後向之所以爲高堅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眞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塙定而無纖豪疑礙遮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用力此則自大而躋於化自息勉而之不息勉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曰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者今看得塙定卓然爾如巍巍高者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遮遁節會堅者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

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黃勉齋曰顏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爲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則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論之域惟吳氏以爲亦在日用行事之間者最爲切實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情性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政事設施之間無非道之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宅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及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性情動容以至政事設施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間耳初非有深遠不可窮詰之事也

躋鐵峰曰語錄曰高堅前後祇是中庸不可能記仲尼燕居云子貢問曰敢問何以爲此中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故此章歸重於約我以禮

王石渠曰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爲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爲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後蓋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

也

高景逸曰此章向爲注中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一句所疑及味程子之言乃始躍然程子曰此顏子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蓋喟然之歎歎夫子非歎道體道體古今聖凡所同夫子古來聖人皆出故仰之彌高無階可升鑽之彌堅無門可入在前在後無定本可據祇顏子能知之亦惟顏子能學之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亦從此來此卽夫子之階梯夫子之門戶夫子之定本博約得一分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後夫子眞面目眞精神徹底呈露卓然立於吾前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正是仰鑽卓立
正是瞻前末由正是忽後也
王船山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顔子既非懸空擬一道形影而言之又實爲有指思
及此然後知朱子之言眞授聱者以目也朱子云不
是別有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又
云祇是做來做去不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
法則而非無所指矣要此章是顔子自言其學聖之
功而非以論道聖人之無行不與祇此語默動靜擬
議而成變化便是天理流行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

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夫子義精仁
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即化止言動之間皆自然
合符而其不可及者即爲高不能達者即爲堅不可
執一以求者即爲在前而在後即如鄙夫之問叩兩
端而竭見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而必作必趨感斯
應應斯善善必至至善必不息不息而化此所謂彌
高彌堅忽焉在後者矣顔子親承夫子無行不與之
教故專壹以學聖爲己事朱子深知顔子之學而直
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億道之
如此其高堅無定者眞釀蜜以爲毒也
　用語謹案集注引胡氏高堅前後語道體也
二語或問語類中無一語及此者高氏王氏

辨之是矣至高氏謂末節申明首節彌高彌
堅在前在後之義不如從集注以首節爲歎
夫子之道之不可及次節言夫子之教之善
末節言己學之所至於義爲長
胡敬齋曰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無以明諸心
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
郝楚望敬曰約禮不外主敬葢以敬履事之謂禮以
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眼故由
禮入
張楊園曰博文約禮非先博後約隨學隨約所學方
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如詩書執禮是博文事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約禮事如教子弟誦詩辨句

學射御是博文事學幼儀灑埽應對進退即是約禮
事矣日用行習無非是物所以欲罷不能也
楊賓實曰博我以文擴其內之精神於外也約我以
禮即外之節文以繩約我也約非反約之約乃繩束
之謂禮有三百三千以之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所謂約也豈反於一本之謂哉
夏用九曰爲學祇知行兩端相須並進易所謂知崇
禮卑也博我以文是知崇事約我以禮是禮卑事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尋
討捉摸形而上者不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教其
從形而下者做起
劉直齋曰朱子說如有所立卓爾曰卓爾是聖人之

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又曰此卓爾事事有在內亦如一以貫之相似自前說觀之卓爾是大德敦化也自後說觀之卓爾又是小德川流也

夏用九曰如有所立卓爾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其當然之理隨其所在而精察之各得其所止也

焦廣期曰既竭吾才是顏子自言其無一豪偷惰處非謂博文約禮做得已盡更無遺憾也

又曰欲從末由著力不得是著不得勉彊之力非無可做功夫處祇休也功夫更入細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此中消息愈微耳

何義門曰顏子亦向下學處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行祇是此大本中出耳

黃薇香曰如有所立卓爾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爲絕望之詞言我既竭力於博約矣若聖道之卓然獨立者猶欲從末由也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楊氏本義亦以卓爾爲殊絕之偁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欲從末由注引楊說云未達一間本於揚子法言問神篇其以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楊說所本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朱子語類錯錄子路尊聖人恥於無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祇有一豪不誠便是詐也

輔漢卿曰既席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義理之不可犯如此

葉知道味道曰大夫之簀曾子不敢以死無臣而爲有臣夫子不敢以葬

許白雲曰行詐祇是不誠意患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學實是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非故意用詐之辠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至失理也

胡雲峰曰天即理也無臣而爲有臣理之不可誣即天之不可欺夫子平生所存無一念非天理所爲無一事非天理於其歿也而爲非理之葬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汪雙池曰子貢病在求字然子貢非枉求者第覺出於有心耳夫子待賈即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世之心與樂道之常自並行而不背也

黃薇香曰求擇也非衒賣之謂也姚秋農謂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子之不仕迹疑於藏故

以爲請曰夫子言估之言待賈自爲問荅之辭不衒
賈亦非祕藏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爲九夷益元
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
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
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
也洪氏以爲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閒有東
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　程子所謂所居則
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
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雜之兩失其旨矣
王船山曰周衰典廢小國諸侯介在遐徼僻於盟會

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
之而魯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尚書偁萊夷今登萊地
孔子卻萊人曰夷不亂華是已又左傳陳轅濤塗曰
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傳又曰杞成公
卒書曰子杞夷也春秋經曰介葛盧來杜預解曰介
東夷國也經又曰取根牟杜預解曰根牟東夷國也
傳又曰君信蠻夷之訴謂邾莒也詩曰淮夷來求毛
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春秋傳淮夷病
杞故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目
後漢書東夷傳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
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
卽目此也以其僻小儉鄙降從夷禮故曰陋

黃薇香曰說文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方
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僰
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
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道不
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許說東夷之風俗
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
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
之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
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與許說符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許白雲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

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
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
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胡雲峰曰詩樂分言之樂必殘缺失次然後有正之
名詩必殘缺失次然後有各得其所之說正樂是正
聲音正詩是正篇次合而言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詩樂自不得相離正樂之聲音亦必自正
詩始非從正詩之篇次而已也
王船山曰蓋於樂之音容必於相得律呂必於相應
朝廟鄉國必於相稱者一一爲正之而淫聲不干僭
亂不容然後六代之音各如其度樂乃正矣夫樂之
未正其明明不可亂而亂者如升歌合樂之詩爲雅

為頌且不得其所有文可攷有義可辨者且乖亂悉紀而況悉字之聲悉聲之節哉樂正矣則雅有雅之所頌有頌之所不相褋也雅各有所合用之雅頌各有所合用之頌不相越也配笙鏞而相得合升歌下管而文與情相諧以郊以禘以羣祀以褒以譽以賂荅辭與音叶則義與辭宜而情與義比樂之不可不正不於此益著哉

婁西溟宸英曰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

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為本僻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

黃薇香曰以左傳言之如魯亯甯武子之用彤弓晉亯叔孫穆子之以肆夏文王又魯以禘樂亯賓此皆用雅頌之失所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此疑雅頌之失所者其它影響附會之談徙為時文家取材者豈可引為經據哉至雅頌得所之攷讀者亦宜分析式三謂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於魯廟者也臣工遣於廟噫嘻以祈穀可為頌不可為雅者以其為祭祀而作也雅為朝廷獻替之詩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苻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

道德之大而近於頌者為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遣使睦鄰秉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於南豳者為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政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假文武成王之修德凝命而大綱大紀悉不並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矚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於小雅之得賢才而獲亯矣同一假廟而既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於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悉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

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關雎鵲巢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可知然而亯賓或上取者天子亯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亯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於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亯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知春秋之禮非古而禮經殘闕踳駁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於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雍或取辟公肅雍之義而節歌之燕禮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

朱子語類錄必大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功夫愈精密道理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踐履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

孫夏峰曰此所謂庸德也何有於我行之而不敢不勉之意下學上達正在斯

尹元孚曰聖賢至理祇在人倫日用庸德庸行上講求愈平愈細愈近愈難常人最易忽略處正聖心彌加惕厲處不可但作謙辭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語類錄廣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二是役於欲人須是窮理使無一理之不明克己使無一私之或作此兩段功夫皆歸在敬故明道云其要祇在謹獨曰固是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又錄過程子與道爲體之語言道無形體可見祇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爲體

又（節錄）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一體也自彊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

夏用九曰天理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偶於川上發之

呂涇野曰逝者如斯夫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心其純亦不已便是如此學者須是自彊不息體此行之

林次崖曰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毫間斷處

王船山曰程子此道體也句未免太盡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見無聲無臭者兩句亦須活看竟將此不舍晝夜者盡無聲無臭之藏則不可易象於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看來祇是如此集注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初不打倂道理盡在內夫子說逝者如斯逝亦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變則有合有幾則有誠若說天地之化斯道之體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則莊子藏山釋氏刹那之說矣於動幾見其不息者於靜誠亦見其不遷程子天德王道之言亦就動幾推勘到極處而其云愼獨則亦以研動察之幾而不足以該靜存審矣程子推廣極大朱子似不盡宗其說故有愚案云云一段想來不消如此張皇禮云安安而能遷夫子曰主忠信徙義方是十成具足之道理

又曰程子君子法之四字與與道爲體之說參差不合新安祖此說云故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愈成泥滯慶源人能即此而有發焉一句方得脗合川流既與道爲體逝者即道體之本然川流體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體之在人心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爲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於兩間豈但水爲然哉　逝者二字是統說斯字方指

水如斯者言天理之運亦如斯人心之幾亦如斯也此聖人見徹內外備道於身之語目刻刻有可視之明耳刻刻有可聽之聰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晝夜也　君子以自彊不息是用天德不是從水水之不舍晝夜是得天德一分剛健處逝者天德之化迹也於水亦有於人亦有到水上祇做得不舍晝夜於人更覺光輝發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潑充塞兩間日行身內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亦以末矣

張楊園曰夫子偶於川上有感而發非是川而外遂不足以見造化也天地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非是物

又曰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艸木枝葉花實遷禪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革以去故鼎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焦廣期曰鳶飛魚躍見道之無物不有不舍晝夜見道之無時不然然中庸亦有無時不然意論語亦有無物不有意學者須隨事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曾子之言弘毅是也

黃薇香曰逝流行也曰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逗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之功也

王伯厚曰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許白雲曰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己德此與大學比喻同祇是勉人須實好德

胡雲峰曰好是懿德本出於秉彝之性若夫好色則汩於情矣汩於情者皆誠而出於性者反不能誠此所謂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鹿伯順曰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胡雲峰曰此章當與川逝章同看往即逝止即舍川之流有往無止人之心有往有止是道體本自無息而人之心自不能與道爲不息也

鹿伯順曰數章似相貫串大槩當進不當止之義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朱子語類時舉錄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其不惰

又義剛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

又雉錄顏子聽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它人聽過半

疑半信若存若亾安得不惰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胡雲峰曰大抵上章語之而不惰是顔子之心如川流不舍晝夜此章見其進未見其止是顔子之用力不肎如爲山之未成一簣而止也
焦廣期曰潘岳楊仲武誄云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以止爲已是知進止與爲山章同義不云止於極至之地
用誥謹案集解引包氏云孔子謂顔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以止爲已古解如是張子及謝楊氏則以止爲極至之地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胡雲峰曰上歎顔子之學之進此則歎學者之不能進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黄勉齋曰前兩句激厲之也後兩句戒飭之也聖人於後學拳拳如此
焦廣期曰末二句爲後生說法耳非爲四十五十人說法也猶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正爲有爲者言之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子語類植錄問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說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
輔漢卿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彊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
湛甘泉若水曰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

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卽錮蔽曰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祇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焦廣期曰法語巽言所施之異者或視其人與其事之不同也法言無事於繹繹者亦歸於改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輔漢卿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
饒雙峰曰此是教人立志
陳定宇曰志公而意私志捨奪於私意祇可言意耳

李密云身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其婁可奪乎

胡雲峰曰自逝川而下至此凡十章皆勉人爲學然學莫先於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爲山而非成故凡學而卒爲外物所奪者無志者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朱子論語或問曾氏以爲子路有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

朱子語類當錄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

許白雲曰衣敝縕袍而不恥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如士志於道章有自歉其貧之意此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蔕於心惟見道義之安目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合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馮厚齋曰與美衣服者竝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身得不與之

朱柏廬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況狐貉敝袍貧則敝縕富則狐貉敝縕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也不恥可進於道

趙格菴曰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爲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陳器之曰問衣敝縕袍章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道如此至於在陳絕糧如何便慍見曰子路與朋友共不忮不求於名利得失事已豁除矣子路終身誦之而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便見聖人會新煉人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上段審富貴安貧賤是取舍之分明下段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存養之功密子路不以富貴動其心雖是明得取舍至於絕糧是逆境事非樂天者不能處此子路存養之功未密顛沛處卻又違仁

王船山曰蓋不以貧爲恥者入道之始事而研幾之深乃以樂天見道之廣乃以安土君子終日由之而以處憂患之世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好學深思者固不足以知其所至也

汪雙池曰夫子因其不恥而推及不忮不求望其以不忮不求而一於求道子路會意祇凡事要不忮不求故誦之若將終身但不忮求豈善中止境此是其勇進處亦是其麤處不入細處視子貢之切磋琢磨終遜一地矣子曰何足以臧所以啟其志非徒抑之

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楊賓實曰此章語意猶云處邪世然後知周於德者之不能亂也若非松柏則何以處歲寒乎乃勉學者當自立意若感慨後知恐非不怨不尤不知不慍之意當以夫子平日教人之旨求之可耳

王船山曰夫子此言可以褒志士仁人之節可以示知人任重之方可以著君子畜德立本之學可以通天下吉凶險阻之故一感物而眾理具焉在乎人之善體之而已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語類泳錄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

又錄方子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人卒然遇事未有道理應之便不免有憂

又錄泳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又錄銖問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先爲

又錄壽有仁知而後有勇然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有勇方能守得到頭若無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放倒

朱子文集答石子重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胡伯量曰理公而欲私逆爲勝負公理而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亦或未免惟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茲其所以不憂也

焦廣期曰學以知爲先如子路有聞斯行以桑梓爲喜豈不可爲勇者不懼而聖人有暴虎馮河之戒蓋其果於自信自謂不惑而所不知者正多是知知仁勇須兼備非各自一人事而可優入成德之域者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朱子語類僩錄問權是義否曰權是用義者問中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又錄時舉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亦祇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義如何看曰此如人犯一辜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欲其權量精審是其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

又僩錄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祇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蓋經者存得大法正當之道理而已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即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亦有反經之時節祇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經有所執立矣卻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

又泳錄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又植錄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事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其時合如此做方好

又祖道錄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

又燾錄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統體貫乎經與權所謂經眾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

又賀孫錄義字大包得經與權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卻變常法區處固是權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通其變

用誥謹案語類僩錄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此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權字重亦有深淺也又錄問伊川以權祇是經蓋事事物物上稱量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者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祇一般但有大小之異耳案權雖有大小皆不外權輕重使合義故曰祇一般處變之權非常之事尤難於事事皆用之權故曰有深淺大小之異陳安卿曰權有以一節言者有以全體言者自一節言則如時中之類亦日用所不可闕自全體言非義精者不能及亦即朱子深淺大小之說近世崔君玉亦云權有二義執中無權之權事事皆用楊氏所謂時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變用之可暫而不可常程子所謂能權輕重使合義是也要之可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

處變一而已矣
許白雲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旣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敬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苟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苟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陳安卿曰權所以量輕重而使之合義不可直謂之義也蓋亦有體用之分焉然處義未精者亦未可與權欲精其義者非物格知至者不能此程子所以謂義以上更難說也
王船山曰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宜即義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爲義也朱子曲全漢儒反經合道之說終與權變權術相亂而於此章之旨不合反經合道就事上說此繇共學適道進於立權而言則就心德學問言之學問心德豈容有反經者哉古云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就天下之事言之經字自與變字對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則在經曰宜在變曰權權亦宜也於天下之事言經則未該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經經疏而緯密也於學問心德言經則經字自該一切如云君子以經綸凡理其緒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則經固有權非經疏而權密也經非疏而權非密則權不與經爲對旣不與經爲對亦不可云經權有辨矣以已成之經言之則經者天下之體也權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經綸之經言之則非權不足以經而經外亦無權也經外無權而況可反乎在治絲曰經在稱物曰權其爲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
又曰朱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語使然則獨伊周爲當有權而堯舜爲無權乎孟子譏執中無權初不論得已不得已易併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則雖履平世居尊位行所得爲亦必於旣立之餘加此一段心德而況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若或迫之者故惟程子之言爲最深密程子云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顯此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權之定輕重猶矩之定句股而權之隨在得平無所限量尤精於矩則必從欲不踰矩而後即心即權爲可與權也如鄉黨一篇無不見聖人之權若一往自立則冉有子貢侍於夫子而侃侃如也夫豈不正乃以準之於輕重固已失倫自非聖人盛德積中大用時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萬事交於身萬理交於事事與物之輕重無常待審於權者正等目

毋天理爛漫人事推移卽在和樂安平之中而已不勝其繁褥矣待不得已之時而後需權耶易云巽以行權巽入也謂以巽入之德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如風運物甚微不欲和順於義理而登其光輝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爲正

用諸謹案朱子以可與權爲聖人處變之權故引湯武伊周事爲不得已而行之說而不廢漢儒反經合道之論船山則以可與權就學問心德言爲事事皆用之權故云非權不足以爲經而經外無權以程子之說爲正

孫夏峰曰權卽聖之時字非專以伊周放君復辟爲等例也事事有權時時有權惟聖人信手拈來恰好爲難曰

彭啓岡曰何謂權曰虛活明墑之天體也如猬者祇帶一分不取之意便不能衡量重輕

陸桴亭曰權祇是中字權稱鎚也古人遇事必量度以取中故借權以爲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也既知輕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又曰知理一分殊則可與權

焦廣期曰嫂溺援手以變通言權此權之一義自求事理之至當則守正之至如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是亦權也不言變通變通至矣非權而何

何義門曰爲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義理在其學時已見得大意祇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精仁熟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尚不識輕重聖賢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

汪雙池曰權最難言未能有守而言權鮮有不背道者孔子曰未可與權誠難之也但權有大小小事之權或人人能與如嫂溺援之以手之類大者則非化之不能大抵天下之事事事有經既有定經不必言權學者守之而已經至所窮處或先王制禮所不及到處然後不得不權以通之能權須是精義入神權所以善其經也

家懿思先生曰權之爲義公羊傳以權許祭仲曰權者何反乎經然後善者也其解殊誤陸敬輿曰以反道爲權以任術爲智此古今所以多惡亂而長姦邪也胡五峰曰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毋御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故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竊謂權不可言反經乃通經之謂僅守經而不達變則拘執而有所不行故權衡其輕重以通之及權之得中而經之理益明張南軒謂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是也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正謂可與立而後可濟之以權云爾豈可誤認權字

用諸謹案反經之語先儒多辨之者以易爲權術權詭者所藉口反經而不合於道也若

反經而能合道又何惡乎反經故朱子猶取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馮厚齋曰古人說詩不必其本指也詩人之指謂思其人而室邇人遠爾夫子謂道不遠人思則得之故反詩人之言以明之也

胡雲峰曰孟子深得夫子之意故提出此一字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其教人益深切矣

楊賓實曰理不外於人倫思君父兄弟朋友卽是思仁敬孝弟忠信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是以賢於

思誠陳氏櫟分上爲思人下爲思理殊欠理會

論語子罕第九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鄉黨第十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內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也

又燾錄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褻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輔漢卿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

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治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窮高極遠馳心於無爲之際而於吾身之言動事物之倫理慣不加察焉則是異端之學豈聖人之道哉

蔡九峰曰士之修於家行於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

盖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擧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王船山曰釋論記聖人之言備矣而其見諸行事者尤必詳之蓋聖人盛德之光輝無不可以徵天理之流行而門弟子無微不察以見聖於羹牆亦可以爲好學篤忠者之法也夫辭氣容色之酬酢於朝廷鄉里君友民物以及夫衣服飲食之節皆天理之所昭著適得其當然者亦

人心之所同而無不可學而至謹小愼微正其身以養其心者學者之事也渾然一理從心所欲而面背四體一動一靜取精用物自應其節者聖人之神也乃學者無乎不察無乎不謹以勉學焉得其一而忘其一立其大而忽其小敬其小而忽其大急於循理則遠乎人情偶一順情而遂乖乎天則卽使動可免咎而拘迫矯强之意勝不能安行而有從容中道之樂夫豈人所不能知不能行哉而合聖人之德輝以觀之則未能知未能行者多矣此聖人之可學而不可學者矣盍亦求諸佗聖之本乎

楊賓實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敬動合乎義聲爲律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以天道示敎也

崔君玉紀曰鄉黨一篇朱子祇以節分不以章解蓋此篇總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言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

方植之曰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善觀聖人者第於鄉黨閒居燕居一切時無不見聖人圓光全面祇是道合如此聖人便如此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有本者如是道理平鋪在世閒但學者不能發智光尋察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朱子語類士毅錄問鄉黨恂恂侃侃之類曰此類解說甚易須以心體之眞自見氣象始得

朱子論語或問問恂恂或以爲誠信或以爲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攷之宜以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

金仁山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佗懼意此若佗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

又加謹愼耳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朱子謂以詩書
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
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
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
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是恂古
本有作逡者逡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漢書李
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恂悛皆逡之假借字
輔漢卿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凡人信
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
不以賢知先人卽溫恭意也
劉楚楨曰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

作辯章史記作便章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
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爾雅釋訓諸諸便
便辯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
孫夏峰曰鄉黨是做人第一步宅日立朝廷交鄰國
事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
又曰似不能言便便言蓋不露穎於杖屨之奇而獨
伸說於廷白之地語默合宜
王船山曰宗廟之中大禮存焉朝廷之上大法昭焉
正君子所有修明之責而與言者皆與聞國政可與
論得失者也於此而不昌無爲貿言矣夫子所以處
之而咸宜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誾誾和悅而諍諍意如何曰和悅
非一向放倒到合辨別處亦須辨別內不失事上之
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此字非祇說字義須
想像此意思是如此
又廣錄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又不失己義理之正
秦味經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
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
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
朝房也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
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
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

治事之朝而言也
劉楚楨曰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
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
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
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
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
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
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
鎣曰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
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

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曰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得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竝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

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

黄薇香曰後漢書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佗衎孔注侃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衎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齗齗如也索隱讀如論語誾誾孔注誾誾中正貌明此假誾爲齗也後漢書張酺傳酺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誾誾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

劉楚楨曰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羣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踧踖一曰跦踖廣雅釋訓跦踖敬與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蹵然注蹵猶蹵踖也蹙蹵跦並與踧同楚茨執爨踖踖毛傳言爨竈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踧踖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趣安行也懙趣步懙懙也漢書敘傳下長倩懙懙注引蘇林曰懙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

任翼聖曰朝廷言當明辨侃侃誾誾總是直但誾誾

直中有和不太剛爾侃侃誾誾合下道理自當如此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諸說俱非聖人意思

鹿伯順曰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閒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黄薇香曰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校攷之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

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彊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立當蒋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衡位賓主之閒七十步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君出直闑東立當車軫主君之立以西鄉賓之立必東鄉五等列侯無南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鄉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閒傍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旣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己恐爲它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

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旣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蒋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鄉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

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鄉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閒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閒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江愼修曰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言賓不顧矣所謂

賓者何賓邪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它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它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當使它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亯而有亯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它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指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

劉楚楨曰北堂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

也說文㒳引勃如句一作孛一作艴汗簡云艴見古論語說文孛𡿺也人色𡿺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孛義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說文躩足躩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卽此注意書鈔禮儀部引鄭此注云躩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

黄薇香曰朝用交擯聘用旅擯此言指所與立是用交擯之禮劉端臨謂此記爲擯之事擯者擯聘客也不必言來朝之諸侯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江愼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侯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指右擯則右手揖左擯則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土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熙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旣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襜如也楚辭裳襜襜而含風兮王注襜襜搖動貌則襜爲動容與江說合

江愼修曰孔子爲擯大門外傳辭之時是以大夫爲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又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攷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悉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賓旣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亟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金仁山曰賓不顧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卽不回顧主人拜送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黃薇香曰復命反命也聘禮賓介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

劉楚楨曰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廻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

黃勉齋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

孫夏峰曰一承君命即儼如對君惟恐己之失禮於君即吾君失禮於鄰國被命之初行禮之際禮畢之後一一摹畫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秦味經曰天子五門曰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之非常朝之處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宁乃每日常朝聽治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周禮太僕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公族朝於內朝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又兼內外之名對外朝而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視朝於內朝鄭康成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燕朝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爾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

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外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即此過位過當宁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無事則朝畢而退不用過位亦不用升堂朱子訓過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萬充宗謂禮器云

天子諸侯臺門臣知君門崇庳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益足證君門可以涖眾不必更有朝堂矣後世御門聽政即此意

江愼修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

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惟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覲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又曰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內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眾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卻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不如此

案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空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侯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治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

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攷古人宮室之制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以解惑

黄薇香曰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皆記

入公門指庫門而言辟庫門依天子皋門而爲之者皋之爲言高也詩曰皋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涖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盧抱經曰鞠躬如也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鮮當案廣雅匑匑謹敬也曹憲匑音邛六反匑音邛弓反儀禮聘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今匑匑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佗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淯辨誤尙皆佗鞠窮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匑字訓曲脊不云匑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鞫也告也盈也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辭覆解

曹寅谷之升曰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又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橛也又橛謂之闑郭注門閫士冠禮席於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橛也曲禮由闑

右李如圭云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又柣謂之閾郭注閾門限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不踰閾孔疏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閾亦名梱曲禮外言不入於梱鄭注梱門限也又士冠禮注閾閫也

秦味經曰門以向堂爲正故闑東爲右闑西爲左東爲主位西爲賓位闑東主所出入闑西賓所出入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是也臣子在本國則出入皆由闑東曲禮謂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若聘於宅國則玉藻謂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聘亯用賓禮私事覿面從臣禮也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

由東扉之中玉藻闑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臣子不敢當尊鄉黨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此東扉之中也兩君相見則賓由西扉之中臣爲賓則否玉藻賓入不中門此西扉之中也至人臣出入由闑右既不敢常中卽當稍近闑而行陸稼書謂由闑右卽拂闑之義甚允玉藻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蓋大夫士與上介雁行於後不敢相沿乃兩君相見之儀非常時出入之儀也

黃薇香曰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疏曰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禮合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

曹寅谷曰過位之位屬君說復位之位屬臣說位自是燕朝中庭之位統據燕禮大射儀之位攷之孔子爲小司空就大夫位位庭中北面其進而爲大司寇也就卿位位阼階南西面諸侯之朝以阼階南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人臣降西階自西而之庭中則必趨自西階而之阼階之南則亦必趨所謂丞就位也始則自位而攝齊以升於堂此則自堂而降階以復其位其言出降一等者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其時君猶未適小寢故曰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外朝非毎日常朝之所故不書其自庫而雉而路門凡三入禮帥初由位及堂而過而升而降且復自始至終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至也

汪雙池曰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此入公門以始入庫門言如不容所以形容其鞠躬之狀也然三門皆公門則入而鞠躬同矣　禮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然宅人行不中門夫子立亦不中門宅人立不履閾夫子行亦不履閾此當主雉門言然出入三門亦當不中門不履閾也　非遽出也將降階則自此出矣逞顏怡怡進抑退揚之意亦和衷之意也堂上不趨故沒階而後趨趨則兩手易弛翼如則手容恭矣復其位復階下所立之位恐君有後命抑同列未皆出故復位以俟也降一等而怡怡君臣

之情浹也既復位而踧踖君臣之禮恭也君在踧踖如也復位則仍向君故踧踖

胡伯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朱子語類必大錄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所以祇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曹寅谷曰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注引周官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瑑之而已案攷工玉人注瑑文飾也頫視也聘問也衆來曰頫特來曰聘然則聘圭是瑑圭非命圭也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論語言執圭正指行聘時禮非受命時也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朱注仍包咸執君之圭說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又曰執圭節正是行聘時禮案聘禮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鄭注賓出聘事畢案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鄭氏曰皇自莊盛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則論語鞠躬如也在入門時上揖下授在升堂時足蹜蹜如有循在將授時此較然者聘禮畢行享禮所謂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者是也賓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賓告事畢於是賓私覿介亦私覿所謂賓奉束錦以請覿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是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奉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私覿又可兼私面言之如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注以私面即私覿是也私獻已物亦以君命致之聘禮記所謂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也又曰及享發氣焉盈容敖氏曰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私覿愉愉焉賈公彥曰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私覿愉愉又舒於盈容也鄉黨此章全可據儀禮佐證解

黃薇香曰聘禮於執圭行聘後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享無圭用璧及庭實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尚質裼者禮賢和尚文故夫子有容色焉

禮也

又曰聘禮於既行言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覿而擯者請禮賓乃先行禮賓事既禮賓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闑東不敢如聘言之入門左擯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振幣授當東楹由是賓私覿後介又私覿禮畢而送賓矣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說者謂私覿之束錦乘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

汪雙池曰鞠躬身容也如不勝鞠躬之狀也上下手容也執玉升堂俯仰之間不踰上下如揖如授則皆平衡而已勃色容也如戰色慎重之至見於顏色者蹜蹜足容也執玉不趨堂上不趨接武而行其步促狹又祇舉足之耑而曳其踵所謂圈豚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故狀之曰如有循也　聘主於達誠是以圭璋特達主賓襲以將事所謂內心慎其獨者也故此時一主於誠敬中存其見於容貌者如此此執圭之容而實非徒以執圭故也　言所以通二國之情而會同主詡故主賓裼以將事故曰發氣盈容所謂外心樂其發也不如是則畏葸而滋隕越矣　私覿禮皆卑約於聘言以非君事故也要之有暱就之意故其發氣怡然所以達己之私好及夫既覿而退主君送之門乃問君問大夫且勞賓及介則情好於是畢通其當愉愉亦可見矣

黄薇香曰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閒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耑爲揖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胷推手者拱其手於耑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也

劉楚楨曰蹜蹜玉藻作蹜蹜說文縮下云一曰蹴也蹴與𢧵一字詩𢧵𢧵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鄭注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覿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汪雙池曰齊服元端元裳紺亦元也喪禮期而小祥則易功衰練衣黄裏縓緣縓茜同一入爲縓淺絳色也練衣以此爲緣反吉之漸也古者衣必有緣不以紺緅重之也不以緅緣遠嫌也爾雅七入爲緅則緅亦元也朱注本漢儒之舊必別有攷或名號互異不然則緅即縓字之訛也

黄薇香曰段氏於說文紺帛深靑而揚赤色也注曰揚當作陽猶言衺也釋名紺含也靑而含赤色也案

此謂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合其意一也以纁入湪青而赤見於裹是爲紺賈氏攷工疏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湪青則爲紺入黑乃爲緅矣段氏又於說文纔帛雀頭色也注曰纔卽緅也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又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依鄭則爵緅纔三字一也三字雙聲式三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君禮注四入爲朱六入爲元俱不言紺之色段意以爾雅是先染絳色之法再

入湪青則爲紺鍾氏言緅緇是加染黑色之法故入黑則爲緅也孔子國注以紺爲齊服盛色則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則誤以緅爲縓近儒知孔注之誤而以紺緅爲閒色亦非然則其不以飾何也曰湪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緅者非純繢純青純素之禮也劉楚楨曰集解孔曰一入爲緅鍾氏言五入爲緅此一入爲緅之文錢氏大昕謂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

縓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縓冠又記有縓綼則縓爲喪飾說文縓赤黃也廣雅縓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以紺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綪爵卽緅或孔以緅紺色近得比同之也

又曰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湪衣云純袪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袪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其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旣夕禮云飾衣領袪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

黃薇香曰金畏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閒色之紅

也火畏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閒色之紫也楚辭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爾雅一染謂之縓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縓謂之紅說文紅帛赤白色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紫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閒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靑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木克土故綠色靑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火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金克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水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閒土克水故騮黃之色黃黑也此統解五方之閒色極分明

金誠齋曰此二句皆湪衣之制曲禮云父母存冠衣

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淡衣篇云具父母大
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繢
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緅者也朝祭之服皆無
飾惟淡衣有之淡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寸半不但
領袖也淡衣爲大夫士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
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
也江慎修以爲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
矣君子不以紅紫爲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爲之者
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貴於紅紫乎淡衣之
類有絅有褶有袍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鄭注繭袍衣之有著之異名也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淡衣
以白布爲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末世尚紅紫然
不敢以爲朝祭之服惟淡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
故雖褻服亦不用也時人尚紅紫亦尚紺緅紺緅皆
赤黑間色紫之類也紺緅赤少黑多緅又黑於紺紫
赤多黑少其色最豔故能奪朱而與紅並列也時人
或以紅紫爲淡衣因以紺緅爲飾即以白布爲淡衣
亦或以紺緅爲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爲也
又曰君子不服紅紫王制但謂其不正然則不服紅
紫但當主間色不正說矣間色有二一爲五行相生
間色一爲五行相克間色相克間色古人絕不用相
生間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既取其相生又賢其象
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元爲綦爲黝地色黃
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縕爲緅皆以爲正服今人但知
間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

江慎修曰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
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
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
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
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
裘太子數其三辠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
可見當時君服紫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金誠齋曰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
加上衣曲禮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注袗單也孔子
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
以表衣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
安皇疏本無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之字蓋衍
文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二句
連文皆惡其褻裘外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
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

用詰謹案據或問朱子謂如從舊說於出之
二字文義未合故易之若據皇本無之字則
仍以舊說爲長

又曰表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
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表衣凡兩重然此乃
朝祭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淡
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表衣則

絺綌亦爲褻衣之制上二句皆言褻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黃薇香曰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夫子元冕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六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祀以齊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齊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齊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六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元冠之用緇者襍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羔裘豹褎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素衣麑裘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麑皮弁服之用天子以眡朝以聽郊報以食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禮言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褎飾黃衣狐裘據鄭君禮注既大蜡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

又曰裘外之衣曰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皇疏謂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緇衣素衣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裼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裼襲連言之襲亞於裼禮之最盛者其所服之裘必隨禮服之色裼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專言裼者禮之次不用禮服有裼無襲亦裼衣隨裘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禮孔疏謂裼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裘外並無裼衣核以鄭君禮注尤失之

夏心伯曰黃衣狐裘孔氏詩正義以爲韋弁之服非也韋弁染韎爲之其色似絳偏檢經傳無有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者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邢疏本鄭氏之義而推闡之以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爲大蜡之服以黃冠而祭息田夫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之服可謂的塙不易矣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是黃衣狐裘與上緇衣朝服素衣視朔服皆孔子實事非泛記禮服若韋弁屬兵事孔子仕魯未嘗與鄰國交戰夾谷乃衣裳之會何韋弁之有哉

褻裘長短右袂

江愼修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

、劉楚楨曰說文袂褎也褎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勳曰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辭不分ナ又卽以又部它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假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炘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褎也褻裘卽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褎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褎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褎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褎若今人之齊褎袍故襲裘亦無褎其制較有褎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劉楚楨曰寢衣鄭注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偁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曰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攷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頭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躳也躳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躳荀注體中曰躳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頭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

身又半之長也

黄薇香曰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
人之股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蔽
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

狐貉之厚以居

馮厚齋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
則從古固然居不貮溫故取其厚者以爲褻服若出
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許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
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謂故玉不去身君子
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
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
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
環五寸而綦組綬

陳心叔曰釋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
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
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詩
云襍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
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
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
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無自

入也

宋殿園綿初曰佩玉之式大戴禮保傅篇佩玉上有
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飾其間琚瑀以襍之注
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玭珠納於衡璜衝
牙之間總曰玭珠赤者爲琚白者爲瑀或曰瑀美玉
琚石次玉晉語韋昭注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
楚語楚之白珩注佩上之横者珩禮通作衡詩傳襍
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佩玉瓊琚本瓜
詩傳琚佩玉名瓊琚也說文瑀石之似玉者女曰
雞鳴疏說文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
玖石次玉也有女同車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案大
戴禮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此言玉也玭珠以納

其間此言珠也又言琚瑀以襍之攷鄭風曰佩玉瓊
琚證以毛傳說文琚瑀亦玉也珠玉相襍故曰襍佩

非帷裳必殺之

劉楚楨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
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
者也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襞積無數凡裳前三幅
後四幅襞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
著身也朝祭之裳襞積無數以人要中寛狹不一各
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
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
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
衣

江愼修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

又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劉楚楨曰鄭注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傳元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禮記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攷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旣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旣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它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與檀弓正可互證蓋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

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荅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褻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

輔漢卿曰誠於哀死故内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夏心伯曰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

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勖人之意蓋如此

曹寅谷曰朝服當即禮所謂元端服賈疏朝服亦名端鄭氏論語注謂端諸侯視朝之服是也古衣與冠相配禮係元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疑元爲六入元即緇色之小別明乎朝服之爲緇布衣也鄉黨書吉月之朝於羔裘元冠不以弔之下凶主素吉主元其即吾子之所謂朝服者是也

宋廏園曰端服即朝服也其衣正幅故謂之端以其爲諸侯以下視朝之服故謂之朝服冠委貌而衣端服故曰端委其服緇衣而素裳也其帶緇其韠素諸侯以爲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士以爲從君視朝之服爲視私朝之服爲擯相之服士冠禮主人朝服及論語所記之朝服皆此服也

金誠齋曰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即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李恕谷曰魯自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一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怠於告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聽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比有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必朝服而朝尊典禮正君臣也

江慎修曰告朔之後當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

胡雲峰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以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一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王船山曰衣裳以飾躬非但適體而已也體以之適因無取乎矯世而違寒暄之度而由其有衣裳也拱揖以莊焉步趨以整焉目視其色而情以宜焉身習其文而志以寧焉爲人所瞻視而不蕩天下之耳目以即於淫焉則上以順天時下以定民志處朝廟之上行吉凶之儀修紘誦之事皆以輔人之志氣而納之於清明節制之中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男女之所自別君子野人之所自辨故聖人愼之而可以爲天下萬世法

齊必有明衣布

劉楚楨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即汗襦襦袴之屬因

其潔清故偁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偁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宋殷園曰凡齊祭皆先著明衣此獨言齊者祭必先齊言齊必有明衣則祭可知也時人或於齊時用常服之袍襗故言必有以示法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金誠齋曰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不聽樂居必遷於外寢服必明衣元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閒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葷謂葱韭薤蒜之屬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

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三牲牛羊豕也氣味亦濁故並戒之自王莽篡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三舉邢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或之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並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於平時安得謂之變乎朱竹垞謂王日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

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於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則是一義何必加於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餕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至於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於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即齊宮湑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耤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曹寅谷曰王齊日三舉潛溪鄧氏曰文誤也蓋不舉也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則不舉與下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

則不舉類相從邾仲輿謂齊則宜減嗜慾薄滋味清淨淡泊以通元瀞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爲變食何其倒行也惟五不舉庶幾先王之遺爾變食自宜以集注爲允不必主鄭司農說

金誠齊曰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卽齊宮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漢書云家有一堂二內皆謂內爲室也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爲室明矣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與祭同義不是散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散齊猶得接賓故夜寢雖在室而晝則或居於堂故曰散齊於外致齊不接賓客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於內也總之散齊致齊皆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

輔漢卿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息慮已哉

王守泰曰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閒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

蔿息文尚烈曰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江慎修曰大雅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糳與此異

黃薇香曰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麕雞兔魚細切之也鄭君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焦廣期曰食不猒精膾不猒細謂愈精則愈善不猒其精也愈細則愈佳不猒其細也聖人如是其絕不異人處正是所以爲聖處非謂不求精細但不猒棄之而已注以是爲善是解不猒之意非謂必欲如是

乃言聖人之不猒與世之求精於味者貌同而心異
任翼聖曰飲食之道原以養生豈有不欲其養人而
欲其害人者以是爲善自是天理人情之正但必欲
如是則過天理界限落人欲去故曰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饐謂之餲郭注飯饖臭說文饐
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
饐與餲爲淺深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饐謂
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釋文餒本
又作鮾史記世家作餧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

說文餒下一曰魚敗曰餒廣雅釋詁鮾敗也釋器鮾
臭也義訓竝同
又曰方言飪孰也徐揚之閒曰飪說文飪大孰也鄭
注文王世子云飪生孰之節爾雅摶者謂之糷米者
謂之糪郭注糷飯相著糪飯中有腥腥與胜同即生
字說文胜不孰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孰有不孰不
孰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
之過孰者亦謂糜爛半腥半孰者謂之爓祭禮腥爓
上古爓次中古孰之爲膾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
不可不孰也
王船山曰夫精與細則所必食矣然不必精細而亦
未嘗不食也若夫爲之者不誠奉之者不敬而食之
也有損則必卻而不食以食則饑之失宜而傷於溼
或宿之已久而味爲變以膾則魚餒而中餒肉腐而
外敗凡食與膾雖未至於壞而色已失其故臭已非
其常即或新而非陳然而宜孰者不孰不宜糜爛者
而糜爛此何爲陳於君子之前哉其瀆可惡也其陋
可鄙也而蘊釀不鮮之氣以增濁氣於中者尤不可
嘗試也不食之矣禽有時而獻焉穀有時而登焉瓜
果蔬茹有時而采焉非其時而有之或天氣之變也
或鬱養彊孰而成也氣不正而味亦非矣傷太和而
助菑沴不食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朱子語類輯錄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

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閒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
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且如不得其醬
不食此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食蓋皆
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黃薇香曰皇邢二疏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
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
本末亦午割勿沒賈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說合邢
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通攷曰豚解者解牲爲
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胉肱
者肩臂骨謂之肩股者後臂骨謂之髀至四蹄則以
其踐蹈穢惡而棄之蓋髀肩胉各兩通一脊爲七體
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即豚解之七體而析解之爲

二十一析脊骨爲三耑正脊中脡脊後橫脊也脅骨三耑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兩脅爲六也肱骨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兩肱爲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肫下爲胳合左右兩股爲六也至正脊之耑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膉胳之下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觳膉一而觳兩皆不在正體之數據秦氏說豚解則四蹄爲不正凡七體皆正也體解則析爲二十四一膉兩觳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祓於俎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

江愼修曰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者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案此祭饗之割自當有浛此所記謂常食之割也

又曰醬者醯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醯醢當是家內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蚳兔鴈水產之物有蝸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醯而成者也醬物以醯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服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苛求至此即配食之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偶乏或進食時忘設皆子婦之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家人自知之後皆當藏之以待乏食時亦不至忘設矣

焦廣期曰自饐餲餒敗已下至割不正不得其醬乃是由不可食漸次及其稍輕者而聖人無所不謹如戒律之有麤細也然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它人固意食味過有惛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無擇者其爲心害豈不更甚乎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朱子論語或問問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說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唯速上文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說得之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

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劉楚楨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一宿之酒即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偁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和旨僾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酤本字沽水名假借字說文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麇脯麕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

陸稼書引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之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爲徇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防嗜慾也

不撤薑食

王船山曰言撤則必旣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必宅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案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注云葷辛物薑亦辛物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即席以食者食已飲羹醯胾之設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畱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

姚惜抱曰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撤於造脯醢葷菜則不撤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撤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以爲葱薤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庋薑而已

不多食

輔漢卿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衞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厺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用誥謹案集注食可而止從古注不過飽之說也閻百詩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不應此獨泛及姚惜抱曰薑雖常庋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衞生也文屬上句可備一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劉楚楨曰襍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孰曰膰說文鐇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今或作燔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脤膰故江氏永以膰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

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須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

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劉楚楨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襍記注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

王船山曰食以養性寢以息神君子之頤生而善乎己也二者皆靜幾也當靜而動非其時矣故食對人而有酬荅寢獨處而或有命令人情所不免而夫子不然其儀一而其氣亦寧也

任翼聖曰聖人存心不宅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宅

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亦自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劉楚楨曰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羹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鉶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堇荁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

王船山曰食之有祭不忘其始雖疏食菜羹而必祭禮也而夫子見食道之重則俄頃之祭卽盡俄頃之

誠內而齊一其心外而致謹其容如大祭之齊者然不以是爲常事而忽之也聖人之敬隨用而隨給而其重於食也亦至矣哉

王巳山曰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爲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

任翼聖曰聖人所食所飲所祭若條辨之棄幅不盡而亦不見聖人之節惟以不饜不食不勝不亂不撤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養德之道備矣

王船山曰衣服飲食二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入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說

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此須徹根徹底見聖人正衣服愼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極實之功所謂致中和者即此便在方於化聖之功得門而入葢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之節衣之食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迨其衣不正之衣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內也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便隨靡靡搖搖盗衣葛而褻所表出此心便栩栩軒軒盗即此推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服之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乃以生氣氣清則理晰氣濁則理隱氣充則義立氣餒則義喪誥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抑以戕性矣聖人敬其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齊則食玉以交於明禋行以佩玉爲節在車以和鸞爲節則志不惰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然則一服之失宜一食之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崩川竭之意學者未能從事於褻不敬儼若思之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等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鹵莽者以事物之宜養心也內外交相養而褻有忒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不忒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爲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

席不正不坐

焦廣期曰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制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絫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從心共合小爲大一也

黃薇香曰謝說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徙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褻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記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徙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間三席爲席間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亦徙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徙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爲徙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法亦徙坐所宜正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必南鄉者席在牖閒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房戶之閒而南面也徙坐禮坐之文甚詳今舉其略如此

鄉黨第十

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邢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葉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皆備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方氏觀旭曰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要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偁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

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襍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

劉楚楨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敺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訓屏卻之鄭此注云儺或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玉裁曰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郊特牲鄉人禓注云禓彊鬼也謂時儺索驅疫逐彊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任大椿曰禓自爲彊鬼之名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禓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禓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禓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偁四時者慇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王船山曰以君子而與鄉人處非易易也非子之以近情則褻以導其和而非示之以節而不與同流則褻以伭其肅覲於聖人而得其妙用焉鄉人之有飲酒與儺則先王以一張一弛而爲近情之事以和之者也然此二者之必至於狎亂而若狂先王亦褻以禁之乃夫子於鄉人之飲酒則惟修敬長之禮視杖者以爲度杖者未出而不出褻姤於同樂而吾以敬老故䒰也杖者出而斯出不與子弟同其狎則自此以後皆付之不見不聞鄉人之情得而君子之威亦全矣於儺也則示以國典之當敬朝服以自飾其容立於阼階以示神人之有主則儺者雖有擾褻狎戲之爲而懍然於國家之大典以有所憚於君子之爲而不至於亂夫然則鄉人謂我以賢智臨之而不合於俗不可也謂君子之可與俗諧而褻忌憚之情形不妨令君子之見之而抑不能也旣以自處者盡善而移風易俗之妙用亦在焉嗚呼不可及已

陸稼書曰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既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既受之矣必不視爲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儺爲然

焦廣期曰聖人於先王之禮不論大小總無一毫輕忽之念子貢欲去羊則曰我愛其禮鄉人儺則朝服而臨之卽此亦可見聖人之心　儺近於戲夫子不見其爲戲非明知其近戲而以古禮故不敢不敬也以是求聖人之心其庶幾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劉楚楨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是也此問人於它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

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
胡雲峰曰此再拜於使者宅邦之人不見也夫子之敬每致嚴於人所不見之時故使人於宅邦雖其人之不見亦如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劉楚楨曰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荀再拜異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愼也案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
胡雲峰曰問人於宅邦其人不見而敬之如親見敬也誠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敬也不敢嘗而直告之亦誠也與人交而敬人或可勉敬而誠惟夫子能之
任翼聖曰吳氏云古者賜之車馬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藥未達不敢遽嘗故拜而告之若徐而察焉可服則服不可服則不服皆在其中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王船山曰夫馬有疢者則皁人必以告而可挺待問至於人之或傷與否雖必知之而怵惕之仁不能自已唯貨利之心澹泊而不擾其寧靜惻隱之情肫摯而挺所旁分故如此
任翼聖曰廄是馬所在故人一聞廄焚便急問馬夫子御祇問人全在倉猝倘一啟口時見聖人心上自然之權度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旣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旣升堂主人則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
輔漢卿曰所賜旣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豪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夏心伯曰君若侍食之說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卽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嘗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嘗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嘗食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疏云謂君與臣小小禮食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

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三經皆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客之則有祭洽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亟膳宰嘗膳則臣先嘗之注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飯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疏云此謂得賜食而非君客者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宰也

宰嘗食故己不嘗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卽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但食黍稷畢卽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攷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毛西河曰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要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

劉逢祿曰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要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旣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拕皇邢本皆作拕阮氏元挍勘記石經拕作拕案拕拕一字本字作拕故漢書龔勝傳作拕紳說文拕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拕三加之也

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輔漢卿曰一息尙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云顚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字最活辟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顚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遂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

王巳山曰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祇就
君前飲食起居進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
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任翼聖曰此所以記事君之禮皆非朝常大事但於
此等細小處無不極其敬則其大者更可知矣

入太廟每事問

劉楚楨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
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劉楚楨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
禮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
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

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
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
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
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
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斂皆出自夫子
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
則但殯之於館也
焦廣期曰無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
盡蓋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
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爲義乃所以爲非義也
故無所歸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德者異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朱子語類賀孫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
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
而泛然交處者多祇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
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
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亦不可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
施之卻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自分明如交友稱其
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又如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
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李岱雲沛霖曰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祇見通財
爲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
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
王船山曰友道之喪也唯利傷之也友以義合而一

念計利則義遂隱而情亦衰在己之利則私之在人
則以利爲重唯聖人之心純乎義而無絲毫計利之
心故坦然以交於朋友而無疑　蓋聖人大道爲公
不見利之爲己利而義與己同者尤不見有形骸之
隔故忘物我而以義相成者有如此
蔡虛齋曰朱子於此章曰朋友以義合曰朋友有通
財之義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慼
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
何則祇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
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
處

寢不尸居不容

馮厚齋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
神不聚居所以自如應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
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
黄薇香曰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
不過肆也坐不容明聖人不過拘也容今本作容釋
文作居不客云本或作容唐石經亦作客段懋堂曰
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
死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蔡虛齋曰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
習也褻謂燕見謂見其人非公所禮法之場稠人廣
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是改舊容有驚哀之

意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冕者尊有
爵瞽者矜不成人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劉楚楨曰江氏永圖攷式是揉本作三曲之形在𢐀
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輢左人可憑左
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
𢐀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
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
禮所謂撫式是也
黄薇香曰版注云圖籍申之者謂兼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然朱子注專言重民數爲是葉氏禮經會元曰
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
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
也又曰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於天府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
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
係焉王治之廢興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
登於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器俱藏
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慶恤斯民之
意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府
藏民數足見重民之意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劉楚楨曰曲禮云侍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
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

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
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
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
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
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
周理吏曰孔注敬主人之親饋朱注敬主人之禮案
禮卽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
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也此
盛饌爲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
指盛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王船山曰天之風雷雖恆也而雷之方作卽迅發雷督風之方起而漸嚮猛烈則神爲之悚氣爲之莊蓋燥氣之發爲天地之動幾必愼以承之而恐人物之有罹其不測者故爲之不寧也

孫夏峰曰此記容貌之變見聖人無一息不與天命相通無一息不與民命相關無一息不與天下之榮瘁吉凶相周徹故因不尸不容轉出許多必變記者直是有心

升車必正立執綏

劉楚楨曰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

王宇泰曰立以執綏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所獨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江愼修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綏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旣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說非是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論語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

陳定宇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金誠齋曰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巂鄭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三有奇孔疏所言非密率也）五規爲九丈九尺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王船山曰爾雅言鷂鴡醜其飛翪謂竦翅上下一收一張也鳶烏醜其飛翔謂運翅迴翔也鷹隼醜其飛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翪而何嘗有所謂運翅迴翔而後集者哉雌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卽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鳥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雨人至乎其前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僞雉爲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

夫子以翔昜之義警之從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作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作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

用誥謹案集注於色斯舉矣言鳥而不言雉或問又謂胡氏以爲雉之飛也泆郄其止也下投翔集之狀是亦不以色舉翔集爲雌雉言矣雉不能色舉翔集則時哉贊雉非贊雉可知此章朱子闕疑不彊爲說後儒以時字解之孫夏峰曰夫子聖之時故記者以此終篇時止則止也山梁雌雉見非鳳儀之時船山又云攷荀子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作三侑則侑臭古字蓋通夫子歎鳥之舉止得時隱以警君子之去留知幾蓋夫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爲而言子路聞言即悟促爲夫子供張作食夫子喜子路之解己意爲之三侑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去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速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亦一義也

論語鄉黨第十畢

論語經正錄

浚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此禮樂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文勝後須有一變轉道理問孔子又云吾從周是指周之歬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歬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要有損益不止從周之歬輩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

王石渠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江慎修曰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歬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慤已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

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祇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樸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姚惜抱曰孔子處周文盛之時守爲下不倍之誼奉先王之禮而不敢易故曰今用之吾從周此與弟子常言者也然而周之文固美矣而其過盛則足以傷質殆有不及乎夏商以上者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非與弟子常言而僴言之者也顏淵問爲邦子告以兼用四代之法如用之者亦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之謂非尙爲周守法之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

當也嘗謂禮運備大道之行逮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辭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而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要不若論語不明指四代之異第言先進後進雖示所願從而未嘗有所譏議此固聖人語言之至善而記之最得眞者也儒者乃解後進爲周末之事則不然周之末豈有謂盛周爲野人者且周末如鄭衛俗樂固不足言而舍是又安有所謂樂者哉樂從先進固卽樂則韶舞之謂乎

用誥謹案精義明道曰孔子患時之文敝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范曰世衰文敝則當反之於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以適時也楊曰周衰文滅質矣非過物不濟故用之則從先進江愼修引朱子論禮蓋從此說與集注不同集解包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皇疏以先輩謂五帝以上非也指夏商爲是

汪雙池曰禮以制中樂以導和中和者性情之正也適其性情之正則陳蔡之傷哭顏之慟與點之樂皆莫非中和之至卽禮樂之軌也禮樂之原人人所具而在人氣質不能無偏若柴愚參魯以及師商由求皆質之有過不及而未足於中和者也要之性本相近性之本然卽是質學問義理以化其氣質卽是文

孔子曰文之以禮樂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是故質本甚重文亦非輕文所以善其質且顧義理原無所謂太過而人情易流則假事物之文以從其欲而事理反以失之於是不中不和而無其本然之質矣此則文過之弊也凡文過之弊皆自形氣之欲以生惟以理制欲凡事期合於義理而止則制中導和之道得而文質無偏勝之患矣是故氣質之質已不全乎忠信之質然猶近之而文過之文則非天地義理之文且日離而大遠矣此篇多論弟子賢否有範入於中和之意而此章言禮樂乃其發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德行兼內外貫本末全體之事言語政事文學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朱子論語或問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辭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

王伯厚曰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王方麓曰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自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

張楊園曰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又曰古人言德必以行言尙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

潘彥輔曰德行在何處在作止語默合乎五常之性五品之倫自無它要妙也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於五性五倫有善發揮處非外物也今人看德行太高妙看言語政事文學又入功利駁襍中去

沈闇齋曰聖人力量大收拾人才多觀於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衆職更何事不可成

劉楚楨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

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自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四年傳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自與蔡國無涉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閒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祇是

天資明叡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
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
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
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
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曰
是如此

王陽明守仁曰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
聖人之言本自周徧但有問難之人胷中窒礙聖人
被其一難發揮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胷中了
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
非助

鹿伯順曰言下求解卽聰明者亦有時不說無所不
說蓋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卽語言文字
而無不眞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
派異而無不合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輔漢卿曰父母昆弟偁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
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
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
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塙此
其所以亞於顏子而與曾子竝偁也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船山曰嫁子者必擇能齊其家者而使之觀刑聖
人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
物而行有恆行固在所謹而言尤要焉人之為言或
致慎於人情險阻之地而以門內為便安之所可以
唯吾言而無關於利害不知一家之內言之不謹則
喜怒溢而好惡不平恩威褻而敎戒不嚴惟君子知
言為吾心之聲非但以隱忍求免於世實恐一發而
成吾身之玷惟言無玷則家人之閒見不僻而從違
以壹此修身齊家一致之理也

楊賓實曰言行為一身之樞機謹言則能愼行而為
修身之君子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王船山曰顏子好學之實詳於告哀公之辭乃終始
惟偁顏子而歎嗣者之無人則非顏子之潛心以治
其性情雖通六藝者繫有其人而不足以言學不足
以言好姝姝暖暖守一先生之言而竊其華亦奚足
尚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金仁山曰顏路宅無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宅無
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於求而夫子幾於吝今
攷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
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無事稱家之有無夫子

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

王方麓曰顏路請車爲椁而不以爲嫌聖人一以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彊副其意爲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益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齊節初曰孔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羲黄堯舜禹湯之傳於文王孔子固已任之己矣猶覬其或可以傳之回也回存則己雖死而道不亡回死則其繫己以不亡者幾何時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陳定宇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黄勉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輔漢卿曰顏路請車爲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

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簀參看盖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子語類泳錄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又時舉錄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此道理無欠闕到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又時舉錄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人都理會得然須知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一一盡得此生之道理則死之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

又答方賓王問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

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汪雙池曰人盡乎倫物之所當然而無所欠闕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萃其精誠以爲追遠報功之禮斯其精神渾合無間故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不然人在目前且不足以結其心何况鬼之無形與聲且民義不務而求事鬼神其情必禱媚其事必矯舉徵論鬼之不亯而卽此一念已不堪以對人矣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通乎生理之所以然而性無不知則存吾順事而沒吾寧不過盡吾所以生以俟乎吾之死而死之道不待它求故君子修身立命順受其正不然數往者順且不能原始而知生何况知來者逆又安能反終而知死且不知所以生則無以盡性踐形而徒欲知死不流於怪誕則怵於利害微論死不可知而此生已爲虛器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朱子語類端蒙錄　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有才之人凡人有才便自暴露自然有此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又夔孫錄　誾誾是深沈者侃侃是發露圭角者行行是發露得麤者
又廣錄　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問豈非以卑承尊易入於柔佞卑諂四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委曲回互意思
蔡九峰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己以下爲宜剛彊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它人可知
王船山曰剛柔皆道之用也剛之過或不足以通吉凶之故而柔之過則人欲易溺而天理不能自持故聖人之所嘉予者惟剛而聖教之裁成必使卓然自拔於流俗以直方而不屈雖憂患之不免而聖人終有取焉志正則氣伸氣不餒則神傳於容貌之閒故諸子侍側夫子目擊而知其所耆也　夫子樂諸子之性不失正而服吾教之能以身體之嗜欲淺則天機自盛於己無疚則於物無疑所由以拔於流俗而足以任名教者其在斯乎　夫剛者可以自持而不可以加物伎於任道而非伎於任志志之任其何以盡屈伸進退之理剛加於物而能不忤於物乎夫喜其剛而又爲之憂蓋欲有以善剛之用乃雖爲之憂而不易其喜則以靡靡者之生固不如行行者之死也見利而歆遇難而餒闒然求媚於世誠不如死之久矣

汪雙池曰祇就氣象上看皆是英才已自可樂蓋誾誾行行侃侃自與俗情世態天地懸隔次節因其過

剛而戒之欲其有以變化氣質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饒雙峰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雖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說意也繼曰何必改作則有塙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偁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王船山曰夫子祗許閔子之言爲中中者當於理也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別有所在而不繫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徙然改作則不如無改之爲愈若用之得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酌事而爲言非故爲雖容和說也

又曰閔子騫通數百季之得失以詰其一時妄動之心夫長府之爲將以爲舊之不可仍而必於改乎乃自其未改之寺而思之所以聚財者先公之世豈嘗蓄之不富藏之不固乎而何有不可也就其既改之後而思之其於以聚財也自今以始豈能令財之加盈藏之無損乎而何必於改也財之聚不關於國之盛衰府之改愈不關於財之盈歉利害得失之外自有無容留心之過計不但民可小康而君與大夫亦可高宴安之福矣

用詰謹案集注引王介甫勞民義本王肅此主崇利聚斂蓋本之張南軒

又曰案春秋新延廄穀梁傳曰其言新有故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新作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審是則修舊曰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爲度王者之法制也有加其度則僭儗矣故曰作曰爲皆臣子不忍斥君父之僭儗而諱之之辭也記者曰爲閔子曰何必改作則魯人僭爲王者之府明矣言魯人則見非魯君之意而魯之士大夫慫恿之又明矣閔子諫以仍舊貫欲魯人之以善導君而修舊自公羊傳曰修舊不書春秋無作長府之文蓋從閔子之諫而僅修舊自閔子一言而有數善故夫子亟偁之

用詰謹案此以僭制言引證亦塙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蔡虛齋曰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

又曰如仁義做得成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

陸稼書曰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氣質用

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警之令變化以入道之室下節亦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自無非造就之意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輔漢卿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過雖若勝於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均未至也

王船山曰道無可過也不及而已矣以體天德則極於至密以建王道則極於至備非聖人莫能至之而況有過之者乃自處事待物而言則用情之厚薄容

蓄之廣隘任氣之勇怯立意之奇庸而過不及見焉過者似爲有餘不及者似爲不足有餘似易損不足似難益然厚於此則且薄於彼廣者疏而隘者密勇於所作則怯於所未爲奇易盡而庸能有恆故過之失也亦終不及而其病同歸聖人之義精仁熟事理之無不得宜乃無非至極之理彼俱未之逮也

黄薇香曰此言過即下經所謂堂堂難能亦即中庸所謂賢智之過也卜氏子與愚不肖迥別而失於不及者有所知而未免蔽所惑謹其守而未能擴其量也以過爲愈者論其才曰過猶不及者裁之以道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彊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彊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它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爾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

以小貞之吉也

朱子語類廣録 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仕於季氏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蓋功夫間斷故不覺至此曰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

又賀孫録 人最患資質弱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此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惟以仕爲急故從季氏之惡

汪雙池曰冉求以藝自畫不能深說聖人之道故至如此

尹元孚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善至於聚斂范

氏之言盡之矣刁文孝中之曰心術不明不能格物
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則又
揆其本矣愚謂冉求之蔽惟其不知內重外輕之道
遂至失其所施而才反爲累學者所當痛戒也
芮蒿子曰俾侯于東魯固周公之魯也昭定之間幾
爲季氏之魯矣著季氏之富而但曰富於魯君則是
魯君與季氏猶可以貧富相較量也不惟失魯君之
實亦失季氏之實矣季氏有魯則魯君無魯君無
魯則凡周公之所有者皆季氏之所有也記者曰富
於周公所以斷季氏專魯之辠而著其實也其富如
是附益不可以已乎季氏既爲國之盜臣冉求又爲

國之蟊賊季氏自絕於周公冉求復自絕於孔子鳴
鼓之攻攻冉求也亦所以攻季氏也
陳淑雲曰周公之封地方百里未云富也大國之卿
四大夫祿豈富於君也乃三分公室季取其二而魯
在春秋地已數百里較之周公之造魯不啻過之故
曰富於周公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朱子語類恪錄曾子以魯鈍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
放過祇是魯而已
又端蒙錄魯鈍之人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
一分多不專一
黃薇香曰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
高而流於一偏也諸經言偄辟者謂偄習其盤旋退
避之容不可以訓辟
又曰集解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喭剛猛失容也
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說與鄭君義同邢本畔喭作
畔諺沿俗改字而疏云舊注作畔喭字書畔喭失容
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畔喭失於禮容也疏義猶本
舊說不誤
用詁謹案辟喭字義集注蓋從呂與叔辟謂
偄而少誠喭謂俗而少學爲說不如古說爲
長
許白雲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
竝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

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惟曾子聞聖言即就魯上
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
魯鈍化爲明叡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
身之偏歟
汪雙池曰有其病則有其善愚者必厚重魯者必誠
樸辟者才必高喭者性必直此皆聖門氣質有偏而
未爲習染所壞者愚者充以學問魯者勵以敢求辟
者斂以忠信喭者文以禮樂祇因其好處克去其偏
處便可至於中庸故語之使知自勵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
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

富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亦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卻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亦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問若顏子不處貧賤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處貧賤祇如此要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出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屢空祇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子貢貨殖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用語謹案何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第二說乃爲心空之解精義明道曰空心受道伊川曰公驕吝可以屢空朱子所謂理則不差是也呂氏言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逹自得自生楊氏謂大而化之無物不空又謂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胷中也語有過高之弊明儒猶多述之錄朱子明辨之說後學庶不爲所誤

饒雙峰曰前章指氣質之偏此章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億則屢中造道之異也屢空不受命貨殖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高景逸曰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二賢品第祇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沈冥痼疾亦即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楊賓實曰顏子用心於內而聞一知十故夫子倂之以勉子貢

汪雙池曰命者凡事有理凡人有分不可妄求之謂非後世八字五行生定之說也凡心安理順處便是命安心順理者謂之安命心稍有不肎安處便是不受命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改其樂乃眞受命者若稱曰無諂無驕而未忘乎貧富之見則營求之念猶有由生而非安於順理者矣

張楊園曰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於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葉知道曰或者謂子貢眞好利者夫樊遲之學稼圃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蓋自秦漢以來失之史不究其指而以貨殖傳甚矣其疏且誣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朱子語類寓錄不踐迹是其資質美所爲不踐成法暗合道理又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室祇是深奧處

孫夏峰曰前言往行凡詩書所留皆迹也而精意卽

在其中故必藉其途方可入其室善人以不學見長即以此成短顏曾入室之人也全藉學力

王船山曰道之必踐夫迹者所以入室也天理之由來人情之極則聖之聖人得之於易簡之原而定爲經緯率而由之精而研之則所以立天德王道之本者理以之窮而性以之盡而善人未之入也故修之己者無不善而由其道者不可以爲將來之法施之物者無不善而治之定也不可以貽數世之安斯以爲善人之道而已矣

張楊園曰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須從踐迹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於

於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劉東溪伯熊曰夫子以爲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

王船山曰誠偽之分君子小人之別乃欲求人於篤實者亦惟其行而已矣若但以言論觀人則淺人急見其浮誇之情而偽士故習爲樸誠之態其動人者正於此而售其欺則言之不足以取人而觀人爲要矣

饒雙峰曰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孫夏峰曰聖門以力行爲主聞斯行之所以鼓其行也有父兄在所以善其行也總歸於義而已矣問同荅異直是化工肖物得赤此問足破曲學拘泥之病

王船山曰此爲求與由而異也非行之之節有可急可緩之別也求之於善有欲進之心而往往終於退不示之以勇決則局於近小而爲外誘所引且讓美

於人而姑安於苟且故迫趣其聞所以進之也淺於進而中撓之者不棄其聞矣由之於行不但如其量以進且欲兼人之長而有之不臨之以敬忌則亟於功名而失同善之理且求勝於物而或成乎剛愎故使知有父兄所以退之也此因彼之所不足而裁之之道也求無兼人之情則即進也自不至競物而失節由無退縮之志則即退也自不至委靡而虛所聞一進一退而道協於中焉蓋聖人之教初無差等必無同異能者從之目而以人治人之理深知其得失之所由以因材而調養之則在用功之際有張弛焉斯以爲致患之無窮曰

沈無回守正曰凡行合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

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

許白雲曰夫子非教毋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毋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卽行若見義猶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卽在聞斯行諸之中

張楊園曰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無弊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不可行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

朱子語類去僞錄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當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祇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已遇難則不可

陳安卿曰胡氏所謂未行而預斷不當臨難而始謀者蓋以常人大槩言之若回於孔子恩義極重豈宅人之爲師弟者比假使夫子在患難而回不預其行則於風聞之始亦必稟父而糾率以赴救之亦不當以在父而不在師者爲辭況已辭親之側而侍師之旁則其同患難危迫灼然有相死之理在師爲師天理人情大公至正無可疑者非回私爲師而不存其父也是乃所謂忠於師而爲不辱其親之孝也萬一夫子不免於難而死而回赴救之不克及則柰何至是則又不當繼之徑爲無益之死矣必當告天王方伯請討復讐如胡氏之說以伸此心拳拳事師之大義乃庶乎有以對越神靈而無忝也

趙格菴曰死生亦大矣以爲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輕於死爲重也當問答之時爲師者知弟子必能赴義而已不疑其重死以求生爲弟子者亦不以死爲難但以死而合於義爲難於死生猶然宅可知已

孫夏峰曰害仁以偷生者聖賢必不爲子之於匡偶

爾相遭無可死之理回固知子之在也何敢死自不輕死耳若曰患難之來死生之權可以自操則泥矣

曹寅谷曰生人最重守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事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卽謂之死於非命桓魋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因夫子貌類陽貨欲以殺貨者殺子而子反肯俛首就戮爲貨代死是死輕於鴻毛也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非辠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子知其不可死而不死而惟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見回而卽曰以女爲死是喜其不死

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之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在則回之所能料子者敢則回之所能自定者一聖一賢荅問俱有精義豈若匹夫婦之自擲其軀者哉春秋終獲麟孔子同時有[illegible]

死此日被匡圍而幸顏淵之不死悪宅所遇不同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論其氣質祇此君臣大義

其豈不知聖人亦知其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出門事君此身已非己有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爲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祇爭幾微直是難處

王已山曰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目出於其子弟之口卽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悪忌之甚矣故特爲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

黄勉齋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說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王已山曰困勉錄云事君者持不可則止之節斯行以道事君之忠竊謂必先有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不可則止之力量須識與諫臣不同

蔡虛齋曰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而其道則大臣矣

胡[illegible]

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荅之頃可以存宗國衰微之緒沮季氏僭僭之心脫由求不得其死之禍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焦廣期曰聖人心氣和平獨此荅季然似若憤激然者正以季氏擅魯有悪君之惡而二子甘爲之臣使其家子弟自多如此蓋因其嘗怒而怒之也子路義勇師百世亦僅僅爲具臣者覩季氏伐顓臾不能犯

顏諫諍具臣品目原非過貶至不從弑父與君二子賓優爲之褒貶抑揚各如其質不因喜怒爲低昂斯其所以爲聖人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朱子論語或問夫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攷之則舜之敎冑子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閒乎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

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爲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獘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金仁山曰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持政刑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敎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

王船山曰道之廢而學之絕三代禮樂文章之治不可復者始於佞人之說佞者似義而害義者也以爲事求其可功求其成閱歷世變而得失明即可以成在己之材因事見功因時見節練達世故而任以職乃所以收有用之士其爲言也似以抑虛崇實而合時之宜謂之非義而不可乃詩書賤而吏治興始騖於功名而後且趨於奔競吏道雜而多端道喪而生民之塗炭極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朱子語類時舉錄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子路說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設施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看其如何得如此若體認此意思分明消無限利祿鄙吝之心

又不知何氏錄 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祇是較麤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又賀孫錄 曾點是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其鼓瑟希鏗爾舍

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此道理又曰此道理處處皆是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人爲人欲所隔看此意思不見曾點超然看破此意思夫子所以喜之

又端蒙錄　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

又士毅錄　所謂天理流行須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曾點是先自分內見得此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祗就眼前境界說出

又植錄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曾點見處是於饑食渴飲冬裘夏葛

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它人則祗以濟其嗜欲曰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又植錄　潘子善以爲點祗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者私意安排便不得曰此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之意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此聖人做得到此

又時舉錄　問讀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以爲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須涵養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曰此說得偏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學者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少事上功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之脫灑意思

又義剛錄　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用功而此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爲之末者有閒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爲上亦見不曾透如爲國以禮正緣其見此道理未透所以後來如此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亦可知如子路是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有才要做事爲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但亦見不透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其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步步踏實地做至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亦

依舊戰戰兢兢不曾如此自在曾皙是天資高偶然見得如此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便是狂簡所以要裁正之

又謨錄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是要萬物皆如此爾

又寓錄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祗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

朱子文集答趙致道　問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便是

此氣象也何也葢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攙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葢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曰得之

又答廖子晦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葢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祇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云心要宏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許白雲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荅之閒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葢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汪雙池曰此章言志以酬知爲主四子有具夫子所知但誘之盡言耳須看聖賢學問經濟所在不可因與點節而忽三子實用

許白雲曰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葢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汪雙池曰有勇知方葢奉夫子先之勞之之教有乎惡德開心見誠本我之忠信明法以固結於民心而作其敵愾之志此作用中本領務農講武汰靡費節軍實則設施中次序足民禮樂葢奉夫子富之教之之教足民者達於方土民物之宜敏於酌劑盈虛之

用以此本領盡心民事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原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則因利利民而民自足

焦廣期曰願爲小相不止欲效用於世以顯其長葢先王禮樂皆斯道之英華必將實試之於宗廟祭祀會同之地則禮樂益敦嫻於身矣然則亦所謂願學焉者又非止苟爲遜辭而已

許白雲曰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葢點祇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吳草廬曰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它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豪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歟

曹月川曰曾點言志是無事無爲之道理做有事有爲之事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可與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同故夫子與之

薛敬軒曰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亦此理也甚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鹿伯順曰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似與經世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祇一素位而行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乎三子又總包乎三子故夫子與之

張楊園曰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於治道亦有次第禍亂戡定而後可施政教初時師旅饑饉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禍亂也亂之既定則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則宜繼以致化子華之宗廟會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樂熙熙然遊於唐虞三代之世矣曾晳之春風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興歎

又曰聖賢教人必不使但爲空言今人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爲何義也

何義門曰曾點非自喜見許具以夫子爲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胷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閒也正狂者進取處未可以它日行不掩言疑其夷然不屑一往放曠爲樂也

陳器之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曾點胷次正如此子路參得此透時即油然天理呈露無許多麤硬氣矣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行此堯舜氣象

許白雲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掐一豪私意於其閒則氣象非堯舜乎

陳安卿曰曾點祇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

踐處又悪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悪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又曰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胷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之意如與衣狐貉者立與朋友共悪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黄東發曰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如何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荅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悪意於世者也故

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荅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歸詠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荅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

彭彝罔曰夫子聽諸子說事功時點忽說肥莫樂事正動夫子與時偕止之意故喟然一歎而倂許之點疑夫子所與在此不在彼幾落巢許窠臼此狂者之過也夫子兼與之進之以與時偕行事功亦何可少也聖門必如顏子方是中行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誥謹案黄氏彭氏解與點與集注異邢疏云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此二說意近之黄氏又曰後世虛談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遁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其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禪學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數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點

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案黄氏蓋懲虛談好高之弊故不滿於程子之言而論之如此近世說經者多取之然程子豈不知曾皙之不可同於堯舜孔子者其意蓋謂點之所志有堯舜氣象非謂點與堯舜同也且繼

之曰行有不掩豈謂其與堯舜易地皆然且明云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是其同於老安少懷之志亦不過知之耳豈謂其與夫子若是班哉黄氏之言過矣朱子於此辨之已愼之又愼勿庸再爲過慮菩乎陸稼書之言曰大抵聖賢伦用必有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眞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中庸戒謹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說者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倘若恐異端之倘一槩不敢說則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咎燧人之鑽火也

崔後渠銑曰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歉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脊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媿於物矣豈若黄華般若爲禪機哉

王船山曰聖人之道靜而不挾一能以自恃者動而不遺一物以自逃於虛則在天下而爲天下在一國而爲一國凡國之兵農禮樂皆因其緩而緩之因其急而急之質不爲麤文不爲精求而順應如其量而不盈則有邦而治之亦春風沂水也於春風沂水而見天地萬物之情者卽於兵農禮樂而成童冠詠歸之化惟其高明之致冒物理而若忘乃以精微之極察物理而必盡道盛於己天下無不可爲故無必爲之心德充於內出處有各得之宜故無望得於人之願三子能實而不能虛則大中至和之精意以失曾點能虛而未能實則用行舍藏之道未信諸己故許曾晳以廣三子而與三子之爲邦以正曾晳要使不知何以之念不凝滯於胷中則何兵農禮樂之不中於禮其所以進四子者有淺深而其理一也

又曰朱子謂三子不如曾點之細又云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衹此可息豈兵農禮樂反是末是枝葉春遊沂詠反爲根本哉又豈隨事致功之爲麤而一槩籠罩云之爲細邪看此二段須尋入處身心無欲直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讀語

錄者須知清明在躬時有志氣如神事方解朱子實落見地

又曰集注云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須先教心直得無欲此推勘得精嚴蓋凡聲色貨利權勢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謂之欲乃以三子反證則彼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禮者豈聲色貨利之先繫其心哉衹緣其預立一願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爲之則其欲遂不得如此而爲之則長懷悒怏歆羨卽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當如此或且不當如此或雖如此而不盡如此者則先爲願欲所窒礙而不能通以此知夫子則何以哉一問緣其不吾知也之歎原有悒怏歆羨在內一面且教其自揣其才而意實先

知其無可與而忠奪之也弗云則何以哉後云爲國
以禮言及於禮則豈欣欣戚戚忠以天下利見吾才
者之所得與哉如夫子相魯卻萊兵墮郈費豈非聖
人大道之公三代志中之事然使云我願墮三都服
彊齊則豈復有夫子哉惡三都之偪彊齊之侵陵而
不因其勢枉可墮理枉可屈徑立一志以必欲如此
即此是人欲未淨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節
之士功名之流枉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力十九
不成便成亦不足以致主安民祇爲其將天理遏事
以人欲行之耳

陸稼書曰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
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隨時隨處
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豪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
高明廣大處有一豪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
處有一豪欠缺萬目便不舉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祇是見得未
能行得若三子之於兵農禮樂視點之見狹且麤矣
然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即是點所見之境界
但自知其未能信其節志處亦高於點

又曰篔山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
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
不同

王船山曰曾點未便做老莊祇怕其流入於老莊朱
子於千載後從何見得祇看其春數語如此斬截不
於上面添一重變動亦可以知其實矣不然則謂之
天理流行豈非誣哉天理人欲祇爭公私誠僞如兵
農禮樂亦可天理亦可人欲春風沂水亦可天理亦
可人欲纔落機處即僞夫人何樂乎爲僞則亦爲己
私計而已矣莊子說得輕爽快利風流脫灑總是一
機字看其說大鵬亦不逍遙斥鷃亦不逍遙則兵農
禮樂春風沂水了無著乎處謂之不凝滯於物曾點
所言雖撇下兵農禮樂爲不屑然其言春風沂水者
亦無異於言兵農禮樂則在在有實境在在而不慊
其志矣不慊其志者不慊於理也無所逃匿無所弄
玩則在在有實理者在在無僞也此豈可與莊周同
日語哉聖人誠明同德曾點能明其誠而或未能誠
其明老莊則有事於明翻以有所明而喪其誠此三
者區別自是黑白分明緣曾點明上得力爲多故懼
從明者之且入於機而用其僞故曰怕其流入於老
莊

金誠齋曰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
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
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言是亦二君聚會故
以會同言之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
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此會同之小者也
至於數君十餘君聚會不於廟而於壇則會同之大
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併會同之證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賢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併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

陳心叔曰案周禮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有元端素端則元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注云端者取其正也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

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故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袪侈則元端之袂必端許謙氏云端衣名也布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是也古者端衣或配以冕或配以冠玉藻云天子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大戴記云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云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此配以冕者也冠禮云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左傳云劉定公端委以治民又云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晉語云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周語云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此配以冠者也夫周禮謂元端爲齊服然諸侯與士又以爲祭服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元是也大夫士又以爲私朝之服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是也天子至士又以爲褻服玉藻云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是也卿大夫士又以爲朝服其視齊祭之元端特易其裳耳凡爲擯相者當服朝服聘禮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是也故公西赤云端章甫願爲小相而陳詳道乃云齊祭之服尙元若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其意蓋據儀禮云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云主

人朝服既冠服元端襍記云公襲朝服一元端一皆以朝服與元端竝言故謂元端非朝服也蓋不知齊祭之元端上衣下裳俱用元非齊祭則其元端乃衣元而裳不必元也朝服之衣用元端而尊卑以裳別豈可謂元端非朝服而不可以擯相也哉

黃薇香曰服用元端冠卽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蓋大夫不服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惡大異取其爲丈夫之美偁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章甫卽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

論語先進第十一 畢

渼澤 王懋晋 學
男 用誥 述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語類可學錄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又若海錄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又可學錄 一於禮之謂仁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二物

又學蒙錄 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何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內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問克者勝也不如訓治較穩曰治字緩如捱得一分亦是治捱得二分亦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之

又僩錄 問克己是就發動處克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又推錄 問人欲則易見恐自爲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且從易見者克去又理會難見者今且將義利分一界限緊緊走從義邊來其間細碎功夫又一

面理會
又植録人祇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卽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之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卽是克得未盡非未能如尸之時不繫人欲也須是立一界限將未能復禮時者都作人欲斷定又曰禮是己本有者所以說復不是待克己後方去復禮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此一分天理問所以謂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有準則著實處曰祇說理卻空去矣禮是天理之節文敎人有準則處
又必大録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又不知何氏録克去己私固卽能復天理非克己後便都無事惟是克去己私矣恰好著精細功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不祇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自然之規矩準則
又賀孫録固是一克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此須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佛家儘有能克己者謂之無己私可也然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敎所以以復禮爲主
用語謹案克己則禮自復語本明道程子朱子始從之而後乃詳辨之蓋論理欲消長之機去一分己方復一分禮必克己之至而後爲復禮之盡謂克己則禮自復固無不可若

學者用功專言克己而不言復禮則流弊滋大故朱子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自謂說得太快又謂明道云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亦說得太高明李諸儒多主克己則禮自復之說亦樂其直截耳
又賀孫録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略用功夫便一日能如此須是積功夫到此
又寓録眞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告仲弓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

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又謨録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著實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實能盡此理仁義禮智無一毫欠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偁之理
又淳録聖人說語甚實不作空談故伊川說天下歸仁祇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
又明作録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功夫祇在勿字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

又不知何氏錄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類功夫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此類功夫卻難視聽言動有少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又錄心術間微有非禮處亦須淨盡截斷顔子力量大聖人敎其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顔子是進步與之殺敎仲弓以敬恕是敎其堅壁淸野截斷路頭不令賊來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涉意坤道是堛守意曰亦祇是一理聖人敎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

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顚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

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豪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它人之所以得與哉顔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顔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顔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

仁之爲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麤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顔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孰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

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朱子文集（答連嵩卿）天下歸仁說攷經文及程氏說祇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偁其仁如宗族偁孝鄉黨偁弟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掩矣人亦必以其實而偁之又何歸仁之有

又（答潘叔昌）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拔羅技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

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又（答陳明仲）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又（答石子重）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許白雲曰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為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之仁

羅整菴曰顏子克己復禮殆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為一矣若天資學力去此亘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功夫

又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耳有我之私日勝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

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

孫夏峰曰禮者大中至正萬物各得其理之謂立定一主宰不於無聲無形中問本體而於有條有理者見本原也克己在心初起念時用功說禮不說理者用功不得離顯然之條理也

王船山曰案往復反也反猶撥亂反正之反慶源謂猶歸也非是春秋穀梁傳云歸者順辭也易辭也其言復歸則難辭矣於此不審聖功無據蓋將以復禮為順易之辭則必但有克己之功而復禮無事一克己即歸於禮矣夫謂克己復禮功夫相為互成而無待改轍則可即謂己不克則禮不復故復禮者必資

克己亦猶之可也若云克己便能復禮克己之外甚別復禮之功則悖道甚矣可云不克己則禮不可復亦可云不復禮則己不可克若漫不知復禮之功祇猛求己克之則何者爲己何者爲非己直是不得分明如匡章出妻屏子子路結纓而死到妻子之恩生死之際亦拼得斬截則又何私欲之難克而詎可許之復禮邪佛氏亦祇墮此一路直到勦絕命根煩惱斷盡而本甚禮以爲之則則或己或非己之際嫌不別微不明甚典刑甚秩敘將一切與己相干涉之天理都猜作妄若聖學之所謂克己復禮者眞妄分明淊則不遠自甚此病也然則復禮之功何如精嚴何如廣大而可云己之既克便自然順易以歸於禮乎

精而言之禮之未復卽爲己私實而求之己之既克未卽爲禮必將天所授我耳目心思之則復將轉來豪不虧欠斯有一現成具足之天理昭然不昧於吾心以統衆理而應萬事若其與此不合者便是非禮便可判斷作己而甚疑於克故曰非禮勿視云云聖人扼要下四非禮字不更言己卽此可知

李厚菴曰仁之所以爲仁者心存而理得之謂也心存則一元之善於此在理得則大公之道於此行此仁之成德然也禮由仁而生故由禮可以至仁敬者禮之本也主乎敬則心存矣節文者禮之用也合乎節文則理得矣此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也然人所以不能復禮者形骸爲之累也爲氣所拘則昏爲物所引則馳必也勝怠以振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必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克己所以又爲復禮之端也

彭鲁岡曰己者非禮之己也非禮不止是欲甚欲之視聽言動而稍不恰當卽爲非禮故必克去非禮之己然後純乎天則而天下歸仁焉

陸稼書曰克己一己字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臣弟友仕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雖各有輕重淺深分數之不同然有一分便障一分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祇是能將此己去得淨盡甚處容留

自聖人以下皆以此己去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又曰克己是行之功夫顏子平日知之功夫大略已盡此處祇重在行集注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歬後說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

楊賓實曰克己謂省察而克治之也於日用閒尋常言行提撕照管屬敬一過乃涵養之事至義利善惡之介精察力行屬戳一過乃踐履之事

陳安卿曰一日克己復禮當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在顏子剛勇一日亦眞足承當若學者功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效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曹月川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滿腔子

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用之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胡敬齋曰或問顏子克己復禮何以天下皆歸其仁曰物我一理人己一性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爲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蔡虛齋曰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
魏庸齋曰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王船山曰經云一日克己復禮非云一日己克禮復克己復禮如何得有倒斷因以言其動物之可必故爲之辭曰一日耳乃天下歸仁亦非圖其一番贊歎便休特在本原上做功夫便終身亦祇依此做宏別甚宅盜故可歸功於一日若天下歸仁之盡境則亦必其克己復禮之功甚有止息而施爲次第時措咸宜然後天理流行人心各得也天下歸仁不可以一日爲效之極克己復禮其可以一日爲德之成乎所以朱子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一段以見天下歸仁非功成息肩之地而一日之非爲止境
金仁山曰案呂氏克己銘曰及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欵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萃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祇坐想終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己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祇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祇以克己復禮爲想象如此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略甚干涉視聽言動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眞能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
用詰謹案以歸仁爲萬物歸懷近儒猶多從是說者金氏宗朱子詳辨如此學者所宜淡玩

袁蒙齋甫曰克己復禮大綱也又有條目焉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夫惟非禮勿視聽言動甚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葉知道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萃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則
高景逸曰顏子沈潛細密知己之蟠根固漏竇多正在節目細微點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在視聽言動之先與視聽言動爲一非此卽勿之非簡檢於視聽言動之謂也大綱

上克己手勢重細日上復禮功夫密綱如開挪目如守成顏子得視聽言動之說便刻刻有事矣故曰請事斯語

焦廣期曰視聽言動乃人心用事之會故易流於私欲必隨其感物而動處審察幾微而克治之以復於禮所謂道心爲主人心退聽

朱止泉澤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爲仁緊要處固乾道也坤道亦然違悖之視聽言動人所共知者泛泛之視聽言動心理不相管攝亦非禮也須是終日終夜無泛泛之視聽言動鎭如喬嶽防如關津然後主宰分明無視聽言動不相管攝處微哉知之止之其亦難矣

彭磬岡曰四勿之學逐念省察數曰爲仁之勇如顏子自有拔本塞源之功不遠復省察亦所不廢

劉直齋曰程子四勿箴切而詳矣要知仁統四德然成仁功夫卻在義禮智四非字即智四禮字是禮四勿字即義三者備焉而後仁在中流行而不息

又曰視聽言動兼大小俱在內所謂忠恕敬恕四勿內已該盡小處用敬以直內功夫大處用義以方外功夫敬以直內是培養本原之事忠也義以方外是推心及物之事恕也

又曰向嘗謂非禮勿視四句須先有未發時主敬功夫在前不知聖賢培養未發祇於日用小事檢察便透入不睹不聞不言不動一層別無靜中涵養之法

合九思四勿三畏觀之便見此三章皆就已發處言而所以培養未發者已在其內故功夫分動靜不如分敬義爲渾成也

張楊園曰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子事乎曰此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言多有此故曰聖人之言猶天地也

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純熟後即上達天德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金仁山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從二仁字從人而旁從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

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注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

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卽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注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

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於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閒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卽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又梅杏之實有此仁是元初之種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語類（僴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此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到此方住中閒閒斷不得效驗到此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

之全而無虧欠

又（時舉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功夫在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未出門使民之前要有功夫否曰未出門使民時祇是如此惟是出門使民時易得忘失故愈著用力也

又（必大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

又（琦錄）問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彊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

心若其眞心既已犯臯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不理會忠而徑爲恕其獘祇是姑息不能盡己故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又推錄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是保養在此未能保其無人欲若久之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

又洽錄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袁蒙齋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淸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於家邦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己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

魏鶴山了翁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如謂敬而未仁是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

王魯齋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於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於外有以推其愛之理

胡敬齋曰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

孫夏峰曰聖人論仁俱從應用處操存此心出門使民以至人己家邦處處與天下相操人情物理上透不過畢竟功夫有漏六句非一片小心是一片眞心能行於天下爲仁

王船山曰仁者心之全體也卽心之大用也立其體而以一心涖天下曰敬達諸用而會天下於一心者曰恕敬非因事加謹而以無忘荒於事之謂也物有去來而天理之儼然在躬者境無紛寂而一致事有

大小而天理之森然在弄者物無輕重而同幾以見大賓忠之其莊肅而不敢肆賓使之然也出門未有酬我以揖讓者而恆不失吾見賓時之悚惕乃以見威儀吾所固有而動止皆有不可踰之閑以承大祭忠之其誠恪而不敢弑祭使之然也使民非其忧我以明威者而恆不失吾承祭時之穆皇乃以見忱恤吾所固有而愚賤皆有不可欺之素斯以爲敬仁者之敬所由異於即事之加虔也恕非於物求情而以矜容其不逮之謂也人有所欲吾無以知之而反勘之以所不欲則心爲之惻惕人有所不欲吾抑無以知之而內省以己所不欲則心爲之明通今即己所不欲者忠之悚然於身心交困之不能安則不忍之情即因是以勃興而逆施之心以止暘然於物我各得之無所彊則無私之理原無礙乎竝育而平施之道以立斯以爲恕仁者之恕所由異於怙恩而加物也

又曰言出門則統乎未出門言使民則該乎使民之外此與無衆寡無小大一意聖人是揀極易忽者言之以見心法之密見賓承祭方是常情加謹之地出門之外有大廷廣衆順逆不一之境推致於雖之夷狄使民之上有入事父兄出事公卿無限待敬待愛之人則此所舉者極乎境之靜事之微而言也謹微愼獨該括廣大

朱柏廬曰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敬德之聚也

張楊園曰顔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顔曾言未嘗及此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之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進學之基也今人併顔子好提喟然一歎併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李厚菴曰顔子資高而學到故夫子直以克己復禮告之其問誠明兩進敬義交立顔子自能喻之仲弓未如顔子故分段詳說見賓承祭是主敬是存誠不欲勿施是從義是行恕由此而進之與克己復禮同歸然而言之詳略異矣

楊賓實曰出門如見二句是主敬持養以存誠己所不欲二句是省察克治以謹幾此學問大頭腦

何義門曰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自無不敬所謂涵養功夫也但學者須從出門使民時著力方有實地據爲功夫下手處仲弓所爲請事斯語也

潘彥輔曰求仁者求不忍之心也不忍之心或昏而不見則必先從不敢之心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敢之至也而不忍之心以全故禮者仁之形也學者終日求仁人心道心體驗微茫知有禮而仁之形體以見出門使民二語守禮以致敬而已矣而惻怛慈愛之心乃盎然而不可遏焉此所以雅言

執禮早言仁而仁自在其中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朱子語類（時舉録）仁者心常醒見事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爲之難故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睡不見事理便敢輕說

又（明作録）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者是其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又（端蒙録）學者千章萬句祇是理會一心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許白雲曰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

高景逸曰此難字非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輕出聖人看天下事無一是我能者看君子躬行之事無一是有於我者其難其慎爲亦如此言亦如此輕浮恣肆之意融化無存厚重凝密之體造次不失此即是仁

鹿伯順曰其言也訒牛祇當訒言看便小夫子點出爲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訒有所以訒千古神聖亦祇爲之難盡之豈緘默之可倫也

又曰子臣弟友爲之著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爲之難而言自訒之本相

李厚菴曰告牛者雖又與顏冉殊而理則不異蓋常存乎難之心者敬也必力行乎難之事者義也常存乎難之心則檢身不及而無易由言矣必力行乎難之事則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朱子語類（可學録）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朱子文集（答余彝孫）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

輔漢卿曰於吾之德少有疵病則不免於憂懼矣憂是氣索懼是氣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意同

孫夏峰曰憂從中來懼自外至總之皆因有疚即彊爲鎮定而神不恬氣先靡矣內省不疚者中庸之無惡也大學之自慊也此是聖學

潘彥輔曰內省不疚由於爲己若爲人而不爲己則是無志之人無志之人無處無媿怍

陸稼書曰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敎之也至矣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媿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媿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眞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想此時司馬牛事勢已危急然祇

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行尚可救得卽不然亦於心無媿若爲憂懼所擾不但累心勢必立脚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祇有此一條路並無別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蔡虛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祇在天命二字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趙格菴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輔漢卿曰持己以敬而更無閒斷仁也接人以恭而各有節文禮也仁者愛人故人常愛之有禮者敬人故人常敬之此所以如兄弟也

饒雙峰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閒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潘彥輔曰敬而無失論語言之然則敬尚有失乎曰敬是居其行非義不可無失者言敬以包義

孫夏峰曰天地閒祇有理數二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理盡之己然必盡其在己方聽其在天

又曰善處兄弟之閒者常帶一二分寬處而後感格變化始有其機看四海皆爲兄弟則自予以寬然後予人以寬不至徑路偪窄使人無餘地以自容也

張楊園曰君子之遇橫逆祇是誠心愛敬無它法也怨天尤人非自反之道消變之方弈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司馬牛於桓魋之變夫子敎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爲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王已山曰君子敬而無失四句閒說所以廣牛之意也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疏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背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

用誥謹案語類安卿錄云子夏要開廣司馬牛之意祇不合下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蓋朱子以末句連上二句意說下故譏之如此王氏此說於文義甚協且無流於兼愛之弊不必謂子夏之言意圓語滯矣

方氏觀旭曰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迨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蚤與魋爲黨一族之中戾氣幾徧惟牛凄然孤立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

奔之後蓋魋等叛逆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淡何能樂以告人即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秊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没後語如檀弓曾子曰商聞之矣之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朱子語類蕭錄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遠字贊之

朱子論語或問譖爲毀人之行愬爲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

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

黄勉齋曰集注所謂遠特指明之遠而言蓋不爲目前之言所惑而深究乎人心之微此所以爲遠

林次崖曰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人所以不行處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

宋羽皇鳳翔曰家庭邦國無處不有譖愬同室相鬩骨肉參商皆此輩爲之非設爲之辭也

陸稼書曰此章與子張論明謂祇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爲明其暗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譖愬者最多二者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閒而可入無隙而可乘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爲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爲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

汪雙池曰夫子言此正使之患所以能不行之故而有得也又恐人情切近無以厭好高者之心故又申

說加一遠字蓋不蔽於近則已無幽不燭無遠不至譬如日月之照何遠如之若有心求遠則以心逐物照遠遺近照此遺彼不能遠矣蓋從心體用功則明自能遠以心逐物則近者先蔽好高何當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朱子論語或問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

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

黃勉齋曰夫子初荅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金仁山曰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附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死生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苟爲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

崔東壁曰夫子告仲弓者爲長官之要圖告子貢者治一國之正務民非養則不能教舜命稷先於命契孔子告冉有亦先富而後教故以足食先之然當春秋之世列國兵爭疆場頻驚民不得安其居非有以自固不可文王四友所以必兼有禦侮也故以足兵次之然足食足兵皆爲教民之地非若戰國諸侯徒以富國强兵爲得計也兵食足而不知信何以異於禽獸故歸之於民信而政始成三者皆備治國之事全矣而子貢復問者欲分別其輕重故也以去兵去食告之然後知足食足兵皆所以開敷教之先不如是不可以爲王道

顧亭林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士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艸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

道乎

用晧謹案顧亭林云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言說固有本然不如集莊之武備修兼車馬器械簡閱訓鍊而五兵亦在內汪雙池曰去兵者綏圖之意省其車馬器械止其蒐苗獮狩休息民力節省國用以使民得專於務食也周理衷曰如爵爲齊難而佗邪中此益兵也反是而減其卒棄綏其徵發卽去兵也得其旨矣

李恕谷曰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去兵張巡枵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蓋食足信孚雖空拳持挺可使撻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

與圖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倍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聖人論政圖安則無危盡常則弭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焉

王已山曰國家爲政合下總是爲民信者民之所恃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足兵固爲民計卽去兵去食亦爲民計此正自古聖賢扶危大手筭佗腐頭巾呆語看

焦廣期曰子貢知信爲尤重未能遽見其所以然故一再問之夫子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然後知不因死生存亡而稍有回徨不遽之志非聖人不能言之如此直截也伯夷叔齊相讓而逃不因有中子故得兩全及孟子與桃應論舜事正是一理可

以參觀所謂天下無難處之事者正以衆人利害私見略無足以牽擾之故也

陳幾亭龍正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忠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其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荅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

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朱子語類明作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錙若虎皮羊皮雖除去毛畢竟自別使一君子與一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

黃薇香曰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用也爲語助辭下篇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皆同

王船山曰子貢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自無病病

在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二語質之爲義以商尚質忠之質與文都是忠敬做出者質是一色文是異色質是實質中用者文是分外好看者所以君子忠敬之心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而君子之質則已大異於小人之質矣故朱子曰虎皮羊皮雖除去毛畢竟自別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旣不但以毛別且亦不但以皮別徹底自是分明豈一除去毛便可云虎豹猶犬羊哉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此說自通抑云質不可離於文則舛甚矣離文自有質若去毛自有皮也知此則足以知子貢差處其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但說猶固未嘗不可有輕重本末之差若云本猶末也末猶本也亦何不可蓋本末之俱有而不可甚者一也而本自本末自末正自差等分明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與質所以將此忠敬之實者以內外本末言之則同爲因物顯志継起之事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則同爲忠敬所麗之物是以商之尚質以質之可以盡忠敬亦猶周之尚文以文之可以昭忠敬也如此說更有何獘特質如皮文如毛忠敬如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以本末言之則忠敬爲主質近內而文近外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則同此一虎豹毛原不害於皮但須有皮而後有毛同此一君子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旣盡其質而後聽生其文則以質固可又別以文則以文非遂甚則以質不得竟以質而甚文者爲同於犬羊耳

汪雙池曰質重文輕非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是人須以質爲本文特以行之曰文或可少而質不可甚文不可過而質則必欲其全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攷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許白雲曰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曰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甚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旣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旣定則量入爲出一皋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甚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鹿伯順曰哀公如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言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譏增加至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姚惜抱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猒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饑歲乎公曰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己苟第欲足己而已則求實無猒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

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國語召穆公曰其與能幾何言王自謂能弭謗然可謂能幾何邪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昭十七年傳梓愼曰其與不然乎解竝同之有若言百姓足卽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謂足也故注云君民一體也

黃薇香曰注言節用言穀祿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恉也國以民爲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慮有子勸行徹法絕豪家之侵占復浮戶之逋亡無曠土無游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開獻豜私豵躋堂頌壽

而正供罔缺公句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衆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茭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日强外患自息悉索敝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國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

又曰集解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案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

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什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耡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

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卽旅師所謂耡粟貢法不偕民力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卽旅師所謂屋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自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斟酌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內郊外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收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資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多寡之分所取均是十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式三謂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爲天下之通法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

徐新田（卷原）曰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

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中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卽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之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所異其名以成一代之制而已譬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豳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孟子以爲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公田而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法可知

王船山曰集注之言徹法在論語則以爲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在孟子弃則以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後則以爲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以實求之孟子集注之後說較長而論語注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論語孟子二經而外它不多見要與貢助同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政也鄭氏考工記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

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盲尋鄭意蓋以畿內與邦國皆內貢外助此處鄭未言畿內之都鄙用助法以地官注推知之貢助之名有九一什一之別其實則通內外皆什稅一是通法也故論語注曰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詩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則孟子集注後說塙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者也

用詰謹案朱子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之說後儒多不從之王船山全遵康成黃氏徐氏言所以名徹之義雖小有不同然大致亦依鄭

注趙岐注孟子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徐氏謂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義蓋本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朱子論語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朱子語類植錄主忠信且先有本領方徙義如此德便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矣徙去何處如何能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卻又固執

王船山曰忠信是德主忠信是崇德義是德徙義是崇德不倚機權而立其誠不守聞見而必揆夫宜則所崇皆德誠日敵而義日富則能崇其德心極忠信而行無不宜則其德崇矣

張楊園曰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消去慝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徙義便有修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辨慝將日滋雖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首

又曰惑之大者在忿慾懲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窒之功在辨之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切實爲己功夫在此

陸稼書曰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主忠信徙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

楊賓實曰主忠信徙義以忠信之心徙義也非有二時修德講學徙義亦然易言敬義亦謂主敬以精義集義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汪雙池曰政以正倫爲本此千古不易之理夫子告哀公曰修身以道論衞事曰必也正名非徒以對景公也而在景公則可以淡長忠矣聖人言近指遠大都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黃勉齋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蔡覺軒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

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孫夏峰曰片言能服人蓋由平時無片言之欺人也子路之果由來素矣故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汪雙池曰此偁子路有服人之德非偁子路有斷獄之才也鉤距以致民隱則非聖門所尙矣無宿諾亦平日忠信明決之一端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王船山曰盡其誊之之理而人可以自得而無求正其敎之之道而人皆有恥心以自閑而且德修於不言不動之地以成乎興仁興讓之風則不待禁止其爭而民志自喪斯古之帝王所以化民成俗而盡元

后父母之道者也夫子所期者在是故輕刑名而崇德敎葢有志焉而何暇與今之從政者較得失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子語類時擧錄居之無倦是要此心長在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是事事要著實故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
黃勉齋曰居之無倦則心常在事而患無不周行之以忠則事本於心而用無不盡二者爲政之大要有志於及物者當以是爲法則雖不中不遠矣
馮厚齋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害事不倦雖一日萬幾可也倦則居家事亦不理矣堯

倦於勤遂遜於舜爲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孫夏峰曰君子常欲以有餘者及人小人每至以不足者忌物故美者君子所有而小人所無也一成一不成各自省其本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吳可堂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季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荅之如一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亦不特告康子爲然

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李二曲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定世之急務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風既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近代辛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圖治者尚其鑒於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汪雙池曰政刑亦以輔治殺非可廢然所藏乎身不恕自不能以喻諸人而徑曰殺也康子之心乎虐矣欲善則民善依然子帥以正之語而又詳言感應之機如此其示之也益深矣

陸稼書曰欲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於善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朱子論語或問以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說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朱子語類（雉錄）達是退一步者聞是近前一步做者退一步者卑遜篤實不求人知功夫到自然能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又（賀孫錄）質是質實質就性資說直漸就事上說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此皆詳細收斂功夫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祇是麤謾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此章大意不出一名一實

又（時舉錄）察言而觀色是實要做功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去更不看人之意信受不信受如此則是自高不能謙下於人實做功夫也

又（僩錄）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之意思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和順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如此周徧詳密

又（燾錄）聞者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色取仁而行違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是放出外收斂不得祇得

自擔當不放過此其所以篤虛而無實行也

許白雲曰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

王船山曰察言而觀色是聖人見得天理爛漫充塞剛閒處惟此理日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閒故其幾自不容閟而理以人爲麗幾以人之言與色爲徵祇在此觀察得去則自然極乎人情而順乎天理矣祇集注審於接物四字極妥抑云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亦未當理人之言與色其喜怒從違亦不齊矣未必其喜且從者之爲是而怒且違者之爲非也舍在己之權衡而一聽於人又奚當哉曰察則詳加審辨之謂也曰觀則非常瞻視之謂也卽天下之人因不可揜之幾沈潛而加警以觀察焉則不特吾之是非可卽喜怒從違以知之而凡天下之人情物理其爲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無不皎然如黑白之在前則雖凶人匪類言必與惡相取色必與戾相應而吉凶善惡誠不可揜之幾亦自此見矣故吾之接之者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邦家之達不可必哉

用詒謹案此說察言觀色不專主語類證己是非之說而於審於接物中尤足見好義精微之詣

張楊園曰既曰質直又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則斯人之徵其不可與處者寡矣

又曰慮以下人則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

汪雙池曰義是敢嚴之事質直好義則內直外方非以圓通爲合宜也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尤好義細密處觀於人所以反於己不敢自足於己自不敢多上於人也此卽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之意德義人心所同故苟有實德則人自無不信服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朱子語類賀孫錄人祇有此一心若一心做事又有一求得之心便於此事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此條心路祇一直去更無它歧分兩邊便不得

又時舉錄有計較功效之心便是專爲利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此意思便高遠爲小利害討小便宜此意思便卑下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又僩錄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外面它人過惡祇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檢點它人於己便疏心便麤矣

輔漢卿曰計功爲利之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爲輕喜何德之可崇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

積而不自知也
許白雲曰攻人之惡心祇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巳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善不能相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林次崖曰修慝功夫祇是慎獨
張楊園曰人之惑處多端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此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援之於義理而任巳甚之情鮮不爲惑
又曰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黄薇香曰惑生於情之蔽荅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

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云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熾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朱子語類時舉錄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問聖人說用

則體在其中曰尋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體中流出也
又僩錄仁知一是慈愛一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仁知合一處仁內有知知內有仁
胡雲峰曰知人愛人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何義門曰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所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別必慎擇以風示之使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

所不周自上句固知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內有知也能使句則所謂知內有仁也
汪雙池曰舉直錯諸枉不特舉錯足以勸懲蓋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舉直任賢則賢人之設施其惠養教誨尤無所不至天下可化成矣聖人汲汲於知人則哲無非爲愛人計也
王船山曰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吉甫而朱子取之乃程子及和靖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尹氏之言特發程子之意而分貼經文尤爲清切其云不獨欲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爲其事者選衆而舉之事

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簡大則疑淺簡則疑疏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爲愛人而知爲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日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日求知人而人終相惑以相欺此遲所爲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叟甚罔然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有枉者起飾惡爲善矯非爲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爲

所惑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直枉爲斷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於是不相掩於惡不相匿於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則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非於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忒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方也以此通乎仁之愛人近譬諸己以爲施濟先篤其親以及於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乃方者事所從入之始功也始之爲方者約而繼之爲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遲之所爲再疑也今使規規然舍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

以求之則是操術以淺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權或以纖用而不給於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徵其必然者既可以證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則非一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始終包遐邇無不富有於兩言之內則方者即事而非僅其從入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爲之次第條理爲要爲詳統無不喻故曰包含無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盡乎賢不肖之辭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於枉賢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乎賢者亦但極乎直故皋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備之德總以無所掩冒者爲盛故舉直者必若舉

皋陶伊尹而後爲極致則始以爲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事則極直之致於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要不可謂於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舍近者也而後知人之事洵無異量則可無憂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

用語謹案此不從曾氏知以成仁之說而發明外注程子尹氏意解此章語意極爲平正邢疏皇疏亦皆以樊遲未達爲未達知人之說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朱子語類錄　問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朱子論語或問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演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饒雙峰曰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胡雲峰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皆惡乎數亦皆曰不可則止善事君者必以道事之而不可則止爾善待朋友者必忠告善道之而不可則止爾未可止而遽止非忠愛之道也

王己山曰程子謂誠有餘而言不足朱子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因告而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用善道內外兼盡盡此忠也即通不可則止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袁蒙齋曰聖門所謂文非辭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告顏淵曰爲仁由己今曾子取友以爲仁曰輔之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臣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

張楊園曰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來又曰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即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闊略者則進之以縝密之類若祇據一己之所見而槩施之即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徒爲損友無益也

劉直齋曰文者禮樂法度刑政綱紀之文當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憲章文武教門弟子以此講學以此修德如所謂兩君相會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君子於是知仁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若如近世之文浮靡放漫可爲輔仁之具哉

楊賓實曰二句各有實義而條貫則一講習以明善歸於實踐以誠身資友以析疑解惑即資友以進善改過事有序而相因也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成於樂是即文之教也學詩樂而期於性情和平學書而期於善政宜民學禮而務於節文得中是即求仁之事也朋友講明勸勉大約不出乎此

焦廣期曰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密慮精思相與攷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

然以爲踐行之地此卽所謂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祇俗講學以會友而惟務誇多鬬靡甚至競爲新奇之説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叓何輔仁之可望

論語顏淵第十二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朱子語類寓錄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

又賀孫錄凡以勞苦之事役使人己須一面與之做方可率之如勸課農桑等事須是已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其勾當方得

饒雙峰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不便於己之事所以易倦況子路勇

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夫子以無倦勉之

王宇泰曰問勇者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倦曰喜於有爲祇是意氣程子云此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喜無所厭祇平平常常爲之始是無倦是爲可大可久之事業是蕩蕩平平之王道

鹿伯順曰論政而以身先非好爲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天地間不易之機竅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以難者政以易倦也先勞豈一二日可報最者請益二字原自不患目

孫夏峰曰上下文祇一意聖人非因子路所長廸以先勞是萬古治亂盛衰之所繫非因子路所短益以無倦是萬古自治而亂自盛而衰之所繫

陸稼書曰先勞兼時不然兼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處變先勞不專爲民而然實己自當盡之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一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朱子文集答李守約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許白雲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祇就有司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崔東壁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故小過不可不赦也庶官不得其人則雖先之赦之而亦兼無益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有一官即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畢舉周公立政之篇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也此雖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國治天下皆若是而已矣

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己之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兼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耶嗚呼大哉

胡敬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孫夏峰曰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之人至用天下之人亦仍付之天下之人總是持寬大尚體要我與天下俱遊於簡易之中

汪雙池曰夫子告它人爲政皆矯其所偏此告仲弓爲政是成其所近先有司赦小過皆寬洪簡重之道也

又曰仲弓慮兼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亦是心胸大處及夫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廓然大公仲弓之慮適見其小矣祇我知我舉人知人舉便已兼所不包謂人咸我好德之心而各舉亦可謂人知之而告我亦可謂我所舉之人汲引同升亦可即我未及舉而它人舉用亦可總之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主一偏徒見紛還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語類植錄事不成是蹉說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並此理亦無矣禮樂是事之理安頓得齊整有次序便是禮無乖爭之意便是樂

又太僩錄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

又寓錄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父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興刑罰如何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

又安卿錄問胡氏之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之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熹嘗問李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祇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祇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豪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鼻愈大

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辠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祇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裏至裏祇是一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它方是直截

毋蟬菴觀祖引劉氏曰或問孔子正名當何如曰使衛君虛心待夫子爲政人不與適政不與閒惟惓惓於父子一本之巨感動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翻然悔悟迎父瞶而遜之位蒯聵卽晏然受之猶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

一叛父也舍輒而立聵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非爲蒯聵言當立也蒯聵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亦事是重之逆也使蒯聵稍有人心旣反國而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幾名分澌而人倫正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所廢以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公子郢周天子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爲霍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子矣何必郢賢然而衛雖待正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

爲善也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

王船山曰胡氏立郢之論雙峯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貴戚之卿可以據馮厚齋所攷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爲之已晩矣春秋書齊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弒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　輒之辠不在於得國而在於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偁兵以拒蒯聵卽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任蒯聵於王國可也迎蒯聵以終養可也蒯聵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爲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旣陷於辠之後弭其拒父之惡忝禰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蒯聵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爲之相則蒯聵之安於歸而就養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聵歸而不戕之曰爲臣子者何事豫爲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之爲哉

用詰謹案胡氏之說朱子集注載之饒雙峯謂若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王船山亦以已爲之臣而行廢置爲疑皆於朱子之論未審朱子荅范伯崇云進退可否祇看輒之心何如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而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又語類云須先與斷約如此若輒不能然孔子決不爲之臣是所謂夫子爲政者是輒改過遷善舉國以聽而後爲之正名也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者是輒避父辭君位不居而後如此行之也使輒不悔禍孔子決不爲衛國之政胡氏以子

路倉輒之倉爲非義意可知矣安得以世卿易位廢置之說相比而議之哉

黃薇香曰蒯聵無幾諫號泣之誠以刃刦母迫其父執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徵成其平日之不孝而舉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手之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聵奔晉主鞅既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所心痛者靈公既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聵於父喪未葬以讐師襲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鞅有積忿於衛因借之以誅滅蒯聵後不能止之衛人於是欲距鞅不能不距聵公穀二傳有以王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距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

蒯聵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敬弗休曰悔其可追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冄有子貢子路皆聖門高弟疑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將貽後怨而以名爲難正豈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即使輒能讓國而告之天王詢之衆議得國後非蒯聵此子路所以言奚正子貢所以直窮其怨與然則夫子以求仁責輒何也蓋聵之不宜得國公論也非輒之所得言也輒苟悔距父之非心所安惟有讓國於父而已讓國於父非己所得專告之天王詢之衆議而父之能得國或不能得國付之公論而已輒所爲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籌畫衛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輒讓國於公子郢或謂輒不得棄父讓郢祇可逃而去之或又謂公子郢後不肯立惟別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是教子路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式三謂蒯聵不諫母而忍於殺忌父之讐倖父之死乃依其彊大以求入此舉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縱讓國而聵之不宜得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聵以不得立之義聵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聵之怒必解聵怒既解而知己復無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爲聵計者必謂國立它君不如立子而安亯於迎養之日輒

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荅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欺已死之父以爭國輒不距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吳可堂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黄薇香曰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要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

王方麓曰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國之人以蒯聵得辠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聵來爭遂至以

兵拒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祇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爲政奚先而荅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

孫夏峰引或曰須想正名弄一層正則必不可苟苟則非正全在心術隱微反求天理人情恰當處衛輒拒父總是苟且得國總是心不正根源一壞縱鋪張治具到底事事錯亂孔子先正名卽拔本塞源之恣不如此必不可以爲政

李厚菴曰正名者如告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子路亦知夫子意有所指而遂以爲迂此所以卒事亂邦而不悔也夫夫子而爲衛則必待衛君感悟而求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顧聖人之辭從容含蓄言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諭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而不可施於事夫子言如此者正欲使其可行也夫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率作興事其誰勸之教化刑賞以何爲要不可一日而立於臣民之上矣奚其爲政哉

姚惜抱曰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它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攷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尚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肎要言於小邾叛臣始與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

路去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者豈由預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金仁山曰所貴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四方之民至焉用

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注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

陳器之曰問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譏斥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輔漢卿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

王方麓曰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禮義信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曰好正見禮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時敬服用情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惟知爲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敎爲主爲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爲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黄勉齋曰問詩三百篇人皆讀之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邪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壹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王方麓曰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之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辭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

黄薇香曰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由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舉斯民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必出於至纖至悉大學之所謂絜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胥具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使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是專對之道也專對望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溫柔雖有相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博而不闇於理雅而不病其俗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鹿伯順曰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己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

王船山曰其身正矣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利欲不能干邪說不能惑則不待施教於下而臣盡其官常民守其恆法自然化行而俗美矣如其身之不正也雖秉正以施令而習尚且成法徒勞而刑亦不畏其孰從之故爲政不在多言惟力行而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蔡覺菴曰案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季時
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二國之政
亟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
歿於越
鹿伯順曰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愼
刑甚有道也今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没夫子此歎
意微而顯
王船山曰魯與衛其不自彊力而役於大國勢之相
若也其或亂生於君臣或難發於父子亟道之情事
亦相若也乃自其政言之則先王先公之典皆出於
文武成康之制而姦邪雖執國柄猶多君子以存其
典禮而不敢過爲變法亂紀之事誠得而爲之以變

魯者變衛可也而惜乎其不知救將絶之治統於十
一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語類錄謙之　公子荊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
爲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荊自合
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
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
此故聖人偁之
王宇泰曰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
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
限耳公子荊始有時僅曰苟合於心已足嬰不求完

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撙節日引月長自然富有而
公子荊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
道故夫子侑之且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金仁山曰制田里薄賦斂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
晝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
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
凡市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立
學校明禮義此敎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
而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敎
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敎

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於當行之方而不越
孫夏峰曰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辠人不樂
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
養生禮敎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
小人化其形也若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
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案
悅此語與孔子富敎之說相發明而推言其獎尤見
不可不富不可不敎之意
陸稼書曰庶哉一歎是老安少懷之心富敎是安懷
實事不庶亦應使富未富亦不可亟敎庶富敎雖有
次序祇重在富敎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
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郎

學校亦未有異民之學整理尙易此望之之意也一
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
奇贏以網利彊者必恃豪纍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
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
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襍出
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教之道聖門弟子平居必
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毋有不復問今處
古制既湮之後須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秊有成

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秊
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

張南軒曰三秊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

汪雙池曰三秊者一成之候古者三載攷績有成者
盡法制品節之詳悉裁成輔相之道政立於上民化
於下爲政者至此無復更有作爲但使敎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則漸摩日深而仁可至

楊賓實曰三秊有成成是綱舉目張未能無一民之
不仁也堯舜文王孔子若承大亂之後而爲治皆須
世而後仁正與後章王者無異非有優劣也

王船山曰朱子謂聖人爲政一秊之閒想見已荓不
好之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秊之所成者卽
其朞月所立之規模爲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
者任天下事將平日許多悲天憫人之心因乘權得
位迫爲更張祇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

落矣想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爲學一致爲學必先存
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
於敬義而愼獨之功乃以不惑爲治必先建德而後
弊可革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兎罝之野
人江漢之游女無患其雄心治志之不一向於正也
醫家有穀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悁悁然以革弊爲
先恐烏附硝黄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
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秊盛氣之法療之者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秊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
恐善人是使風俗醕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
大槩論功效如此其淺深在人善人積累百秊自能

使人與善不陷於刑辟如漢文景如此後海內富庶
豈非勝殘去殺如漢循吏亦有效陳太邱卓茂魯恭
一縣令亦能如此思其所以致此效處如何

汪雙池曰愔大成裕明作有功二者難兼使善人而
充之以學則經綸設施何待百秊而效亦不止此李
明作之人或英明太過不能如善人之循循善入故
聖人深歎善人之化也然此言也其亦以王者不可
得見而思其次抑睹當世政刑之治而惕然於中自
王者必世而仁善人百秊而勝殘去殺王者親賢樂
利可垂數百秊之久而爲萬世法善人勝殘去殺善
人一沒而治績隨驟矣蓋百秊之閒浸灌以幾一治
而無訏謨遠圖足以維持長久無盛德大業足以昭

示來玆此終以其質美未學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
而升治道於大猷也
用詰謹案上條朱子教門人患善人之質心
實政故云不必較聖人善人之優劣此論善
人不及聖人外注尹氏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語類植錄自一身之仁而言之此道理浸灌透徹
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此道理浸灌透徹
鹿伯順曰中庸悠久所以成物即此意
王船山曰仁者疴蛘相知哀樂相感之謂也王畿與
侯甸無殊治也天子與庶人無二心也君子與野人
無異意也故大禮行焉大樂興焉和同而化各安其
土而互相憂豈易言哉如有王者撥其亂反之正以
仁育之以義感之以信孚之止戈省刑生理裕而貪
戾不作必世之久化成焉然後可得而致也
黃薇香曰必世後仁者鄭君曰周自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
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君注見詩皇矣
篇禮緇衣篇正義然則王者承亂漓之後統天下以
歸於仁非三十年不可周季亦如此也漢書食貨志
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
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
制言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孟子言菽粟如水火而
民仁班氏以解此經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朱子論語或問鼂氏以為此專為為臣而發理或然
也
王船山曰士出而從政則規諫以正吾君靖共以正
同列修職以正有司守法以正百姓皆其任也上下
正而道無不行功無不立雖然豈求之君民上下哉
苟行不營私志不崇欲言必法言行必善行而正其
身矣則上不我尤下不敢慢而於從政乎何有如其
不能正其身也以私而背公以利而棄義以慆淫敖
慢而自恣則爭於廷令於野而欲以正人反顧己躬
先自媿矣人將繩我以禮而糾我以法將如之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孫夏峰曰魯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康子與冉子謀者
固政也曰有政實對也而不知失辭也夫子嘗曰天
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故一問其言而正其失曰其
事也
王船山曰上下之亂也先竊其實而猶存其名竊之
已久則並其名而竊之至於並竊其名而不忌而大
亂遂不可解君子欲正其所竊之非必先急奪其名
夫冉子所議明為魯之大政而夫子若為不知以昭
國典以正公私之名一言而大法昭焉此欲正其實
必先正其名之大義也

黄薇香曰集解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釋文引鄭君注朝季氏朝政在季氏譏因革者在季氏之朝尤夫子所譏也晉用刑鼎夫子言宜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公之典在率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紛更正當會集公朝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以抑季氏教冉有知國之舊典不可輒謀更張於私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見禮檀弓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常則臣下奉行者謂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通

方氏觀旭曰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冉有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於家臣是其證也禮玉藻云指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指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早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金仁山曰幾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若是爲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爲通定公問人之嘗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喪者夫子荅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於一言而興喪耶

用誥謹案集解引王氏孔氏皆訓幾爲近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

蔡虛齋曰夫邦之興喪亦必由於積漸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焦廣期曰定公之問猶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耳謂有易視興邦之心者亦曲說也

黄薇香曰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安居憚忠骾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朱子語類錄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

黃勉齋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

汪雙池曰葉公時遠人叛楚葉公問政蓋有意於服遠霸國餘風也夫子以得民心示之則得民心當自近始意謂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黃勉齋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鹿伯順曰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廢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李厚菴曰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未有速成者故欲速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者恆由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

殖鐵峰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意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儒敎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誇矣

陸稼書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

馮厚齋曰人之生也直蓋天理也順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爲直者楚在南服淪於夷狄無有講學求直躬而至於無父其過乃如此

吳可堂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

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徑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鹿伯順曰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祇在形迹上比擬遂至於此夫子以隱為直喝出天理之真面目蓋隱非直而在父子則直也

張芑山曰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須想其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之意此即原來直遂之本性故曰直在其中非專指容隱為直也

何義門曰何故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安耳則就其

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彭㝢岡曰何謂直曰率性直也矯性枉也故忠告善道為直激切非直也父子相隱為直暴發非直也揖讓周旋為直簡率非直也危行言孫為直激論非直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

又（時舉錄）此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私意自無容處

又（南升錄）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若有間斷此心便死在中國是此道理在夷狄亦是此道理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

又（椿錄）讀書須是自己日用躬行處著力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黏放心頭不可有少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急切處切宜體之

黃勉齋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

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

薛敬軒曰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孫夏峰曰祇在平居應事接人之間操存此心所謂隨時隨事體認天理是也程子謂是徹上徹下語若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李恕谷曰三者合則肅容以存心小心以善事立誠以接人而無頃刻之離仁其純矣

朱止泉曰居處恭三字最精最大中間有許多講習擴充省察克治涵養玩味功夫皆不離此三字起手在此結局在此非用數十年功夫透盡始終曲折不

能淡信其統會於此也

張孝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崔後渠曰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

家慧思先生曰恭與敬如形影然未有內不敬而外能恭亦未有外能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之相關一也然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接物而言則敬爲切自初學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故敬字功夫細密恭字氣象闊大先儒言恭敬之義不外乎此此章注云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四語盡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行己有恥爲使不辱君命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此章大段平實矣凡此節次皆是其要放平實去做功夫故每問皆下到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卻是問錯聖人云何足算也乃是爲其截斷也

孫夏峰曰非恥其卑汙恐行有所歉而己之分量不完不但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恥字作用即孝弟信果皆有恥中人也今之從政則無恥之流也

吳竹如曰所謂有恥非徒抱羞惡之隱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無媿而後可爲有恥之士此聖人言有恥而必實之以行己也

王方麓曰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

王船山曰士之所以爲士孝弟其本也言行其實也而所尤切者莫大於無可恥可辱之志節以卓然自

拔於流俗之中自廉恥道喪而利祿重於是乎士行毀敗雖大倫虧損慮詭喪實而猶自命爲士故聖人之取舍必嚴於此　夫子惡惡之嚴於此見之而推其貴賤之原喪亡義利而已矣義者恥之眞利者辱之本救衰世之人心莫切於此故莫重於孝弟乃利重而恩輕親可忘而於言行何有故曰人不可以無恥

楊賓實曰言必信行必果之士一則未免有徇名之心以此示義於天下一則不顧義理之安而必爲之此其品之所以不足貴也行己有恥者闇然自修不動於名又知非義之可恥而不爲苟信果焉而害於義不如喪信果也此正誠意之學閔毋乃優爲之

黃薇香曰士之一己練德練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賅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懍然於此不辱能公所恥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謹厚者雖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

又錄僩問善人胡爲不及狷者曰善人秖循循自守據見定不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終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不得中道而與之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如孔門祇顏子如此純粹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剛介有腳棍之人定立不住

朱子論語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喪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唐荊川順之曰謹厚與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己謹厚者役於物今人多以謹厚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也

張孝先曰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爲其近道也爲其可

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若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王船山曰天下之所以陷於卑下者讓古人以不可至而退處於今世是非之中狂者不屑也行所不逮志必取焉進而上取三代且不欲而況流俗之小功小名乎夫子與之引斯人以不自陷溺之志則性中高明廣大之藏尚有遇之者也天下之所以流於靡弱者殉私利以遂其欲而假託於通人權變之說狷者不安也心之所信行乃決焉所不爲者生亦不以易而況流俗之幸成苟免者乎夫子與之明斯人有不昧清夜之心則情中好善惡惡之眞尚有在焉者也

又曰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其下

過不及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在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無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爲異端背道而旁馳也中行者若不包進取與有所不爲在內何以爲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爲者道之所不可爲而不爲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爲而可以有爲自如此看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不要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欺便是中行狂者虧欠下學狷者虧欠上達乃虧欠下學者其上達必有所壅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麤疏故曰狂狷皆不及而無所過也

用詰謹案朱子云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而此云狂狷皆不及者蓋謂狂狷爲過卽中庸賢智之過對愚不肖之不及言也謂狂狷皆不及者以道爲準的而狂狷皆有所不及也卽夫子云過猶不及之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蔡覺菴曰占驗也夫子以爲無恆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恆厥德而遠恥辱矣

汪雙池曰人心與天地相似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故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自中行狂狷以及硜硜信果皆期無失本性則聖人皆有取焉若乃物欲役其心私意戕其性則本性盡失虛夸僞妄何以能常夫蓺以恆而能精德以恆而能進治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事無大小皆必以恆心主之今既無恆則自無一可爲南人之言淡可味也

唐荊川曰恆者本人心常理古今聖凡不減不增惟其有占有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公人也聖人偕一占字動其本來媿忿之念可發淡省

潘彥輔曰論語於六十四卦專舉恆者此教人主一也主一是下手功夫而歸宿亦在此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下手要主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故歸宿要主一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語類僩錄大抵君子小人祇在公私之閒和是公之同同是私之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

又時舉錄君子之心是大家理會此一公當之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亦便分彼己故有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朱子論語或問呂楊侯氏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葢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黃勉齋曰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陸稼書曰君子於人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爲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爲不和方其同而無閒之時亦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則爲和以私相合則爲同

王方麓曰宋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爲黨何哉葢號爲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固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爲黨雖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肎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寖漸而生矣自漢而唐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際則可以無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爲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淺而歎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眞西山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致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

馮少墟曰士君子立身惟求無媿於鄉人之善者足矣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善者既信其節操

又懼不善者疑其矯激善者既偁其寛厚又懼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終身不成此鄉愿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王船山曰或主觀人說集注無此意若論觀人之道則何不直觀其人之善不善而觀鄉人乎鄉人之善惡瑣屑難知一人志行分明易見故不從其說以自致得失立論

用誥謹案或問云此章之說范謝得之雖皆以知人取人爲言然是亦可以爲學者修身之驗矣朱子蓋兼用二義集解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胡雲峰云君子亦惟固吾有可好之實而無苟合之行則可若彼之好惡於我何增損焉皆不主觀人爲說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輔漢卿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寛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才隨材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鹿伯順曰君子之心以幹天下公事爲主小人之心以奉一己私情爲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說而有寸長一得皆收爲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說而有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

又曰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說之一途亂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豈直壞士習遂壞世道

朱柏廬曰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喩義利居易行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寒暄之異氣也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愼厥與與君子同道卽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人知惡小人之名而不

知所戒猶病畏施而惡影之俛不可得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張孝先曰君子循天理仰不媿俯不怍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驕

王船山曰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若祇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畏愞拘葸不驕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須先於存理致功敎篤實光輝而於私欲起時加以克治則不驕也而實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驕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孟子亦微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圭角其它如顏蠋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敎既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蠋嚴光之所

以賢於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朱子語類萬錄剛是體質堅彊不輭不屈毅是有奮發作興之氣象

朱子文集答曹晉叔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然後於仁爲近若祇守剛毅木訥四字想像思量仁體恐無是理也

又答吳晦叔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徑使之由是而知仁也

蔡覺菴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資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

黃微香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愨貌訥忍於言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鄭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彊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彊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彊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楚語下毅而不勇合觀兩文毅是果斷之謂韋氏國語注毅果也此毅之正訓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爲毅則同剛者堅彊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周書諡法彊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彊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彊而能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

又曰中庸力行近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彊恕能公私也首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質樸以立心不飾僞不售欺也

陸稼書曰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温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彊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王船山曰士而能如是以居心因而能如是以形之容貌辭氣則氣質養於中和而不失其敦篤亦可想其所施之不妄矣於朋友切切偲偲以義合者義之所形無不極也而獎笑之情且詘於兄弟怡怡以性合者性之所著無不洽也而規諫之意若忘此存理之至加以析理之精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惟吾意而施之者也士亦求其所以能然者而已

陸稼書曰朋友性情有剛柔之不同病痛有淺深之不同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其中分數須當酌量

黄薇香曰集解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案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見詩常棣正義所引鄭君注切切責也偲偲彊也見陳用之注式三謂切切偲偲怡怡如由學問眞積性情涵養而得之所以謂之士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朱子語類䕫孫問集注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又云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

又廣錄問如何限七年曰此等須有分明界限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班固推出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七年之類亦如此

葉知道曰鄒魯之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孟子所以言民親其上死其長者必有以反之也晉文公示民信義與禮猶能致城濮之功況其大者乎

鹿伯順曰善人教民非爲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

王方麓曰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即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爲之有本悃誠心變民不能行也若穪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豈眞知所謂教者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王遵巖愼中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至矣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嫻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

論語子路第十三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朱子語類治錄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小廉曲謹濟得何事且如子貢問士必先答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非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蔡虛齋曰即夫子之答憲問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在有守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眾人則難於有守自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

孫夏峰曰不論有道無道貪祿不休是必有苟且之術故君子羞其用心恥之於人大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朱子語類可學錄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與原憲學者用功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但欲不行祇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朱子論語或問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櫱之生自不能已制之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鬬進於胷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鋤其根本不使少有豪髮留於心念之閒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饒雙峰曰克伐是一病怨欲亦是一病病根又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所欲則忿悁

又曰拔去病根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胡伯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閒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

陸稼書曰此章見制私不足以為仁而仁之為仁可知胡氏謂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

己所惡而生氣歉也四者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謂之己發於事萌爲意必發於事後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則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則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與之介則操守多遷移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皆由此四者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此四者不使發出亦是至難故夫子曰可以爲難矣但憲卽以此爲仁則其認仁字未淸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則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

同

又曰克伐怨欲不行不但不行到外面不得爲仁卽從念頭禁住而其根尙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未得爲仁陽明病瘧之喩正是此意

王船山曰克伐怨欲不行卽是克己卽或當念未嘗不動而從事於非幾將搆之際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純孰淨盡則學者之始事固無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難克處克將去正謂此也　子之言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初不徒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初不徒言不行不仁以體言之則有所復也而乃以克所克克所克矣而尤必復所復以用言之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蓋必使

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於靜存之中而無所缺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故存養與省察交修而存養爲主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然後仁德歸焉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奉一禮以爲則其爲禮也既視聽言動之所必由而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一取則於禮以定其非則克己以復禮而實秉禮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禮故由其成而觀之則克伐怨欲固不行矣由其致功之實而攷之則不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僅己私之克而淸虛澹泊於人欲已也從不仁者而反觀之則但其克己之無餘若從其爲仁也而體

察之則固有所復之禮靜與立而動與行非但克己而畢也今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則是徒於己致克而未講夫復禮之功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用誥謹案程子謂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同以顏子之克己卽能復禮者言也船山謂克伐怨欲不行卽是克己以學者之勉彊克己不能卽復於禮者言卽稼書所謂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故云克己不足爲仁必復禮乃得爲仁

李厚菴曰克伐怨欲不行焉於克己亦似也然中間少一復禮便不是本源功夫子路不忮不求夫子曰何足以臧意亦猶是也鋤稂莠者將以殖嘉穀疏壅

塞者將以行泉源忿克伐怨欲者將以求吾心之德也吾心之德必居敬以持之明理以充之則人欲有日消之勢慾之不行必也彊忍力制而未有本源功夫縱使能之而無天理流行其間猶之稂莠既除而嘉穀不生壅塞既疏而泉源不至此異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別於孟子也蓋狂者於天理有見故嘐嘐進取而其行實未修狷者持守有力故有所不爲而於本源未徹夫子於中行之外則思狂狷其未許以仁也正其所以進之也歟

、楊賓實曰克伐怨欲不行與克己原有塞其源障其流之別故未得與於顏氏之學也蓋仁之爲道從言制私未足以盡之公而以仁體之斯爲仁耳故克己矣必復於禮居敬矣必行乎恕苟克己而不復禮居敬而不行恕無私矣而不能以生生之心體之則流入異端之學一間耳憲狷者也未能如顏子之宏毅若使之安於此則不能復致其明道體仁之功矣故夫子不以爲非而姑使之深思仁之所以爲仁而得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輔漢卿曰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何足以爲士哉

王船山曰士以天下爲志以道之得失爲憂若身之所處心之所欲安危利病皆聽其自至而不暇計焉如其以此爲懷則心量已小欲擴之以大而不能志氣已昏欲澂之使淸而不得雖顧名立行要不離小人之習氣而何足以爲士哉

焦廣期曰此與恥惡衣惡食皆所謂隱微深痼之病人不及知而已自知之者也所謂士者從事道德希慕聖賢而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能以帥氣志趣與庸俗無異故夫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饒雙峰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姚承菴舜牧曰危言危行非意氣用事祇是當言當行者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祇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

蔡虛齋曰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祇宜忿其位耳

王船山曰行者所以自成者也一日如是終身如是一失而無容改矣言者所以應世者也若不能爲益於天下而徒自損則亦何資於有此言哉君子之言行本順乎理之所當然初無過高之事乃以流俗之所不能爲遂見其卓然孤立而危無所不危者行有所必孫者言君子之以修身而應世道在是矣

汪雙池曰言孫非畏禍也買禍而無益則君子不爲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亦時中之道也

黄薇香曰集解包曰危厲也案危訓厲謂自嚴厲也危訓高峻義見禮緇衣言不危行行不危言朱子用禮注者意謂高於俗也廣雅危正也王氏疏證引此經於義尤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蔡虚齋曰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也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朱子論語或問此章之説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姑為此説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祇從程子范尹之説亦善

用誥謹案集注蓋改用程子范尹之説亦古説也集解馬曰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朱子語類過録問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荅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好

用誥謹案此罕言命之説蓋朱子舊説

王船山曰适之言善惡之分興亡之故無以易矣是其有淺心乎言之者無卑而聞之者足以戒夫子不荅南宫适出不欲淺論且以失孫言之道而人且議修德者之有為為之也雖然不可不表其持論之正而有移風易俗之功也

用誥謹案此以南宫意貶當世立論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陳器之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耳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己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林次崖曰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君子有不仁

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王宇泰曰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閒稍有不存便非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梏亡即亡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亡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

陸稼書曰小人而仁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甚言人之不可流入於小人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總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儆人意最為深切

焦廣期曰非謂雖有不仁不害為君子正見此心須

與有開便是不仁爲君子者豈可一息放下若小人
則純是私欲無緣得其悔悟故絕之嚴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輔漢卿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
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
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明知
字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
言以明之
、蔡虛齋曰愛不但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愛友君愛
臣民師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臣之忠君子亦
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爲人謀亦有
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
黃薇香曰命者聘會之書圖於使者未行之前也以
聘禮言之臨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
聞命迫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
之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
命此所謂命即彼聘禮之所謂命也禮使者受命不
受辭此言隨時應對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
時爲之也
胡雲峰曰以子產之相鄭凡一辭令必集衆人之長
而用之相天下者可鑒矣
陸稼書曰此章即鄭之爲命以見事之賢詳審而又
見能得人能用人之效羣賢之和衷子產之不自用
共有五意又由爲命而推之凡事由鄭國而推之凡
爲國者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汪雙池曰三節隨問隨荅無分重輕然於子產則因
其事而原其心於子西則置之不識不論於管仲則
略其辠而與其功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苟有可取
必亟偁之然適如其量而止終不肎溢美於人此可
見聖人之直道而行無所毀譽矣
趙鐵峰曰荀子仲尼篇云立以爲仲父而貴賤莫之
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又禮記雜記大夫之
喪執引者三百戸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戸之
制孔疏邑三百戸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
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戸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
駢邑三百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胡伯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
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所媿怍而
眞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
知收斂矜夸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
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

集注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
趙伯順曰此要人有斷定精鐵之功行此處不倒便是入道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爲君子不去仁之實際消息可想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王船山曰人無不有優也亦無不有其不可爲者也知之明而不以虛名遷實用不以家世定班序官人之道斯得矣使公綽之失其優則大夫爲尸位而公綽之長隱豈非兩失哉
陸稼書曰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即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祇指廉靜耳所謂才者祇指不廉不靜耳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朱子論語或問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

朱子語類時舉錄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爲成人也
陸稼書曰知廉勇藝皆學者所不可少者無此才德空說中和亦不濟事禮樂俱兼本末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方成其爲知廉勇藝豈不可謂之成人乎
馮少墟曰見利思義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見危

授命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孫夏峰曰思義授命久要不忘亦因今之士習少此一段風骨故曰亦可以爲成人不暇論涵養而亟取人之根基蓋爲有基方可言受采耳
張楊園曰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祇此機軸而已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猒其言樂然後笑人不猒其笑義然後取人不猒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饒雙峰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者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

焦廣期曰時然後言云云亦非公明賈虛造此言彼見文子言笑取皆無差忒便謂已能如此自夫子聞之則以為得時措之宜苟有一豪未至即不足當之故不敢輕信大抵聖人與常人其心之精麤相去遠也　亦猶子貢言博施濟衆而夫子則以為堯舜猶病聖人所見道理無不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輔漢卿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蟄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馮厚齋曰武仲據邑卑辭以請迹非要君者時人亦不以此辠之不知義者又或以存先祀為賢然春秋書臧孫紇出奔邾蓋絕之矣

黃薇香曰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是以防即見要君也皇疏引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此正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王船山曰齊桓繼王道之終而晉文開分爭之始則世運降矣齊桓沒而德在人心晉伯世興而功利成習人心易矣是安可以不辨

汪雙池曰蓋論二君之業則齊桓未修人覲而晉文嘗朝天王齊桓召陵之役僅盟楚一大夫未旋踵而猾夏如故晉文城濮之績楚人喪氣齊桓及身而衰晉累世為盟主似乎文過於桓然正惟晉文之譎故事愈周旋而功愈盛亦正惟事愈周旋功愈盛而其譎愈見故踐土之盟夷王臣於同列河陽之覲貿以臣而召君而許復國以攜曹衛執宛春以怒楚人城濮之勳陰謀取勝其視召陵執言葵邱拜胙之風遠不相逮聖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故於事取齊桓而

不與晉文所以維天下之正也然亦衰世之意矣

黃薇香曰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一隅之舉且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僞心棄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事之正者為多時有僞心而外猶飾於正觀傳所載霸略內則問鄉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亾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晉文之所不能為即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足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槩斥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為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

之正非詭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
正故謂之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
朱子語類時舉 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
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
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亟矣高祖平定天
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
至於隋雖曰一統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埽除
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
仲之功亦猶是也

朱子文集答江易直 程子此意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
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
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
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霸之功辠
而以五霸為功之首辠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
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
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才以濟天下
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
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
恩有惠便可偁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金仁山曰管仲雖未得為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
功矣禮記所謂與人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
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蔡虛齋曰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
侯自率從也以春秋攷之自伐楚之後祇有伐鄭伐
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伐楚伐北戎
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
驅之大信一之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
衽之化者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
汪雙池曰既輔糾以爭自當死糾以死召忽義也不
死於糾而臣於桓管仲終是未仁顧仁者心安理順
其夷齊箕比乎以此律仲仲將無所逃然功名之士
仁者幾何仲之辭反有可藉矣夫子姑就功業許之
亦謂管仲自有可取不必律以全人聖心之平也如

其仁接子路口中仁字作轉語言利澤及人亦其仁
處非駁子路未仁之斷也究竟管仲不死固未仁管
仲縱死亦不得為殺身成仁葢糾與小白乃羣公子
莫適當立皆未成為君夫子於下章祇言小信而不
言小忠誠以子糾固非君也管召皆齊臣其輔糾奔
魯皆暱就所私耳即死於糾死誠當耳豈足曰仁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
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

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書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辠則數其辠襃而兼舉之旣不以辠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辠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辠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

朱子語類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問集注謂王魏先有辠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揜祇是論其辠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辠否曰是問管仲功可揜過否曰其義不當死

用誥謹案朱子舊說以爲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後從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則謂管仲義不必死故集注謂管仲有功而無辠或問語類皆謂管仲之不死無害於義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問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韙此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怳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讐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曰此論甚善

用誥謹案潘恭叔此問蓋辨朱子舊說之非而以兩章聖人之答辭斷之知聖人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朱子善之故

或問卽用此說
金仁山曰案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反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願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出難明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雝糾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旣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自爲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其辠已自

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讐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旣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於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係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繫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係齊人國討也係子譏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爲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略矣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自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

用誥謹案程子桓兄糾弟之說於古無多證據故朱子亦不敢執爲定論金仁山據春秋左傳事迹論子糾不當與桓公爭國事理昭然管仲可以不死之義得此益明

李厚菴曰夫子於管仲小其器而大其功至子糾之事於子路則置而不論於子貢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死者爲夫婦之諒則不死者無過矣先儒求其說而不得故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而弟不當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夫所從之是非當預淩旣從之而敗乃曰去邪歸正云者豈君子之道哉況桓之爲兄僅見於漢志薄昭之

言周人之書皆以爲糾兄桓弟則此事未足據以爲斷且非嫡長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旣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未爲臣也旣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從可云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辠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若王魏則受命輔導君臣之義定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桓糾之鬩爲弟兄非所論也

用誥謹案管召於子糾未正君臣之義說始於王肅集解引王曰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

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黃薇香曰溝瀆魯地名亦名句瀆亦名穀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穀丘左傳言句瀆之丘句溝穀古同聲通用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瀆又案鄒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蓋後世聲轉而字異後漢書應劭傳皆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據諸文攷之是子糾召忽身死同處地在魯之句瀆經言匹夫之諒正指召忽知仲之可不死矣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繼又書乾時之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距猶爭國於靖難之後則糾之辠著矣管仲苟有助

惡之謀則當請辠受戮於齊幸而赦之則當感恩報效也管仲苟素無助惡之心則糾死與死惟其親暱任之也王肅謂君臣之義未成朱子謂管仲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成式三謂糾苟含冤而死卽以友仇不同國例之仲豈可以相桓此王說固不足據矣程子謂桓兄糾弟三傳無明文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於小白上莊子荀子韓非子俱有桓公殺兄之文漢書淮南王傳薄昭云齊桓殺弟以反國韋昭注云漢文是兄諱兄稱弟則糾之爲兄未可據矣雖然程朱二子言管仲可不死其意固是也後之駮注者乃有聖人重事功賤守節之論不尤悖謬哉

用誥謹案此不用君臣未成之義而從金仁山以桓公先入靖難子糾不當再爭立論王船山亦有此說王云桓公已自莒返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斯則過也先君之賊已討國已有君而猶稱兵以向國此則全副私欲小忿護其慾而僥倖富貴以賈無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以溝瀆爲魯地說亦本於船山

汪雙池曰古者立子以嫡長無嫡子則夫人次娣之子公羊所謂以賢不以長也若非賢妾之子則惟國人及卜筮所擇若晉之夷吾重耳皆迎立則立不問

兄弟觀管仲云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則子糾小白之母皆不賢可知乃羣公子莫適當立也故召忽曰小白必不立而管仲亦且奉糾祇使鮑叔奉小白則據情度事小白非有當立之義而糾亦非竟不得爭者所可見矣桓兄糾弟自無足據卽朱子亦祇從疑案未嘗信程子之說爲必然也觀者無泥焉可矣

用誥謹案此說本呂氏春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吳因之默曰人臣之病有二一忌後來之賢此後功名出我之上一自尊卑人不肎與若輩同列此皆曖

昧私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明俊偉故曰可以
爲文
芮蒿子曰衛人識公叔之謚曰貞惠文子未嘗專重
文也究其所以爲文亦曰修其班制以交四鄰社稷
無辱而已未嘗言及薦僎也夫子槩文子之生平得
其與僎同升一事特爲表而出之以見文子之所以
爲文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公叔而竊位臧孫勸
懲之道備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許白雲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
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
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王船山曰衛多君子夫子屢稱之三臣在位而免於
喪使蘧史諸賢能盡其用其爲益不更宏多乎故曰
人才關於國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鹿伯順曰就其輕言便知不爲無必爲之志注解精
當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
陸稼書曰凡人志於爲者必顧已之造詣力量時勢
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怍非輕言苟且即大
言欺世爲難即在不怍時見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
公雖欲從孔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
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
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
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
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
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
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
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
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
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
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朱子語類燾錄問陳成子弒簡公章曰哀公若委之孔
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已也問程子
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亦非祇理會義理
不問利害事亦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
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卻未便得其從然此事聖人亦
必曾入思慮但不專主此也

王船山曰夫哀公與三子君不君臣不臣惟不盡其道而已聖人亦惟盡其道而已告君而君不任告臣而臣不聽聖人亦惡知之何知其不可而必盡則聖人之誠也乃大討不加而陳恆之辠已正於萬世則聖人之大權又何嘗不伸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孫夏峰曰夫子初告時冀魯君憤發以成討賊之事此天地之大義也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耳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言力言力便說非義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

芮蒿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

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以愚度之此蓋爲哀公發耳哀公庸君暗於是非明於利害以魯敵齊必有彊弱衆寡之慮夫子之言蓋以破其顧望而使之勇於義舉也且聖人舉事動必萬全豈有專於爲義而全不問利害之理左氏所記固不害其爲夫子之言也

陳淑𢖍曰程子論理不論勢其義醕矣然聖人不兼勢而計之則頭壁俱碎矣董江都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言有二義一爲理勢兼備之聖人表心迹之純一爲勢窮理極之臣子泄守漆之正後人解作第求正誼明道何妨遂利棄功恐聖人識見不如此

黃薇香曰史記六國表曰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篡逆之國横於天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問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子路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彊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問子路豈欺君者莫是勇便如此否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其聽或至於說得太

過則近乎欺

饒雙峰曰事君以不欺爲本須平日有慎獨功夫裹裹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己好貨好色乃諫其君勿好貨好色此便是欺

許白雲曰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豪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峰曰自己好色好貨卻諫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皦暘詳明而欲君必行己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峰之說則功夫

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此三說皆當存心

汪雙池曰勿欺有勿欺之事犯有犯之事二語體乎也然欺者必不能犯而勿欺非專爲犯不犯亦卽是欺而欲犯尤先資勿欺此二語先後之序也勿欺而不能犯謹愿而柔懦非大臣風力犯而不能勿欺矜己以傲君尤非純臣志節此二句相足之義也此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道子路使門人爲臣以仕爲學則不能勿欺不能諫伐顓臾則亦不能犯故夫子告之如此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孫夏峰曰上下無盡境君子小人皆非一日而至君子日長進一日初亦爲難而試勉之久而所勉者安

以爲常小人日沈淪一日初亦疑而嘗試之久而所嘗者恬不爲怪兩人各有樂處故各不能自已要之祇從一念起分別路頭祇在戒懼愼獨

張楊園曰學者用力主於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於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劉直齋曰君子上達敬義夾持直上者也小人下達放肆敗度而居下流者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在乎敬肆閒耳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朱子語類時舉録爲己爲人祇是初閒用心分豪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自此分下達者因此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一日君子之學旣無所差則功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

饒雙峰曰言古今同此一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辭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

陳器之曰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是要譽近名聖人就源頭分別今日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有求天知意便是不爲己爲己者祇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胡敬齋曰爲己祇做己之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祇見一當然之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又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己物

霍渭厓韜曰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豪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張孝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有一豪求名之心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閒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無一是求名之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存此心方是實做功夫方有進處

夏用九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己也徇人而爲善者爲人也此關打不過則事事從人起見己之脚根無札實處而欲求聖人之道難矣故中庸末章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特地從頭轉來說爲己道理爲學者開示入德之門其意亦淺且切矣知爲己始能立得志定始能做慎獨功夫不知爲己則毀譽榮辱俱足以爲吾之累而外物之加損於我者多矣

陳淑起曰同是學者而有古今不分於人代而分於意向所爲一改而世道人心皆改矣夫子要人就心術自己審問此敎人法亦維世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王方麓曰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

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用其力矣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注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

孫夏峰曰伯玉居衛治亂殊遭邪正襍進求寡過自不易使者實見其心中負疚不敢即安之意非故爲卑約之辭也

黄薇香曰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能用力克己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魏鶴山曰易中光明多爲見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

孫夏峰曰位外之思明知無益姑行意其中以寄樂究遂不能自主而放蕩無所歸攝有位以止之庶不以侵成曠而天下之理得不出是用力處

汪雙池曰此素位之道時中之則也一身之所處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盡之道焉是則其所居之位然也思者心之用也爲父思慈爲子思孝視思明聽思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思之不出其位也思盡於位之中自能周於位之外思越於位之外必有所遺於位之中故君子不願乎外所以善用其思而日用事物之間各有以止其所也

陳淑起曰以位限思思不出於位外乃可專於位中此非於位外一槩抹倒也治一事之理即治萬事之理苟於其位之當然先不用思將恐易地復然廢百猶不能舉一也聖人敎人從脚跟下做起遂使無闕闕之患皆有闕闕矣

夏用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祇是一敬敬者主一無

適之謂君子患不出其位則心下無許多事無入而不自得

淅彥輔曰患不出位乃負爲己者也纔一出位必在爲人處矣

又曰患不出位則志以道寧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黃薇香曰此言位者以職位言皇疏曰誠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宅人之政也邢疏連上爲章云戒人之僭濫侵官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患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張氏蓋參易義言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朱子論語或問恥其言者常若有媿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彊而使有餘於言也

尹元孚曰注云過者欲有餘之辭有餘是餘於言如說七分而行十分之意不然雖聖人亦不能於本分外少加豪末豈可謂有餘乎

阮芸臺元曰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案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苔問云邢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本同今注疏本乃後人校改非邢氏之舊

用誥謹案精義載謝氏侯氏說俱謂言過其行爲可恥朱子謂如此說經文而字當作之字蓋以文義斷之與言之不出恥躬不逮章意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許白雲曰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貿其意蓋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尙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它人則唯知聖人之知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孫夏峰曰君子合仁知勇爲一身者也蓋三者非可塗飾假借以欺人必實試之憂懼惑之境能不憂不懼不惑方見仁知勇本體方見三者之難自道言夫子道君子適以自道耳子貢智足以知聖人

王船山曰道者三非君子之道三也仁知勇是德不是道此道字解作由也由之以成德也自道也祇是自言如此意

用誥謹案道者二字朱子無解解作由字於文義爲順今或訓作道言之道謂君子所言者有三與下文夫子自道一例則淺而無實義矣道猶由也見禮記禮器中庸注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朱子語類錄友仁學者須患不暇者何事於己體察方可見

吳康齋與弼曰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暇檢點

它人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

焦廣期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聖人所望於學者如此而子貢所好乃在品評人物用心向外學安得進故夫子深警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王宇泰曰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在己知不知在人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己者當自勉也

鄒東廓守益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患人不己知之心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朱子語類可學錄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

朱子文集答許順之逆詐億不信恐惹起己機械之心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充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

胡雲峰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鹿伯順曰所以先覺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之心便極虛明我以肫然成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

焦廣期曰其所以能先覺自有居敬窮理功夫非專恃不逆不億也

黃薇香曰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目動言肆知其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素行而覺之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

潘彥輔曰逆詐億不信都是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時易搆此想君子不於逆億用功祇就忿懥四者竭力克之到得消磨將淨則心平如水不必鑑物而物在鑑中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朱子論語或問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為佞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

陳定宇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王船山曰出處因乎時而執在我之喜怒以進退則所見者隘道德通乎眾而執一人為獨是以非世則所守者窮為固而已矣夫子不敢有輕天下之心與棄天下之情則固者不容不疾栖栖豈無為乎有可治則治之有可教則教之道足以下通於愚不肖而曲成之功不必成志不必遂斯以為聖人之徙歟

又曰微生畝亦老莊之徒老子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看道理高峻纔近人情卽虧道體故莊子以臚傳發冢爲儒誚自己識得更不須細碎與人說一有辨論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爲佞矣卽此是其固執不通處其離人以立於獨旣已賤視生人之同得而刪抹半截道理孤尋向上去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大用一槩以是非之無定而劃之故其言曰子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而刪定述作以辨是非於不已則無有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徒資口給者乎試繹本文意自如此新安以立身待人言之亦謂此也

子曰驥不偁其力偁其德也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偁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偁而德偁耳

鹿伯順曰力德原兼有者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爲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論語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敎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己之私意所汨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邪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朱子語類可學錄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

陳安卿曰以德報怨乃老氏語出於有意之私可謂特加厚於怨者矣而德無物可報不幾於薄乎其言必定偏滯在一邊若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明白簡約更無嶢欹勞擾而其

中旨意卻反覆無窮且如此人舊於吾有怨今適相值有辠邪隨其辠之如何而公斷之果賢邪亦薦之果不肖邪則絕之設若不肖者後復能改而賢則吾又薦之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是之謂直而於怨則未嘗汲汲以圖報也如此人舊於吾有德今適相值果賢邪吾固薦之以爲報若不肖邪吾則權其輕重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於德亦未嘗失其報也此其言甚活樂圓轉無所用而不通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許白雲曰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讐怨也兄弟交遊之讐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讐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

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讐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處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毀輕重於其間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豪私意所謂直報之也

孫夏峰曰天理不枉爲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毋宿怨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

彭躬菴曰報怨何謂以直曰宜怒者怒宜恕者恕皆是順本心以德非順本心矣

焦廣期曰以德報德苟可以用我之情而無害於義者未嘗不極其厚所謂雖私亦公也可以厚而故薄之或假之以示無私是乃私之尤耳

何義門曰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

黃薇香曰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可私於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壞敗聖教之說不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語類（銖錄）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聖人祇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腳在此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

又（洽錄）學之至即能上達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達去自然日進乎高明

又（寓錄）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物中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

又（伯羽錄）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豪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豪間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

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眞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知而天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邪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曰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陳器之曰下學上達如言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者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言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者雖皓首窮經

鑽破故紙仍舊不聞道此處祇關係心之存與不存曰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之而不察今人祇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無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

許白雲曰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辭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曹月川曰人貴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聖人無責望天之心夫何怨尤辠之也有求取於人之心而人不我應必歸辠於人聖人本無求人之意何尤之有此處聖人胷中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私累如此

薛敬軒曰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道則仁義禮智之理不外乎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於是而處之各得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

汪石潭曰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

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

張楊園曰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爲爲己之學者

又曰下學自子臣弟友以往無不反求諸己上達是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以立命

又曰下學上達如曾子眞積力久是下學事一以貫之則上達矣顏子博文約禮是下學事如有所立卓爾則上達矣聖人於此不待如此大段用功子貢天資穎敏過人或者不屑於下學故告之以此歟觀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知在夫子之門教者學者俱有次序不躐等也

彭魯岡曰下學而上達所謂下者皆天也如子臣弟友日用飲食無一非天學天自然達天苟欲達天而學不在是猶欲鼓琴者不學鼓琴琴理可得乎夫無聲無臭者天也學苟不為人而為天其平常而不新奇冷淡而無名譽闇然之學也此子貢之所難夫子所以進之也

夏用九曰不怨天不尤人須見得己有未盡處不怨天不尤人祇是看得道理分明實見得是己分上事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祇依乎中庸而已

陸稼書曰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繩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

而止盡我所當為人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媿怍此聖人所謂知我者其天也

焦廣期曰君子不謂命也正是不怨不尤實際

朱柏廬曰下學而上達上達即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祇就下學說纔以上達立教便誤後學便是害道病相如程子云主一無適之謂敬高忠憲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然使學者但求心無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功夫則焉得不墮聰黜明離事絕物以為道耶孔子自順以後猶且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步步還它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學之必不可以不進於上達而致之必不可以不主於下學也蓋聖人祇是下學中人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朱子語類（芾錄）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祇是有廢興卻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喪便掃地

朱子論語或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

在耳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孫夏峰曰聖人不能免人之謗己也但其所以處謗之道自有超然於利害得失之外者此是不怨天不尤人實際

李谷平曰先儒云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祇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

姚惜抱曰子路冉有皆嘗爲季氏宰然子路爲宰當桓子之世孔子用於魯之時也冉有爲宰當康子之世孔子不用於魯之時也子路之志蓋與孔子差同將張公室而與魯及冉有之爲季氏則利私家之意多矣是以子路之於季氏可以開而冉有之仕季氏聖人多所不與也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其時季孫意嚮聖人甚至未幾乃受女樂聖人不復言子路不復諫者以其意先疑而不用其說矣其所以疑而不用其說者蓋公伯寮之徒爲之也所謂彼婦之口彼婦之謁者歟聖人非不惡讒而欲正其辠也然猶是季孫始者能意嚮聖人是必天之啟其衷也俄而不嚮孔氏是必天之不啟其衷也天命如斯而吾彊埶公伯寮而誅之以快一時之意然而國之朋黨不已交爭而禍安知所極乎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是不知命者也

張孝先曰聖賢言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之當然也氣則富貴貧賤死生壽天之不齊也以理言者欲人盡性以至命以氣言者欲人守義以安命聖賢言命各有不同處學者當各隨其語意而推之以求其至當不可泥而執之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所遇之時而酌所處之宜可也衞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王船山曰辟地以下三言其次以優劣論固不可然云其次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程子以爲所遇不同乃如夫子之時天下之惡道甚矣豈猶有可不辟之地哉而聖人何以僅辟言色也蓋所云次者就辟之淺深而言也辟世辟之尤者也辟地以降漸不欲辟者也志益平而心益苦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張子作者七人之說如何曰是不可知姑存而徐攷之可也然以上下推之意其爲隱者而發之意爲多耳

用語謹案張子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攷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一

也邢疏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

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字當爲十字之誤而王肅則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程子范氏從之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然故朱子闕疑而不錄又攷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序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此章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遂穿鑿矣解與張子說大同小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朱子論語或問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己之無不可也　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爲而冒昧以苟爲之哉

黃勉齋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者也

王船山曰天下之可爲也不一途聖賢之爲之也不一道因治而爲之舜禹之所以興治因亂而爲之伊呂之所以撥亂而況夫子乎無不可爲者聖道之大即使終不可爲而爲之也無損於吾之知而世教亦因之以明則聖德之宏也隱士之流守一端之得失而有待於人故合其志則見爲可爲不合其志則見不可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輔漢卿曰聖人之於天下猶天地之於萬物雖未嘗比之以爲私然亦不能忘之以爲公夫豈以人之知不知而爲作輟哉且果於忘世往去不反者能之若夫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王船山曰但不忘天下亦不可謂之難慶源云因時卷舒與道消息所謂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云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所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實見得聖人難處雙峰但言知新安但言心俱未達聖意知出處之不可偏是見處自然見得大心不能忘世而不隱亦是索性做去聖人不以此二者爲難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蔡覺軒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黃薇香曰依鄭君此注及禮注諒陰凶廬字或爲梁

闇或呼梁庵喪禮未葬横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艸被之既葬則翦去艸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鵪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惠半農曰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艸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詠茅爲屋謂之翦屛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音異

王船山曰三年之喪宅憂而不正南面之治天子之爲子唯盡乎人子之心則大臣之爲臣自守其爲臣之節惟仁孝衰於上而忠誠亦薄於下於是當喪制命而不敢移其柄於大臣大倫之斁有自來矣自康王卽位於喪次其後因之蔑喪踰阤至於春秋之季竝不知有此禮故子張讀說命而疑焉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爲子者不以天下易其親則爲臣者自不敢以大權私於己人倫正而天下化後世上偷而下竊下僭而上疑其廢此也久矣此周道之所以不及殷而聖人論禮必折衷於三代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馮厚齋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彊之也

汪雙池曰好之者從性情中流出則凡存之於心發之於身施之於家行之於國大而朝廷之紀綱政令小而一事之動靜云爲必無不隆禮由禮矣上有好者則一家讓一國興讓而禮達矣禮達則典禮惟庸上下辨民志定安於奉上之常習乎終事之義無事驅迫而民易使矣不然禮文雖具而上不之好焉制度品節徒爲虛設之文服物采章盡屬彊民之具上下皆有爭心欲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不其難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語類時舉錄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又不知何氏錄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無少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又節錄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一家之人安不安

又礪錄惟上下一於恭敬此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叡智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

又方錄上下一於恭敬聖人之敬稟天亥地非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

又賀孫錄問程先生說脩己以敬因及聰明叡智皆由此出如何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矣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又賀孫錄問程氏說聰明叡智皆由此出曰聰明叡智

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幾不專靜則姦聲佞辭襍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叡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少計較少放慢意思便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少偏邪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以安人安百姓為擴而大之楊氏以為推而至於天下平然後為至尹氏以為推而及物皆若近是而實有可議者蓋所謂脩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

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為脩己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之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

金仁山曰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功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

運上文又曰聰明叡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佗心體日明所間無所溺所見無所蔽叡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

王方麓曰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脩身不過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則曰恭從明聰叡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即脩己以敬之旨也

王已山曰以敬須實於脩己上體認己有大體脩乎其內則敬以直之而中正仁義之體以立己有小體脩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聰之用以行

張楊園曰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秖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恆產有恆心不至於放辟邪侈陷於刑辠而已勢所不能亦不彊也

又曰天地間人智愚彊弱生質各有定分彊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能使之彊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彊不至於暴寡智不至於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於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脩己安人便住蓋安人亦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朱子論語或問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

鹿伯順曰記此章秖在聖人數語見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黃勉齋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

王船山曰速成之欲生於驕忌人之長於己而不知自媿輕視道之易而無敬畏之心驕故欲速欲速則小就而不大有名而無實欲爲上而常出於人下氣質之偏幼志不廣故裁成之務於其始聖人之大用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畢

論語經正錄

溧陽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啟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徑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詎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後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黃勉齋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自然欲以俎豆之事啟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朱克升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罹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患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竝行而不相悖也

王船山曰聖人之去就一裁之以道而在己之窮通絕不以置於心道未可去不先焉道在必去不後焉以是窮而無悶焉此亦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一驗也

又曰聖人於此非執高節非徇澹忘也因乎不得不窮而安其土也使籌度於窮之計則去衛不速與道有閒矣聖人純乎道則純乎天毋無所疑而後無所悶有如是夫

薛方山應旂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海喜從豈以絕糧而慍見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若此豈亦在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說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相類

張楊園曰有耿耿自命豈必遂不為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不覺漸漸放鬆始焉濫祇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己在人總在辨之於早若反求諸己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而已

劉叔俛（恭冕）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它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入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過靈公仰視蜚鴈故去志益倦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

又曰孔子世家云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江氏永據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塙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朱子論語或問夫子以一貫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閒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閒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朱子語類（文蔚錄）孔子告子貢蓋恐子貢祇以己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祇是一貫不用多學若非多學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祇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又（時舉錄）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亦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

陳安卿曰此章須玩味予一字要認定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行貫徹乎萬事者言之非可泛言其爲一道也

陳器之曰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一以貫之道朱子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既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

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耳

呂涇野曰予一以貫之此一字非泛然之一如書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嘗不自多學中來但其多識前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所以擴充是一而至於純故足以泛應萬事若衹泛泛說一則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元自不純理與我不相屬又何以貫通天下之事

王船山曰予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

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賾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沿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之不爽情之不遠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已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鳥吾知其黑鵠吾知其白蘭吾知其可紉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恆而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間推之無吝如之不妄而無不恕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一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

又曰予一以貫之言以者謂聖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即

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

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即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備焉豈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自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則鄙爲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爲學識而俟一貫於它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

楊賓實曰一以貫之非貫而爲一之謂觀本忠行恕爲告曾子一貫之解則知居敬窮理爲此處一貫之注腳矣但居敬窮理是學者分上事在聖人則所謂誠而明也皆是立體致用衹分安勉耳

又曰近日講一貫等章輒云由博反約多後方能貫

不知此說衹見後半截遺却前半截葢夫子教人爲學功夫原從一上做起令之收斂此心沈潛專篤於事事物物逐一體驗此理得一件守一件皆有歸宿下落久之乃能貫徹完備合爲一理其呼而告之者葢謂吾之所以爲學教人之道衹此一以貫通公非是聖人得一以貫萬學者須從多處做起久則貫而爲一也若先無立志持敬之功則雖事於知行而居之無本安得反約而貫通爲一乎孟子言原泉觀瀾等卽此意葢天下無無本而能大者凡論語言時習言務本戒巧令謹幼習務重威主忠信之類皆教人以主敬存誠以致一之要自此以知行天下之事理自能積案充盛而至於融化會通子雖以一爲教然學力未至者難與直指本

體雖舉以告之亦不能心領神會而拳拳服膺上達天德也唯曾子子貢學力已深故呼而告之則道體昭然於心目之間自此將存之益密養之益純不至於聖人之極誠無妄不止矣大學章不多之解亦是主一以爲之本而凡小物之克勤小道之可觀者莫非此一之爲也

案集註云說見第四篇彼以行言此以知言多學而識自屬知之事此又推出主敬存誠以爲知行之本與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相合要足挽近世辭章訓詁之弊

又曰一者誠也卽性也自格一物至格萬物總要明我至善之性是知之一以貫之自行一事以至行萬事總是體我至善之性是行之一以貫之此夫子直舉心訣以示二子至爲明切二子聞此則於用力處益了然知其本而務之矣其餘諸子雖夫子平日所以教之不外此明善復性之事而識不足以見及乎此學不足以上達乎此故夫子不直舉以示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我者我之性也所謂一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也窮理窮乎此力行行乎此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見得吾性所有而復之云何不樂若徒役役於見聞事爲之末而不知卽見聞卽事爲而反之性安得樂乎

用語謹案朱子文集方賓王問一貫謂積案既久豁然貫通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

知其一本而無二與或問說同故朱子善之陸稼書亦謂一貫是功夫熟後自然見得學者不可預求一貫而王船山則謂予一以貫之謂聖功之所自成非言乎聖功之已成楊賓實則謂一以貫之非貫而爲一之謂夫子教人爲學功夫原從一上做起說有不同何也葢一貫有已成之極詣有學而至之之功論已成之極詣則所難在貫論學而至之之功則所學無非致一朱子稼書以已成之極詣言謂子貢多學而識積案功至夫子以一貫指示之而冀其悟也故有豁然貫通之說而戒學者之預求王氏楊氏以學而至之之

功言謂夫子告子貢以多學而識當知一以貫之之道而不可徒役志於學識故謂主敬存誠即致一之要是其所指而言者雖不同而理則無二故朱子又云夫子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一者性之理也誠也其功夫則存誠也聖人不待存而無不誠誠則明矣一以貫之之謂也稼書又云子貢問一以貫之語或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矣

又曰子貢以穎敏之姿窺聖道於文章習聖教於學識覩曾子之篤實踐行有開矣夫子平日或進之或抑之或警之發之無非欲其切己反求默會而心得

也至其學將有得乃啟其機而以心學之原本要歸示之一以貫云者以一心之理貫通萬事萬物之理也性與天道夫豈外此知行初不相離而天資所近各有得力總期於自得其原本而已得原本即得要歸居安資深自於精義利用咸有左右逢原之境無二致也子貢之學晚年益進於聖門列顏曾之亞豈偶然哉

何義門曰往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本者誠而明也以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又曰天下之理千變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此蓋進子貢以涵養德性之要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蔡覺軒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為聖人歟

饒雙峰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此中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絕糧便慍見

張楊園曰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其私則天之所以與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曰知德者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源也

王船山曰德者得也有得於天者性之得也有得於人者學之得也學之得者知道而力行之則亦可得之為德矣性之得者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不足與於斯也故不知德者未嘗無德而其為德也所謂弋獲也從道而得者也唯知德者則灼見夫所性之中知仁勇之本體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而非襲道在天下其名其迹在所必行因行之而生其心

也天下之大本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者天下之道也於天下見道者子路固優為之於吾心見德者非達天德者不能從道而生德可云有得不可云知德其所已得則自喻其所未行則不知從德以凝道則行焉而道無不行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乃以汎應曲當而渾然一理也此其為功靜存為主動察為輔動察者以復見天地之心靜存者以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經綸條理粲然現前而無有妄矣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智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則以與天合德而道行乎其閒矣此子路未入之室抑顏子之欲從末由者也故曰知德者鮮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胡敬齋曰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眾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修德任賢兩事為要

孫夏峰曰善為天下者己不尸其功舜之事有為之者矣所謂無為謂其與物自然不見有作為之勞事而親之神明所以衰也

張楊園曰恭己則寬信敏公俱備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王船山曰三代以上大經大法皆所未備故一帝王出則必有所刱作以前民用易傳世本史記備記之矣其聰明叡知苟不足以有為則不能以治著唯舜承堯而又得賢則時所當為者堯已為之其臣又能為之損益而緣飾之舜且必欲有所改刱以與前聖擬功則反以累道而傷物舜之無為與孔子之不作同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恭己者修德於己也正南面者施治於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謂之有為至於巡守封濬舉賢誅凶自是正南面之事夫子固已大綱言之而讀書者不察耳

焦廣期曰無為而治歎其以盛德當盛遇為振古僅事也紹堯得人非重華大知豈足當之不然堯何不以付丹朱使之無為而治乎

黃薇香曰治天下者既治之必有人以為之然必人主自為之則賢者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為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涖之己祇仰成也詩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書董子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朱子論語或問尹氏比諸說最爲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爲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此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敬篤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金仁山曰問達主於名問行主於事達欲名聞於人行欲動無不遂皆欲得於外之意

饒雙峰曰忠信皆訓實忠出於心者信見於事者如口如此說心不如此是不忠也口如此說驗之於事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陳器之曰參前倚衡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功夫令己實有此道理鎭在眼前不相離云

黃薇香曰立與在輿通行止言參於前皇本作參然在前疏云參猶森也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亙於己前也倚憑依也皇疏訓釋參倚之義爲是

王船山曰言期乎信也以釋天下之疑行期乎敬也以消天下之侮而信者信之心也己無不盡之心而後保其非妄敬者無不敬也誠無不至而後動罔不虔信而忠焉敬而篤焉人無所容其疑無所施其侮蠻貊之邦雖若頑而難格而不可疑不可侮者其孰能逆我乎行矣　當言而求信擇之於言可也當言而求信之忠則有欲盡於己而無可盡之心立誠之無本也當行而求敬慎之於行可也當行而求敬之篤則有不期乎懈而忽生一懈之情存誠之無其素也必也保其真於夢寐不欺之志斂其氣於視履不妄之中物動而已居之以靜意動而心守之以恆時而立也若見有臨我以不可欺不可慢者參立於我前也時而在輿也若見有迫我必以誠告迫我必以慎應者倚於車衡也退而靜處不宅心於空虛而引天命民彝以自鑒出而游衍不分心於物態而守精

神志氣以相接夫然後言無不信而信皆忠行無不敬而敬皆篤天下不窺我於有操有縱之隙而諒我以無媿無怍之天則所謂蠻貊州里一致而皆可行者其在斯乎

又曰集注云篤厚也厚者不薄之謂一如民德歸厚之厚則篤亦與君子篤於親之篤義通凡有所爲務厚至而不爲刻薄浮輕之事曰篤如此方與敬竝行而相成行兼執事與人說執事敬敬也與人忠篤也

焦廣期曰聖人懼子張雖知忠信篤敬之可行而猶以忠信篤敬爲可襲而取也畢竟有行不得處必且疑蠻貊可行之言虛而不實而不知存誠之功苟未至於立則見其云云不得爲忠信篤敬安敢望行故

又告之以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忠信於進德最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又曰忠信篤敬實孔門第一等功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亦就此做去𣠮處便是仁
尹元年曰程子謂近裏著己乃爲學要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此致知之近裏著己也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此力行之近裏著己也質美者合下看得透卽做得到乛蒙吉所謂上焉者卽以知爲行也其次則必守得定始養得𣠮乛蒙吉所謂次焉者卽以行爲知也蓋近裏著己之學通乎上下及其至則私欲盡化天理純全皆與天地同體也中庸末章可證莊敬分

內外持養分生𣠮程子之說𣠮不言簡意盡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𣠮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𣠮道則可卷而懷之
朱子論語或問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爲緘默而預爲可以卷懷之計也
孫夏峰引或曰伯玉出處近道固僻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同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大抵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在伯玉進退可以自全以爲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
王方麓曰有道則仕𣠮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徇人其閒可不可

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爲之人到𣠮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𣠮道可卷而懷之爲難然卽其𣠮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竝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
焦廣期曰史魚所以如矢者一念爲君爲國必逢之而𣠮回邪也後世有盡言招過其心祇從名節起見者則已不直矣史魚之直甯俞之愚聖人所以與之惟其眞爾
黄薇香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𣠮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

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此爲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𣠮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疑其不忘舊君欲與之謀弒剽也亦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凜凜矣其荅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顧震滄大事表以三

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潁山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乎而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閒謀而去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既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偁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衰之下矣論

古之士其愼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蔡虛齋曰用功不在語默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

鹿伯順曰人才難遇覿面而失豈是小事然恐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病祇是一根祇爲不識人耳故知者得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論語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夫孰得而亡之哉曰侯氏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奈何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朱子語類文蔚錄問殺身者祇是要成此仁曰說要成此仁卻不是祇是行所當行而已

又問死生是大關節功夫卻不全在此學者須賀孫錄是於日用之閒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眞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

陳器之曰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汙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祇成就一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已身安問名譽邪

蔡虛齋曰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

陳定宇曰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自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王船山曰死生之際下功夫不得全在平日日用之閒朱子此說極好著眼乃平日功夫不問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自君子之素履要不爲死生須分明而因以彼養之也仁人祇是盡生理卻不計較到死上去即當殺身之時一刻未死則此一刻固生也生須便有生理在於此有求生之心便害此刻之生理故聖人原祇言生不言死但不惜死以枉生非以處置夫死也若於死上尋道理須教如何死此便是子路問死之意子路唯想求一好處死到底子路死之道則得而失身仕輒生之日已害仁矣仁人必不將死作一件事爲之豫施料理祇此與釋氏所言生死事大者迥別至於志士則平日未必皆合義特於君父大倫加倍分明故一力祇要奪日補天到行不去處轉折不得則亦付之一死而已亦初不於平日以死爲志也

吳竹如曰心之德爲專言之仁愛之理爲偏言之仁其實專言之仁即包偏言之仁非能全其心之德亦惡從發爲愛人利物也凡殺身成仁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皆不忍自傷其天性自是即惻隱之心也不待推及扶植綱常留人心於不死而後見其愛利爲尤鉅葢扶植綱常云云乃旁觀見得如此在殺身成仁者固不暇計及此也亦惟知求得其心之所安成就一是而已此所以不失此心爲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朱子語類時舉録大夫必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觀勉乃爲有益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葢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攷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

棄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侈歟曰周冕之不爲侈柰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攷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朱子語類文蔚錄　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是立一則例教人以意推之皆如此否曰是凡事皆放此

又時舉錄　顔淵爲政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又植錄　顔子於道理上不消說秪恐此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與說此此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顔子坐忘是其亂說

又恪錄　四代禮樂惟顔子有此本領方做得若無此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汪雙池曰行夏之時敬天勤民之事而養民之政即在其中也注云時正令善四時順序固是時正然必與事以時方見時正之實令善即在時正中而曰令則有許多授時興事之細密處古人須厤即以布政凡每月國政民事祀典之屬所當行者皆載於正朔之下乃所謂令若夏小正是也伀訛成易行字中有

協用五紀實事非秪一改歲首便是也夫子時井田未盡壞田里大綱猶存秪要不違農時尚忠務儉則民已可足故首告以行夏之時獨取於夏者以時尤正而令尤善耳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識禮制度辨上下定民志之事而教民之政即在其中也注云等威已辨及制度儀等至周始備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此中制度儀等所關甚重議禮制度即有三重而使民寡過事業夫子時庠序大槩未泯異學未興秪要明服物辨采章定經制以消當時僭竊而安上下之心則禮達分定矣故稱告之以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獨取於殷周者則以其質文之各得其中也

黄薇香曰三陽之月皆可爲正皆可爲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爲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爲春正夏以人得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爲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爲得宜也或曰呂大圭以爲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方可行之是信然歟曰非也先王既立一代之法而并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殷周雖改正朔必存夏正說者以史册所書者周正民俗所用者夏正是固然矣而其實夏正之用非特民俗之語言而已周官重別歲季凌人掌冰云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承夏月而言其宅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又攷書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

用夏正金滕秋大熟是周用夏正誰謂爲邦不可行夏時哉

又曰夫子言乘殷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貴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昭文章者不嫌華采而後世紊亂兼章之爲失也又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盡善董子賢良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盡善也

姚惜抱曰王者功成而作樂舞各象其功德未有相沿襲者也韶樂其至矣三王以降所遭之世所立之事不同作樂之成非不欲比乎其至者然終不可倣效而彊合也若立諸學以教諸學者用諸宗廟固可取前代之樂用之矣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王者未作樂之時取先王之樂宜於民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周人以夏樂教民故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及作大舞並薦宗廟故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而又以大夏頒之諸侯使事其先公使孔子而有天下其後作樂或遂能及舜未可知也然終不可謂曰韶舞惟教士薦宗廟頒諸侯則必以韶舞使男子二十則舞之若周人之於大夏也

趙鐵峰曰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林少穎曰觀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荅顏淵爲邦之意也蓋自古已安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出於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

芮蒿子曰案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鐘磬女樂襄十五年以賂請尉氏司氏之餘盜於宋而師茷師慧與焉慧過宋朝而譏其無人且曰若猶有人焉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由此觀之當時列國必尙鄭聲故鄭以此行賂於晉宋人情所喜如彼政治風俗可知矣夫子所以惡其淫而放之也

孫夏峰曰上四句治法中之心法末四句心法中之治法國家風氣先感召於聲君志盛衰恆轉移於口聲音言語正是升降氣運所關清心寡欲然後可以用四代之法此萬古之心傳非徒一代之訓誡

李厚菴曰顏子問仁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至其問爲邦也亦卽此意推而大之耳四代禮樂乃禮之大者放鄭聲遠佞人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見於用者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故其言相爲表裏如此

焦廣期曰良法善治必有從而壞亂之者所以壞亂

之端必棄人主之心而入不待其壞亂而制於未然
所以可久
又曰堯命舜以允執厥中卽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卽說鄭聲淫佞人殆當極
盛時便知有衰而兢兢豫防此所以不至於衰也日
中則昃月滿必虧惟先事致戒此心常存敬慎則蠱
壞之端遠自而生矣聖人非徒畏禍敗而然乃其心
自是如此
陳器之曰或問孔子言王道祇言禮樂如夏時商輅
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祇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
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

當論濟時之急務
曹月川曰論語曰吾從周中庸亦曰吾從周及荅爲
邦之問又若不從周者何葢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
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制從之也至
荅顏子之問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
故曰孔子時中
顧復初棟高曰後漢書陳寵傳曰天開於子天以爲
正周以爲春地闢於丑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生於
寅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
言正皆可以爲春明矣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愚
謂改正朔卽是改時月周斷乎偁冬十一月爲歲首
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書

一斷乎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語言習
於夏正已久偶有襍出在三代原所不禁不特周也
幽風偁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
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爲正朔文王於殷時象易於
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爲夏之
六月夏殷時不禁幽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民俗之
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皋狀有扈氏祇
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爲
周之臣子不當敎顏子以行夏之時矣當日荅顏淵
祇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爲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
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
黃薇香曰皇疏周制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

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竝多文飾用玉輅以
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
輅而木輅最質素甚飾魯用以郊天魯以周公故得
郊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
素車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
也皇疏所言周之五輅本周官其言殷之三輅者郊
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所據
以爲殷制至郊特牲所言乘素車與周官所言玉路
以郊不合與明堂位之言相合故鄭君皇氏以爲魯
禮經文明言王禮何以知指魯鄭君謂作禮者推魯
禮以說天子也或謂周乘殷車孔子不必曰乘殷之
輅而郊特牲所言斷爲殷禮然郊特牲經文明以周

第7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6版

字貫下何以襍入殷禮三正通用夏時爵樂亦有韶舞周有殷輅固不足疑曰乘殷之輅者以當時殷輅有用有不用夫子欲廢用之也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且飾以金玉夫子欲舍周以從殷也

又曰朱子注云五冕者周官弁師文也司服言大裘之冕衮冕驚冕毳冕希冕玄冕凡六冕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依鄭君注冕六而言五蓋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戴東原曰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旒是為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衮冕冕服七章繅七旒謂之驚冕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之元冕無旒是繅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注云冠上有覆者指綖而

言云垂後有旒據弁師注或據記言冕而垂旒所以蔽明而後則無旒也注云不嫌華費者物、、則費約且五服五章本於天命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

又曰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尚書舞干羽干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箾即格苗之干舞尚書言簫韶九成簫即箾之俗字說文箾以干擊人也虞書曰箾韶是韶亦有武舞也

劉叔俛曰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襍為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求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為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不與魯論同也

崔東壁曰近世說鄭聲淫云鄭之淫在聲非以其詩也故孔子云放鄭聲案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是志者詩之本也詩者歌之本也歌者聲之本也蓋古人之樂皆依其詩抑揚節奏以為聲故詩淫則聲未有不淫者不得分詩與聲為二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魯齋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王伯厚曰患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郝楚望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於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

慮之理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亟矣

孫夏峰引或曰夫子此言該乎易理夫子象易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何思何慮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非君子所貴也所言遠慮者葢作事謀始永終知敝乾乾因時而惕之義也

仇滄柱兆鰲曰所謂遠慮非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亟後來之患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王己山曰夫子此歎警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篇云專主衞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栁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熊勿軒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僎其文臧文仲知栁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葢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

鹿伯順曰自古權臣亟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勝目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之筆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之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陳定宇曰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張楊園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己而已矣

黄薇香曰過未能亟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媿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彊人遠怨之道也

潘彥輔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常常誦之責己必密責人必輕矣呂成公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頓改悁忿之質此祇認得躬字非從遠怨落想也

吳竹如曰疾惡太嚴非處世所宜然究其獘仍是爲己之心未切若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則其疾人惡之意自緩矣故曰攻其惡亟攻人之惡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其不啻者改之葢學惟爲己而已誠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焦廣期曰此章與季文子章對看彼欲其果斷此戒其輕率既精審又果斷處事之道盡矣

又曰所謂執思而審處者理也義也非用私意商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閒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皆非所以存善心而爲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爲之深憂哉

王方麓曰此章與飽食終日亟所用心章皆聖人警

厲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

黃薇香曰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顚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矜矜自私用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

夏用九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此學校不修教學不明之故也後世糾黨立社標榜聲譽之徒大率如此求其講學以明善取善而輔仁者殆無有也人材之所以日壞世道之所以日病其不以此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朱子語類時舉錄 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閒節文次第皆具是禮以行之然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此一事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又賀孫錄 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僞

又時舉錄 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義以爲質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亦不知義之所在

陳安卿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爲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孫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祇於日用閒驗之自見

許白雲曰先以理處度合義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祇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王船山曰若無以爲義之本則待一事方思一事之義卽令得合亦襲取爾義在事則謂之宜方其未有

事則亦未有所宜而天德之義存於吾心者則敬是已故曰行吾敬敬行則宜矣程子推本於敬眞知義之言也

又曰夫君子之能如此者豈於事之方至乃立義以自防而規規然一以爲禮一以爲孫一以爲信哉使然則道終不爲其用而左顧右盼不知其何所從矣惟精義於研幾之日學於禮習於孫之有素而一以誠心求之故義禮孫信皆出其固有物來而順應之有君子之學而後有君子之德其所由來久矣

李厚菴曰此章專以制事而言故首曰義以爲質以義制事也義之體主於直或恐其節文之未備義之行主於決則恐其孫讓之未修然其成也歸於信焉

蓋誠意周於事故始終如一而不懈力行以明信故表裏如一而不虛也

焦廣期曰孫以出之自是道理當如此纔覺心高氣硬卽是發於私意雖所持者正爲害多矣若夫遇事有不當孫者要之不爲已甚亦不害其爲孫也

何義門曰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謂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夏用九曰子曰質直而好義又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曰義以爲質又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上一截是骨子無上一截則成同流合汙鄉愿一流人物然無下一截則有激訐之病或致清流之禍此聖人之言所以周全中正而無弊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王船山曰有其道而不明於天下有其心而不見諒於君親君子無獨善之志而有必爭之情亦惡得而不病哉乃君子亦責之己而已道之不明吾無行以爲天下徵也心之不諒吾無實以使君親動焉省餕陷於幾微媿立誠之不至抑病其無能而已果其能也又何憂乎人之不己知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王宇泰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修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汪雙池曰求諸己者凡事祇求自盡見得盡倫踐形皆己正當事務不可不求而窮通殀壽俟之天用舍毀譽聽之人於己無與也然非勉爲也必求自盡心始安耳若著一念勉彊則故爲隱晦與求諸人者同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輔漢卿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祇在一息之閒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林次崖曰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孫夏峰曰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

陸稼書曰此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竝舉哉但舉之者自有故而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塗混矣卽人之賢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塗亦混矣君子之於言也何嘗不與人竝廢哉但廢之者自有故而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卽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見

君子之至明也見君子之至愼也又見君子之至恕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語類幹錄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

又浩錄問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又寓錄問如何說恕不說忠忠字尤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能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無忠做恕不出

王方麓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無盡事亦無盡也

彭魯岡曰不欲勿施何遂可終身行曰人倫中皆以不欲勿施推之有何欠缺第習心之欲不欲不可爲準耳

焦廣期曰聖賢學問無不從人己相接處做功夫既有此身便無與人不交關之理自家而國而天下何處無人何處不當行之以恕

黄薇香曰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此言恕即絜矩之道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朱子論語或問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佊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斯民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

陳定宇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

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
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閒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
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閒蓋好善
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竝行而不相悖
也
王已山曰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卻
主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
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
之實王文恪云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
理之在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
後之論治者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不復可以德
化亦未之思耳

焦廣期曰毀一也有好佛人惡而至於已甚者有疾
惡而發之太過不免爲毀者譽一也有務欲說人而
以小美爲大美者有愛之太過而不覺侈揚溢美者
夫子所謂誰毀譽正謂夫疾惡愛善之太過者爾然
好善惡惡貸得其公正少過便是私心便是不直豈
聖人而有此也
夏用九曰南海北海同此心也亙古後今同此心也
人性之善可知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降衷之
理天下萬世之所同得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不然則世不可得而治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
黄勉齋曰今亾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

趙格菴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
郭公之類也馬借人己偶有餘不吝以自私如願車
馬與朋友共之類也二者公心之見於事爲者也故
楊氏以爲二事豈夫子初年居魯魯俗習於文學之
化猶有此事晚年歸魯政在三家風俗日異偶有所
感而爲是言歟亦借是以明時變之不如古也
胡雲峰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
不挾己所有以自私
汪雙池曰聖人滿腔惻隱觸事興懷朱子以夫子此
言爲有爲而發蓋爲當時之自佗聰明自私己有也
黄薇香曰依包注及皇邢疏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
古史掌諭書名同文之治由於此而史官謹慎於六
書不能識闕之以待知者不敢穿鑿傅會其說或私
改治之也許氏說文敘引此經而申之曰蓋非其不
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
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亾矣夫蓋傷其不
正二書引經皆同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顧麟士曰理明自不至惑所守氣定自不至敗所謀
此知言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黄薇香曰小不忍集注以不汲忍於愛不容忍於怒
兼言之案賈子道術曰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
忍者汲絕之謂小不忍者不汲絕於所愛小有慈憐

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古解如此口柔心柔俱亂之由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刁蒙吉曰或以獨行滋多口或以大義冒不韙衆雖惡之所當鑒諒於形迹之外者也或違道以干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衆雖好之所當推覈於心術之微者也衆之所惡亦有當惡則察其所以得辠於淸議者安在衆之所好亦有當好則察其所以允符於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患不知人者其詳之

焦廣期曰衆惡之其人果有是惡我固與衆同惡然苟有一節之善亦不得而没也此豈衆人所能須是無一豪私意一以義理爲權衡然後盡察之之道然後盡公惡公好之道

汪雙池曰好惡必察不敢謂衆論必是亦不敢謂衆人皆非祇要已實見得此可好可惡之實此窮理正心之學非徒方人月旦之事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方麓曰盡性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祇是理全恃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亘知亘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不能故曰人能弘道

黄四如仲元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非是理之推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收入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推出方是弘

汪雙池曰此責成人體道之意道體本大然無人以體之則道亦無從見其大故須要人弘道先察識而紬以擴充自致曲以至於能化吾之修爲一日進一日吾性中之道體亦一日全備一日其積愈厚其量愈宏直至與天地相似此之謂能大其道非道弘人猶云道不能彊著在人身上使人爲聖爲賢若異學所云祇要識得道體便無事修爲此便是待道來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王船山曰惟自信之太眞失已成而諉於時之不順自護以遯咎道已窮而矜其志之無私則過成乎過矣於知過之後自有寡過之方媿恥之心不浮用之而淡志之君子未嘗無過而終無過道存焉矣

陸稼書曰日改過而過不能改者一則起於欲根之未淨一則起於習氣之未除一則起於見識之未眞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林次崖曰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億度而無眞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

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眞見悪逸忘德之成也有自
矣故曰不如學也
孫夏峰曰思豈悪益謂思而不學則悪益且思以理
言學以事言從事上學求合理知至而行亦至故不
資於徒思也
何義門曰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必求
遜志自得眞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朱子語類錄 雉 上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葢以耕也餒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將學去
求祿故下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

自非憂貧而學也
王石渠曰君子憂道不憂貧葢憂修齊治平之道有
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
焦廣期曰使謀道謀食了不相涉則謀道之君子不
須以謀食疑之惟夫謀食莫如耕而餒在其中竟有
時不得食也謀道莫如學而祿在其中可以兼得食
也然而君子之心則憂道不憂貧也曷嘗爲祿而學
乎不然則以道而謀食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且
其不流爲小人之歸者幾希
王已山曰謀道不謀食言其大槩如此乃耕本謀食
而餒在其中學本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
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到憂道不憂貧始是眞謀道
不謀食不然心上有一豪夾帶則爲學皆是爲祿豈
君子之所出乎
汪雙池曰此言爲己之學所謀見擇術之晳所憂見
用心之純總之君子爲己而已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朱子語類錄 時舉 問此是本末功夫兼備否曰固是但
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根本方去點檢其餘便
悪處悪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
陳器之曰葢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
之際此心小懈卽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

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先來有此故到此不
能不萌動也
許白雲曰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
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二句明明德之事下二句
新民之事
王船山曰德之內而體於心者曰知曰仁外而飭於
身者曰莊合內外身心於一致而以所性之節文垂
之天下者曰禮知以爲入德之門仁以爲修德之實
莊以爲居德之範禮以爲昭德之符故君子博學深
思以致知去欲存理以盡仁養氣飭躬而得莊用中
於民以胥一世於中和而由乎禮葢審乎道之不可
不備而體之以全也

又曰一人之志氣即以成天下之風俗天下之心理皆在吾一人之調燮在天有自然之秩序見端於吾喜怒哀樂之中在我有不踰之準繩推廣而為化民成俗之則乃以合天下之善以昭吾之至善若其知及之矣知其大未盡其微也仁能守之矣存其實未既其文也莊以涖之矣在我者身如其心在物者見吾身未見吾心也至德之所凝未能體三王之精意而參天地之化育至道之所行未能極明倫之精微立宜民之法則以導民而養之使鼓舞於孝友祗庸之不可已以明徹人心恩及天下德威行於百姓而一時猶有未紾之頑讒後世且有變叉之治敎皆吾性中天地萬物未洽未孚之遺憾也則甚矣至善之

有如此若君子之以知止至善為學也則迎頭便須從禮上分明而抑先節治威儀以為之則祗此兩者是學者有捉摸處功極於此而事始於此故夫君子之德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莫不以知及利精義入神之用然而其所從入者則必內持之以仁外持之以莊而受其法則於禮蓋不如是則雖知及之而有得矣然而始事未密則其末流之病且有如此者是以內外交養知行並懋大其功於始斯以備其效於終也知此則為學之次序可知固不當如小注所云以仁為主矣

用誥謹案船山此說具見聖賢天德王道體用本末之實事實功不得以異於朱子而忽

之

汪雙池曰仁字本淺故猶有臨民不莊動民不以禮之失若果心德全體則必無不莊不以禮之失矣仁字以得天者言則此理本無不足以成德言則仁亦必曰心德之全以事功言則恩惠亦可謂仁如管仲不以兵車是也就一事言則一事無私一念惻隱亦可謂仁乍見孺子是也祗以知行言則㠯知謂知㠯能謂仁中庸力行近仁是也仁本祗一仁然以理言通乎上下蓋公私全理之外別無知行學問故行之亦可名為仁行得盡時便是心德全體之仁知所以開仁之先仁所以盡理之實莊以涖民動民以禮又仁中細密全盡處方守得定時猶是寬闊大略至外

不易臻也是故君子勉之於學問密之於存養慎之於威儀而必斟酌於百王之典禮以調德性而修人紀不偏舉之於志學之初而求全於從心不踰之後誠以內外身心合一之理有必然者也

又曰但言仁則為心德之全今日仁能守之此其為德唯在能守而所守者又但其知之所及則不可遽以全德歸之儻其為全德矣則如見賓承祭而何有不莊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何動之不善也此章四段一步切實一步所以約高明於平實自非聖人徹底示人則必顛倒看去說動之以禮為最易而以知之能及為極至將其用功急於求明而以禮為末矣乃合始末功用而言則緜得以幾於盡善其次第固

莊而動民以禮方得全此仁字故夫子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仁則無不善曰未善則未全乎仁可知
焦廣期曰大學八條目與此一例如云意苟未誠畢竟是知之不至道理何嘗不是然祇追重在觕面將後面看得太輕亦非正旨也
用誥謹案此二條與船山意同皆不以莊涖動禮爲小節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鹿伯順曰用違其才不止虧君子之長竝且棄小人之用可不可兩邊皆有此卽聖人治天下手段
汪雙池曰觀人者先須大小分明胷中不以小棄大亦不以小信大夫然後知人則哲能官人
黃薇香曰君子大受則修齊治平體用合一而王化行矣小人小知則吏事文章各盡專長而羣策畢矣
林次崖曰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沈無回曰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卽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卽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
焦廣期曰甚於水火卽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意
陳器之曰問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是時不計利害但求一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目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王船山曰夫子泛言蹈仁者不死若云比干雖死而不死則必身名俱殞之謂死蹈仁者之不然豈待論

哉繇夫子之泛言則蹈仁而死者盡古今求一人不得若殺身成仁者之死則値時命之不造時死之也命死之也豈仁死之哉使以比干之自靖自獻遇堯舜之主且可忠言卽使値漢文帝唐太宗亦且傾聽又其不幸而遇庸主禍亦不至剖心故忠諫者本尊主安民之道而非致死之道也諫無致死之道則比干之死非蹈仁之過與水火本有殺人之道而死者之過在蹈水火正自懸隔故曰殺身以成仁而非由仁故殺身也以此求聖人之言同條一貫如冬寒之不礙於夏暑矣
用誥謹案庚氏以殺身成仁與此章竝言其辭未瑩故朱子庞之陳氏分疏其不同之故

義至正矣得船山此說理更逝達無礙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朱子論語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纔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朱子語類時舉錄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祇如此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朱子論語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

馮厚齋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焦廣期曰人惟志於爲君子諒亦不爲何有於貞諒者介然自守而不變以爲君子之道當如是也不知擇義不精執德不宏而一意堅固賊道也必矣豈所以爲君子故別白言之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論語或問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而皆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而謝氏之意又以爲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豪釐之間尤所當察也

胡伯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襍揉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

孫夏峰曰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後食謂始終祇一敬事孳孳求無媿事君而後即安仲山甫之夙夜匪懈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已

子曰有教無類

陸稼書曰往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

焦廣期曰橫渠云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案此二節與自行束脩以上及不憤不啟兩節相類編書者之意取其文意相足張子合而論之得其旨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鹿伯順曰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蓋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趨向不可彊也經世者不可不知

汪雙池曰不相爲謀直是不可相爲謀衆善正同謀而參一邪惡者其中皆足以敗謀亂德也若第曰不能相謀而已則非聖人甚類之心矣此章愼謀之意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焦廣期曰孔子所謂辭者正謂辭命之屬其用有不可廢者耳若夫著一書名一家如諸子之流孔子未嘗教人爲之當時爲之者亦少自非史氏蓋未嘗有所謂書也

孫夏峰曰辭果達意不已何爲然非深於理者亦未易言達也如其不達言辭雖工將焉用之夫子非要人止祇是要人達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薛敬軒曰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瞽者鮮不忽易而欺紿之於此可觀聖人之氣象

又曰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眞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常人見貴人則知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李恕谷曰古者瞽必有相夫子待師如化工賦物而曰固相師之道者以爲平常自然如此也然則聖人接天地萬物莫不有道焉亦祇平常自然耳

焦廣期曰言階言席言某某若以爲周旋世故宜然卽人欲之私也若以爲禮如此不得不然則是循道之迹而遺其意非所以學聖人也聖人節節從惻怛中自然流出無不曲當卽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衞靈公第十五畢

論語經正録

儀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季氏第十六

馮厚齋曰上篇皆衞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皆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皆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孫夏峰曰季氏將伐顓臾是征伐自大夫出矣顓臾乃周天子所建之國季氏伐之祇是欲心太侈患寡患貧之念爲之也本不貧因患見爲貧本不寡因患見爲寡無辟無先王凡可以紓貧寡之患奚暇顧也不知國家之禍莫大於傾然不生於貧寡而生於不安其原起於不均均則嫌疑不生而和和則國家可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此聖人經濟也

王船山曰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自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蔣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冉有之言憂也則折之曰而必爲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爲子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脩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云後世必爲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姑爲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爲季孫憂也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君子之所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脩矣若夫其無貧無寡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牆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以顓臾爲憂之彊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

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即在是故可即以折其彊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理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脩文德爲歸患不均患不安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爲效意各有屬讀者固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脩文德以來遠人爲主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爲賓蓋因伐顓臾以啟論端則即事以遏其欲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矦出自諸矦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劉東溪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之情竆矣

顧涇陽曰所謂自諸矦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揆本尋源畢竟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

汪雙池曰此言理勢之必然以警當時之僭竊亦即上章不均不和而傾覆之意末二節再提有道益不勝神遊盛世之思而深爲斯世歎也

孫夏峰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矦出隱桓莊閔之春秋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而總之諸矦僭上大夫爲之佐陪臣竊國大夫爲之尤春秋之作所以自附於庶人之議議豈其本心哉不得已也

馮山公景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鬩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矦久矣若陪臣雖偁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矦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於其叛也襲魯也皆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旣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矦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虎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捴備焉義精而辭信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論語或問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歆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攷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移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孫夏峯曰承前章自大夫出而言三桓專公室之祿竊魯國之政其意正爲後世子孫計久遠豈知其陵上者甚以令下徵卽兆於彊之日矣

馮山公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案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沒甚可疑者史墨之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塙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朱子論語或問曰此章之旨其盡於集注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

吳可堂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黄薇香曰友直則聞其過而取法其直亦消阿曲之私友諒則進於誠復免欺譎之施友多聞則自形譾陋而不敢恃其智得備訪問而不至留其疑故進於明也便辟之辟馬氏讀爲避鄭君讀爲譬謂巧爲譬諭班固漢書佞幸傳贊又讀爲便嬖式三謂便辟者習慣其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恭也善柔馬注云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佔諞佞鄭君讀辯辯諞義同是巧言也

用誥謹案精義載張橫渠及范氏尹氏說皆

謂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集注習於
威儀工於媚說習於口語蓋承用其意黃氏
引古注證之其義益明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
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
孰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孰則內有以養其莊敬
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
夫道人善而說慕勉彊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
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
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
蔡覺軒曰三友者損益之責於外也三樂者損益之

發於中也然三友之損益與三樂之損益又未嘗不
相關
蔡覺菴曰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要銷放而不失其
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有企慕而惡娼嫉而惟見其
宏裕矣樂多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
成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爲益也樂驕樂則其志傲矣
樂佚遊則其志荒矣樂宴樂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
爲損也
孫夏峰曰從來會受盲人祇是於損者之樂占盡勝
場以爲奇福豈知樂有損益益者之樂在彼不在此
節禮樂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心安理順此
便是孔顏樂處

陸稼書曰大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所趨不同趨
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途則日損矣益
初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初不覺其損久之而
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
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
至之候則有以淸其介謹之於有益要損之時則有
以堅其志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謹卽省
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
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入彼懍
然可畏之意
黃薇香曰樂節禮樂謂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
樂之和也漢書貢禹傳引此云放古以自節是也樂

驕樂樂驕肆之樂也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
樂言燕私之樂也
用誥謹案精義范氏云禮所以修外主於敬
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外貌莊敬則作事可法
中心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爲節此
益者之樂也朱子或問以爲此說未免太重
而謂此但爲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
是非不亂於本句文義爲得矣下又云講明
不置則存之孰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孰
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
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是推言爲益之實
亦卽范氏以禮樂爲節之義黃勉齋云節禮

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放縱也則亦以禮樂自節爲說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朱子論語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

孫夏峰曰言不可不愼也況侍長者之側乎三愆莫作小失由平時不能治心故臨幾不能觀色

王船山曰若但戒人言以詩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而始有之也不侍君子非可無愆也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

法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與艸野鄙陋人一例爲伍則有終日皆愆而自以爲無愆者矣人不可以有愆而當其有愆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鑒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

陸稼書曰三愆有因放肆而然者亦有因跼促而然者皆不能養之於素所以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黄勉齋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陳定宇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心亦定向於理而已

許白雲曰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脈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脈之外爲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惟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張楊園曰齊宣王自以有好色好貨好勇之疾不可以行王道其實凡人之疾亦莫不然蓋欲之易流三

者爲甚欲熾則理微故懲忿窒慾所以爲進德之要君子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則氣可以配乎道義

尹元孚曰高景逸云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卽養氣之法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戒卽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言理益精學者所當銘諸心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朱子語類䕃錄畏天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如何方得

又賀孫錄問此三句要緊在畏天命曰然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又須是知天命天命即是天理不先知此理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戴岷隱溪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惟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爲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陳定宇曰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朱克升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閒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蔡虛齋曰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畏天實事

王船山曰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何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功夫正在畏

用誥謹案語類賀孫錄責重於知此歸重於畏二義兼之乃盡

沈闇齋曰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又曰天命之謂性不可須臾離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祇是畏天命

焦廣期曰君子畏大人如中庸所係王天下者德位兼隆固所當畏然必待此然後畏之則君子終身但有畏天命聖言而畏大人空有其心竟無其事矣以孔子言之如魯之定哀豈非庸君弱主然事之盡禮告之盡誠是亦畏大人之事也推之出事公卿禮有等差敬畏之心未嘗忘也

又曰見得聖言句句爲我而設實實體之身心皆吾所當法當戒懍然如聖人之耳提而命如何不畏若將聖言看作閑言語如塵飯塗羹是侮也

李厚菴曰朱子說敬字之義惟畏字最相近以夫子此章觀之便是學者持敬功夫有著落處終日之間常知天有正命帝有明威懍然常在心目而不敢肆而又致恭德位之人尊何聖賢之書如是而有不敬焉者寡矣明道程子喜誦易語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三者君子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饒雙峰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祇有三等若民斯爲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者窮而不通之意四面窒塞不行憤悱奮發轉來爲學如此尚可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子語類燾錄問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

祼然而患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

朱子論語或問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王船山曰思明思聰是君子警昏策惰以盡耳目之才乃復性語也存理語也而非遏欲語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遠惡色屏姦言辨之事也非思也人之從事於學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則不爲惡色姦言所蔽乃可進而思明與聰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則唯思明而明思聰而聰而後惡色姦言不得而欺蔽之內以盡其形色之性則視聽必復其聰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幾則於聲色不得苟用其視聽故大而泯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當前一聲之入耳有弗視視則必思其無不見有弗聽聽則必思其無不聞若惡色姦聲不使交吾耳目者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而非既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故思明思聰不在去蔽而但在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慎也集注云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汎言所蔽所壅則於義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簡麤疏籠罩而未得謂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故爲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語錄加以惡色姦言之目則或因有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是專以藥一人之病而戾於聖言之大義矣

張楊園曰接物耳目最先亦最速故視聽之際尤須用操存省察之力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

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事便劈

刁蒙吉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以思無益爲從思者言也君子有九思其思曰叡叡作聖之思乎

楊賓實曰九思皆視聽養淸明之體謹於物交使外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次色貌溫恭朝夕敬以持己也次言事忠敬不渝接物有常也次辨疑懲忿窒慾精義集義之事九者合而言之存誠謹幾之道全矣

何義門曰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二語每句兼敬義夾持功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汪雙池曰視聽色貌言即洪範之五事一身之用不外此五者事疑忿得又學問持守之功與前五思相爲經緯九思外已無餘事不必如陳氏思不止九之說　此但云思耳而謝上蔡言思誠何也有物有則實理也思之所以盡其實理而形無不踐乃所謂思誠也

尹元孚曰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即主一之義主一者敬也敬爲九思之一各專其一則九思皆主乎敬

無時而不自省察愼獨也愼獨即所以存心也忠而後得以人道合天道故曰忠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朱子語類錄驤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

輔漢卿曰見善如不及則衷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衷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

李厚菴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字與則字不同蓋求志是進德修業事必隱居以求之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苟有易世成名之心則志爲之奪矣達道是濟人利物事必行義以達之道之將行必自重而不自失者固義也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者亦義也苟不能進以禮退以義又或憤時絕俗而羣鳥獸則道又爲之失矣即夫子一身雖汲汲於濟時然而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雖栖栖以終老然而所在求君志不舍命也蓋進退之義固當如此故必行義而後可以達道它日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極至之論也

尹元孚曰知至而后意誠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注補出眞知二字使知之不眞則見之不堉而欲好惡之誠難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孫夏峰引或曰此春秋所爲榮義不榮勢也嘗謂天下之亂災凶盜賊爲小而賢不肖混淆爲大使人知千駟不足榮餓夫有足取則必競善懲惡而天下治矣惟此義不明臣弒君子弒父無所不至孔子此語所以遏求利者之心而作好修之氣也而世猶有棄義若屣趨富如飴者亦惑矣

黃薇香曰夷齊之餓守義而不食周祿也韓子曰武

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墨胎之封也權衡於父子軍國之閒而軍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閒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衆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此誣說也近俞長城言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亦說之不可據者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孫夏峰曰它人以爲道有異聖人原無所容其異也它人見爲子可私聖人原無所容其私也詩禮之訓伯魚與諸弟子孰不聞此外求異私心也遂以爲遠其子亦私心也陳亢到底未得分曉

張楊園曰伯魚之對子禽辭氣溫恭其得於詩禮者深矣記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玩其氣象蓋誠有之

王伯厚曰孔庭之敎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敎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襍說不與焉荀子觀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

聖人

張孝先曰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張子厚敎人以禮爲先禮者立身之幹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蔡覺軒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衞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

王船山曰先王制名以定分著在禮經天下遵之舊矣或有亢而妄自尊者或有陵夷而降其稱者故魯論節取而志之天子有后其下有邦君之妻不可亢也卿大夫有內子其上有邦君之妻不可夷也后之下爲三夫人邦君之妻視天子之貿妾故與同名曰夫人君稱之因其秩而目言之以奉王章以立侯度也夫人自稱曰小童稱於君稱於賓客謙也猶孤寡不穀之辭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系之君以體之敵仍其秩不待尊而自尊也使者以帛璧盲鄰國而其辭曰寡小君猶君之稱而加之小以明無二尊齊之君以明有同貿也異邦之使來致盲於夫人亦曰君夫人與其國之夫人均則稱亦均所重在主人無異

乎其臣也凡夫人之稱盡於此先王之義協而情順其孰得而亂之

論語季氏第十六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論語或問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荅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

吳可堂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

輔漢卿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荅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祇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

胡雲峰曰此一事亘而見聖人之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亾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之極閒暇它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彭魯岡曰聖人以誠待人何孔子於陽貨必瞯亾而往拜之曰率性應物者誠也明知其為小人而曲意以君子待之甘墮術中謂率仁智之性乎不誠甚矣

郝楚望曰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為問荅以斷其事如史記畱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者墓表賢者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為漢王語即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語類僩錄性相近是統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朱子論語或問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

饒雙峰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不同

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

魏莊渠校曰攷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性從生故假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喪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夫子言此非正爲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爲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可以喪疑於孔孟言性異同之際

矣

呂涇野曰夫子此語與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般夫子說性元是善者本相近但後加習染便遠矣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者須臾離之便不是但子思恐人不識性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

孫夏峰曰此因人以善惡相遠者歸咎於性故爲性分解猶云咎不在性而在習欲人愼習之意所以特從習中拈出近字從遠字生來到底人心豈有不喜善惡惡者亂臣賊子淸夜何嘗不媿悔即此便是相近

魏庸齋曰先儒謂此性爲指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

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了了矣祗要慎所習耳故下節緊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

雷翠庭鋐曰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善與孔子無二旨也

潘彥輔曰性相近卽是性善特理墮於氣質而善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雖有此不同而同於善故曰相近孔子孟子之言性豈有異哉

方植之曰孔子所謂相近是言氣質之性說相近須是有兩般天之所命祗是一般朱子解此直是精微譬如金重於羽一鈎金之偶少則不勝一輿羽之重而金之性重羽之性輕不改也推之焦土使枯激水在山鬱火使滅而流溼就燥發生之性不改也夫性善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所稱蓋如此若夫中人可上可下此則視其所稟所習之分數稟氣有偏先天也習則後起也苟未至於甚則皆可移孔子此說較孟子爲周徧而要非謂性之本體有不善與孟子之言有殊孟子特舉其最初者以立教亦非於孔子之言有背但未及詳說耳孔子曰有教無類中庸修道之謂教所以教者教此氣稟之偏不至於下愚與移於習者耳使其性非本善亦何可教孟子所謂性善亦謂人皆可與爲善而愼毋棄而不教及自暴自棄焉耳而豈謂滿街皆是性善之聖人不待教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論語或問問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邪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

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邪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汚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攷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朱子語類錄木之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

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自
有不移之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
爲堯舜夫子說者祇如此伊川又推其說須知其異
而不害其爲同
汪雙池曰此獨以氣質言也上知者明通之至則義
理昭著習自不得而染之下愚者蔽塞之至則性中
纖善之本然亦無處得發見故自開啟不來顧自暴
者雖言非禮義亦知此爲禮此爲義自棄者雖不能
居仁由義亦知仁義是好事此便是其性中善處雖
下愚不移究無害於孟子之言性善也但虎狼父子
蠭蟻君臣禽獸中且有此理著見處而人至下愚則
其蔽塞之至已與禽獸不遠此譬如盲目聰明本人

之常然亦有生而聾瞽者乃天地之姦氣非生人之
常理也夫子此章雖言不移而意實在能移意謂除
此上知下愚或者移之不動然天下何能多得上知
亦豈盡出下愚是天下之人究皆相近而習皆能移
益見習之不可不慎而斷不可諉之成性矣非言性
亦有惡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黄勉齋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
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
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
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
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擾乎下矣小人在下
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擾乎下下順乎上安有
不治者乎
熊勿軒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
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汪雙池曰道無不包禮樂亦無所不在道爲事物體
統如在人之子臣弟友在身之貌言視聽是其大綱
處而禮樂則緯貫於倫事之中至細至微以經綸天
下之大經而維持涵養之以底於肫肫之地者故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盡乎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是故

三代教人祇有禮樂政刑不過爲禮樂之輔目是則
禮樂之外別無道學禮樂之外亦別無以學道也禮
盡道之細固矣若樂則似有遐處如何曰禮與樂祇
一串事並不能離凡自外以飭其身者皆是禮自內
以達於情者皆是樂故古人歌詠弦誦無故不撤律
呂琴瑟是樂之用處而子臣弟友間之慎忱懇摯貌
言視聽之和順從容尤爲樂之精神試看周禮教國
子之所謂樂德樂語虞書教冑子之所謂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意思爲何如禮樂不止
弦歌而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
學襍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不弦歌則無
以習禮樂之事而何以通其道是弦歌自是教禮樂

之實落處邑人弦歌則凡六禮七教節文度數自無不皆所服習可知此所以聞之而喜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朱子語類錄必大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其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如何能興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

許白雲曰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宏雖入亂邦必不為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曹月川曰陽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不見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為畔臣勢不得來見故欲見而召不害為嚮慕之誠虎不來見又瞰亡歸之豚其意譎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舉耳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夫為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歟

焦廣期曰觀左氏所記不狃在吳告叔孫輒吳王語及率師故道險事則其心之所存與陽虎大異亦可見矣召而欲往不亦宜乎若謂聖人志存東周偶有感觸不問何人便慨然褰裳者殆失之矣

又曰齊一變可至魯魯一變可至道此賢人所知亦今之學者所共信也至因公山以興東周之治則自子貢以下如子路輩蓋有不能知不能信者矣而況於今之學者乎故曰聖不可知之謂神性命事功一也

姚惜抱曰大臣受君命以有其臣臣之受命於大夫者受命於國君者也不幸而大夫背君則奚從曰諫主以正之以從君可也不聽則舍而去之以潔身可也助主而畔君則為亂賊當誅然則助其君而畔其主可乎曰苟為其人奚為而不可湯武奉天而誅其王家臣而有如湯武則亦將奉君而誅主是二者非常之事也然而聖賢行之亦以為常道然何也其心與天一也從天而誅於道奚歉焉公山弗擾之畔畔季氏也佛肸之畔畔趙氏也季氏趙氏魯晉之逆臣也使孔子為之輔弱君絀彊主信大義於天下王者之治可復見東周可為也彼弗擾佛肸非其人也雖非其人苟一惟孔子是從則亦可用以行吾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豈虛語哉苟不一惟孔子是從其閒

少有為利之志則小人之為亂者而已是其是非閒不容髮非子路道所能至亦非其智所能知也夫子之言蓋引而不盡云

黃薇香曰弗擾召孔子者時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傳事當在定公八年史記以為在九年或失之也據注言陽虎執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若左傳定公十二年載弗擾襲魯事在孔子仕魯之日非此初畔而召之時崔東壁合兩事為一遂疑聖經之僞下經言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決非仕魯時之言崔氏胡不重復經文哉

又曰公山弗擾旃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虜叔孫輒之勸吳伐魯事見左傳則非拔不能改過之人注引

程子說是也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為名其召夫子也必以為三桓歸政己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辭為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之子孫微弗擾之畔亦在虎奔失援之時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機而欲往往而謀果行一歸政一歸邑去大都耦國之彊挽政逮大夫之失綱紀已肅盛治可次第舉矣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為先亦此道耳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為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成卒未墮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兆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言敏者是人之為事能勤敏便此心不至閒斷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曰不敏於事則有怠忽之意怠忽則心不存而閒斷多便是不仁也

黃勉齋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襍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

輔漢卿曰是心一有閒斷之時則亾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徧而仁

之體用備矣

孫夏峰曰天下原與我不隔己私隔之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祇是著力做功夫克去己私而已不侮得眾人任有功足使是天下歸仁

孫夏峰引或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人各得其心盛德大業悉備於此故曰仁恭則不侮等句非效也言必至此而後無虧欠皆能行盡頭處古之聖賢所講求者皆帝王將相之具其見於六經與平居師弟子之閒多類此

鹿伯順曰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眾人

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脈處不外
吾心也正與於天下字相關
彭㗚岡曰孔子荅子張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非言
君相之事與曰九經所言何一非君相事身有顯晦
盡性之學無顯晦五者一也天下之人心一也布衣
君相有何分別雖感應之遠近視地與位之崇卑而
要之可近卽可遠感而不應者行未實也
又曰恭寬信敏惠人心之全德也爲仁者不徒能知
能言而能一一實踐之是謂全德
王船山曰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寬信敏惠行之
五常百行道也恭寬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於理
言之則善有萬於心言之則五者盡之矣故知夫子

之以此五者荅子張理已極功已全要無遺也看聖
人言語須看得合一處透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等無不以此五者行之
全體大用互相成而無礙
焦廣期曰眞能恭則必不侮未到不侮祇是恭有未
至敎其專求諸己非以效歆之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金仁山曰以末二句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
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
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

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皋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
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
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
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
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又豈足以拘
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黃微香曰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翟晴江據此以佛肸爲范
中行家邑宰晢說以佛肸爲趙氏宰不如翟說之塙
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
趙氏討中牟之助范氏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
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

趙氏邑終不服趙氏畔晉入齊也翟氏謂佛肸於晉
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且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
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聖
人神能知幾故欲往以救之式三謂弗擾畔季氏佛
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爲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
而安公室自攻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爲難宋
齊魯衛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肸叛趙而助
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鄰國此翟氏所謂佛肸於范
中行猶爲義也
又曰能繫不食匏瓜拘於用夫子則通於用行止操
縱之有道者也上言不磷不緇言不善之不浼己此
言己之善適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黃勉齋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目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閒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蔡覺軒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孫夏峰曰未學以前六言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德

而曰言也好學者祇於人倫物理之閒討求天理之眞境界一學既透六蔽自除夫子自許好學者以此毋以之勉及門士亦如此

尹元孚曰好亦非浮慕其名但從好之則所行未免有任心之失有好學亦非從博乃研窮其當然之理亦非各因所好始各有所學祇是一學理到極明處凡美德之在我者隨其所好自無不出之恰好恰好自無蔽矣

王巳山曰六言或根於氣稟或隨人意見任氣則性偏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逐見則心昧好學所以充拓聞見而不拘於墟何謂好學祇是格物窮理

黃薇香曰仁知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誥言節性非從言嗜慾之節嗜慾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有以節之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其知此者也後儒以明心見性爲宗旨而無學以擴充之節制之則六蔽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爾

王船山曰雙峰剛體勇用之說殊不分曉凡言體用初非二致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有是用必固有是體是言體而用固在言用而體固存矣勇而無勇之體則勇爲浮氣而不成其勇剛而無用則中懷內歉而

亦何以知其爲剛故剛亦有剛之用勇自有勇之體亦與仁知信直之各爲體用者等蓋剛者自守則厲體不爲物屈用之謂也勇者果決敢爲體遇事不怯用之謂也故體雖不剛要不害其爲勇如劉琨祖逖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於爲義是不剛而勇也用雖不勇要不害其爲剛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無喜於任事之意而終不爲物下是不勇而剛也好剛而不好學所謂剛愎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輕世陵物之謂好勇而不好學祇是勇於有爲便不復顧名節故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紊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何義門曰次節立志三節修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敎歸敦厚又就修己應事之重者言之

焦廣期曰門弟子豈有不肄業三百者而夫子云然正以詩自可興其讀之而不能興或稍有感發𢀖浮然惡可已之勢則學之之心未誠而功力不加也故夫子敎之餘放此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語類𢌿錄問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𢀖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𢀖所見

曰己一身一家已自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

徐菴齋問曰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本原而欲施之家國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

孫夏峰曰爲字是於實境上體認實理以己之神想見文王之神於修齊之閒

用語謹案朱子論癸巳論語說曰敬夫云爲者躬行其實也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旨爲祇是誦讀講貫朱子以文義解之如此夏峰此說乃兼躬行之義

黃薇香曰正値也當也面嚮也當牆而嚮之立不得其門不闚其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趙格菴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馮厚齋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差等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𢀖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爲而發也

鹿伯順曰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迹而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眞途人亦具特自爲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胡雲峰曰易泰卦以内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内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内藴柔之惡也

沈闇齋曰色厲内荏𢀖居敬之功也敬以直内則常存其天德之剛有息則餒人欲餒之也色厲内荏所謂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黃勉齋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爲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爲鄉原所

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爲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爲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黃薇香曰古今士術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恍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揣梭而持兩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惑之矣已無立志復使鄉人迷於正道故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黃勉齋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眞不足以爲學也

錢白石曰道聽者泛聽於人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徑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也

孫夏峰曰中無所得彊以聒人彼豈不儼然自負爲德不知正德之棄也德之棄較德之賊雖減等然口耳之學自誤誤人所關亦非細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李岱雲曰開章揭出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早具知人之識以嚴辨之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至不被其籠絡招致尙是後一層雖我不爲其所援引而彼之無所不至已無可柰何矣非聖人意也

李二曲曰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之術及登仕版止知眈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陳定宇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並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僞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胡雲峰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者

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爲疾

黃薇香曰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已謬也矜意有所挾持也矜而廉愚而直俱謂之疾朱子謂肆廉直兼美惡也忿戾者妬人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也

潘彥輔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是詐卽愚也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又自以詐爲智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非二字衡之而詐之愚伎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

黄勉齋曰是非善惡㝡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

輔漢卿曰氣數難得相値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雜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閒每惡其襍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

薛敬軒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亾皆由於此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語類𬽦録問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祇是不消得說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何須要說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亦盡做處亦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

饒雙峰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其躬行處體認莫祇於其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佗實事看若祇就言語上求祇將佗空言看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說行處無非至理此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上求

蔡覺軒曰集注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要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薛敬軒曰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閒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夏用九曰子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聖門唯顏子之如愚近之學者不言而躬行極其功希聖希天不越乎此天無言而四時行

百物生此天之盛德也天也聖人也一也學者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王船山曰夫子㝍地說予欲無言意義自是廣遠淡至先儒於此祇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上理會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致其疑問而夫子所答則又於成己成物一本原處見得雖爲小子述計亦不在言也若子貢未問一劈則夫子初不從教人起義向後再言天何言哉非複辭也前云天何言哉言天之所以爲天者不言也後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行四時者亦不在言也蓋自言曰言語人曰語言非語也抑非必喋喋多出於口而後爲

言也有所論辨而著之簡編者皆是也聖人見道之大非可以言說為功而抑見道之切誠有其德斯誠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故嘗曰訥曰恥曰怍曰訒至此而更云無言則終日乾乾以體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閒之而有所息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　曰天何言哉則體天德者不當以言矣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雖如子貢之為小子慮者亦即以成己者成之而不在言矣此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說也非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說也聖人所以自強不息顯諸仁藏諸用洗心而退藏於密者也聖人之德亘順矣從欲不踰矣盈

存而皆道則終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晝夜也夫何言哉密與萬物為裁成輔相而顯與達道達德為誠明也以此成己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此成物而篤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學焉相與終日於博文約禮之中亦下學而上達矣是夫子非虛欲之也欲無言則終無言也時而行也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時而藏也則祖二帝述三王刪詩書定禮樂因魯史以成春秋而百王之大法以昭蓋未嘗取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此聖人所以成己而成物者夫何言哉

用諸謹案朱子早年之說亦不以予欲無言專為門人而發延平荅問云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某恐此句從聖人存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流出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後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得甚佳但云存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流出恐不消如此說祇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

言可知旨歸矣朱子記延平之說如此船山此論可謂得聖人予欲無言之旨歸

焦廣期曰以孔子覗存聖已覺言說之多故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識之實理惟心得者為有益也又曰是不待言非不可言亦非不能言理無不可言者聖人亦無不能言者但此理必須言而顯則此發見昭著者又是何物得無習而不察邪予欲無言是要人不徒求之言非以為有言反成障礙不若默默相對不立語言文字目擊而道已存也

潘彥輔曰予欲無言章欲人重行耳無行不與即此章之義亦須於行字著眼講者謂妙道精義無俟於言此居然閒拈花微笑之風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輔漢卿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者然其所以得辠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

王宇泰曰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教之若以施之朋友尊賢則亢矣覩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聲色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焦廣期曰辭以疾是古人之通辭不得謂之不誠以疾爲辭其人自當會意然又有眞疾者孔子於孺悲

正欲使知其非疾故取瑟而歌正見聖人之誠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許白雲曰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哀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仁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馮厚齋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又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

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蔡虛齋曰孔子語一節深一節第二節見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節見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始終祇是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爲

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孫夏峰曰三年之喪念父母罔極之變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仁人孝子之心正禮之所以不壞而樂之所以不崩宰我列言語之科乃以此爲解而曰期可已矣又於食稻衣錦而安之何至莾昧如此愚嘗想其意蓋目覩居喪者之不中禮也與其食稻衣錦於期之內竊覬禮之名而亾禮之實何如眞實行之卽期可已矣或有激於中故疑而相質未可知也夫子爲千萬世名教之主故始終以大義責之使反求而自得其本心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朱子語類賀孫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辟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如今讀書心便主於讀書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辟
胡雲峰曰心活物也用之常活不用則死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隨所用而自合乎天理者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常用之於天理者也此則愚不肖之心終日無所用此天理之所以不存而人心之所以死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輔漢卿曰尙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
孫夏峰曰勇亦有不能伸之時而內在於欲外靡於物也義以爲上則欲物不得而撓之矣故其勇也大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偁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朱子論語或問偁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稚勸勉媿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意薄悖逆亾亂之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勇謂材力彊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
朱子語類時舉　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孫夏峰曰維持世教在國法則賞窮而罰佐之在人心則好窮而惡佐之君子之惡惡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心術之不正俱爲人心世道之防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蔡虛齋曰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孫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馮少墟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於女子小人不知此兩人尤是難養者可見學問甚微可忽

汪雙池曰此言修身齊家者不可有一事之可輕一物之可慢毋謂僕妾微賤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處之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必本於身以惡變之心行天擇之禮亂本亟矣所謂莊以涖之慈以畜之也君喪禮讓則一國亂身喪禮讓則一家亂女戎宦者之禍天下僕妾之禍一家皆恩不素孚分不素定之故也夫子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胡雲峰曰集注所謂及時遷善改過者年至四十時已過中不以善者固不足畏不能及時改過至以惡著則終此而已矣

論語陽貨第十七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微子第十八

黃勉齋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備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竊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仁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

乃顛隮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案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恐此說亦未盡善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祇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朱子文集答李時可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祇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祇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彊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又答董叔重問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畱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妄謂微子

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它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徑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過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過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唯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恤而未有毫釐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

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囚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祇一般箕子亦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亦非要爲奴祇被紂囚繫因佯狂爲奴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亦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辠故因得佯狂然其處此最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卻守得定

胡雲峰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憂君愛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注特下不咈二字蓋三子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存其心之德也

陳安卿曰仁一也而言之不同以理言則心德之全而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及憲問等章之所謂仁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若三仁夷齊與子文文子等章之所謂仁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然以心言者是以平日統體言之也以事言者是於臨事變中因以覩其心體之云爾非姑指一事而言其實亦非有二義也

劉直齋曰莊中至誠惻怛四字已說盡三仁曲折蓋至誠全體也惻怛大用也至誠性也惻怛情也其心則惟一理而已故曰仁也

黃薇香曰微子去之辠疏以爲去殷歸周未足據蔡氏書傳言適周在克殷之後此時特去位而逃於外其說爲長或謂去王朝而之國則國在畿內不得言去也爲之奴者辠隸之奴也周官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夏書云奴戮殷亦有是制武王勝殷釋囚是其徵也

用誥謹案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在比干諫死之後饒雙峰蔡虛齋以爲當從論語近朱氏彬據宋世家敘三仁去與奴與死之先後與論語合矣然殷紀宋世家既先言微子之去而宋世家於紂殺比干後又曰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

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
去遂行是史遷猶未能塙指其先後牴牾如
此後之人豈可臆說耶殷紀宋世家皆有微
子諫紂之文宋世家又有紂爲淫泆箕子諫
紂不聽之語可證後儒微箕未諫之誤至殷
紀曰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
奴則謬誣實甚可以義斷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
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
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
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
而復仕旣三黜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
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
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它國矣若
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它國也其言汎
然若甚所指葢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
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朱子語類廣錄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
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不恭之意故記者以孔子
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
得爲中道曰亦是如此孟子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
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
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
劉東溪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爲士師三黜
而不變其道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
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節
守也三公尙不能易而況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爲屈彼顧自謂有直以
行乎其閒是以不屑去也
汪雙池曰此篇所紀往古實行及當時隱逸之人皆
當以夫子對看孔子行二章見孔子可去而去不苟
合而非遯世而楚狂三章又見孔子惓惓救世之志
不能一日忘仁至義盡而必非徇人枉己此子之甚
可甚不可也三仁甚閒亦是所處之時位當然若柳
下惠則視一世皆枉道楚狂沮溺丈人輩又視斯世
之人爲若浼其趣皆異於聖人而各有所偏主矣大
師摯諸人寶挹孔子流風而周公之訓八士之盛又
夫子所有志焉而未之逮見者也此章以本章玩之
則惠之和而介可見以下二章參之則孔子之時中
而惠之不恭亦可見矣孟子每以孔子與伯夷伊尹
柳下惠並言而要歸願學孔子皆此篇之意也
焦廣期曰集注胡氏謂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辭而亾
之案本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三黜不去不謂之降辱乎不肎枉道老於父母

之國所謂中倫中慮者也孔子斷之之辭何以加於此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語類㮣錄問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閒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馮厚齋曰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彊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猜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閒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閒而嬰乃謂絫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

劉叔倪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金仁山曰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繫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甚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因之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盲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督四逢卻齊而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彊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侵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侵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

不肎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肎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旣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閒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閒魯之用孔子豈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閒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彊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今紀綱旣定外侮旣御魯旣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

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疏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

黃薇香曰女樂之歸夫子有諫止之辭韓非子內儲說言犂且謀女樂事云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又云旣歸女樂仲尼諫不聽是也諫止之辭史傳不詳而後人遂疑行之甚遽失之也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於是年實未去魯俟十三年春郊膰不至而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安得謂去魯爲無諫女樂事此不言不致膰肉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

用誥謹案語類可學錄云女樂事論語所載

與史記異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之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據此錄是朱子亦以聖人不諫而行爲疑如黃氏所攷乃備見當日情事可無匆遽之疑又案集注以此事爲定公十四年據史記孔子世家也江慎修攷之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衞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

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
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益女樂事
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云魯實在十三年春
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
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蒲稅政
即佗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禆也

劉叔倪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
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
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
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
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犁
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
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韓
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
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殊合事
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
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
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
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追孔子以不得不行

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彊
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
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丙蕭子曰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皆無意於遇孔子而
遇之者也楚狂則有意於遇孔子而遇之者也狂楚
人也楚之有道無道可仕不可仕見之審矣聞孔子
將之楚故歌以迎之患孔子之不必適楚故歌以止
之車轍矢音敬愛兼至勸戒互陳若惟恐孔子羅於
從政之殆者卒之受困於陳蔡見沮於子西吾道之

窮楚狂若先料之有心哉狂也

王船山曰集注於佞人殆與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
慶源云旣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則似謂孔子從政
則有仕路風波之憂恐非接輿之意今之從政者殆
而與夫子所言斗筲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險也亦
以其姦邪傾險不足與同有爲也集注太略以言佞
人者參觀之自得

何義門曰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
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汪雙池曰以下數章皆見聖人之不忍於避世也接
輿諸人高蹈之風致自不可及其譏孔子處亦非謂
孔子果趨慕榮祿同於俗情但世不可爲而勞勞車

馬遷爲孔子皆耳顧天下莫不可爲之時而隱士必以爲不可爲則聖人之見遠而隱士之見膠天下有不忍絕之情而隱士必果於忘世則聖人之情仁而隱士之情忍天下有不可逃之義而隱士祇潔其一身則聖人之德溥而隱士之德孤故隱士每冷譏孔子而孔子亦惓惓於隱士欲與之語以廣其志此聖人之至教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輔漢卿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盡備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又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勢艱亂而已其仁民之心乎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子語類閎祖錄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內如丈人直是截斷祇見一邊

又賀孫錄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義字似有兩意曰義總去就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祇說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都無此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至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

饒雙峰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行者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已卻不可不行其義

王船山曰天生我爲人則統之於君天生我爲君子則所效爲仕懍然不敢亢之心自見之皇然不敢康之志故君子不以天下爲隆汙而以此身爲分義凡

以爲仕許者非慎才而欲見不可見而始已也亦非僅哀斯民之疾苦而思拯之也葢以義在必行而不可任貧賤驕人之氣以廢大倫也　葢聖人之必於仕也有三道之欲行一也仁之不忍忘世二也義之不可廢大倫三也人知仕以行道而已言及於仁而聖人之心合天下爲一心言及於義而聖人之心且通萬世爲一理故聖人仕止久速之時中一稱義之用也而義極至矣哉

何義門曰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汪雙池曰君臣父子長幼朋友皆發乎天性之自然隨在而當盡其道也道之當然處皆義而義莫大於君臣凡在下位莫非人臣臣則得君而事以佐天下自爲吾分之所當然雖君之德輝未可期而此心不容不盡故曰仕以行義

黄薇香曰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者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運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遽諉爲天運之否也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不行而周流列國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求親之底豫果求之而仍不能底豫乃限於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未嘗已也若丈人者親不能底豫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倫孟子曰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

黄勉齋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即此三章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

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遯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遯逸之意一有自遯逸之意胸中即有可不可非所解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

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己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

輔漢卿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仲廱還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致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王巳山曰言行是人一生大節若非降志辱身而言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爲中正之道惟是惠連降志辱身矣而其言自中倫行自中慮葢其所以中倫中慮者即在降志辱身處見則其降非猶夫人之降其辱非猶夫人之辱此其所以爲惠連之逸故曰其斯而已矣如此看方得聖人微顯闡幽意

汪雙池曰夫子自表其不爲逸民之心非自誇其出於逸民之上然聖神中正之至已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又夫子之無可無不可祗是無意必固我隨時處中非有意求異於逸民若漢儒謂不夷不惠淸和之閒則是子莫之執中而已而運水搬柴莫非是道竝事上都無可不可則又佛氏之邪說不可以相混也

焦廣期曰逸民之有可有不可各行其是原非有害於義但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於義更精更純覺夷惠之徒未免執而不化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黃勉齋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沒不可以復仕也

蔡覺菴引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爲祿仕仕於伶官者多矣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王遺音猒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之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攷也

金仁山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淸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沒不肎舞八佾於季氏歌雝於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王船山曰君子以此而育天下之人才親親賢賢竝行而不相悖爲功爲過交勸而以相成國有與立也民有與依也施之後世而賢臣弗絕斯周初之所以盛而後世改其道以之於名法則賢者隱矣

汪雙池曰時賢於此章或說成彊幹弱枝收拾人心作用則計功謀利之私與元聖開國典謨相去遠矣又尊賢親親本周公遺訓此章是矣而史氏乃謂伯

魯三季報政尊賢親親周公有魯其北面事齊之語其不足信可知且魯之積弱與三桓之橫逆乃後世失道使然豈親親之故也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王船山曰人才之盛化人者之休養之也仁以育之而人嚮乎仁惡果於忘世者爲義以處之而人喩於義惡傲上孤立者爲此人之感於上而起也而人之所助天必佑之和氣充而善氣集故以先王先公之澤生其時者異爲周之化人盛矣於是賢者之生不可勝紀尤異者八士而集於一家一家而八士產於一母一母而八子四乳而生而八子者又皆周多士之選也嗚呼豈非天哉而天不虛佑則先王先公親親尊賢恆故掄才之德實有以獎皇天而昌其後乃當其盛天不可期而期其生也不爽及其衰則聚數姓之子講治於一堂而且散而之四方何怪乎田野之多賢而聖人之道終不行於齊魯哉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聖人之栖栖不舍以盡至仁明大義則不見知於人而不尤人不見佑於天而不怨天斯其爲不可及歟記者褋著之篇其意誠深矣

論語微子第十八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張第十九

黃勉齋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

王船山曰孔子沒弟子分教於四方而各一說雖皆原本於聖人之道而所得者殊則所言者異曾子之言皆中心惻怛之發也於聖學之本爲獨深焉子貢見道明故知聖至而非學者之所易體也子游之言過簡而知本子夏近於執矣而務實學者循序而進焉其尙求之子夏而無失乎子張氏之爲儒意遠而言傲忽故同學者輕之亘有以哉觀於子張之言而曾子之不可及愈見矣

焦廣期曰子夏之言迫切子張之言恢張子游之言通率子貢之言警敏曾子之言敦篤門人集而錄之以爲聖人之遺意存焉而諸子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可見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眞西山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陳定宇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誠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黄薇香曰其可已矣責士必全四者之大節也呂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潘彦輔曰如此章議論與子路何異觀成人章夊節及檀弓篇子路論喪祭處可見子路正大高明之槩而子張晚季進德亦遂有此踏實之言朱子注曰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亦斬釘截鐵語也

又曰柴也愚章大病痛是僻其餘皆不失為君子子張至發明致命思義一段義理則病已厺盡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今日庶幾乎是踏著實地塌有所得之言與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相似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弘之為寛廣柰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胷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寛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寛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

朱子語類可學錄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不能容人己亦自不能容故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生萬般病痛

又僩錄如何得其信之篤須是自厺理會今人固有與之說而信不篤者須要自信始得

輔漢卿曰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始鋭終怠終亦必亡而已矣

潘彦輔曰子曰篤信好學子張曰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未有信道不篤而能好學者也張之堂堂見及於此淘洗深矣史冊中半截人品勿謂後來改轍仍是當初隱微處信得不篤耳信道篤自歇手

不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疏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己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柰何曰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孫夏峰曰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可見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焉惟交是親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聖人論交定交之旨子張所聞云云特厚德載物之意非所以訓門人小子也使子夏子張之言折衷於孔子吾知必不愈子張絀子夏也

王船山曰合二子之言觀之子夏之言拒固過於隘矣其人雖不可而既欲交於君子則姑與其進而徐視其改否以爲合離可也然而子夏之志則正矣可不可之涇渭不得不分而朋友人倫之重不容輕且道未至者尤恐其爲損也若子張之所聞乃君子馭臣民柔遠人之道而非所諭於交友友也而可以容言則納垢藏污而交道廢矣其大賢與則氣味自不與匪人而相得故在上則有刑賞之殊在下則有邪正之辨如其不賢也正宜親有道而遠不肖以防其陷溺人或拒我自守愈不得不嚴日與小人爲徒而終見擯於有道則子夏之言拒亦未爲過也子張修名譽而無實殉物而失己學者終當以子夏爲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

黃勉齋曰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爲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

黄勉齋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王船山曰其能日知也非聰明之日生也乃求知之功不間於一日不恃其有所知而遂置其餘其能月無忘也非便習之已熟也乃必能之志不懈於經月不自謂已能而見無餘味也非好學而如是乎

楊賓實曰每日所知是零星者至帀月則徧加溫理

不令遺忘常常如此則每月所得會聚於心交相參伍印證漸至融洽貫通有心得之趣矣　默而識之與學而不厭是分兩層相承說此章則就無忘見其好學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雖上哲之姿猶必服膺弗失百倍其功孔門之教然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語類必大錄此四事是爲學功夫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目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又安卿錄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曰博學是皆要理會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功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汎汎外面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之心焉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汎濫走作在此不放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眞西山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李厚菴曰博學未足以爲仁然不博學則功夫無所

依據故夫子言博學之又言學以聚之皆以是爲僃皆也至能篤志則心有所存而專一不貳矣切問則意有所爲而事事必返諸己矣近思則以心體之以身驗之而此理幾於在我矣故曰仁在其中子夏言未學必謂之學意偏於言行此言仁在其中意又偏於言學先儒嘗譏之然可見其兩下用功各有得力處豈後世學者所可及哉

陸稼書曰學者不可不好問而問又不可不切葢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問者亦無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之事皆非切問

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然能切又賢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疏

王船山曰所學所問仁所散見之理也博以盡其藏切以要諸實志之篤而無忘而引而近之以思吾之所以體其學問之實則卽此而仁之爲用在所學所問所思所志之中博焉切焉心之專於所事者也博則無暇於旁馳切則不殉於名象志加厲焉以純固其情而極思之量以近守其心而不以利欲襍吾學問之氣則卽此而仁之爲體於其博之篤之切之近之之中而存

又曰集注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所存者固有所存也與元稟云事皆有益意亦無殊特以

言事不如言所存之該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熟之有得者深耳圈外注載程子之言祇一條是心不外馳之意第二條是所存自熟之旨存者存其理也存學問思志所得之理也朱子之意緣人之求仁者或祇在應事接物上尋討則始於事物求仁繼且因應事接物之多歧遂引此心向功利上去此外馳之麤者也若其不然則又空置此心向空洞無物處索見本體因與高遠無實之興致相取此外馳之精者也麤者之入於害也易見而其害猶淺精者害愈深則馳愈甚日日自以爲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駸駸入於無父無君之教載胥及溺而不自知若能於此四者用功不卽與事物俱流而實以與萬事萬物成極深研幾之體則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馳於仁外矣而豈假此以閑制其心之謂哉云所存者卽存仁也存仁之顯諸事理者也存夫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擇乎仁而有得者也蓋心原以應事而事必有其理其事其理則皆散見於文而可學也博學而切問則事之有其理者可得而見矣篤志以必爲而又近思之以求體驗之有得則以理應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爲功而不舍則於仁之卽吾身而具卽事理而顯者無不見焉亦如此以爲功則所以體仁者皆得其實固卽此學問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而體之也故曰仁在其中

焦廣期曰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所字以理言若祇

閉目靜坐亦能收攝此心然不得爲仁者空寂之心非仁也旣博學又篤志旣切問又近思如此做致知功夫此心俱打併在義理上所以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蔡覺菴曰致如致人致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於學道其有不可致者乎

孫夏峰曰人原離道不得但不學則道自與人相離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自得所謂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蘇子瞻曰道可致而不可求如斯

又曰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

致道學以致其道者也學字見專務意精神極而變
化生其中矣積精氣以通之謂致致也者我不往而
彼自來
王船山曰學者修言道而疏於學則無體道之實功
而其求至於道之心亦未篤也夫學何爲也非修誦
習之博也非摹倣古人之迹以自衺異爲君子也以
人各有其當行之道不至焉必求致也而非學無以
盡道之用而通其變化抑非學無以定己之志而靜
其神明則其於學也日有化月有省瞬有養息有存
以遇古人於心而復吾性之知能也必無不盡也而
後道可集於吾心而行焉皆得也不然慕道而無求
道之功何足以爲君子乎

仇滄柱曰集注兩說相須所以必重荐說者蓋百工
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
可致世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學或暫學而
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
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有不能致其道者
學兼致知力行卽所謂博文約禮之序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胡雲峰曰此章當與下章所謂君子之過同看蓋君
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
也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從
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王方麓曰夫過出無心文出有意集注曰重其過則

見其恥過化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
人飾非之辠而深戒夫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王方麓曰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
於容貌辭氣者自然如此貌不期然而莊也色不期
然而和也言不期然而塙也本是一時俱備但自它
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卽則視其色聽則聞其言爾儼
然朱子謂聖人德盛則自然尊嚴想其揚休山立德
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
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朱子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
仁影子此句最可味厲當訓嚴而云塙者蓋曰嚴則

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塙則是是非非塙乎不易之
義形容言厲最切謝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
彝常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胡敬齋謂揚子雲之言
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塙也觀此則注義
益明矣
黄薇香曰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凡人遥
望君子之道貌者未卽之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和煦也及其就與之交
則心氣稡醖情意親厚以君子爲和煦可愛幾忘乎
君子之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則有持之必正守
之甚嚴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道義則不可寬假也
望之卽之與聽言其變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鹿伯順曰信字就平日說除勞亦有當先布之恩澤除諫亦有當先盡之職業此是用力處到既信而勞不爲厲諫不爲謗是得力處

黄薇香曰注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程伯子不容於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莊意如此

林次崖曰信而後諫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爲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苟非爲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胡伯量曰觀人之道取大節而略小失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者不必致意則將並其大者失之矣

王船山曰觀人者有不必求備之道焉責之於動履之微而曲謹之士進而志義之君子且見疵焉失之也多矣如其於綱常名教之大信之心而施之行者皆天理民彝當然之則無有踰也則一介之取與片語之從違或入於閑之中亦或出於閑之外而言不足法行不足則焉則亦許之可矣必欲求全焉則飾忠飾信而大義皎然多得之於僞士矣此知人者取舍之辨也

用詩謹案皇疏以觀人不責其備立說此蓋用其意饒雙峰亦謂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

黄薇香曰可也句統貫上兩句言大節能不踰閑小節有出旋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八引此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爲小德之出入語意正同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朱子語類文蔚錄孔門除曾子外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埽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安卿錄古人初學教其灑埽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衹是要其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

輔不翼便要振德祇是撮尖利者教人非教人之泓
又時舉錄 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
下始終皆備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便皆在此學者則
須從始做去方得
又僩錄 問程子云君子祇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
無大小合當理會處便用理會故君子祇在謹獨不
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理會不可說是粗事不
理會祇理會精者又不可說灑埽應對便是精義入
神灑埽應對祇是粗者精義入神自是精者然道理
祇一般須是從粗者小者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
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
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埽應對末也精
義入神本也不可說此是末不足理會祇理會本又
不可說此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又道夫錄 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
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
處而皆不可不盡
又節錄 問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
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埽應對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所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
上之事何也曰灑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
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
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
子之言意蓋如此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
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
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祇在謹獨此甚言小之
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
者而可以竝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
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為
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
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
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
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
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

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
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
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
小則以灑埽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
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
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
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
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
許白雲曰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
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灑埽之
末不卽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
子游未嘗譏子夏教灑埽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

教以大學也集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專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卽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踰王船山曰程朱於此分四層說灑埽應對爲事之小者精義入神爲事之大者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爲理之小者精義入神之所以然爲理之大者乃自初學言之則事亦有其大小理亦有其大小而自上達言之則事自分大小而理一貫也以此如實求之則未至乎上達一貫之極致者固不得執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爲卽精義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括天下之

理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終是不過如此卽愼獨亦祇是愼此灑埽應對之節目子游抹去下者一節佗甚理之事固不識天理之全體朱子又慮人執灑埽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爲王極而以之貫天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將視天下之事除取現苒叉甚有沿而君子之以彌綸參贊乎天地者盡廢矣灑埽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也灑埽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爲器之本器爲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

本之末以此言本末於義爲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則異是以大且精者爲本小且麤者爲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理一也而亦未嘗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時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爲成安得謂大且精者爲小者之本乎哉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攝小且麤者而其爲本末故曰大小精麤俱學者所不可遺之事而以小子質性之不齊姑且使修其小且麤者俾其事之易盡而以漸得其理然後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畝擴充有自則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學矣合小大精麤而皆習其事所存旣熟而心不外馳則

夫灑埽應對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灑埽應對之所以然與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其卽下學卽上達一以貫之者夫亦可得而見也於事有大小精麤之分於理亦有大小精麤之分乃於大小精麤之分而又有大小精麤之合此事理之序也始教之以麤小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麤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麤理之合一此立教之序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子夏立教之序其意蓋如此乃事因理立則理卽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於事卽其有所事於理而如程子所云愼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共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麤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

理亦既在我是故逆其豁然貫通之後則已知吾向之所有事於麤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此則程子所以據信聖道之誠然而朱子所以辟鵞湖之邪說以抑子游末有本無之偏辭也

朱止泉曰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教不躐等之說不知朱子原無此說朱子云灑掃應對亦是此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此中理會將去蓋言灑掃應對須謹獨精義入神亦在謹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祇在謹獨之旨最盡斷不可以先末後本疑朱子也

子張第十九　十八

汪雙池曰本末不相離道器無二致灑掃應對進退中自寓根本道理故程子謂便是形而上者如誠於灑掃便是誠意敬於灑掃便是正心誠正不在末節外也然誠正可貫灑掃而灑掃盡不得誠正聖人教人原要有高遠者爲大本所在必謂灑掃便是誠正則狹小矣故朱子云非謂末即是本也天下未有意誠心正而不善於威儀容節者抑有善於威儀容節而無本者故程子云看其所以然何如則灑掃應對進退正祇是末未可言本可知矣天地之理自本貫末而學者之功則當自末求本故小學必先大學必後但須從小學反裏去不可從小學要扒出外子游一向高明重本略末觀其意有餘而敬不足哀有餘而文可已可見子夏則末節不遺其教人亦從近小始故子游之譏子夏也祇因未識子夏教人之序而但見其善末遂疑子夏之不教以本耳非謂本末之截然兩事也果使不教以本則威儀容節自是爲人虛文不可謂子游之譏爲盡未當矣但子夏固不若是耳

又曰子夏之荅祇言我非不教以本但學者所至未可以語大本由末及本次序當然不得以無本見譏耳程注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云此條說本章意最爲詳盡可見程注惟此條正解本章其餘四條皆於言外推明一貫之理子游長於禮樂豈

子張第十九　十九

竟不知灑掃應對進退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者但恐子夏泥器數而遺道德故云然耳

用誥謹案朱子發明程子灑掃應對理無大小之說遂以子游爲不知理之無大小以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汪雙池則謂子游非不知灑掃應對之有理惟未識子夏教人之序疑其不教以本耳不過貶子游於義爲長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子論語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

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朱子語類謙錄之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此說甚善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顚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用誥謹案仕學相因精義載謝氏楊氏之說皆如此集注用之錄此三條皆與集注異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饒雙峰曰子游平日攷究喪禮非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攷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

汪雙池曰此對易而不戚者言也然言之有所矯則不能無過當子游長於禮非全無文者而其言如此由其性質高明故曰甚矣中行之難也

崔後渠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麤黑與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由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黃勉齋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相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爲足以體之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疏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

胡雲峰曰集注幷論三仁則曰行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論子張之未仁則曰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蓋善觀人之行者必觀其意之所從來不惻怛非仁者惻怛而不誠非眞仁者

汪雙池曰子游子張俱近高明而所向大異子游認得道體凡事向裏高亦得本遺末脫略細故其病小子張志意高廣凡事向外高亦務外好高而忘其本其失大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孫夏峰曰爲難能也堂堂乎張也皆謂其闇修意少不足於仁且難資以輔吾仁此正見朋友切偲相成處子游重本曾子守約與張正相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蔡覺菴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凡人於它事猶有勉彊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眞情畢見莫有不能自盡者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胡伯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彊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孫夏峰曰眞情不能自已自是本性然或有錮蔽而不能致者曾子所以述聖言而感動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其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如唐太宗爲高宗擇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黃勉齋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許白雲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

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遷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其三者之道民陷於辠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焦廣期曰范蔚宗引論語上夫其道云云謂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按此言最爲得之曾子言哀矜勿喜非直存此惻隱而無利濟之實也枉直之寄必盡其心彼明斷自喜者固知所傷必多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王船山曰君子之自信必不爲惡矣而所與交者必正人所樂聞者必正言所誦說者必先王之教所違嫌者在疑似之迹卓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則善即不至而早與惡如胥壞之不相近則風範立而可爲法於天下不然即不至於紂而恥辱或及之善惡分途在人之自立而已

李禮山曰於不肖人名曰下流義極可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逆流而上用勉彊功夫反此則順流而下無所底止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汪雙池曰上章戒人爲不善此章勉人改過俱提君子作榜樣過皆見則不文更皆仰則速改不必爲君子之過寬祇要人過而能改耳

夏用九曰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人非有過之患有過而人不見其過之爲患也況又從而文之乎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朱子論語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

未墜在人之云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耼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毎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亾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它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適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問答之本意矣

黃薇香曰大者小之綱小者大所積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性言謨訓功烈禮樂文章道之實而可徵也功烈所以行道謨訓所以傳道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之推一而合十明數而知義則道於以得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饒雙峰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陳定宇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焦廣期曰丘陵由積土而成高卑亦不等皆不離乎地是學力可至之喩日月體麗乎天是不可以人力至之喩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金仁山曰夫子之不可及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

黃勉齋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溔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林次崖曰夫子之不可及在以化不可爲訓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爲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敎養立道綏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爲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爲也

論語子張第十九畢

論語經正錄

浚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朱子語類義剛中是恰好之道理允信也是眞執得後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之事此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祇是此道理聖門所說亦祇是此雖隨其所問說有不同然祇是一道理

曹月川曰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盇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即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即用以明體也

孫夏峰曰天者中之所從出而人受為心心憑氣以出入故有人有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故精以察道心之幾一以止道心之極而天地之中在焉是執中也中無體而四海皆其體執無方而四海皆其方四海用中之實地也能允執則四海時雝不能允執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不獨二帝懔懔於此湯之言曰萬方有辠辠在朕躬武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其著落一也寬信敏公四者俱見堯舜以下帝王之所同然心法即治法治統即道統也

汪雙池曰唐虞授受祇一中字中者事事物物所各具自然恰好之理而不可移易者也執之者中在物而中之理具於心即率性之道也惟窮理以擇之居

敬以存之而凡所以應事接物者要必事事物物各合其自然恰好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焉應萬事而不失歷萬變而有常是則所謂執也　允執其中乃訓戒之辭意謂天之歷數既在爾躬矣則所以承天者非易易也萬事萬物有中道焉斯天理之所散著即天命之所由凝也爾當信乎執持此中自本身而加民由發心而應事莫不實有以盡其當然之理庶萬物各得其分而萬事各得其常苟或不能執中則萬物失所萬事叢脞而四海困窮是無以承天而天祿亦以永終矣

焦廣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萬世鼎革之故盡於此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自古未有民窮而國不亂

亾者而所以困窮之故則由於人主之一心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反覆叮嚀垂爲炯鑑也

黃薇香曰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之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秊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洪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是朱子注所本也

汪雙池曰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曰萬方有辠辠在朕躬其致一也然則何以免辠則亦曰允執其中而已萬方之不能無辠則堯舜猶病焉者也故曰敬天勤民戰兢惕厲之志歷聖所同然者也

黃薇香曰帝臣猶言天民也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潛夫論引作東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辠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討也以萬方之辠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已不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

又曰集注據詩序以大封爲大賚也其曰富者卽祿以馭富之謂傳曰善人富謂之賞也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賢者始富也此富字之義也

趙鐵峰曰舜典同律度量衡胡士行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於法度而法度出於權量宮室舟車之類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祿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爲是故也

汪雙池曰謹權量三者卽議禮制度攷文三重之事謹之審之脩之所以一人耳目而齊其心忠新朝制度煥然一新塙乎可遵可法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三事之外別無它政如井田宅里溝塗經界班祿饋廩豈能外於權量至法度及官則無事無之所包尤廣唐虞巡狩亦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是知謹之審之脩之先王有全副精神經理其間井地之均穀祿之平百姓之親風俗之化皆由於此此卽四方之政行也

黃薇香曰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此爲得之

又曰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會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尙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季疏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辠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亾國絕世亾國分言疑亦同許氏之說

張楊園曰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送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愼終追遠而民德歸厚鄉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長久

黄勉齋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冝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蔡覺菴曰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爲心

則一也其後歷敘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歟

王船山曰古今之天下一帝王之所維持而爲民立極者也周衰王道息夫子集二帝三王之成論定其道法而原其德之所由隆以垂萬世故帝王不復作而得其意者以治失其理者以亂後世雖不睹聖治之休而天下猶足以立記者述夫子所偁書史之舊文與其論治理者著之篇以爲聖學之與王道無二致焉有天下者上合天心其要已而天心之公留存乎民志民志之從違因乎主術主術之純襍相於王心夫子嘗以寛信敏公爲天德王道會歸之極驗之帝王無非是道也四者天德也仁之行於天下者也古之帝王惟此以宅心而出治而吾夫子之立敎也以此盡學者之心然則守夫子之心學卽以紹帝王之治統後世得之而天下安未失焉而天下存違之而天下亂豈有爽哉

黄薇香曰此經所言專舉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錯舉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易之則殆矣柳子厚謂此經所記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或是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

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朱子語類廣錄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

又僩錄出納之吝吝字說得廣是戒人遲疑不決之意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

家藩鎮之患新帥當並朝廷不即命之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有司出納之間吝憯而不敢自專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王方麓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此正程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

李厚菴曰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蓋不但無躬行之先而且無法制禁令之常虐暴賊正與驕猛字相應欲其無怨不可得已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貪字相應欲其無費不可得已此皆起於霸者尚力任法小補驩虞之所為而其流弊則有不可勝言者與虞夏商周之道遠矣

楊賓實曰此章溯流窮源見微知著抉盡病根祇在貪驕猛三字而王道聖學直昭揭日月而行

又曰不貪不驕不猛是純心不費不怨是純政

又曰欲仁得仁祇是完性分所固有盡職分所當為非干譽也非望報也干譽者為名望報者近利皆未免涉於貪也仁者之心何有乎

潘彥輔曰出納之吝是心陷於物物大於我不能驅遣如意

汪雙池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之之道有君子制度品節財成輔相全功非心乎利民者不能盡其心而無失也四時之化訛成易因乎天九土之剛柔燥溼因乎地三農之耕耘收斂因乎人而撙節愛養以生之制度經界以平之率化盡教以成之薄斂省刑以遂之皆所以盡其利之之道也此民命之天民生所由遂王政之始故居五美之首勞而不怨凡勸相勞農驅民禮義及不得已而動衆皆為勞民擇從君子心下決擇而致其審慎之患以不忍勞民之心行勞民之事酌其事酌其時酌其地酌其人酌其功程要必以民勞民不以己勞民以身率民不以民奉己不使之過勞以病亦不使之過佚以荒方是擇可勞而勞之用心亦正在勞之處仁兼修己行政而言虛齋主政事言而駁小注治己之非不知非仁以成己

又何能愛以及物既曰欲仁則自向己身做起果全得此心使無一豪私意則人己自然無間而行不忍人之政亦油然其不能自已豈能舍此心而專欲行政也仁政不越上文二端惟要自己得仁方能有以行之若以仁覆天下為得仁則堯舜猶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二條又所以內養此心以全其仁外見於應事接物容貌威儀而為治政臨民之主者其要祇在一敬字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應事接物之敬也正衣冠尊瞻視持己臨民之敬也此皆事理之當然君子之所自盡而非有心於泰威然心廣則體胖臨之以莊則敬有自然之效者若有心於泰則驕而已有心於威則猛而已豈君子之道哉此五美本末

相資內外交盡細大畢舉體用一源為政者之所不可廢其一者而要尤在乎人之能尊尊之則無一時之敬忽無一息之或忘其將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矣乃無不盡矣是繼歷聖相傳之心學而紹帝王盛治之大統者也從政云乎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朱子語類閎祖錄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中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中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

不過如此若於此信不及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以知禮為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猒其所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踐履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邪

許魯齋曰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

焦廣期曰不知命知字與知斯二者弗去之知正同蓋真能不惑於利害斯乃為知命也或言窮究天下之理然後命可知者竊恐愈窮究愈不得為知也蓋此知命乃大學誠意之屬非格致之屬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案呂所云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此正所謂知命可以為君子者也若但知死生一定雖趨避百方莫能變之以是為知命者非聖人意也

張蒿菴曰貧賤富貴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

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潘彥輔曰知命方可為君子非即是君子也今人固是不肯為君子亦有不敢為君子者懼人之嫌其迂態而屏之於名利之外也不知飲啄尚有定分何況窮通禍福知命則識精膽決而為君子之心乃定看得世間萬事真有一定之命無可鑽營退避除為君子別無置身之處故也論語以此為末章收攝全部豈可艸艸讀過

楊賓實曰天命人以性粹然至善氣質之命有清濁

厚薄之不齊氣數之命有天壽窮通之不一然氣質雖不齊而性之善則具於其中人能明善以復其初則至善之命全於我矣氣數雖不齊然天壽窮通皆有當然之分隨所處以自盡則善之命於天者卽遇而在

用諸蓮来焦廣期云以義爲之揆而安處之正所謂知命可以爲君子張蒿菴云君子常以義知命卽朱子所云祇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之意葢欲不惑於氣數之命者正欲其盡義理之命也故楊氏以義理之命兼言之楊又云知命宜以董子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一段作注解則又專以義理言之矣

張楊園曰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窮理窮理之益莫大於讀書

潘彥輔曰知命方敢立志向在學而時習之再一截時習便是知禮能知禮方是君子正身至於知人則君子之事業周備而無遺憾處方是君子全相

黄薇香曰宣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醕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誤師其恣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慙枝多游而知叛疑躁誣

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畢